
武俠世界
第31年
39
$10.00

品質超卓 風行全球

靈芝中之極品——

中國吉林

野生靈芝

（野生萬年茸）

——苦平無毒，主治胸中結。益心氣，補中增智慧，不忘，久食輕身不老，延年神仙。

——甘溫無毒。主治耳聾、利關節、保神、益精氣，堅筋骨、好顏色。久服輕身，不老延年。

〔本草綱目〕明・李時珍

M&A TRADE MARK 注册商標



100粒裝

中國野生植物研究院監製

請認明商標、名稱及裝璜，杜絕不法之徒影射假冒！

靈芝是一種稀世奇珍的中藥。在中國最古老的藥學典籍〔神農本草經〕及明朝李時珍所著的〔本草綱目〕中，均對靈芝無尚推崇。稱之爲上藥。

〔**野生靈芝**〕係全部採用中國吉林長白山所特有的天然野生靈芝，經嚴格篩選，然後使用最現代的科學方法，提取其有效之成份，再高度濃縮精製而成。因而功效卓著，是靈芝中之極品，更是用人工法培養的靈芝所無以倫比的。

〔**野生靈芝**〕係純正天然產品。無毒，無副作用。是一種男女老少皆宜服用，不可多得的高級保健食療品。常服能增强人體的各種機能，防病保健，壯體魄，葆青春，除皺養顏；延緩衰老，增活力，延年益壽。

〔**成分**〕每粒膠囊含高濃縮之吉林野生靈芝350mg，

〔**服法**〕每日二次，每次1～2粒。

SOLEAGENT：M & A CO.,
總代理：宜利藥品公司

香港沙田火炭坳背灣街26—28號
富騰工業中心1814室
電話：（852）0-6015715
圖文傳真：（852）0-6918344

複方片仔癀軟膏（外用）

治療皮膚病良葯

馳名中外的消炎解毒聖藥「片仔癀」係漳州市製藥廠所出品，複方「片仔癀軟膏」係該廠以片仔癀爲基礎，再配合民間秘方研製而成的另一外用消炎解毒良藥。

龍江牌 LONG JIANG BRAND

本品用於治療某些皮膚疾病、如痤瘡、脂性皮炎、帶狀疱疹、單純疱疹、膿疱瘡、癤及凍瘡均有特佳療效。

漳州市製藥廠出品 國貨公司・藥行均售

經銷處：德盛行實業有限公司　電話：5-783721-4

編者話

今期的巨型小說乃雲劍飛先生所著「民初追捕故事集」之「鐵漢柔情」，名聞遐邇的追捕手蕭原這次途經河口鎮，適巧遇上鎮中接二連三的發生姦殺案，保安隊長何坤四處搜索，結果拘捕了剛抵該鎮的蕭原，蕭原表明身份之後，義助何坤緝兇，結果發現兇手的下落，可惜却被胡玉花救走，原來胡玉花想把兇手交給蕭原，以換回自己的自由，蕭原答應，可惜又被兇手逃脫，最後只好與胡玉花合作，追捕這兇殘狡猾的兇徒……故事情節曲折懸疑，打鬥場面緊張激烈，更有一段纏綿悱惻、旖旎香艷的愛情故事，是一篇不可多得之佳作，請各讀者細心欣賞！

*　　*　　*

今期卧龍生先生所著「劍氣九重天」因續稿未到，暫停刊出！

*　　*　　*

下期的巨型小說將刊登蕭顯先生所著「金棺門」，故事內容新穎、離奇，驚險刺激，請各讀者拭目以待！

*　　*　　*

督印人：羅輝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H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一四樓 電話H—466799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260.00
	一年港幣	$520.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289.00
	一年港幣	$577.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346.00
	一年港幣	$691.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2300半年26期NT.$12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50元

武俠世界

第31年

第39期

（總號1587）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環球出版社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弍樓
電話：H四六六七九九

・每册港幣十元・
H.K.$10.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民初「追捕」故事集／雲劍飛・文　可飛・圖

鐵漢柔情



太平小鎮

河口鎮發生了一件駭人聽聞的姦殺案！

被殺的是鎮長溫財裕的二太太李金桂。

發生姦殺案的地方，是在鎮南頭外的慈悲庵內的一間室靜裏面。

發現李金桂被姦殺的，是庵內的一名道婆——王道婆。

王道婆在庵內專責雜務，她進入那間靜室內打掃時，赫然發現室內的床上，躺着一具女屍，赤條條的，下體一片穢漬，四肢被斬斷，瞪眼伸舌，那死狀好不可怖，王道婆活了四十六個年頭，有三十多年是在慈悲庵內渡過的，幾曾見過如此凄慘恐怖的景象，嚇得她尖叫一聲，暈倒過去。

庵內其他的道姑聞聲趕去，看到靜室內的慘況，都不禁慌恐驚叫，住持靜塵師太還算鎮定，一面連聲唸佛，一面派人趕去鎮公所報告。

色魔逞兇

鎮公所的人接報後，馬上派人去通知鎮上的保安隊，並火速趕去慈悲庵察看。

經過一番查看，鎮公所的文書張文松及保安隊的隊長何坤，認出被姦殺的女人是鎮長的二太太李金桂，馬上派人到溫家通知溫財裕趕來。

溫財裕本來每天皆到鎮公所視事的，這兩天由於感了風寒，精神不佳，所以，待在家中養病。

當他驚聞二太太在慈悲庵內被姦殺後，又驚又怒，顧不了身體不適，立刻趕去慈悲庵。

來到那間靜室，當他看到自己如夫人被殺死的慘狀後，驚痛憤怒得差點一口氣咽不過來，暈厥過去，幸好旁邊的保安隊長何坤看到他神色不對，搶前去將他扶住，才不致跌倒地上。

何坤邊扶住溫財裕，邊示意張文松用被布將二太太的屍體遮蓋起來。

靜室內，只有他們三個人。

由於二太太的屍體是赤裸的，若被太多人瞧到，未免對溫財裕的面子有點那個，所以，除了那些道姑師太外，就只有他們三人看過李金桂的屍體，其他的隊員及閒雜人等，一律被拒於靜室門外，不得入內。

所以，其他人只知道鎮長的二太太被姦殺，却沒有看到被姦殺後的情形。

這多少保存了溫財裕的顏臉，免得他太難堪。

何坤將溫財裕扶出靜室，張文松跟在後面，走出靜室後，順手將門帶上，並吩咐守在門外的兩個保安隊員，嚴禁未經批準的人進內。

在庵堂的內廳坐下來，溫財裕喝了兩口茶，那青白的臉色才好轉過來。

內廳中，就只有溫財裕、何坤、張文松，以及住持師太靜塵四個人。

何、張、靜塵三人都在瞧着溫財裕，沒有吭聲。

溫財裕又喝了幾口茶，激動的情緒似乎慢慢平復下來，臉上開始有了血色。

何坤鬆口氣，小心地道：「鎮長，沒甚麼了吧？」

溫財裕長長地透了口氣，劈頭一句：「何隊長，你一定要替我將兇手捉住！知道麼？」聲音仍然有點激動。

何坤忙道：「鎮長，你放心，我一定會將兇手捉到，依法懲辦！」

「兇徒居然連我的如夫人也敢殺，捉到他，我要將他凌遲處死！」溫財裕臉色鐵青，雙拳緊握，又顯得激動起來。

「兇徒簡直不是人！」張文松咬着牙道：「禽獸也不如。」

靜塵師太一直在低首唸着佛號。

「師太，我二太太怎會在貴庵靜室內被殺的？」每次想到自己的二太太是被人姦殺的，溫財裕的心裏便很不舒服，也不願意說出那個姦字來。

靜塵師太唸了一聲佛號，才道：「阿彌陀佛，罪過，罪過。二太太今早到敝庵上香許願，之後，老尼與她說了一會話，眼看快到正午，二太太便告辭，老尼留她在庵內用素，她婉謝了，轉身欲離去，才走了一步，忽然說有點內急，便到後面茅厠去，老尼便到庵堂去上香……以爲二太太小解後，自行離去了，也就沒有放在心上……那知道，吃過午飯後，負責打掃的王道婆在……那間靜室內尖叫，老尼與庵內其他弟子聽聞，不知她發生了甚麼事，趕去瞧看……發現二太太被殺死，」說到這裏，連聲唸佛：「老尼所知的，就這麼多，至於其他的，老尼就不知道了。」

「那個王道婆呢？」何坤問。

「大概仍然在房內躺着吧。」靜塵師太道：「可憐王道婆嚇得暈死過去。」

溫財裕正想說話，何坤已對他說道：「鎮長，你精神不大好，還是回去休息一下吧，這裏的事，交給我與張文書辦吧。」

溫財裕確是感到頭昏心跳、胸口翳悶，聽何坤那麼說，點點頭：「何隊長，我全交給你偵辦，務必盡快將兇徒捉拿歸案。」

「是！鎮長！」何坤肅然應一聲，跟着站起來。「我派兩個士兵送你回去。」

溫財裕沒有反對，何坤於是出去，命兩個士兵送他回家。

溫財裕是一鎮之長，在鎮上，他說得上是唯我獨尊，沒有人可以蓋過他，姦殺他的二太太的那個兇徒，簡直有眼不識泰山，吃了豹子膽、老虎心，要不，怎敢冒犯鎮長大人的二太太！

何坤這個保安隊長職位在鎮長之下，受鎮長的調派節制，如今鎮長的二太太被人姦殺，他當然要傾力偵辦

，要不，只怕會被撤職！

＊ ＊ ＊

親自送走溫財裕後，何坤會同張文書，親到王道婆的房中，查問她發現兇案的經過。

王道婆雖然已甦醒過來，由於驚嚇過度，感到不適，躺在床上沒有起來。

她對何坤、張文松所說的，與住持靜塵所說的大致一樣，她不過比靜塵師太說得詳細一點。

在叙述時，王道婆仍然顯得驚悸恐慌。

何、張兩人在王道婆的口中問不出甚麼綫索，只有再召集庵內的所有人等，詢問她們在案子發生前，可有發現甚麼特別的事情，或是發現可疑的人在庵內外出現。

庵內的所有人等，都說沒有發現甚麼形跡可疑的人在庵內外出現，也沒有發現覺得異樣的事情。

何坤眼見從那些尼姑的口中問不出甚麼，心裏大為着急，吩咐部下搜查庵內各處地方，希望發現可疑的人，那就破案有望。

經過徹底的搜查(只差沒有將庵內的地皮翻轉過來)，仍然一無所獲。

庵內的出家人全部是女人，而二太太是被姦殺斬斷四肢的，兇手大概應該是男人，庵內的尼姑大概沒有嫌疑。

何坤與張文松不得已，再到二太太被殺的房間內查看(兩人對於二太太的死狀都感到驚恐，所以，兩人不大願意再到那間靜室內)，希望可以找到綫索。

結果，他們發現，兇手是從靜室的後窗溜走的，而二太太的左手指甲上沾有血漬，何、張兩人猜測，那極有可能是二太太在掙扎時，抓傷了兇徒的身上皮肉時沾上的。

除了這兩條綫索之外，再也查不到別的綫索。

單憑眼前查到的綫索，只怕很難破案。

為了找尋到更多的綫索，何坤不辭辛苦，親自帶了三個部下，循着兇手可能溜逃的方向，追尋搜索下去。

張文松則仍然留在庵內，除了派人到鎮上的福壽店買了一具上好的棺木外，還監視着庵內的所有尼姑，不准她們離開庵堂一步。

＊ ＊ ＊

溫財裕一共有四個太太。

他的二太太李金桂是在他當上鎮長後的翌年娶的。

李金桂入溫家時才不過十七歲，而溫財裕已三十六歲，足足長她十幾年。

新納寵，當然特別鍾愛，可是，在溫財裕於兩年後又娶第三個小老婆後，李金桂便受到冷落。

人，都有喜新厭舊的毛病，所以，溫財裕寵新厭舊，那是人之常情。

同樣，在第四個太太入門後，三太太自然亦失寵了。

李金桂嫁入溫家七年，今年才二十四歲，也不知是甚麼原因，卻無所出，不過，她是安份守己的女人，對於溫財裕的冷落，她沒有怨恨，近兩年來篤信神佛，每天禮佛唸經，落得清靜。

本來，她是在初一、十五才到慈悲庵向觀音大士上香的，由於這兩天溫財裕身體不適，吃了兩天葯也還未痊癒，她才到慈悲庵向觀音大士上香禱告，希望觀音大士大發慈悲，保佑丈夫病體早癒，那知道，她一片善心，卻落得一個遭姦殺的下場。

莫非好心沒有好報？

溫鎮長的二太太在慈悲庵被姦殺的消息就像一股疾風一樣，一下子吹遍了鎮上每一個角落。

這個消息很自然便成了人們的熱門話題，聽到的，都是談論二太太被姦殺的這回事。

當然，對於二太太被姦殺這回事，亦引起鎮上人的恐慌，誰知道，那個兇徒是否還在鎮上，甚麼時候會輪到自己(最恐慌的是那些女子)。

因為，二太太是女的，那麼，兇徒下手的對象，自然是女子了。

溫財裕對於二太太的被殺，感到異常憤怒，亦感到臉上無光，兇徒居然膽敢向他的二太太下手，那簡直就是不將他這個鎮長放在眼內，這口氣他怎也咽不下。

他本來因病而精神不大好的，由於憤怒，他居然變得精神奕奕，忘記了自己有病。

那時候，由於頭腦封建，特別是鄉間，男人視自己的太太是禁臠，不容別人染指，女人若有不軌的行為，會被視為不赦的大罪，是要浸豬籠的。如今二太太被人姦殺，那等如當衆向溫財裕摑了一巴掌，溫財裕怎不感到羞怒難當！

他在接到二太太被姦殺的消息後，曾在心裏發誓，若捉到那個兇徒，說甚麼也要先將他閹了，才將他處死！

要不，他怎出得了心中的那口烏氣！

＊ ＊ ＊

聽了保安隊長何坤的報告後，溫財裕的臉色很難看，語氣也很難聽：「何坤，你不是吃素的吧？偵查了半天，連一點綫索也查不到！我限你在五日之內，一定要將兇手抓住，要不，我看，你還是回家耕田抱孩子吧！」

何坤聽他那麼說，心裏雖然有氣，但卻不敢發作，畢竟，溫財裕是他的頂頭上司，除非他不幹，否則，受點氣，那是避免不了的。

「鎮長，五日……時間可能太緊逼，請你給我半個月期限，到時，我若捉不到兇手，我馬上辭職不幹，回家抱孩子！」何坤沉着氣，口氣有點硬。

「半個月？」溫財裕瞪着何坤：「不成，最多給你十日期限！」

這一次，何坤的口氣更硬。「鎮長，你若不答應給我半個月的期限，很對不起，我只好馬上辭職回家！」

溫財裕料不到何坤如此强硬，不禁呆了一呆，翻翻眼，想到若何坤一走，保安隊可能會散去大半人，那時候，不要說查案了，只怕鎮上的保安立刻便成問題，口氣頓時軟下來。「何坤……好吧，就依你，給你半個月的期限，無論如何，你也要在期限前捉到兇手！」

何坤微吁口氣，說道：「鎮長，我會盡一切所能，將兇手緝捕歸案！」

＊ ＊ ＊

溫鎮長的二太太被兇徒姦殺後，鎮上的人大都惶恐不安，特別是那些女子，都不敢到處亂走，沒有甚麼事，都呆在家中。日子過得很快，眨眼便過了兩日，沒有發生甚麼事情，鎮上的人都安心了很多，那些婦人女子又開始串門子，到處走走。

人，就是有這麼一種德性，無論甚麼事，只要不是發生在自己的身上，很快便會淡忘。

何坤這兩日幾乎不眠不休，全力展開偵查，可惜卻徒勞無功，一點綫索也查不到。

何坤卻毫不灰心氣餒，繼續偵查。

他這個人有一個優點，就是答應了別人的事情，一定盡全力去做，若辦不成，絕不罷休！

他當上這個鎮的保安隊長已有八年，由於他為人公正，肯替下屬着想，所以，他的部下都聽他的，這也是他能夠幹這麼多年的主要原因。

說眞的，他若不幹，肯定會有一半的人跟着他走，這也是溫財裕不敢對他太過份的原因。

而鎮上的人，對他也頗敬重。

事實上，自他當上保安隊長後，鎮上確是沒有發生過甚麼大不了的事情，當然鼠竊狗偷，那是無法杜絕得了的，這些年來，鎮上皆平安無事，鎮上的人都不用擔驚受怕過日子，單是這一點，鎮上的人便對他讚不絕口。

何坤並不是本地人，至今還未成家立室，他是被前兩任的鎮長聘任他當保安隊長的，在這裏幹了八年，他自言已成了當地人，就算有一日離職，他也不會離開，會在鎮上住下來，直到老死。

鎮上的人，都將他當作自家人。

＊ ＊ ＊

第四日，又發生了一件命案。

被殺的，是鎮上的暗娼何蓉。

她那些相好的主僱，暗地裏，都稱呼她白芙蓉。

她確是很白，也很肥，脫光了衣服，有如一頭又肥又白的母豬。

何蓉是被人殺死在床上的，全身光溜溜的，兩顆乳頭被割下來，從她的死狀看來，她是在與人歡好後，才被扼殺，並割去乳頭的！

何蓉的情形，與溫財裕的二太太被姦殺的情形很相像，因此，何坤在接到報告，趕到現場察看過後，初步斷定，殺死何蓉的兇手，極有可能與殺死溫財裕的二太太的兇手，是同一個人。

現場並沒有打鬥掙扎的跡象，好明顯，兇手是一個嫖客，因此，何蓉在與兇手歡好後，於毫無防備的情形下，被兇手扼殺。

這可是一條重要的綫索——兇手是鎮上的人！

只有鎮上的人，才有可能知道何蓉是暗娼的身份，也才會找上她，要是外地人，不大可能知道何蓉這個暗娼身份。

雖然又有一個人被殺死，何坤對此心裏很難過，但他同時亦為找到一條重要的綫索而感到一陣振奮。

發現白芙蓉何蓉被人殺死的，是何蓉的一個姘頭。

白芙蓉的姘頭名叫梁炳。

此人是個無賴，不務正業，幹的是邪門左道，認識他的人，都叫他咸蝦炳，不知怎的，白芙蓉會姘上他，這大概是物以類聚吧。

這一天，梁炳因為手上有兩個錢，在牛榮的賭館內窩了一整晚，結果，只輸剩幾個銅板，又疲又餓，便想到姘頭白芙蓉那裏睡一覺，順便向她要幾個錢，那知道，他拍門無人應，思疑之下，將門撞開，走入屋內，看到姘婦白芙蓉躺在房內的床上，全身赤裸，探一下她的鼻息，發覺她氣息全無，吃驚之下，高聲叫起來，驚動了左鄰右里。

何坤聞訊後，立刻帶了幾個手下趕到白芙蓉的屋子，展開偵查。

經過一番偵查，除了推斷兇手極有可能是本鎮人這條綫索外，其他的一點頭緒也沒有，何坤感到很頭痛。

沒有綫索，便沒有可能偵查下去，換言之，也就無法捉到兇手！

四日之內發出了兩宗命案，而且前案未破，一案又生，這怎不教何坤感到既頭痛又棘手。

既然在現場找不到綫索，何坤只好抓住咸蝦炳這個無賴，盤問他。

何坤對於咸蝦炳這種人一向沒有好感，而咸蝦炳這種人，對何坤這個保安隊長也像老鼠見猫那樣，敬而遠之，避之唯恐不及，要不是發現姘頭死了，說甚麼他也不會與何坤打交道。

在保安隊的隊長室內，何坤直直地逼視着咸蝦炳好一會，才開口道：「咸蝦炳，你說，是你發現何蓉被殺的，是不是？」

一直避開何坤那凌厲目光的梁炳喉頭抽動了一下。「是，我發現她時，她已經全身冰冷，斷了氣。」

「你是何蓉的甚麼人？」何坤問。

「我……」梁炳一時間不知怎樣說才好，無法說下去。

「咸蝦炳，你怎會在何蓉的屋內？」何坤一拍桌面，逼視着顯得有點慌亂的梁炳。

咸蝦炳同樣不知怎樣答才是，啞口無言。

「你一定是作賊心虛！」何坤又用力拍一下桌面：「何蓉其實是你殺的！」

咸蝦炳頓時像被毒蜂刺了一下般，身子抖震一下，跳起來，發急地道：「不！我沒有殺白芙蓉！我撞門入去後，發現她已經被人殺死在床上！」

「咸蝦炳，你還想抵賴！」何坤厲喝一聲，霍地站起來，迫視着梁炳。

梁炳叫起來：「我沒有殺人，我昨晚整晚都在牛榮那裏賭錢，輸光了才離去，想到白芙蓉是我的相好，她是幹甚麼的，你不會不知道，我怎會殺死她，斷了自己財路，我發誓沒有殺她，兇手一定是其中一個嫖客……昨晚最後一個去找她的男人！」

何坤在瞧看過白芙蓉的屍體後，斷定她死了只有一個時辰過外，他並沒有懷疑梁炳是殺死白芙蓉的兇手，他之所以這麼說，是想嚇唬一下梁炳，希望可以從他的口中，擠出一絲半點有用的綫索。

「你既然是她的姘頭，她一定會對你說，鎮上有那些男人會在夜晚找她。」

咸蝦炳爲免惹上麻煩，非常合作。「據我所知，有化骨龍、大懵樹、盲輝、牛眼四、白頭昌……」他一口氣說出一大串名字來。

何坤在心裏數一下，足有二十個人。

這還是叫得出名字的人，叫不出的，不知有多少，若是從這方面去查，只怕要大費功夫。

不過，這是最值得懷疑的一條綫索，眼下，在沒有別的綫索的情形下，無論怎樣麻煩，亦只好從這方面查下去。

「我警告你，在未找到眞兇之前，你不得離開本鎮一步，要不，讓我知道，我會將你鎖起來！」何坤嚴厲地警告梁炳。

梁炳聽出何坤不再懷疑他，頓時如釋重負，透了口大氣，連聲道：「何隊長，我知道，我一定聽你的話，不敢走出本鎮一步！」頓一下，又道：「我會隨傳隨到，直到你們捉到兇手，証明我是淸白的。」

「嗯，你可以走了！」何坤揮揮手。

梁炳頓時如聞大赦，立刻站起來，朝何坤彎彎腰，恭敬地道：「何隊長，我走了，希望你們盡快捉到兇手。」

何坤討厭地連連向他揮手，不答理他。

梁炳向何坤鞠了個躬，才急急離開房間。

那知道，他才走了兩步，背後却響起何坤的沉喝聲：「咸蝦炳，等一等！」

咸蝦炳聞聲，不自禁震抖了一下，全身僵硬，慢慢地扭轉頭。「何隊長，還有甚麼吩咐？」

何坤眼中射出厲光，疾聲道：「咸蝦炳，你拿了白芙蓉多少錢？」

梁炳的眼皮跳了一下，急不迭道：「何隊長，你說甚麼？我甚麼時候拿了她的錢？」

「你不是說在牛榮的賭館內輸淸了麼？」何坤忽然變得陰聲細氣起來。

梁炳的眉梢跳動了一下，含糊地道：「我是這麼說過……」

「那你身上爲何有錢？」何坤突然臉色一沉。

梁炳囁嚅地道：「我身上……那有錢？」

何坤冷笑一聲，提高聲音向外叫：「譚正，進來！」

外面有一個士兵答應一聲，大步走進房間，朝何坤立正敬禮。「隊長，有何吩咐？」

「搜他的身！」何坤指一下目光閃爍不定的梁炳。

「是！隊長。」譚正爽快地答應一聲，兩道目光同時射向梁炳的身上。

梁炳不自禁地瑟縮了一下，眼見譚正似笑非笑地向他走過來，知道再也瞞不了，慌忙對何坤道：「何隊長，求你饒過我這一次，我見她死了，留下的錢……不要白不要，我本是去找她拿點錢的，眼見……那些錢，我忍不住……拿了一點。」

梁炳邊說，邊急急忙忙從身上拿出幾個大洋，放在桌面上。

「就這麼多？」何坤不大相信地瞧着梁炳。

梁炳劈神誓願。「我確實只拿了這點錢，不信，你可以叫他搜身。」

梁炳口中的「他」，便是譚正。

「好，我相信你。」何坤朝譚正擺擺手：「你記住，在未破案之前，你不能離開本鎮一步。」

「知道了。」梁炳眼見何坤並沒有追究的意思，心頭那塊大石頓時放下。

「你可以走了。」何坤對梁炳揮揮手。

「何隊長，我走了。」梁炳話未說完，已向何坤躬躬腰，急不迭走出房間。

何坤待梁炳走出房外，才低聲對譚正道：「派人暗中跟着他，若發現他想離開本鎮，立刻抓住他！」

譚正答應一聲，向何坤敬個禮，急急往外走。

* * *

根據偵查所得及梁炳的供詞，何坤於翌日傳訊了曾找過白芙蓉的那些男人。

足足盤問了兩日，總算將那些男人詢問完畢。

但是，根據詢問所得的口供，沒有一個男人是有嫌疑的。

原來，白芙蓉被殺的那一晚，那些男人沒有一個曾去找過白芙蓉，每一個人都能夠提出証明，証明他們當晚沒有去找白芙蓉。

換言之，當晚就只有那個兇手光顧過白芙蓉。

可惜白芙蓉已經死了，要不，她一定會將殺她的兇手說出來。

一件命案已經那麼棘手，如今再發生一宗，那眞教何坤頭痛。

不過，無論怎樣棘手，他也要偵查下去，除非他不幹，可是，他不是那種知難而退的人，相反，那更激起他的鬥志，無論如何，也要在期限之前，查個水落石出。

在此之前，他已派出一個小隊，專責調查在鎮上停留的外地人，看看有甚麼可疑的人物。

* * *

眨眼間，已過了五日。

也就是溫財裕訂下的破案期限的三分一時間，算一下，只剩下十日。

十日，何坤必須在十日內破案，抓獲兇手，要不，他便要辭職。

何坤的心裏當然焦灼，但却只有乾着急，因爲，他至今仍未找到破案的綫索！

至於外地來的人，沒有一個是有嫌疑的，這一方面的綫索，也等於斷了。

在沒有頭緒之下，何坤只有寄望奇跡出現。

第六日，奇跡果然出現了。

時間大約是午前時分，鎮上的人家大都在吃午飯，在田地裏耕作的人，亦都荷鋤歸家吃飯，放眼望去，看不到有甚麼人在走動。

驀地，在鎮西頭外面不遠處的一片瓜田內，響起一聲尖厲的叫聲。

一個名叫王阿良的農夫，正走到鎮沿，聽到那一聲叫聲，忙止步扭頭回望，一下尖叫聲又自瓜田內響起來。

那個農夫王阿良不再猶豫，往回奔去。

「喂，甚麼事？發生了甚麼事？」王阿良邊跑邊呼叫，驀地，瓜田內「刷」地一聲，有一條人影疾往瓜田深處竄去。

王阿良一眼瞥見，呼喝道：「喂，你是甚麼人？別跑！你在瓜田內幹甚麼？」

那條人影毫不理會他的呼喝，沒命地往深處奔去。

王阿良飛奔到瓜田前，放眼望去，只見瓜田裏，在瓜葉掩映中，隱約躺着一條人影，看得最清楚的，是一條雪白的大腿。

王阿良心頭劇跳了一下，將扛在肩頭上的鋤頭拿在手中，身子一縱，跳入瓜田內。

還未奔到那躺着的人的近前，王阿良已看到，躺在瓜田內的那個人，是一個女人！

全身赤裸的女人！

他甚至看到扔在附近的衣服，以及那女人一隻碩大的奶子。

他不由嚥了口口水，心裏同時猛省起最近發生的兩宗姦殺案，心頭劇跳了一下，叫道：「喂，妳怎麼了？」

躺在瓜田地上的女人沒有回應。

王阿良不再猶豫，放開喉嚨大叫：「來人啊，殺了人啊！」

叫聲未落，已有幾個人飛奔而來，跑在頭裏的一個喘着氣道：「良哥，甚麼人被殺？」

飛奔而來的幾個人，原來亦是聽到尖叫聲，覺得不對勁，奔跑過來看看發生了甚麼事的。

王阿良認出那人是他的鄰居陳阿樹，大聲道：「阿樹，是一個女人，不知是那一家的女人！」

就這說話之間，阿樹等幾個人已跳入瓜田，王阿良忙指給他們看。

阿樹等人都看到那個死在瓜田中的女人，有兩個膽大的走上前去，撥開瓜蔓，看看那個女人是誰。

「啊，是大傻的老婆！」其中一個看清楚那死者的面貌後，驚叫出聲。

大傻姓張，原名大材，不知怎的，被鄰人叫做大傻，住在鎮西沿，與王阿良、陳阿樹等人是鄰居，都是務農的。

那塊瓜田却不是他家的，他們都不明白，大傻的女人怎會死在別人的瓜田內。

「良哥，你有看見兇手麼？」一個叫阿田的農人問王阿良。

王阿良忙道：「看到！往那邊逃了！」伸手往瓜田深處指去。

「阿田，我們追下去。」阿樹激動地道：「居然膽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在田裏姦殺女人，還成甚麼世界？一定要將兇手捉住，將他活活晒死！」

其他人呼應一聲，大樹立刻提着鋤頭，當先向王阿良所指的方向追下去。

其他人亦追下去。

王阿良也想追下去，但他猶豫了一下，站着沒有動。

他是想到，這裏總該有人看着，待聞訊趕來的保安隊等到來，因此，他決定留下來。

保安隊的人很快便趕到來，鎮上人亦有不少聞訊趕來瞧看。

帶隊趕來的是保安隊的隊長何坤。

他吩咐手下將趕來瞧看的人攔在田地外，不准任何人走入瓜田，以免阻礙了他們偵查。

他仔細地看過那個女死者——大傻的老婆，發覺女死者是被人活生生扼死的，死者雖然全身赤裸，但却沒有被姦汚的跡象，大概因爲死者掙扎及發出尖叫，以至王阿良等人聞聲趕

來，兇手眼見事敗，向死者下毒手，來不及姦污死者，急急逃竄。

何坤吩咐一個手下用散在地上的衣衫，將死者赤裸的身子遮蓋起，才向王阿艮問話。

王阿艮將他所知道的說出來。

何坤聽說有人朝兇手逃走的方向追下去，他馬上吩咐一個班長，帶六個士兵朝那個方向追去。

那個姓吳的班長馬上帶了六個士兵追下去。

「老兄，你看到那個兇手的樣子麼？」何坤問王阿艮。

要是知道兇手的樣子，那就不難查出兇手是誰，將之抓拿歸案。

王阿艮搖搖頭：「看不到兇手的樣貌，我聞聲飛奔過來時，那兇手已經往那邊竄逃，藤蔓瓜葉將他的身子遮了大半，無法看到他的面目。」

「這塊瓜田是誰的？」

「馬有的。」王阿艮答。

忽然間，有一個壯健如水牛的男人衝破保安隊的攔阻，發了狂般，衝入瓜田。

何坤臉色一沉，擧槍喝道：「你亂衝甚麼，快站住！」

那男人狂亂地叫道：「我要看看我女人，我女人在那裏？」

「你是誰？」何坤喝問。

王阿艮說道：「他就是大傻，被殺的女人就是他老婆。」

何坤聽王阿艮那麼說，才將指着那漢子的槍放下來。「你老婆就在那邊躺着，你去看看吧。」

大傻不等何坤說完，已疾衝過去。

何坤怕他會幹傻事，忙跟過去。

大傻掀開蓋在死者身上的衣服，一眼便認出死者是他的老婆，先是愕了一下，繼是一把抓住妻子的肩頭，發狂般叫道：「阿羣！阿羣！妳醒醒！」

何坤看着，搖搖頭，心裏替大傻難過：「老兄，別這樣，你女人已死了。」

大傻彷彿被人迎胸擊了一拳，整個人震抖了一下，僵住，突然扭頭狂叫：「甚麼人殺了我女人？告訴我，是誰！我要他償命！」

何坤嘆口氣：「老兄，你冷靜一點，我已派人去捉拿兇手。」

「兇手在那裏？」大傻突然跳起來。「我要親手捉住他！」

何坤道：「你別發急，先料理你女人的屍體，他們一定會將兇手捉住的！」

大傻咬咬嘴唇，點點頭，慢慢轉身望着妻子的屍體，口裏喃喃自語：「阿羣，是誰殺死妳的，你告訴我，我替妳報仇。」陡地，他嚎淘大哭起來。「阿羣，你死了，教我與兩個孩子怎辦？嗚嗚嗚……你不要死呀，孩子沒了娘，會很賤的啊……」

何坤聽着，心裏一陣凄酸。

王阿艮也心酸得流下淚來。

站在田基上的人聽見，也爲之心酸。

「老兄，別這樣。」何坤伸手拍拍大傻的肩頭。「你這麼哭叫，你老婆會死不安樂的。」

說出來眞叫人怪異，那死者——大傻的老婆，圓睜着的一雙眼中，竟然流出兩點淚水。

哭叫着的大傻看見死去的妻子眼中流淚，以爲她活過來，狂喜地撲倒在妻子的身上，捧起她的頭，叫道：「阿羣，妳沒有死，妳活過來了麼？」

他的妻子一點反應也沒有。

何坤上前一步，拍拍他的肩，「老兄，你老婆不是活過來，她已經死了，死了的人是不能再活的，你不要這樣，快放下你女人。」

「不，她沒有死！」大傻緊抱着他老婆：「死了的人怎會流淚，她沒有死！」

何坤一時間拿他沒有辦法。

＊　＊　＊

蕭原走在大路上，脚下走得很快，他想快點走到鎭上，醫治一下咕咕直叫的肚子。

他今天一大早便趕路，由於昨晚在山野間露宿，所以，他沒有吃早飯便動身趕路，走了半天，肚子不餓才怪。

鎭子就在眼前，他的肚子叫得更厲害，脚下自然走得更快！

驀地，他聽到不遠處的一片疏樹林子中，响起一陣急促細碎的聲响，就像有野獸在林中驚竄。

他停了一下，側首往樹林那邊望了一眼，便又繼續往前走。

才走了兩步，林中响起「啪」的一聲，像是有人跌倒，他的脚步不由又一窒，偏轉身，往樹林望去。

一聲彷似呻吟的聲音跟着响起。

蕭原心頭一動，拔脚往林中跑去。

就在蕭原跑入林中不久，一伙人朝樹林奔去，其中有拿鋤頭的，也有握槍的士兵。

蕭原跑入林中，沒有發現甚麼，他察看了一下，聽到林深處發出細碎的聲响，便往那裏跑進去。

他終於看到枝葉掩映中，有一條人影閃現了一下。

他立時從身上抽出槍來，加快速度跑前。

林外忽然响起一陣說話聲，跟着一陣脚步聲急促地移入林中。

蕭原猜到，前面那個竄逃的人，必是被剛追入林中的人追逐，他猶豫了一下，決定先追下去，要是等後面那些人跑到來，只怕那個逃竄的人已溜掉了。

他循着前面發出的細碎聲响，疾追下去。

驀地，聲响中斷。

他立刻警覺地放慢脚步，以防那

人伏擊他。

他緊握着槍，小心地慢慢往前搜索。

他察覺不到那人的所在。

但他敢斷定，那人就躲藏在附近。

他小心翼翼地往前走，半彎着身子，就像一頭獵豹那樣，只要發現獵物，便會一撲而上。

倏地，右前方那邊發出了一下細微的聲响，蕭原立刻警覺地疾往那邊瞧去。

那邊沒有任何異動。

蕭原却斷定那人就躲匿在那邊的樹後，警惕地一步一步走過去。

驀地，身後响起一陣雜亂及急促的脚步奔跑聲，蕭原聽出有人追過來，他不敢分神回望，繼續往前走。

陡地，丈遠的樹後，飛擲出一塊拳大的石頭，疾向他擲來，蕭原忙一閃身，閃到一棵樹後！

一陣急亂的呼喝聲就在這時响起：「在那邊！那傢伙就在那邊！」

「不要讓他跑了！捉住他！」

「捉住他，先揍他一頓！」

緊接着，有十多個人向他奔來。

蕭原不禁回頭張望一眼，看到那十多個人氣勢汹汹地向他奔來，不由吃了一驚。

他正想向那些人說話，那些人已大喝道：「不要動！他媽的，終於捉到你這傢伙！」

「小心，他手上有槍！」

「怕甚麼，他敢開槍，我們將他射成馬蜂窩！」

蕭原聽着，知道對方那些人誤會他是那個逃竄的人，忙叫道：「你們別誤會……」

話未說完，已有幾個手提鋤頭的漢子撲到他面前，不由分說，擧鋤向他身上砸去。

蕭原大驚，急忙閃縮到樹後，避過那些砸來的鋤頭。

幾個持槍的士兵厲喝道：「別動，再動，斃了你！」

蕭原不敢再動，雖然他手上有槍，但在這樣的情形下，對方不但人多，距離也近，他就算有三頭六臂，也應付不了，何況，他不想誤傷無辜。

這就叫他吃大虧了。

他不敢動，正想開口表明身份，已經有幾個人撲向他，不由分說，一陣拳脚交加，將他打倒在地後，仍不罷休，繼續揍他，有一個漢子擧起鋤頭，正想向他身上砸落。

幸好有個士兵將那漢子喝住。「停手，不要將他打死，還要審問他，將他定罪處死！」

那個漢子恨恨地一鋤頭砸落地上，直砸得地面凹陷下去，若砸在蕭原的身上，眞會將他砸死！

蕭原不敢反抗，雙手護住要害，拚命張口大叫，表明身份，但却被那幾個撲在他身上的漢子憤怒的叱喝聲掩蓋了，那幾個士兵根本聽不出他說甚麼。

蕭原終於被揍得昏了過去，那幾個農人才罷手。

那個姓吳的班長早已將蕭原脫手掉在地上的匣子槍拾起來，看到蕭原昏死過去，才吩咐一個農人將他背起來，返回鎭上。

蕭原這一次可說是遭到無妄之災。

那些農夫及士兵若是給他說話機會，那個匿藏在附近的人(極有可能就是殺死大傻老婆的兇手)，只怕早已給他們捉到。

那個躲匿在附近的人暗中窺看到蕭原被誤以爲是殺人兇手，一定暗笑不已。

＊　＊　＊

蕭原醒過來的時候，發覺自己躺在地上，頭臉及上半身的衣服一片水濕。

原來，他是被人用冷水淋醒的。

他感到渾身疼痛，禁不住呻吟。

「隊長，他醒過來了！」他聽到有人說話，便艱難地扭轉頭，往左邊望去。

他看到身前站着三個人，六道目光狠厲地瞧着他。

「他媽的，總算捉住他！」站在當中那人右邊的一個人開口說話。「隊長，這件案子總算破了！」

當中那人點點頭，他就是何坤，他沒有說話，只是定定地厲視着地上的蕭原。

好一會，何坤才對左邊那人道：「吳富，將他扶起來，坐在椅子上。」

吳富正是帶士兵追下去，在樹林中將蕭原這個「兇手」捉到的那個班長。

吳富答應一聲，上前一步，粗暴地將蕭原一把拉起來，重重地放在一張椅子上，痛得蕭原幾乎昏暈過去。

「你叫甚麼名字？」何坤在身後一張椅子上坐下來，馬上向蕭原發問。

蕭原忍痛吸口氣，嘶啞地道：「蕭原。」

「你是幹甚麼的？」

「捕手，一個……專門緝拿……被通緝的罪犯的追……捕手。」蕭原呻吟着說。

「你是一個追捕手？」吳富笑起來。「眞好笑，你會是一個專門捉拿罪犯的追捕手？你爲何不說，你是督軍大人的小舅子！」

何坤與右邊那個人不由笑起來。

蕭原臉上一陣發熱，有一種被侮辱的感覺，但他却努力壓抑着心中的那股怒氣，眼前，他必須要冷靜，才能替自己辯白。

待何坤他們笑完，蕭原才開口道：「我身上有省府發給我的一張緝捕公文，你們可以拿出來看一下。」

何坤聽蕭原那麼說，信心開始動搖，忙叫吳富去搜一下蕭原的身上。

吳富果然從蕭原的身上，搜出一張公文及兩張大洋票子，還有幾個大洋，都放在墻角的一張木枱上，將那張公文交給何坤。

何坤打開那張公文，仔細看了一遍。

那張公文確是由省府發出的，上面除了有省府的公章外，還寫着蕭原的姓名，並詳細寫着緝捕的匪徒的姓名、年齡、樣貌特徵及身材等。

這証明蕭原所說的沒有錯，他確是一個追捕手。

通緝公文上寫着被通緝的匪徒，是一個女匪，外號花狐，姓名是胡玉花，年齡二十四歲。

看到緝捕公文上寫着蕭原兩個字，何坤忽然省起一個人來，雙眼一睜，看着蕭原。「你可是人稱海角天涯的追捕手蕭原？」

蕭原點點頭。「長官，我……似乎不認識你。」

何坤道：「不錯，我也不認識你。不過，我却聽聞過你的大名，我有一個朋友叫陳志堅，是他告訴我的。」

「你說的可是在龍山縣當偵緝隊長的陳志堅？」蕭原急忙接口問。

「是。」何坤點一下頭。

「老陳是我的朋友。」蕭原道：「不過，算一下，差不多有二年沒有見過他了。」

陳志堅確是在龍山縣當偵緝隊長，蕭原能够說出來，証明他沒有胡謅冒認。

至此，何坤已初步相信，蕭原是無辜的。

「蕭老兄，你怎會在樹林內的？」何坤想弄清楚這一點。

蕭原透口氣，將他走在路上，突然聽到樹林中發出响聲，他心動之下，以爲一直追緝不捨的女賊躲匿在林中，於是走進樹林察看，結果發現一個可疑的人……到他被誤會是殺人兇手，不容分說，便被打暈過去，一五一十，全都說出來。

聽了蕭原那一番述說，何坤完全相信蕭原是無辜的。

他轉頭瞪着吳富，沉下臉，責道：「吳富，你是怎麼搞的，這麼糊塗，不管三七二十一，便以爲人家是兇手，將人家打暈過去，幸好沒有將人打死，要不，人家豈不是死得冤枉？眞正的兇手豈不是笑破了肚皮，逍遙法外？」

吳富這時亦已知道弄錯了，心裏很不安，被何坤駡得一陣愧疚。「隊長……是我錯。不過，他確是有點可疑，動手的是那個鄉農，他們不由分說便一擁上去，拳脚交加，我們也以爲他是兇手，自然不想阻攔那幾個鄉農揍他……」

「好了，別說了！」何坤朝吳富擺擺手。「幸好沒有將蕭老兄打死，要不，那就冤枉好人了。」

「隊長，我知錯了。」吳富抱歉地望一眼蕭原。

「蕭老兄，很對不起，我的手下誤以爲你是殺人兇手，縱容鄉民將你揍暈，實在胡鬧，在此，我代他們向你賠禮道歉，希望你大人有大量，不要放在心上。」

蕭原但求何坤相信他是無辜的，那裏還敢計較曾受的皮肉之苦，若是遇上一些昧着良心，但求能够交差的，不將錯就錯，屈打成招才怪，那時候，他人生地不熟，呼天不應，叫地不靈，死了，只有做冤死鬼，那才死得不值。因此，他忙道：「長官，既然純是誤會，那怪不得他們，當時我在樹林中，確會引起他們的誤會……最可惜的是，讓眞正的兇手逃脫了。」

「蕭老哥，你果然是個明白事理的人。」何坤聽聞蕭原不追究，放下心來，扭頭對旁邊的吳富道：「還不快向蕭老哥賠不是！」

吳富知道捉錯人，叫蕭原受了皮肉之苦，心裏很過意不去，聽何坤那麼說，忙對蕭原欠欠身。「蕭老哥，很對不起，請你不要見怪。」

蕭原搖搖頭。「這件事，怎能怪你們，放心吧，我不會放在心上的。」

「蕭老哥，你身上的傷怎樣了？」何坤歉疚地問。

蕭原苦笑一下，「雖然很痛，幸好都是皮肉之傷，塗點葯酒便沒事了。」

「沒有傷到筋骨，我就放心了。」何坤道：「要不要馬上替你塗葯酒？」

蕭原搖搖頭。「待會再塗吧，可否給我一碗水？」

「當然可以。」何坤說着，轉對吳富道：「快去倒碗水來。」

吳富答應一聲，走出囚室，很快便拿了一大碗水進來，遞給蕭原。

蕭原接過，說了聲「謝謝」，也不客氣，一口氣將那碗水喝光，身上的疼痛似乎減輕了一點。

放下那個粗瓷碗，蕭原抹抹咀巴，正想說話，何坤已開口道：「蕭老哥，你看到那個……傢伙的面目麼？」

蕭原道：「看得不大清楚，在他向我扔石頭的刹那，我只瞥到，他的左耳下，似乎有一顆痣，像黃豆般大小，黑黑的。」

「蕭老哥，我差點忘了，你身上的衣服被水淋濕了，請到我房間去換件衣服，免得着凉。」

原來這時已經是深秋時分，天氣頗凉，晚上寒凉得很，不小心，確會着凉。

蕭原早已覺得身上凉冰冰的，聽他那麼說，求之不得。

何坤站起來，正要往外走，忽然省起從蕭原身上搜出來的財物，忙對吳富道：「快將從蕭老哥身上搜出來的財物，交還給他。」

吳富忙將放在粗木枱上的大洋票子及大洋，還有那張緝捕公文，交還給蕭原。

蕭原邊接過，邊道：「長官，可否

將繳去的匣子槍歸還我？」

「當然可以。」何坤道：「待你換過衣服，我馬上叫人拿來交還你。」

「長官，謝謝你。」蕭原邊說，邊跟着何坤往外走。

何坤停下來，扭頭瞧着蕭原。「蕭老哥，你是陳志堅的朋友，等如是我的朋友，你就叫我一聲老何吧，長官長官的，很礙耳。」

蕭原也不客氣，爽快地道：「那我就叫你何老哥吧。」

何坤笑笑，不再說話，轉回頭，走出囚室。

蕭原蹣跚地跟在他後面。

＊　＊　＊

鎮上的人聽說抓到殺人兇手，頓時羣情激奮，也不知是誰帶的頭，不少人擠去保安隊門前，嚷叫着要即時處死捉到的殺人兇手。

要不是守在門外的保安隊極力阻止那些鎮民，早已被他們衝入隊部。

負責勸籲民衆不要衝動生事的朱班長眼見羣情越來越洶湧，恐怕壓不住，忙派人去報告何坤。

何坤剛拿出一套自己穿着的乾凈衣服給蕭原換上，那個朱班長已在門外立正。「報告隊長，門外聚了很多鄉民，羣情洶湧，嚷着要將捉到的兇手拉出去處死……恐怕壓不住，特來請您出去看看。」

何坤皺了皺眉頭，對朱班長道：「朱安，你先出去壓着，我馬上就來！」

朱安應了聲「是」，急急往大門走去。

待朱安走遠，何坤煩惱地道：「眞痲煩，那些鄉民以爲捉到兇手……唉，看來，要花一番唇舌，才能向他們解釋清楚。」跟着對蕭原道：「蕭老哥，你在這裏坐一會，待我向他們說清楚，才與你到外面去吃點東西，我知道你一定餓了。」

不等蕭原說話，他已匆匆走出房間。

才走出房間，他突然又轉過頭道：「要不要我叫人拿跌打酒來給你塗一下？」

蕭原想起自己隨身帶備有自製的跌打刀傷葯散，搖搖頭道：「不用了，我身上帶着葯散，吃一點，再敷些在損傷的地方，便不礙事。」

「那你坐坐吧。」何坤說着轉回頭，急急往大門口走去。

結果，何坤確是費了一大番唇舌，向那些鄉民解說清楚他們捉錯了人，捉到的人是一個無辜者，是從省城來的追捕手，才令到那些鄉民相信，失望地散去。

才說得那些鄉民散去，還未透一口氣，鎮長溫財裕又找上他。

溫財裕是聽聞捉拿到兇手，特地來瞧看一下的。

何坤不得不又向溫財裕大費唇舌，向他解說捉到的人並不是兇手，而是一個從省城來、身上帶着緝捕公文的追捕手，由於陰差陽錯，被眞正的兇手逃脫了。

溫財裕本是懷着一顆報仇雪恨的心情來的，聽何坤說捉錯了人，頓時大失所望，自不免責怪何坤。「何隊長，你的手下是幹甚麼的？飯桶麼！居然會錯將馮京作馬凉，眞笑話，統通都是飯桶。」

何坤不敢說話。

因爲，事實上，確是他的手下不濟事，抓錯了人。

「記着，還有十日，到時你若不將兇手捉拿歸案，別怪我不講人情！」溫財裕一拂袖子，氣呼呼地走了。

何坤蹩着一肚子悶氣，又不好向手下發作，倒是那個朱安看不過眼，忍不住道：「隊長，他駡我們是飯桶，他又是甚麼？蠢豬！自他當上鎮長，幹過幾件教人稱道的事後，只會擺官威！」

何坤嘆口氣：「算了，何必跟這種人嘔氣，還是花點心思氣力，看看怎樣才能捉到兇手吧！」

朱安想說話，又嚥住了。

何坤不再說話，返身走回房間。

＊　＊　＊

蕭原確實餓了。

試想一下，趕了半天的路，只喝過幾口水，本已肚餓，那知道又被人揍了一頓，昏暈過去，直到這時候，太陽經已西墜，才有機會吃飯，你說餓不餓？

蕭原一口氣吃掉兩大碗白米飯，肚子才好受一點。

看到蕭原那種狼吞虎咽的樣子，何坤不但沒有笑，反而感到過意不去。

要不是手下將他錯作「馬凉」捉住，他又怎會餓成這個樣子？說起來，全是他們的過錯。

三碗飯下肚，蕭原才感到舒服。

「吃飽了麼？」何坤見蕭原放下碗筷，開口道：「別不好意思，吃得下，只管吃。」

蕭原伸伸腰。「飽了，再吃，肚子便會撐破。」

「那喝點酒，行行氣血，對你身上的瘀傷有好處。」

何坤在蕭原吃飯時，已要了一瓶米酒，獨個兒喝着。

蕭原笑笑，「嗯，我就陪你喝兩杯。」

何坤忙拿起酒瓶，替蕭原倒了一杯。

於是，兩人便喝起酒來。

喝了幾口酒，何坤邊嚼着一塊豬耳朵，邊道：「蕭老哥，你到這裏來，莫非是那個女賊胡玉花逃到這裏不成？」

蕭原咽下一口酒，點頭道：「不錯，我一直追踪着那個女賊，可惜都追不上她，她確是朝這邊逃，我才會追到這裏來。」

「那個女賊犯了甚麼事?省府要懸賞緝拿她歸案?」

「她在南寧城外的一個鄉鎮上，劫走了一戶姓黎的財主一大批財物。據說，總數有五六萬大洋，還將那戶人家的男丁都閹了，看來，她是想黎財主從此斷子絕孫，手段未免狠毒。那個黎財主與省府的一個甚麼長私交甚篤，大概他通過那個甚麼長，運動了省府內的人，結果，省府便發佈了懸賞緝拿那女賊的公文。」頓一下，蕭原又道：「當時我正在南寧，那戶姓黎的受害人親自找上我，請我出馬，追捕那個女賊，我既然是幹這行的，當然不能推辭，何况，那女賊又是被懸賞通緝的，於是，我便展開追查，一直追蹤她到這裡來。」

「蕭大哥，你的大名，我曾聽陳志堅說過，他也曾說過你追捕悍匪巨盜時的兇險事跡，聽得我心裏佩服不已。」何坤欽佩地看着蕭原。「我早就想認識你，如今果然與你坐在一起，還了我的心願。」

蕭原最怕別人稱讚他，忙岔開話題。「何老哥，你們要捉拿的那個兇手，到底犯了甚麼事?」

何坤一拍大腿。「赫，我忘記了告訴你!你知道麼?這幾日來，本鎮接連發生了三宗姦殺案，頭一宗的死者，是鎮長的二太太……」他一口氣將三件命案的詳情說出來，末了，嘆口氣，說道：「幾日之內，發生三件命案，最令人頭痛的是，至今仍查不到可供追查的綫索，更別說查到兇手是甚麼人了，本來，今日有機會捉到那個兇手的，可惜……陰差陽錯，錯捉了你，讓那個兇手溜脫了，而半個月的限期，只剩下十日，想想也教人頭痛!」

說完，拿起杯子，一口喝乾杯中的酒。

蕭原忙安慰何坤。「何老哥，吉人自有天相，作惡者必遭天譴，我相信，你一定可以在限期之前，捉拿到那個兇手。」

何坤吁口氣：「但願如你所說。」

蕭原邊替他倒酒，邊道：「何老哥，若有甚麼用得着我的地方，只管開口。」

何坤眼中頓時發出光來。「蕭老哥，若是能够得到你的幫忙，眞是求之不得!」但他接着又道：「不過，蕭老哥，你仍未捉到那個女賊，我怎能阻你……」

蕭原擺擺手，截道：「何老哥，不礙事的，那個女賊逃不掉的，遲早會被我捉到。」一頓，又道：「她一直被我追得喘不過氣來，難得我忽然不追逼她，我想，她會借這個機會喘息一下的，那她就有可能在這一帶停留，那就不怕她會逃得遠遠的，追尋不到她。」

「蕭老哥，以你的經驗及身手，能够得你幫忙，一定可以捉到那個兇手。」何坤透口氣，高興地道：「眞不知怎樣感激你。」

「何老哥，別這麼說。」蕭原舉杯。「來，祝我們在期限之前，捉到那個兇手!」

何坤忙拿起杯子，與蕭原碰了一下，跟着，兩人一口喝光杯中的酒。

放下酒杯，蕭原道：「何老哥，我剛才聽你敘述了那三件命案，覺得那個兇手是一個……不大正常的人，要不，他怎會專門向女人下手，先姦後殺!」

何坤點點頭。「我也是那麼想，所以，我曾在這方面下手偵查，派人跟踪那些好色的男人，但却沒有結果。」

蕭原提醒他。「何老哥，你可以派人查一下，鎮上有那一個的左耳下，有豆大的一顆黑痣，說不定，從這條綫索追查下去，可以找尋到兇手!」

「對!」何坤一拍大腿。「我怎麼忘記了這一點，待會回去，我馬上派人去查!」

「何老哥，你喝够了麼?」蕭原笑對何坤道。

何坤摸摸鼻子。「差不多了。」

蕭原馬上站起來，「早點比遲點好，我們走吧，馬上回隊部派人去查。」

何坤聽蕭原那麼說，對蕭原更加佩服。「對，果然是名不虛傳，令人佩服。」

說完，立刻站起來，招呼一個伙計過來算賬。

蕭原搶着付了賬，與何坤趕回隊部。

* * *

經過一番偵查，總算找到了三個左耳下有黑痣的人。

不過，那三個人有兩個已年過五十，另一個則是只有十二歲的小童，蕭原與何坤判斷，那三個人不大可能是兇手!

因爲，年紀超過五十的兩個老頭，經已年邁力衰，性慾亦沒有壯年人那麼旺盛，對女人應該不大感到興趣，也沒有那麼大的氣力，可以制服女人，並將之活活捏死。而那個小童，年紀那麼小，更加不會是兇手。

換言之，這一條綫索亦斷了。

何坤感到很失望。

蕭原却不氣餒。「何老哥，既然在鎮上找不到可疑的人，我們可以派人到附近的鄉村去查一下，說不定，兇手是附近鄉村的人。」

「我馬上派人到附近的鄉村去查一下。」何坤被蕭原提醒，立刻便要派人去查。

蕭原沒有反對。「何老哥，只可以暗查，切不可張揚，要不，可能會打草驚蛇。」

「我知道。」何坤點點頭，馬上派人到附近的鄉村查訪。

蕭原待何坤回來，對他說道：「我想到外面走走，一來查訪一下兇手，二來順便查探一下那個女賊的踪跡，說不定，那個女賊就在鎮上落脚。」

「我陪你一起到外面走走。」何坤道。

蕭原搖搖頭。「何老哥，你還是留在這裏等消息吧，我一個生面人，不會太惹人注意，我一個人出去查比較好。」

何坤聽蕭原那麼說，不好勉强，讓蕭原一個人出去查。

* * *

這兩日，蕭原跟着何坤在鎮上到處逛，對鎮上的情形，不至全無認識。

他先在大街上閒逛，留意着走動的男女。

在大街上來回走了一趟，沒有甚麼發現，他便轉入橫街。

不經不覺的，他走到鎮北頭。

無意間，他看到鎮北頭外有一間廟宇，心頭微動，便朝那裏走去。

女賊胡玉花若是在附近停留，爲了掩藏行踪，有可能在寺廟內落脚，蕭原就是想到這一點，才決定到那間廟去瞧看一下。

走到那座廟前，看看大門上面的橫匾，只見上面寫着，「三清宮」三個金漆大字。

原來這是一座道觀。

蕭原躊躇起來，拿不定主意是否進去。

照他猜測，胡玉花是個女子，不可能在道觀內落脚，不過，世事難測，說不定，胡玉花就躲在道觀內。

一念及此，他決定進去瞧瞧。

既然已經來了，那何不進去巡視一番。

一步才跨入觀內，一個道士正好迎上來，朝蕭原稽首問道：「施主可是來上香的?」

蕭原點點頭。

那道士側身道：「施主，請隨貧道來。」

蕭原又點點頭，那道士便轉身往大殿走去，蕭原跟着走。

走入大殿，蕭原看到當中供奉的三清上人，案上香烟繚繞，一片肅穆寧靜，令人頓時神氣清寧，俗念全消。

蕭原隨那道士走到供案前，道士往案旁一站，欠身道：「施主請上香。」

蕭原肅然從供案的左邊拿起三炷香，點燃了，恭敬地參拜了三下，然後將香插在大銅香爐上。

「施主，請到那邊稍坐。」那道士作了個請的手勢，往右邊牆下的一排椅子走去。

蕭原只好跟着走過去。

坐下來，那道士又欠身道：「施主，可要喝清茶?」

蕭原正感到有點口渴，點點頭，道：「有勞道長。」

道士並沒有親自去捧茶來，而是扭頭朝裏面漫聲喚道：「凡塵，捧茶侍客。」

話聲才落，從裏面走出一個年約十五六歲的小道士，手上捧着一個木盤，盤上放了兩杯茶，往蕭原坐着的地方走來。

在蕭原身旁的几上放下茶杯，小道士一聲不响，退回裏面。

那道士向蕭原做了個請的手勢。「施主請用茶。」

蕭原客氣一句：「請。」拿起杯子，揭開杯蓋喝了一口，只覺清香潤滑，不由讚一聲：「好茶。」

道士微微一笑：「既是好茶，施主何不多喝兩口。」

蕭原聽那道士這麼說，不再客氣，拿起杯子，連喝幾口。

待蕭原放下杯子，道士道：「施主不似是本地人。」

蕭原點一下頭：「不錯，我是從外地來的。」跟着又道：「道長，貴觀是否可供借宿?」

道士點點頭。「與人方便，自己方便，敝觀歡迎任何善信來借宿。」

「道士，不瞞你說，我是來找一個朋友的，我這個朋友生性喜靜，最喜在道觀寺廟住宿，因此，我才冒昧到貴觀來查詢一下，看看吾友是否在貴觀住宿。」

道士道：「請問施主，貴友多大年紀，貴姓大名?」

蕭原胡謅道：「吾友姓胡，今年二十四五年紀，長得眉清目秀。」

他是照着胡玉花的樣貌說出來的。

道士想也不想，便搖搖頭。「施主，對不起，敝觀沒有施主所說的人在此借宿。」

蕭原露出失望之色，從衣袋內拿出兩個大洋，遞給道士。「道長，這是我對三清祖師的一點心意，請收下。」

道士也不謙讓，收下兩個大洋，不過，他對蕭原的態度頓時變得恭敬起來。「施主難得到敝觀上香，施主何不一遊敝觀?」

蕭原正中下懷，一口答應。

道士馬上站起來，朝蕭原躬躬腰。「施主請隨貧道來。」

蕭原站起來，道一聲：「有勞道長。」跟着道長往後面走去。

這座三清宮頗大，既有前殿，亦有後殿，還有一個偏殿，供奉的都是道教的尊者，蕭原也無心細看，只是隨口讚頌禮拜一番。

再往後面走去，是一個頗大的園子，園裏種了不少花果盆栽之類的植物，有一棵老松盤虬有緻，顯然是經過精心栽培，蕭原頗欣賞那棵老松。

在園子裏觀賞了一會，蕭原幾次想開口動問客舍在那裏，又恐道士生疑，只好忍着不說，但又心有不甘，若就這樣離去，豈不是白來一趟?

可是，他怎也想不出一個藉口，要道士帶他到客舍走走，最後，只好對道士說遊興已盡，欲離去。

道士也不挽留，送他出去。

蕭原跟着道士走出園門，有個人正好走過來，道士忙停下來，朝那人打個稽首：「花施主，到園子裏消遣麼？」

那人忙亦站住，朝道士微微欠身。「白雲道長，是啊，我正想到園子裏走走，解解悶。」

蕭原聽那人的語聲沙中帶尖，有點怪怪的，由於他站在道士的身後，所以，蕭原看不到那人的樣貌，聞其言，感到好奇，便探頭從道士的肩頭上往前看。

那是一個身子看上去有點單薄，臉色青青白白，眉毛頗濃，下巴及唇上長了一圈鬍渣子，臉形頗精緻的年輕人，頭上戴了一頂毡帽，身上穿一套禮絨唐裝衫褲，胸前掛了一條金光閃閃的錶鍊，乍然看去，似是一個富家子弟。

那個年輕人瞥到道士背後的蕭原探頭瞧他，目光一閃，似是有點怕羞，微微別轉臉，從道士的身旁快步走過，在經過蕭原身邊時，有意無意地瞥了蕭原一眼，逕直往園中走去。

蕭原覺得那個年輕人有點怪怪的，但一時間又說不出怪在甚麼地方，朝那年輕人的背面看了一眼，跟着道士往前走。

說起來，他有點糊塗，居然一直沒有請問道士的名號，要不是那個年輕人說出來，他還不知道道士的道號叫白雲。

白雲道長一直將蕭原送出觀外，才轉身走回觀內。

在走向前殿的路上，蕭原曾問過白雲道長，那個叫花施主的人是否是觀內寄住的香客，白雲道士說是，並說那姓花的年輕人是來養病的，兩日前的黃昏時分，才住進觀內，每日大部份時間都在觀內的園子中走動，甚少外出。

蕭原不過是隨口問一下，聽白雲道長那麼說，並無可疑之處，不以爲意，離開道觀後，向鎮上走去。

走着，不期然的，又想起那個姓花的年輕人那把沙中帶尖的聲音，以及那張像女人臉的面形。

他覺得姓花的年輕人有可能是個陰陽人，又或是被閹了的太監，要不，聲音中不會帶尖的。

忽然間，他又想到，那張面形似乎有眼熟，像是見過的，但一時間，他又想不起在甚麼地方見過那個人。

想着，已走入鎮內。

陡地，他心頭劇跳了一下，急忙停下來，從身上拿出那張緝捕公文，打開來，細看公文左上角所畫女賊胡玉花的畫像。

當他的目光落在那畫像上，心頭又劇跳了一下，畫像上的臉形，不正是那個姓花的年輕人的面形？

他閉上眼睛，想像那個姓花的年輕人將嘴上的那一圈鬍渣子剃光，眉毛變幼細一些，那不就是活脫脫的胡玉花？

猛地睜開眼，蕭原顧不得將那張公文放回貼身的衣袋中，一陣風般往回奔去。

邊飛快地奔跑，邊將手上的公文放回衣袋內。

他做夢也想不到，胡玉花居然會化裝改容，幾乎給她騙過了。

日以繼夜　追尋狐踪

一口氣飛奔回三清宮，蕭原像一陣疾風般，衝入道觀內。

一個年輕的道士正在大殿上打掃，眼見蕭原像頭奔牛一樣衝進來，忙停尋問：「施主，甚麼事？觀內不准人奔跑喧嘩的！」

蕭原沒有理會那個道士，一直往裏面奔去。

在甬道內，他幾乎與一個道士撞上，幸好他反應敏捷，身形一偏一閃，從那道士的身旁奔了過去，直撲後園。

那個道士呆了一呆，叫道：「喂，你幹甚麼？本觀不是任人亂闖的！」追着蕭原。

蕭原根本不理會那個道士，在快要奔到園子前，他把身上的匣子槍抽出來，扳開了大機頭。

胡玉花雖然是個女賊，却是一個危險人物，據說，她槍法不錯，這種人的身上必然帶着槍，因此，蕭原不敢大意。

衝入園子內，他立刻將腳步放慢，兩道目光飛快地掃視着。

看不到那個姓花的年輕人。

他警惕地在園子內搜索，搜遍了，也不見姓花的年輕人。

莫非她返回客舍了？

一念及此，蕭原急急向園子外面走去。

還未走到園子的入口，便遇上那個追上來的道士。

那道士正想張口質問蕭原，蕭原一抬手，槍嘴指着道士的眉心，道士嚇得渾身打了個寒顫，臉上又青又白。

「客舍在那裏？快帶我去！」蕭原喝道。

眼前，捉拿女賊胡玉花要緊，也就顧不得客氣了。

那個道士身子抖了一下，顫聲道：「在……園子的左邊……」

蕭原不待那道士說完，已一陣風般衝出園子，往左邊那條小徑奔去。

那個道士雙腿一軟，跌在地上。

那條小徑的盡頭，是一個小園子，花樹掩映中，建有不少房舍，確是清雅幽靜，是靜養的好地方。

蕭原衝入園子內，有兩個人正在花樹間站着，看到蕭原手上拿着槍衝進來，嚇得驚叫，瑟縮不已。

那兩個人的驚叫聲似乎沒有驚動客舍內的其他人——沒有人從那些客

舍內走出來，蕭原不知那一間房舍是姓花的居所，只好向一個嚇得身子直抖的男人喝問。「姓花的住在那間房舍？」

那個人瞪着一雙驚恐的眼睛，嘴巴張合了幾下，才能說出話來，「在……那……間……」用手指向一間竹樹掩映的房舍。

蕭原立刻向那間房舍奔去。

那人在蕭原離開他身前後，褲襠內忽然滴滴答答地滴了一地的水，看清楚，他的褲襠濕了一大片，原來他驚嚇得尿尿了。

蕭原衝到那座房舍前，一腳將閉着的木門踢開，身子却閃到門的左邊。

這是經驗，他要對付的既然是一個危險人物，身上肯定有槍，若胡玉花就在屋內，他冒然衝進去，吃虧的只會是他，說不定，他才衝進去，迎接他的，是兩顆槍彈！

房舍內沒有異動，也沒有槍聲響起。

蕭原仍然不敢大意，疾快地探頭往屋內瞥了一眼，看不到有人。

身子一矮，他從門邊竄了進去。

屋內仍然一點異動也沒有。

蕭原疾竄到當中的那張木枱前，半蹲着，朝房內喝叫：「胡玉花，妳躲不了，快舉手走出來！」

裏間沒人應他。

蕭原抓起一張櫈子，擲入裏間。

「彭」一聲，木櫈擲入裏間，不知砸在甚麼物件之上，可是，裏面仍然沒有動靜。

蕭原正欲衝入裏間，外面響起一陣人聲及腳步聲，接着，有人大聲道：「是甚麼人在觀內搗亂！」

蕭原扭頭外望，原來是幾個道士以及幾個手執棍棒的火工道人聞訊趕來，領頭的一個人正是白雲道長。

白雲道長一眼便認出屋內的人是蕭原，在門前怔了一下，繼之詫訝地道：「施主，是你。」

蕭原正想說話，白雲道長又道：「施主，你拿着槍，在花施主的房舍內幹嗎？」

說着，便欲走入屋內。

蕭原忙揮手阻止他，「道長，快退開去，別進來，那個姓花的是一個賊，身上有槍，我是來捉她的！」

白雲道長聞聲止步，忙道：「花施主是賊？不會吧。」

蕭原道：「我拿了省府的緝捕公文，是追緝她的，我身上帶着緝捕她的公文，待會給你看。」

白雲道長聽蕭原說得言之鑿鑿，不由他不信，不過，他却不但沒有退開去，反而走入屋內。「施主，他不在房內，早一會外出去了。」

蕭原怔住了，失聲道：「她不在屋內？」

白雲道長道：「貧道怎會騙你？他確是外出去了。」

「外出多久？」蕭原挺直身子。

「就在施主你走後不久，他便匆匆外出，貧道正好遇上他，他對貧道說出外買一點東西。」

蕭原知道無法追上胡玉花，只好打消立刻追截花狐的念頭。

「施主，姓花的看上去身子羸弱，怎麼看，也不像是一個盜賊！」白雲道長道。

「道長，姓花的是經過化裝改容，我差點被她瞞過，否則在園子門口遇到她，早已將她抓住！」

頓一下，又道：「姓花的本姓胡，也不是男人，乃是女扮男裝！」

白雲道長怎也想不到，胡玉花是女扮男裝，聽蕭原那麼說，詫訝不已。「原來他是個女子，貧道也被她騙了。」

蕭原從身上取出緝捕公文，遞給白雲道長。「道長，你看一下公文上繪畫的畫像，想一下，姓花的嘴上那圈鬍渣子剃光了，眉毛幼細一點，是否與畫像一模一樣？」

白雲道長接過公文，打開來，仔細地看了公文上的畫像一眼，再閉目想像一下，睜開眼，再看看那畫像，點頭道：「確是一模一樣！」跟着將手上的公文交還給蕭原。

蕭原摺好，放回貼身的衣袋內。

「道長，觀內藏了一個女賊，若她向你們下手，只怕你們都會遭殃，不怕對你說，那女賊是個手段狠毒的人，南寧城外，一戶姓張的人家被其劫財之後，還將所有的男丁閹了，就是爲了這件事，省府才發出緝捕公文，緝拿她歸案。」

白雲道長與其他人聽蕭原那麼說，想想胡玉花若眞的向他們下手，後果難以想像，不由驚出一身冷汗來。

「施主，幸好你悉破她的身份，要不，觀內等如養了一頭老虎，遲早會噬人！」白雲道長慶幸地道。

「道長，剛才驚嚇了你們，很對不起。」蕭原抱歉道：「請你到房內看一下，若砸破了甚麼物件，我賠償。」

白雲道長搖手道：「施主替本觀嚇走了一頭老虎，本觀多謝還來不及，縱有一點損毀，本觀焉會要你賠償！」

蕭原不再堅持。「道長，我想在房間內搜查一下，看看那女賊遺下甚麼。」

白雲道長點點頭。「施主只管去搜查。」

蕭原走入房間，看到剛才擲入去的櫈子，原來砸在一個箱子上，櫈子沒有砸爛，那個箱子看來頗結實，只損破了一點。

他先在房間內掃視了一遍，只見床上被鋪井然，枕頭的旁邊，放着一個藤織的手提箱，旁邊放了一套衣服。

他走到床前，打開那個不大的藤箱子，裏面除了上面的一套男裝衣褲外，下面的都是女裝衣衫及女人用的

物品，居然還有一對耳環！

蕭原再搜查別的地方，沒有甚麼發現，便走出房間，白雲道長馬上問：「施主，搜到甚麼？」

蕭原搖搖頭。

白雲道長道：「施主，那……女賊甚麼也沒有帶便外出，說不定，她還會回來……」

蕭原搖搖頭：「她不會再回來的了，她在園子前遇到我，之後匆匆外出，她說的話，只是騙你，她知道我遲早會悉破她的身份，她怎會不急急溜走。」頓一下，又道：「不過，說不定她會回來，我就在觀內等等她一會。」

* * *

蕭原在觀內直等到黃昏日落，也不見胡玉花回來。

他本就對胡玉花還會回來不抱甚麼希望，所以，他並不感到失望。

他斷定胡玉花不會再回來，事實上，換轉是他，也不會那麼笨，在暴露了行踪後，還不溜之大吉。

他不想再等下去，爲免令何坤擔心他出了甚麼事，他決定回鎮上再說。

臨離開道觀前，他叮囑白雲道長，若胡玉花回來，馬上悄悄派人趕到隊部通知他。

白雲道長一口答應，蕭原臨走前，又捐了一個大洋的香油錢，算是賠償砸損了的木箱子。

* * *

何坤確是擔心蕭原是否出了意外，因爲蕭原在吃過早飯後外出，大半天了，眼看着日頭快沉落西山，仍然不見他回來，怎不教人擔心。

另一方面，他又懷着一份希望，希望蕭原是因爲發現了那個連續姦殺了三個婦女的兇徒的踪跡，追查下去，因而遲遲未歸，說不定，他這時已押着那個兇徒回來。

世上大多數的人，在緊逼的情形下，大都既往好處想，也往壞處想的，不過，往好處想的較多。

他正在坐立不安的時候，一個手下飛奔回隊部，向他報告，「報告隊長，鎮北頭那邊有槍聲響起！」

何坤一聽，霍地從椅子上跳起來，疾聲道：「可知道發生了甚麼事？」

那個士兵搖搖頭，「不知道，據聽到槍聲的人說，連續響了四五下槍聲，聽來好像是有人在互相射擊，我聽聞後，馬上趕回來報告。」

會不會是蕭原遭人伏擊？

何坤一念及此，再也站不住，馬上大聲叫道：「李貴，帶一個班跟我趕去瞧瞧！」

話未說完，他已經快步往外面走去。

李貴是一個班長，他馬上召集了他那個班的士兵，追上何坤，往鎮北頭跑去。

* * *

何坤的猜測不幸猜中。

遇襲的正是蕭原。

蕭原離開道觀後，在快走入鎮北頭的地方，突然遇到襲擊。

當時他走得很快，一下槍聲乍然響起，他猛地感到右肩膊一陣劇痛，吃驚之下，他的反應仍然異常敏捷，身子歪側的同時，順勢往地上跌下去！

第二下槍聲緊接着響起，「嘯」地一聲，一顆槍彈從他的頭上激射而過，他若不是往下跌倒，肯定會被射中。

他在倒下的時候，已將身上帶着的槍拔出來，身體才着地，便朝槍聲響起的地方開了兩槍！

他看得很清楚，襲擊他的人，是匿在距路邊約五六丈外一塊花生地中的一棵樹後，向他開槍射擊的！

蕭原那兩槍準確地射在那棵樹上，擊得樹皮碎屑洩射，也阻礙了樹後那人向他射擊。

那刹那，蕭原在地上一個翻滾，接着猛地往前標竄。

「砰」一聲，一顆槍彈在他旁邊射過，蕭原毫不理會，弓着身，有如一頭豹子般，飛快地向那塊花生地竄奔前去。

「砰」！又是一聲槍響，子彈從蕭原的頭上掠過，憑經驗，蕭原聽得出，射過來的槍彈距他的頭頂不到三寸。

他並沒有被嚇得停下來，反而竄奔得更快，同時將身子盡量弓低，以之字形往前衝。

他雖然一直看不到襲擊他的人的面目，但他却相信，一定是花狐胡玉花！除了她，不會有甚麼人在這地方襲擊他的。

他如今才發現，他低估了胡玉花。

他以爲胡玉花在三清宮內遇到他後，逃竄爲恐不及，那知道，她居然在這裏伏擊他。

他衝到花生地邊，立刻伏下來，往那棵樹的兩邊開了兩槍。

那兩槍，他是要阻嚇樹後的那個人從兩邊樹側向他開槍射擊。

在開槍的刹那，他立刻又從地上竄起來，斜撲向那棵樹的左面。

這時，他距離那棵樹不過二丈左右。

那棵樹頗大，足有兩人合抱，距離雖然這樣近，他仍然看不到躲在樹後的那人。

躲在樹後的那人居然沒有向他開槍還擊。

蕭原很快便衝到樹的左前面，立刻撲倒下去。

在他撲奔間，他始終沒有看到樹後那人。

這令他產生了一絲懷疑——樹後那人莫非溜了？要不若是那人轉到樹的右面，他無可能看不到那人的身形的。

他匍伏着往那棵樹爬去。

樹後那人仍然沒有向他開槍射擊。

這是不可能的，蕭原更加懷疑那人溜了。

不過，他亦懷疑那人隱伏在花生地內，待他爬到樹前，瞄準了才向他開槍。

驀地，他向那棵樹下周圍的花生葉草叢的地方，掃了半梭子彈。

那人若是匿伏在花生地內，肯定藏身不住，那就暴露了他的行藏。

在槍彈掃射過的地方，枝葉顫晃飄落，但却沒有別的異動。

這令到蕭原的懷疑動搖。

結果，証明他的懷疑沒有錯。

經過一番搜索，樹下附近的花生地內，一個人影也沒有，只有樹下地上遺下幾顆彈殼，而附近的一道畦間，亦留下爬行的痕跡。

由於已屆收成季節，因此，那些花生的枝葉長得頗高且茂，人站在其間，下半身便被遮隱了，若有人在畦間爬行，很難會被人發覺。

蕭原相信伏擊他的人，是在向他開了最後那一槍後，眼見阻止不了他的掩近，立刻從畦間溜走了。

緊張一過，他感到右肩膊上火辣辣般痛，側頭看一下，那裏被子彈擦出一道血槽來，流出來的血，染紅了半截衣袖！

咬着牙，蕭原將槍插在褲頭上，跟着從身上取出跌打刀傷藥，敷在傷口上，頓時劇痛稍減，流血頓止。

他本來想循着踪跡追下去的，一聲呼叫突然遠遠傳來：「蕭老哥，果然是你！你沒事吧？」

蕭原扭頭往來路望去，只見何坤帶着一隊保安隊，急奔過來，他只好迎上去。

雙方很快便遇上，何坤一眼看到蕭原的右肩膊上滿是血，不禁吃了一驚。「蕭老哥，你受了傷？」

蕭原苦笑一下。「小意思，擦傷了皮肉，沒有大礙的，我已敷上葯。」

「那也要包紮一下的啊！」何坤說着，從衣袋中拿出一條白布巾，替蕭原將傷處包紮起來。

蕭原感激的道：「何老哥，謝謝你。」

「客氣甚麼！」何坤拍拍蕭原的左手臂「我一聽到手下的報告，便猜到可能是你，果然沒有猜錯，雖立刻帶人趕來，可惜仍然來遲了。」一頓，又道：「到底發生了甚麼事？」

「遭人伏擊！」蕭原從在三清宮遇到胡玉花，後來遭到伏擊的前後經過，詳細地對何坤說了一遍，末了，不無惋惜地道：「伏擊我的人，一定是胡玉花那女賊，要是我在三清宮內認出是她，早已將她捉住。」

何坤道：「蕭老哥，聽你這麼說，那女賊很厲害，不容易對付。不過，我相信你一定會捉到這隻花狐的！」

蕭原笑笑，「何老哥，承你貴言。」

「蕭老哥，要不要我派人循着踪跡追下去？」何坤問。

蕭原搖搖頭，「不用了，胡玉花這個女賊奸狡多計，要不，怎會得了一個花狐的外號？追下去，未必可以追到她。她眼見伏擊不成功，還不急急遁去。」

「蕭老哥，你不怕她逃得不知所踪麼？」何坤道。

蕭原笑笑：「何老哥，就算她逃到天脚底，我也要將她緝拿歸案。」頓一下，拍拍何坤的肩頭。「你放心吧，我說過的話，一定算數，若不幫你抓到那個兇徒，我不會離開！」

何坤正是擔心蕭原在發現了胡玉花的踪跡，馬上追踪下去，不再幫他偵捕那個殺人兇徒，被蕭原說中心事，不好意思地笑笑。「蕭老哥，你能夠留下來，幫我偵查兇手，那是最好不過。但若是因此誤了你追捕那女賊的事，我却不好意思留你。」

蕭原笑道：「何老哥，衝着你這句話，我更加要留下來幫你捉拿兇手，要不，怎算是朋友！」

「蕭老哥，你是個難得的朋友！」何坤用力握一下蕭原的手。

「你也是！」蕭原亦握一下何坤的手。

* * *

已經是第十日了。

仍然沒有三件姦殺案的兇手的綫索。

距限期只有五天。

時間已很緊逼。

何坤表面上沒有甚麼，心裏却很焦急。

蕭原怎會看不出來，他心裏同樣感到焦急。

他是替何坤感到焦急。

還幸，白大傻的老婆被殺後，那個兇徒沒有再殺人，大概是風聲緊的關係吧。

因爲，這幾天，何坤日夜派出手下，在鎮上各處巡邏，在這種情形下，只有傻瓜才再會做案。

派出到附近鄉村偵查的士兵，經過兩日的找查，毫無收穫。

在這種情形下，蕭原並不排除那個兇徒已溜到外地的可能。

若兇徒眞的逃到外地，要捉拿他，會更加困難。

看到何坤暗地裏愁悶煩燥的樣子，蕭原也不知怎樣安慰他才是。

看看快近正午，蕭原對何坤道：「何老哥，來，我請你去喝杯酒。」

何坤正想喝幾杯酒解解煩悶，聽蕭原那麼說，爽快地答應。

在鎮上那家昌興飯店內坐下來，蕭原吩咐伙計拿一斤米酒來，再要了幾個菜，與何坤喝起來。

何坤一口便喝光那杯酒，拿起酒瓶又往杯裏倒。

蕭原沒有阻止他，直到他喝了三杯酒，又要倒第四杯的時候，才伸手按住他拿酒瓶的手，「何老哥，別這樣，再這樣喝，很快喝醉。」

何坤搖搖頭道：「醉？幾杯酒，怎會醉？何況，要是醉了，不用再去想那些心煩的事，一醉解千愁，不好麼？」

蕭原仍然按住何坤的手，「何老哥，人生中，不如意事十常八九。俗語有謂，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說不定吃完飯後，便有好消息。」

「蕭老哥，你不用安慰我了。」何坤吁口氣，「除非有奇跡出現，要不，查了那麼多日也沒有查到甚麼，怎會忽然便有好消息？」

「何老哥，越是在絕境中，越是要往好處想，這樣才不會消沉下去，才會奮發爭取！」蕭原拿話激勵何坤。

何坤怎會不明白蕭原的好意，終於放開拿住酒的手。「蕭老哥，我好高興認識你這個朋友。好吧，我聽你說，不再喝得那麼兇，慢慢喝。」

蕭原二話不說，拿起酒瓶，替他倒了一杯酒。

何坤果然言而有信，慢慢喝。

蕭原喝了一口酒，挾了一塊雞肉放入口裏，慢慢嚼着，吞下後才說道：「何老哥，我聽你說過，曾找鎮上那些不務正業的傢伙查問過，却問不出甚麼來，我看，再找那些傢伙查問一下，說不定，這一次會查出一些綫索來。」一頓，又道：「那些不務正業的傢伙正經事不幹，消息却很靈通，他們上一次沒有甚麼消息，並不等於說現在也聽不到甚麼消息。」

何坤正想拿起酒杯喝口酒，聽蕭原那麼說，頓時放下酒杯，「你說得對，在沒有辦法中，這未嘗不是一個辦法！」

「何老哥，待會吃完飯，我跟你去找那些傢伙！」蕭原邊說，邊替何坤將酒杯斟滿。

何坤道：「不喝酒了，我們吃飯。」

蕭原笑笑，「何老哥，急也不在一時，喝完酒再吃飯也不遲。」

何坤笑笑。「蕭老哥，我眞佩服你那份鎮定，怪不得你那麼有名！」

蕭原拿起杯子。「何老哥，你過奬了。來，喝酒。」

兩人將一斤米酒喝光，馬上吃飯。

才吃了一碗飯，只見李貴匆匆走進來，一眼看到兩人，快步向兩人坐着的枱子走去。

何坤馬上放下碗筷，問道：「李貴，可是有消息？」

李貴走到枱子前，搖搖頭。「有人將一封信交給守門的弟兄，信封上寫着交給蕭先生的……」

「是甚麼人交給守門的弟兄的？」何坤截斷李貴的話。

李貴道：「隊部斜對面那家雜貨店的老闆毛初送來的。」

「毛初有沒有說是甚麼人要他送的？」蕭原接口問。

「他對守門的弟兄說，是一個女子要他送的，還給了他一個大洋作報酬。」

「蕭老哥，會是甚麼人送信給你？」何坤疑惑地問。「你在這裏有朋友麼？」

「沒有。」蕭原搖搖頭，「我也想不出是甚麼人送信給我。」

「毛初說是一個女子，會不會是那個女賊胡玉花？」何坤看着蕭原。

蕭原道：「不會吧，我與她可說是勢不兩立，沒甚麼好說的，她爲何要寫信給我？」

「嗯，你說得也有道理。」何坤點點頭。「那女賊沒有理由寫信給你的。」

「李老兄，信呢？」蕭原對李貴說。

李貴馬上從身上取出一封信，遞給蕭原。

蕭原邊接過，邊對何坤道：「看看信上寫些甚麼，不就知道是誰寫給我的。」

何坤道：「蕭老哥，快看吧。」

蕭原笑笑，先看一眼信封上寫着的三個大字——蕭原收，信確是交他收的。

撕開信封，將信紙抽出來，展開，蕭原急急看看信上寫些甚麼。

何坤站在旁邊，想看，又不好意思，畢竟信是寫給蕭原的，他若未經蕭原同意，瞧看信上寫些甚麼，那就是侵犯了蕭原的隱私，那是不禮貌的行爲。

因此，他有點心癢難搔。

蕭原很快便看完那封信，將之遞給何坤。「何老哥，寫信的人知道有關兇手的消息。」

何坤一聽，心頭劇跳了一下，激動得手有點顫，急忙接過那張信紙看起來。

只見信紙上寫着寥寥幾行字，每一個字寫得很大——欲要知道姦殺案的兇手是甚麼人，今晚起更後，到鎮北頭外面的三清宮後面的土丘下，只准你一個人來。

下面沒有署名。

就這麼簡單。

何坤看完，將信紙遞還給蕭原。

「蕭老哥，這個人好神秘，不具名，寫這封信給你的人，一定是認識你的，要不，他不會寫明將信送給你。」

蕭原將信接過，又看了一遍，才道：「在這裏，我根本沒有認識的人，除了老哥你，我實在想不出，這封信是誰寫給我的！」

「會不會是那個女賊胡玉花？」何坤始終懷疑那封信是花狐寫的。「說不定，她設下陷阱，故意誘你去赴約，將你解決了，她就不用再繼續逃避你



蕭原舉槍喝令那赤裸漢子停手。

的追緝！」

蕭原想一下，覺得這個可能性頗大。「想來想去，確是只有她，若眞的是她，我定要小心應付。」

「你準備赴約嗎？」

「當然去。」蕭原道：「無論多危險，我也會去，說不定，那人眞的知道那三件兇殺案的兇徒的消息，要是不去，豈不是白白錯過了？」

「蕭老哥，我很擔心你的安全。」何坤道。「要不要我暗中帶人跟你去，在附近接應你？」

蕭原想一下，搖搖頭。「爲免嚇走那人，還是我一個人去吧。何老哥，你放心，我應付得了。」

「蕭老哥，我始終有點不放心……」

蕭原打斷何坤的話。「何老哥，你不用替我擔心，我不會有危險的。」

何坤聽他那麼說，才不再說甚麼。

* * *

吃過晚飯，蕭原便往鎮北頭走去，到三清宮後面的土丘下赴約。

而在午後，何坤已派了一個手下，到三清宮後面的土丘查看過那一帶的地形，然後返回隊部，告知蕭原，好讓蕭原大概知道那裏的地形。

起更了。

蕭原依時來到三清宮後面的土丘下。

樹影搖曳，恍似鬼魅閃動，確是令人心頭發寒。

蕭原却根本不當是一回事，更恐怖的情形他也經歷過，加上他不大相信鬼神，所以，對於在黑夜中行走，或是露宿荒野，他一點也不在乎。

那個土丘只有二三丈高，上面長滿了野草及雜樹，乍然看去，有點像一個插滿了香燭的大香爐。

土丘附近，是一些長着疏落樹木的野地，夜風疾掠過時，會發生一陣怪嘯聲，換上膽小的，不被嚇得頭皮發炸，拔脚便跑才怪。

站在土丘下，蕭原往土丘上面打量。

他相信，約他來此的人，極有可能躲藏在土丘上面的草樹中。

他是站在一棵樹下的，那就不至整個人暴露在對方的眼下，若對方眞的對他不利，也不致那麼危險，完全暴露在對方的槍下。

在樹下靜靜地站了一刻鐘左右，聽不到那人的聲息，他不想再等下去，開口叫道：「喂！我已經來了，你應該看到的，怎麼不現身說話？」

沒有人應他。

又等了一會，仍無動靜，他忍不住又叫道：「喂，你再不現身出來見我，我要走了！」

這一次，終於有了動靜。

那一下響動，是從他身後傳來的！

這令蕭原大吃一驚！

他一直以爲，約他來此的人是躲藏在土丘上面，而他也一直察覺不到附近有何異動，對方竟然在他身後，怎不令他大驚。

吃驚之下，他的反應好快，馬上疾閃到樹側下。

他這下反應，是出於一種下意識的動作。

「颯」地一聲，一道閃光自他身側掠過，跟着是一條閃撲的人影。

蕭原驚出一身冷汗，手中的槍一抬，疾喝：「甚麼人？別動，要不我開槍！」

那條人影根本不聽他的，身子霍然一轉，擧刀向他猛撲過去。

蕭原若是開槍，只要食指一勾，便可以將對方擊倒，但在那剎那，他看出對方並不是女賊胡玉花，而對方的手上只有刀，沒有槍，他雖然不知道對方是誰，但也不想濫下殺手，免得殺錯無辜，所以，他一閃，又閃避到樹的另一邊。

「篤」地一聲，那人一刀砍在樹身上，喝聲中，硬是將刀拔出來！

蕭原已然飛起一脚，踢中那人的股側。

那人悶哼一聲，斜向後蹌跌出一步，發出一聲暴吼，不顧一切地向蕭原撲去。

蕭原身形一弓，並沒有閃避，一個箭步標前，奇快無比地一拳擊在那人的小腹上。

那一拳力道很重，那人揚起的刀剛要砍下，小腹上挨了垂垂的一拳，悶叫一聲，躬着身連退兩步。

蕭原再標前一步，一掌向那人握刀的手上砍去！

那人負痛之下，反應仍然很快，身子往下一矮，一脚向蕭原的下盤掃去。

蕭原急忙跳開一步，避過那人一脚。「你是誰？」蕭原喝問一聲。

「找你報仇的人！」那人怒吼一聲，脚下一跳，手中的刀橫掃向蕭原。

蕭原仍然沒有開槍，向後跳開一步，喝道：「報甚麼仇？」

「殺我老婆之仇！」那人像瘋狂了一樣，揮刀撲向蕭原。

蕭原看出對方的身手不錯，不敢大意，斜閃開去，手上的槍，疾敲向那人手上的刀！

那人身子一閃，轉開去，避過蕭原那一「敲」！

蕭原毫不放鬆，斜欺過去，手上的槍砸向那人的頭臉！

那人悶叫一聲，晃身急退，陡地，他的胸上中了重重一拳。

原來，蕭原砸向那人頭臉的一擊，只是虛招，目的就是要吸引對方的注意力，左手那一拳才是實招，重重地擊在那人的胸腹上。

那人被擊得直向後跌，口裏發出一聲悶嚎，手上的刀無力地垂下。

蕭原一個箭步標前，手上的槍向那人持刀的手臂砸去。

那人忽然間一屁股跌坐在地上，嘶吼一聲：「我與你這惡賊拚了！」手上的刀，疾扎向蕭原的下陰！

蕭原吃一驚，急忙向上跳起來，手上的槍往下砸，砸向那人扎過來的刀上。

那人的刀險險地從蕭原的褲襠下扎過，幾乎劃破蕭原的褲襠，噹地一聲，槍管砸在那人的刀身上，洩出一蓬火花來！

那人手上的刀被砸得脫手墮地。

那人往前一撲，硬是將蕭原的一條腿抱住。

蕭原人在空中，一條腿被抱住，身子一拗，往地上跌下。

那人手一鬆，有如一頭餓狼般，撲落蕭原的身上。

蕭原食指一勾槍機，槍嘴火光閃吐，發出「砰」的一下槍聲。

撲落蕭原身上的那人被槍聲震得呆了一呆。

蕭原左拳一揮，擊在那人的太陽穴上！

那人悶叫一聲，身子一歪，從蕭原的身上歪跌落地上。

蕭原身子一挺，跳起來，一脚踏在那人的胸口上，厲聲喝道：「再動一下，一槍將你的腦袋轟掉。」

那人的太陽穴上挨了一拳，腦袋一陣暈眩，一時間失去了抵抗力。

蕭原鬆開踏在那人身上的左脚，伸手抓住他的衣袖，用力一扯，將那人扯得翻轉身子，伏在地上，然後重重地一脚踏在那人的頸背上！

那人頓時動彈不得，但却哼着聲，兇狠地道：「惡賊，你殺我啊！怎麼不殺我？你不殺我，只要我有一口氣，終有一日，我會殺死你！」

「你到底是誰？」蕭原至今仍然莫明其妙，不明白那人爲何要殺他。

蕭原正想喝問那人爲何口口聲聲要殺他，一陣吆喝聲突然傳來，「蕭老哥，你在那裏？」

「我們是保安隊，所有人不准動！」

蕭原聞聲抬眼望去，只見從三清宮的左面，有十多條人影衝過來，手上都拿着槍。

他聽出其中有何坤的吆喝聲，忙應道：「何老哥，我在這裏，已捉住那個人！」

「蕭老哥，你沒有甚麼吧？」跑在最前面的一個，原來就是何坤。

夜雖然頗黑暗，但蕭原仍然一眼便認出，快跑到近前的那個人就是何坤。「我很好，沒有受傷！」

話聲未落，何坤已跑到近前，一眼看到蕭原果然無恙，頓時放下心頭大石。「蕭老哥，你沒事就好了。」

蕭原笑笑。「我手上有槍，他只有刀，我怎會吃虧？瞧，他已被我捉住！」用手指一下脚下那人。

何坤往蕭原脚下看一眼，問道：

「他是甚麼人？」

蕭原苦笑道：「我也不知道，他不肯說，口口聲聲要報仇，又說我殺了他的老婆，弄得我莫明其妙，根本不知是怎麼回事！」

「將他拉起來！」何坤吩咐身後兩個士兵。

兩個士兵應聲上前，將地上的那人拉起來，左右將他的雙手反扭到背後，令那人無法掙扎。

何坤一眼看清楚那人的面目，失聲道：「大傻，是你！」

那人果然是幾日前，妻子於瓜田內被人殺死的大傻！只見他雙眼圓睜，一副怒不可遏的樣子。「何坤，你不是人，居然將殺我老婆的兇手放了，我做鬼也不會放過你與那個兇手！」說時，憤恨地瞪了蕭原一眼。

聽大傻那麼說，何、蕭兩人恍然明白了大傻爲何要殺蕭原報仇！

原來，他一直認爲，蕭原是殺死他老婆的兇手！

蕭原感到啼笑皆非。

何坤沉下臉，叱道：「大傻，你眞是人頭猪腦！你爲何不相信，他不是殺死你老婆的兇手？」

大傻咬着牙道：「因爲，他是被幾個鄉親及你的部下一路追趕到那個樹林，才被捉住的，他不是兇手，怎會被捉住？」一頓，又悵悵地道：「何坤，你居然徇私將他放了，你與他狼狽爲奸，我恨死你！」

何坤又好氣，又好笑，怒斥道：「大傻，我以前根本不認識他，爲何徇私放了他？」

「你受了他的好處！」大傻衝口而出。「他一定給了你不少錢，你才會昧着良心，放了他！」

何坤氣得直發抖。「大傻，你不要亂說，我可以將你關起來，告你誣告！」

大傻昂昂頭。「我老婆死後，我已不想活下去，如今被你們捉住，隨便你們怎樣處置我！」

何坤氣得臉上又青又白，怒喝道：「他媽的，將這個瘋子押回隊部，關起來！」

抓住大傻的兩個士兵應一聲「是！」，押着大傻往鎭上走去。

何坤仍然怒氣未息，「他媽的，好人當賊辦，自他老婆被殺後，我已下令部下全力偵查，緝捕兇徒歸案，他却誣蔑我，眞氣死人！」

蕭原拍拍他的肩頭：「何老哥，累你被他懷疑，我很過意不去。你別生氣，待捉到到兇手，不就可以証明你與我是清白的嗎！」

何坤吁口氣。「這口氣實在咽不下，要不是看在他老婆被殺死，傷心之下，胡言亂語，我眞會賞他兩巴掌，將他摑醒！」

蕭原勸道：「算了，我不怪他誤會我，反之，我很同情他，待回去後，好好向他解釋一番，相信他也不會再懷疑我是殺他老婆的兇手。」

「但願他不會傷心得失去理智，相信我們的解釋。」何坤氣已消，想到大傻老婆慘死的情形，心裏對他很同情。

＊　＊　＊

經過一番解釋及表白，蕭原還拿出那張省府發下的緝捕公文，以証明自己的身份，大傻終於相信蕭原並不是殺死他老婆的兇手。

既然蕭原並不是殺死自己老婆的兇手，大傻對自己的所爲感到很後悔，向蕭原道歉認錯。

蕭原並沒有怪大傻誤會他，因爲他明白，一個人在極度傷心之下，是會做出任何傻事來的。

他甚至還代大傻向何坤求情，不要追究大傻襲擊他的事。

何坤心裏的氣早已消了，他也很同情大傻，既然蕭原不想追究，他樂得賞個人情，教訓了大傻一頓，便放了他。

大傻對蕭、何兩人感激不已，說了好多感激的話，才離開隊部，返回家中。

待大傻走後，蕭原嘆口氣，道：「那個大傻眞是一個重情的人，這種人，很難得。」

「他兩夫妻確是很恩愛的。」何坤不無可惜地道：「原是比翼雙飛的，怎知却折了一翼，想想，也教人替他難過。」一頓，又道：「我怎也想不到，他一直懷疑你是兇手，幹出這種傻事來，幸好你沒有甚麼，要不，他一輩子也會後悔！」

「何老哥，我相信，鎭上仍有人像大傻那樣，不相信我是清白的，因此，我會盡力協助你，盡快將兇手捉住。」蕭原神情有點激動。「明天，我們便去找那些不務正業的傢伙查問一下，希望可以查到一些綫索。」

何坤聽蕭原那麼說，想起距離期限只有四日，焦急之情，油然而生。「蕭老哥，距限期只有四天，無論如何，我也要在限期前，將兇手抓住，要不，我那裏還有臉幹下去！」

「何老哥，你放心，那個兇手一定難逃法網的。」蕭原安慰何坤。

何坤苦笑一聲。「希望如此。」

＊　＊　＊

吃過早飯，蕭原便與何坤離開隊部，去找那些不幹正經事的傢伙。

自從被釋放後，爲了方便，蕭原一直住在隊部內。

何坤帶着蕭原，首先去找一個叫兩頭蛇阿光的無賴。

據何坤說，兩頭蛇阿光除了正經事及好事之外，甚麼也幹，善於看風駛俚，有奶便是娘，所以，與他一樣的無賴光棍，便替他起了一個兩頭蛇的外號。

有時候，兩頭蛇爲了弄幾個錢，也會將一些消息賣給何坤，因此，鎭上若是發生了甚麼失竊之類的案子，

若是找不到頭緒，何坤便會去找兩頭蛇，憑着兩頭蛇提供的消息，很多時會抓到人。在第一件兇殺案發生後，何坤曾去找過他，他却說一點消息也沒有，之後，何坤曾再找過他一次，他仍然說聽不到甚麼，何坤便沒有再去找他。

這一次，他也只是抱着不妨一問的心情，去找兩頭蛇。

大清早，要找那些光棍二流子，到兩個地方一定可以找到他們。

一個是他們的家。

另一個是聚賭的地方。

因爲，凡是不幹正經事的人，一定游手好閒，喜歡在夜裏出沒，不是幹鼠竊狗偷，便是聚在一起賭錢，非到三更半夜，甚至天亮，也不回家睡覺。因此，要找他們，往那兩個地方找，準能找到！

何坤與蕭原來到兩頭蛇的屋子前。

兩頭蛇的屋子是一間破爛的草屋，蕭原眞懷疑，這麼破爛的草屋子，刮風下雨的時候，怎能夠遮風擋雨。

那兩扇破板門虛掩着，何坤伸手一推，兩扇門發出刺耳的聲响，艱難地打開來。

何坤走入屋內。

蕭原跟着走進去，鼻子嗅到一陣酸酸臭臭的氣味，不禁用力吁了口氣。

屋子內又髒又亂，連桌子也沒有一張，只有兩張破櫈子，屋裏，用破板及竹蓆遮隔着的地方，就是房間。

何坤大概「到訪」過這間屋子很多次，對屋內的情形一點也不爲意，張口朝裏間呼叫：「兩頭蛇，這時候還睡？快起來！」

裏間即時响起一陣床板的吱咯聲，跟着有人含糊不清地道：「誰……在大呼小叫……走吧……」跟着，便是一陣粗濁的呼吸聲。

何坤一脚將一張破櫈子踢翻，厲聲喝道：「兩頭蛇，你他媽的不起來，是否要我進房揪你，才肯起來！」

房內那人立時又有反應，這一次似乎清醒了一點：「你是誰啊……」

「我是何隊長！」何坤呼喝一聲：「快起來！」

「原來是何隊長，我起床了，我馬上出來！」房內那人連聲道，跟着是悉嗦的穿衣聲，下床聲，拖沓的脚步聲。

何坤與蕭原都望向裏間門口的。

一個蓬着頭、穿着一身破舊衣服、打着呵欠的漢子，脚上穿着一雙破鞋，脚步不穩地走出來。

「兩頭蛇，昨晚又往那裏賭錢啊？」何坤嚴厲地看着那漢子。

那漢子——兩頭蛇惺忪的眼睛猛地一睜，精神頓振，忙道：「何隊長，這麼早，找我有甚麼事？」

何坤雙眼一瞪，罵道：「他媽的，日頭已照到屁股上，還說早？你這種人，統通拉去槍斃，免得浪費糧食！」

蕭原仔細打量着兩頭蛇，發覺此人蛇頭鼠眼，花名起得很貼切，年約三十上下，大概很久沒有洗臉刷牙，臉上髒髒的，牙齒又黃又黑。

兩頭蛇吞吞口水，齜牙笑道：「何隊長，是我說錯了話，你不要生氣，快請坐。」說着，將另一張破櫈子搬到何坤的屁股下。

何坤沒有坐(若是坐下，恐怕會翻跌在地上，因爲那張櫈子的其中一隻脚是斷了一截的)，瞪着兩頭蛇。「兩頭蛇，別無事獻殷勤，不是又幹了甚麼不見得光的事吧？」

兩頭蛇慌忙道：「我沒有幹過甚麼事啊，自從上次你找過我後，我一直都是規規矩矩的，不信，你可以問一下鬼脚七他們！」

何坤吐了口口水。「你與鬼脚七他們是蛇鼠一窩的！問他們，還不如省口氣！」一頓，厲聲道：「兩頭蛇，最近聽到甚麼消息？」

兩頭蛇目光閃爍一下，說道：「沒有聽到甚麼消息。」

「眞的？」何坤直盯着兩頭蛇。

兩頭蛇避開何坤的目光。「何隊長，我幾時敢對你說謊？眞的沒有聽到甚麼，要不，我早已對你說，向你要幾個錢花用。」

何坤盯了兩頭蛇一會，正想說話，蕭原突然道：「何老哥，將他押回隊部，關他幾日，看他說不說實話。」

何坤先是愕了一下，當他看到蕭原向他打了個眼色，馬上會過意來，臉色一沉，厲聲道：「兩頭蛇，你一定是皮肉有點癢了，要我押你回去，叫手下弟兄替你抓癢！」

兩頭蛇一聽，臉色大變，慌不迭道：「何隊長，我沒有犯事啊，你別拉我回去。」

何坤沉着臉，道：「你不說實話，就是犯了知情不報之罪，走，跟我回隊部去！」

說着，伸手去抓兩頭蛇的手臂。

兩頭蛇忙縮縮身子，慌不迭道：「我說了，你別拉我回隊部去！」

何坤聽他那麼說，心裏可樂了，却仍然板着一張臉，「你要是實話實說，我不會爲難你，還會賞點錢給你！」

兩頭蛇遲疑了一下，說道：「何隊長，你要答應我，別對人說是我告訴你的。」

何坤點頭。「你放心，我不會對人說的！」

兩頭蛇斜乜了蕭原一眼，才說道：「何隊長，你想知道殺死鎭長二太太的兇手是誰，去問虎頭蚤吧！」

「虎頭蚤知道殺死鎭長二太太的兇手是誰？」何坤緊緊地盯着兩頭蛇，心裏劇跳了一下。

「嗯。」兩頭蛇用力點一下頭。「他放出聲氣，要是誰敢洩漏風聲，他便找那一個算賬。」兩頭蛇忽然打了個寒顫。

「兩頭蛇，你若是胡謅亂說欺騙我，小心你的皮肉！」何坤聲色俱厲。

兩頭蛇道：「此事千眞萬確，不信，你可以去問一下鬼脚七、崩鼻狗他們！」

何坤又盯了兩頭蛇一會，才道：「我姑且相信你。」

跟着從袋中摸出兩個銀毫，塞入兩頭蛇的手中。

兩頭蛇接過，看了一眼，乞求道：「何隊長……我昨晚將錢輸光了，多給一塊錢吧！」

何坤一瞪眼，伸手便去拿回兩頭蛇手上的錢。「你嫌少，那別要了。」

兩頭蛇慌忙將拿着錢的手縮到背後，緊緊握着：「何隊長，算我沒有說過。」

何坤這才笑笑，轉對蕭原道：「蕭老哥，我們走！」

蕭原巴不得早點走，他差點被那酸酸臭臭的氣味薰得蹩不住要嘔吐，聞言急忙往屋外走出去。

走出屋外，他長長地呼吸了一口氣，才感到舒暢。

何坤走出屋外，馬上對蕭原道：「馬上去找虎頭蚤。」

說話時，他已走在蕭原前面，往前急走。

蕭原跟着何坤，問道：「虎頭蚤是甚麼人？」

「他原本姓萬，名叫財來，今年大約二十七八歲，生得皮粗肉厚，孔武有力，像一頭牛，有幾個二流子跟着他，儼然是老大，專幹壞事，間中也販運烟土，我一直想將他抓起來，但却抓不到他的罪證，所以一直動不了他，這一次，我一定要好好地招待他！」頓一下，又道：「蕭老哥，我眞佩服你，要不是你那一句話，才嚇唬不到兩頭蛇說出那個消息來，蕭老哥，你是怎樣看出他沒有說實話的？」

蕭原道：「我是從他閃爍不定的眼光中看出來的。凡是心虛的人，眼光都會閃爍不定。」

「蕭老哥，要不是你，我眞會被兩頭蛇騙了！」何坤對蕭原佩服得五體投地。

蕭原不想再說下去，轉過話題，「虎頭蚤住在那裏？」

「鎭東面的井口巷。」何坤道：「他的家也是一個賭窟，經常聚集了不少鎭上的流氓、土痞開賭，但每一次去拉人，都拉不到，我們還未趕到去，他那裏已經雞飛狗走，空無一人。」

蕭原想一下，道：「何老哥，會不會隊上有人被他收買了，向他通風報訊？」

「我也這樣懷疑，」何坤道：「但却查不出是誰。」

「何老哥，也有可能虎頭蚤派人在隊部附近監視着隊上的動靜，發覺你們有甚麼行動，馬上趕回去報訊，所以，他們能夠在你們趕到去之前，及時離開！」

何坤一拍大腿。「蕭老哥，你不說，我還想不到，你說得極有可能！」

說着話，兩人已走到鎭東面。

* * *

虎頭蚤的屋子頗大，而且還是青磚造的，並沒有甚麼破損。

屋子在巷尾那頭，獨立一間，距別的人家約三五丈遠，附近有兩間棄置的破敗屋子，看得出是被火燒毀的，虎頭蚤的屋子就是與別的房屋隔着那兩間被火燒毀的屋子。

虎頭蚤那間房屋是分兩進的，前面是天井，左右是灶間與柴間，穿過天井，才是堂屋，堂屋的左右兩邊是廂房，後面是裏間——包括一個小小的內廳及一個房間。

據何坤所知，虎頭蚤祖上頗有幾個錢，到了他父母手上，仍然過得去，但到了他手上，便被他花掉了，就只剩下這間祖屋沒有賣掉。

原來，據知道內情的人說，他父母臨終前，均曾對他千叮萬囑，要他無論如何，就算要乞食，也不能將祖屋賣掉，要不，不但死不瞑目，也無面目見列祖列宗，要他發下毒誓，不得賣掉房屋，虎頭蚤天不怕，地不怕，不知怎的，對發下的毒誓却耿耿於懷，不敢忘記，也因此，不敢賣掉祖屋，得以保留。

何坤與蕭原來到虎頭蚤的屋子前，日頭已高高地掛在樹梢上面，大概是早上九時許十時左右。

虎頭蚤那座房屋的兩扇大門關得緊緊的，裏面一點聲息也沒有。

何坤想拍門，却被蕭原阻止，低聲對他說了幾句話，何坤連連點頭。

原來，蕭原提議翻進去，免得驚走了虎頭蚤。

何坤覺得蕭原的提議不錯，自然同意。

蕭、何兩人走到屋子的左邊，何坤踏着蕭原的肩頭，攀上天井的園墻，然後翻上墻頭，跳入天井內。

蕭原立刻走回大門前面。

兩扇大門輕輕地打開來，蕭原一閃而入，兩扇門隨即掩上。

開門的自然是何坤。

虎頭蚤大概正在酣睡，蕭、何兩人穿過天井，走入堂屋，沒有發現甚麼人。

堂屋左右的廂房內却有人。

左右廂房內各有兩個人在睡覺。

何坤認得出，那四個睡得像死猪一樣的傢伙，是虎頭蚤的手下，鎭上的二流子。

那四個傢伙並沒有被何、蕭兩人驚醒，依舊在扯着鼾，有一個還流着口水。

何坤朝蕭原打了個手勢，領先往堂屋的後面走去。

裡面就是內廳，擺放了一套枱椅，何坤看了一眼，這才向裏間走去。

兩人在進入屋子後，已將身上的槍拿出來，以防萬一。

裏間的門是虛掩着的。

何坤伸手一推，跟着走入裏間，兩眼立刻往床上望去。

床上沒有人。

何坤立刻往窗戶望去。

窗門是半掩着的。

蕭原站在何坤的身邊，一眼已看清楚裏間的情形。「何老哥，人不在啊。」

何坤眼珠一轉，「會不會溜走了?」

蕭原再打量一眼裏間，搖頭道:「不大可能，他若是驚覺逃去，前面那四個傢伙不會仍然酣睡如猪的。」

「那他去了那裏?」何坤焦急地道。

「到前面的廂房去問一下那四個傢伙，一定知道。」蕭原道。

「唉，我急昏了頭，這點也想不到。」何坤拍拍腦袋，立刻往前面走去。

蕭原却走入房間內，搜查一遍，確定房內沒有躲着人，才往前面走去。

走到前面的堂屋中，何坤已將左右廂房內的四個二流子踢醒，將他們趕到堂屋中，用槍嘴逐個敲了他們一記，好教他們清醒一點。

四個傢伙被敲得雪雪呼痛，頓時精神起來。

何坤板着臉，厲聲對一個長了一雙招風耳的傢伙道:「大耳牛，虎頭蛋去了那裏?」

大耳牛眨眨眼，囁囁嚅嚅的道:「我睡……的時候，他……還在堂屋內……怎知道他去了……那裏。」

「他媽的，你敢敷衍我!」何坤一脚踢在大耳牛的照面骨上，痛得他嚎叫一聲，蹲下去，抱着左脚呻吟。

何坤目光落在第二個傢伙的臉上，手上的槍亦點在那人的額頭上，惡狠狠地道:「阿蘇，你若不說出虎頭蛋去了那裏，我一槍敲破你的頭，再拉你回去，好好地招呼你一番!」

那個叫阿蘇的年輕人眼中閃過一抹驚恐之色，嚥了口口水，結結巴巴地道:「何隊長……你……找……虎哥……有……甚麼……事?」

「我有話要問他!」何坤惡聲惡氣地道，同時用槍嘴在阿蘇的額上戳了一下，「快說!」

阿蘇痛得縮了縮頭，額上頓時現出一塊紅印，「我說，我說。」

何坤怒視着阿蘇，等他說。

阿蘇喉頭上下移動了一下，說道:「虎哥……在大屁股……那裏。」說到「大屁股」三個字時，禁不住又吞了口口水。

「沒有騙我?」何坤盯着阿蘇。

阿蘇忙道:「我…… 怎敢騙你……」

「你若是敢騙我，我會要你脫層皮!」何坤兇惡地道。

阿蘇不由打了個冷顫。

「甚麼時候走的?」何坤轉看着阿蘇身邊的另一個傢伙。

那傢伙眼見大耳牛與阿蘇都吃了虧，不敢含糊，馬上答道:「天亮後的。」

何坤不再說話，將四人趕入左邊的廂房內，找了一條二丈多長的繩子，將四人縛起來，臨走的時候還警告那四個傢伙:「你們乖乖地呆在這裏，別想溜，要是我在大屁股那裏找不到虎頭蛋，我會回來找你們算賬!」

說完，將門關起來，用一根木棍子將門反扣，才與蕭原離去。

蕭原雖然不知道大屁股是甚麼人，但從這個綽號，以及阿蘇說到這個名字的時候的那種神情，他猜到，那人可能是一個不正經的女人。

他沒有問何坤，何坤却告訴他大屁股是個怎樣的人。「蕭老哥，大屁股是一個寡婦，年紀不大，大約二十四五歲，自丈夫在兩年前因病死去，她便開始勾三搭四，起先還掩掩遮遮的，後來，乾脆不遮不掩，打開門做生意。由於她的屁股又肥又大，那些男人便叫她做大屁股。在鎮上，提起大屁股，沒有多少人不認識的。」

蕭原道:「何老哥，你怎會容忍這種人，在鎮上幹這種賣肉生涯?」

何坤嘆口氣。「她也是爲勢所逼。一個婦道人家，丈夫死後，甚麼也沒留下，爲了生活，才幹那種醜事，我要是干涉，那無異逼她去死，我實在不忍心，只好隻眼開，隻眼閉。」頓一下，又道:「再說，天下間，那一個地方沒有這種操皮肉生涯的人，有了這種人，地方上會少很多強姦案的，因爲，那些沒有女人的男人，可以找大屁股這種人煞煞火，我就是這樣想，才不禁止大屁股幹那種生涯。」

蕭原覺得，何坤那一番話未嘗沒有道理。他曾去過不少地方，確是每一個地方，都有幹那種生涯的人，可以說那是一種最古老的職業。

大屁股的家在一個果園子的旁邊，獨立的一間房子，附近是一片空地，這倒方便她幹那種營生，不怕被左鄰右舍看到。

何、蕭兩人來到大屁股的屋子前，蕭原朝何坤點點頭，往屋後走去。

何坤待蕭原走到屋後才拍門。

大白天，大屁股的屋子大門緊閉，這就顯得有點特別了。

因爲，那時候的人家，天亮後，都會將屋門打開，除非屋內沒有人，否則，到晚上睡覺時才會關門。

那時候的風尚是這樣的。

拍門聲才響起，屋內馬上有了動靜。「誰啊?」屋內有人問。

是女人的聲音。

何坤道:「是我。」

「我屋內有人，遲些再來吧!」屋內的女人道。

大概，她以爲何坤是來找她睡覺的。

何坤着急地道:「不成，我看到一條金脚帶竄入你家，快讓我進來捉住牠!」

屋內的女人大概很怕蛇，聞言驚叫一聲，跟着是一陣小心翼翼的脚步聲，好一會，才移近門前，吱呀一聲，兩扇門終於打開來。

門才打開，何坤一手將門推得大開，一頭衝入屋內，幾乎將那個用手掩着衣襟、頭髮蓬亂、樣子並不難看的女人撞倒。

那女人冷不防之下，吃了一驚，尖叫道:「喂，你幹甚麼?捉蛇也不用那麼急啊!」

何坤不理會那女人，直衝向裏間。

那女人呆了一呆，顛着那個又肥又大的屁股，追着何坤。「喂，捉蛇怎麼捉到入房間?你……」

何坤已衝入裏間。

房內那張床上，沒有人。

何坤怔了一下，扭頭對顛着大屁股追來的女人喝問:「虎頭蛋呢?」

那女人看清楚衝入屋內的是何坤——保安隊的隊長，不由愕住，倒抽一口氣，道:「不是在房裏麼?」

何坤疾聲道:「房裏那有人?」

那女人眨眨眼，說道:「剛才他還在床上睡着!怎會不在?」

就在這剎那，打開的房門突然一動，從門背後撲出一條人影來，猛撲向何坤。

何坤大吃一驚，急忙往後閃縮，可是，那人的動作好快，他才縮退，那人已撲到他面前，將他緊緊抱住。

何坤握槍的手被緊緊箍住，無法動彈，想向那人開槍也不成。

那女人眼見撲出來的人將何坤抱住，驚得發出一聲尖叫，掩住衣襟的手一鬆，衣襟垂落張開，露出一隻白白的大奶子來。

那人才箍抱住何坤，便用頭猛撞向何坤的前額。

何坤被撞得滿眼金星，頭痛欲爆，一陣暈眩。

那人又大力地向他撞一下。

何坤悶叫一聲，搖搖欲倒。

那人立刻鬆開箍抱住何坤的一雙手，去奪他的槍!

何坤被撞得眼前發黑，天旋地轉，差一點便昏暈過去，幾乎連手上的槍也握不牢，要不是那人一手仍抱着他，他早已跌倒地上。

那人已拿住何坤手上那支槍的槍管。

驀地，窗口上面傳來一聲厲喝:「放手，要不，我一槍轟掉你的左手!」

那個人在窗口露出一張臉來，一支匣子槍也從窗口外面伸進來，烏黑的槍嘴正指着那人!

那張臉，正是蕭原!

原來，他在屋後聽聞屋內響起悶叫聲與驚叫聲，心知不妙，急切間，他瞥到屋子的後面左角有一個窗口，他急忙奮力向上一跳，抓住窗沿，用力往上一攀，看到屋內的何坤被一個漢子箍抱住，那漢子的一隻手並且去搶何坤手上的槍，他急忙大喝一聲，同時將手上的匣子槍伸入窗內，指着那個上身赤裸、下面只穿一條牛犢短褲的漢子。

那漢子聞聲渾身一震，扭頭往窗口瞥望一眼，看到一張臉在窗口上露出來，一支槍指着自己，臉色劇變，急忙一個轉身，欲以何坤做擋箭牌。

一下槍聲就在那剎那響起。

那漢子左臂膀上中了一槍，整個人劇震了一下，大叫一聲，血如泉噴，身子一歪，跌開去。

何坤被那一响槍聲震得從昏眩中陡然清醒過來，握槍的手一緊，心頭頓時落實——槍還在手上!

他甩甩腦袋，完全清醒過來，吸口氣，瞥到跌開去的那個漢子痛苦地扭曲着一張臉，一手捂住受傷的手臂，欲奪門而出，忙吸口氣，飛起一脚，踹在那漢子的右股上。

那漢子發出一聲悶叫，身子往前一蹌，有如餓狗撲食一樣，斜斜地撲跌出裏間的門外。

「你他媽的，還想跑!」何坤怒喝一聲，一個箭步標前去，左脚一抬，狠狠地踏落在那人的頭上!

那人發出一聲嘶嚎，雙脚掙動幾下，但却徒勞無功。

蕭原在窗口看到何坤已將那人制住，便從窗口跳下去，跑到屋前，衝入屋內。

那個女人嚇得縮成一團，身子抖個不停。

蕭原衝入屋內，急聲問道:「何老哥，你沒事吧?」

何坤咬着牙，踏在那人頭上的脚陡然用力一踩，那人頓時齜牙咧嘴，發出一聲怪嚎。

「沒有甚麼，不過被他的鐵頭撞得滿天星斗，幾乎昏暈。」何坤說着，不由伸手摸摸額頭，摸到一個腫塊。

「他是不是虎頭蛋?」蕭原目光一落，瞧着地上那個被踏得變了臉形的人。

何坤咬着牙道:「不是他，還有誰會逃!」

跟着又氣恨恨地道:「待會押他回隊部，我要瞧一下他的頭有多硬，是不是鐵鑄的!」

蕭原舒口氣:「總算找到他。」跟着上前彎下腰，將虎頭蛋的右手反扭到背後，何坤將踏在虎頭蛋頭上的脚移開，蕭原便一把將那無賴拉扯起來。

虎頭蛋雖然受了傷，血流不止，仍然强悍地挺起胸站着，由於劇痛難忍，他的頭上暴沁出豆大的汗珠來。

「你他媽的，居然想搶我的槍逃走?」何坤恨怒未消，怒罵聲中，上前一步，膝頭往上一抬，頂在虎頭蛋的

下陰上。

虎頭蛋怪嚎一聲，彎下腰，痛得臉上陣青陣白，渾身直顫。

「何老哥，先別動他。」蕭原很了解何坤的心情，「待問過他後，再好好炮製他不遲！」

何坤雖然恨怒未消，聽蕭原那麼說，認爲有道理，於是按捺下心中的那股氣怒，沉聲道：「虎頭蛋，你不想身上脫層皮的話，便老實回答我的問話！」

虎頭蛋微微哼了一聲，沒有說話！

何坤扭頭對那瑟縮成一團的女人喝道：「大屁股，快滾出去！」

大屁股驚慌地答應一聲，站直身子，往外便跑。

她却忘了衣襟是敞開的，露出大半邊胸脯，一隻白奶子顫晃着，很不雅觀。

何坤瞥到，忙喝道：「不知羞的麼？快將衣鈕扣上才出去！」

那女人被何坤一喝，才驚覺到自己忘了扣衣鈕，忙伸手掩着，邊扣邊往外走。

槍聲雖然驚動了附近的人，還好那些人還沒有奔到來，沒有看到大屁股的醜態，要不，看到的人不嘩然大叫才怪。

大屁股才走出屋外，那些聽聞槍聲趕來瞧看究竟的鎮民紛紛趕到來，七嘴八舌詢問大屁股發生了甚麼事。

何坤聽到外面鬧哄哄的，乾脆將屋門關上。

蕭原也趁這個時候，將受傷的虎頭蛋按坐在墻角的一張櫈子上，並警告他不要亂動。

虎頭蛋雖然壯健如牛，由於手臂上受的傷不輕，所以他已失去反抗之力。

何坤走回來，摑了虎頭蛋一巴掌，「快說，是誰殺死鎮長的二太太的？」

虎頭蛋被摑得腦袋晃了晃，臉上現出五道指痕，但却沒有吭一聲，也沒有答何坤的問話。

何坤氣往上衝，咬着牙道：「不說？」

虎頭蛋仍然不吭聲。

何坤臉色一沉，狠聲道：「眞的不肯說？」

虎頭蛋翻一下眼，仍然不開口。

何坤冷笑一聲：「我倒要看看，你的骨頭有多硬！」

說完，慢慢地用手上的槍管，戳向虎頭蛋左手臂上的傷口。

虎頭蛋看着，眼皮直跳，身子禁不住一陣發抖，就在槍嘴快要戳在他的傷口上的時候，他忽然大叫：「別這樣！我說了，快停手！」

何坤冷冷一笑，「說了麼？」槍嘴往下一滑，戳在傷口下面的皮肉上。

虎頭蛋仍然痛得渾身一抖，叫出聲來。

「快說！」何坤咬着牙，兇狠地道：「你若再耍花樣，哼哼！我不動你，我會洒些鹽在你的傷口上，看你受得了受不了！」

虎頭蛋的臉肉起了一陣哆嗦，連眼色也變了，慌忙開口道：「我聽到……的消息，姦殺鎮長二太太的，是三清宮一個新來的火工道士，據說，是一個流匪……」

「你怎知道的？」蕭原插口問。

虎頭蛋咽咽口水，翻了蕭原一眼，沒有馬上答他。

何坤一巴摑在他臉上，罵道：「他媽的，你挨了他一槍，可是不服氣，不肯答他？」

虎頭蛋被摑得腦袋往另一邊偏側，半邊臉一片血紅，慌不迭道：「不，我答，我答，是牛榮與我喝酒時，喝醉了說出來的，他還誇口說那個流匪以前如何厲害，是他的一個遠親兼拜兄弟，是他用錢買通了那個火工頭，才安插了那個遠親在三清宮內，後來，他酒醒後，警告我與大耳牛他們不可對外亂說，若是洩漏了，他那個遠親不會放過我們，他還嚇唬我們，他的遠親有一次，曾經一口氣殺了五個人，對於殺人，就如殺鷄一樣，一點也不在乎。」

「你他媽的，你怕那個流匪，難道不怕我？」何坤罵道。

虎頭蛋眼皮顫動一下，怯怯地道：「怕，怎會不怕？」

「那你爲何不早告訴我？」何坤喝罵。

虎頭蛋垂下目光，「因爲……因爲……我怕死。」

「他媽的，你既然怕死，剛才爲何硬充好漢？」何坤說着，又摑了虎頭蛋一巴掌。

虎頭蛋垂下頭，不敢做聲。

「何老哥，事不宜遲，我們馬上帶人去三清宮捉拿那個火工道士。」蕭原提醒何坤。

何坤急急點一下頭，「對，捉拿兇手要緊，我們馬上押他回隊部，然後帶人去捉拿兇手！」

話聲未落，門外響起一陣拍門聲：「隊長，隊長，你在裏面麼？我是李貴！」

蕭原喜道：「他們來得正好，將他交給他們押回隊部，我與你帶幾個人立刻趕去三清宮！」

何坤連聲說好，馬上去將門打開。

門外站着的果然是李貴，在他後面，是十幾個士兵，正在吆喝着，將圍在屋前的人趕開。

何坤馬上對李貴道：「李貴，你與四個士兵將虎頭蛋押回隊部關起來，替他包紮一下傷口，其餘的，跟我去捉人！」

李貴應了聲「是！」，跟着好奇地問道：「隊長，捉甚麼人？十萬火急的？」

何坤道：「待將人捉住，押回隊部，不就知道？」跟着扭頭對屋裏的蕭原道：「蕭老哥，煩你將他押出來！」

蕭原應了一聲，將虎頭蛋一把扯起來，推着他往外走。

圍剿兇手　徒勞無功

在趕往三清宮的路上，何坤興奮地道：「蕭老哥，你說得沒有錯，『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眞是想不到一下子便查出兇手的下落！」頓一下，又道：「這要多謝你，要不是你提議再去找兩頭蛇這種人查問，怎會這麼快便查出來？蕭老哥，你確是了不起。」

蕭原忙道：「何老哥，別這麼說，我不過是個平常人，我初出道的時候，還不是甚麼也不懂，正所謂經一事，長一智，經歷多了，經驗自然豐富，你說是嗎？」

何坤連聲道：「那是當然，哈哈，待捉到那個假道士，就可以交差了。」

蕭原却提醒他：「何老哥，別高興得太早，說不定，那傢伙聽聞槍聲後，心慌之下溜了。」

何坤聽蕭原那麼說，頓時像被兜頭淋了盆冷水，滿腔高興頓時冷却下來。「蕭老哥，那兇手不會那麼機警吧？」

蕭原道：「凡事總是往壞處多想一下的好，那樣，縱使不幸猜中，也不會太失望。」

何坤想了，覺得蕭原說的有道理，「蕭老哥，我眞服了你。」

一路奔跑，蕭原與何坤帶着十多個士兵，趕到三清宮。

蕭原停下來，待何坤將人手分派好，才與何坤走入觀內。

在路上，兩人已商議好，十多個士兵將三清宮四面包圍起來，若發現有人逃走，立刻開槍射擊，他則與何坤到觀內捉人。

三清宮的道士似乎不知道發生了事，靜悄悄的，兩人直走入大殿，也見不到一個道士。

何坤有點奇怪，嘀咕道：「那些道士去了那裏，怎麼一個也不見？」

但他隨即便想起，這個時候，正是道士午膳的時間，難怪不見一個人，大概都到膳堂去吃飯了。

想起吃飯，他不由感到有點餓了，不過他馬上便將它扔到腦後——吃飯那有捉拿兇手要緊！

兩人在大殿上看不到人，只好往後面走去。

才往後面走去，便看到一個小道士走出來，何坤忙迎上去，急急道：「小道士，快帶我去灶房。」

小道士上下打量一眼何坤，疑惑地道：「施主，請問到敝觀灶房有何貴幹？」

何坤立刻道：「找一個火工道士。」

小道士眨眨眼，道：「找那一個？」

何坤不由愕住。

因爲，他根本就不知要找的那個火工道人的姓名。

蕭原接口道：「新來的那個。」

「哦，你們說的，可是黑松？」小道士睜着雙眼，瞧着兩人。

何、蕭兩人忙點頭：「就是他。」

小道士道：「兩位施主是黑松的甚麼人？何事找他？」

何坤按捺不住了，表明身份：「我是鎮上保安隊的何坤隊長，是來捉拿他的！」

小道士吃驚地一眨大眼，驚惶地道：「黑松犯了事？」

「他若不是犯了事，我們怎會來捉他？」何坤心急地道：「快帶我們去灶房！」

小道士已被何坤的來頭唬住，那敢說個不字，乖乖地帶着何、蕭兩人往灶房走去。

走了幾步，蕭原開口問道：「小道長，約半個時辰之前，你們有聽到槍聲麼？」

小道士搖搖頭：「我聽不到。」

何坤頓時鬆口氣。

既然小道士聽不到，觀內其他的人可能也聽不到，那個兇手——火工道人，也就不會警覺而溜走，換言之，其人在觀內，他們就不怕捉不到他！

灶房在觀內後面的右邊，是一個小小的院子。

小道士帶兩人來到灶房前，伸手往內一指，「他們都在裏面吃飯。」

兩人探頭往灶房內望去，只見三個火工道人圍着一張木桌在吃飯，聽到小道士的聲音，都往門口外面瞧看，看到那個小道士，其中一個中年人道：「二靈，甚麼事？」

小道士看一眼蕭、何兩人，正想說話，何坤已開口對裏面的三個人道：「誰是黑松？」

仍然是那個中年人說話：「黑松去了茅厠。」

蕭原低聲對那小道士厲聲道：「黑松不在裏面？」

小道士驚恐地道：「不在。」

「他們是誰？」

「年紀較大的是火工頭火松。」小道士道，「另一個叫青松，第三個叫蒼松。」

「他們甚麼時候進觀當火工的？」蕭原疾聲問。

「我還未進觀，他們已在觀內……」小道士道。

蕭原提高一點聲音，問屋內的三個火工道人：「茅厠在那裏？」

「在院子的左角。」火松伸手往屋子的左邊指一下。

蕭原馬上對何坤道：「何老哥，你在這裏看着他們，我去茅厠看看！」

話未說完，他已往院子的左角奔

去。

何坤想將蕭原叫住，讓他去捉那個黑松，但蕭原已經往那邊跑去，只好將到口的話咽住，但却緊張地望着蕭原往那邊跑去。

茅厠原來隔着一間柴房。蕭原才從柴房的左邊跑過，一眼便看到有個人爬上茅厠旁邊的墻頭，忙喝道：「別動！快爬下來，要不，我開槍！」

爬上墻頭的人穿了一件又髒又皺的道袍，聞喝聲，回頭瞥望一眼，身子往外一翻，翻落墻頭的另一邊。

蕭原食指一扣，向那人開了槍。

那人發出一聲痛叫，一下子翻落墻頭的另一邊。

蕭原在開槍的刹那，發足奔向那堵院墻。

跑到墻前，他縱身飛躍，雙手一伸，立刻抓住墻頭，用力往上一引一翻，便翻上墻頭，一眼便看到那個人弓着身子，沒命地往園子的後門奔去。

蕭原瞄準了那人，向他開了一槍。

那人應聲撲倒在地上，右腿上一片血紅。

原來，蕭原那一槍是瞄準了那人的右腿而開的。

那人撲倒在地上後，大聲叫痛，在地上打滾，染得一地是血。

蕭原從墻頭上跳落園子內，跑到那人的身前，用槍指着那人，喝叫那人不要動。

那人仍在地上輾轉呻吟，蕭原仔細瞧看一下地上那人，不由心裏懷疑——地上那人不似是一個兇惡的罪犯。

他見那人不過二十多歲，一副戆厚相，怎麼看，也不像是一個心狠手辣的人。

「蕭老哥，捉到他了？」突然間，何坤飛一樣跑到來，看到地上那人，頓時鬆口氣，放下心頭大石。

原來，何坤在聽聞蕭原的呼喝聲後，便立刻撇下那幾個道士，飛奔前來。

蕭原正想說話，一陣嘈雜的人聲與脚步聲同時傳來，跟着聽到有人呼叫：「喂，發生了甚麼事？」

蕭、何兩人扭頭往後面望去，只見十多個道士，有老有少，慌張地向這邊奔來。

蕭原認出，領頭的一個正是白雲道長。

「他媽的，你幹得好事多啊，叫甚麼痛？該有此報，快住口！」何坤喝罵中，踢了地上那人一脚。

蕭原想阻止他，已來不及。

眨眼間，那十多個道士已跑到來，一眼看到地上那個道士的，腿上流着血，蕭、何兩人的手上都拿着槍，吃驚不已，白雲道長看着蕭原，說道：「施主，發生了甚麼事？是你們打傷水松？」

蕭原聽白雲道長說，地上那人是水松，不是黑松，不由愕了愕：「道長，他不是黑松？」

白雲道長道：「他是水松，怎會是黑松？」

何坤一聽，發急地道：「他怎會不是黑松？」

白雲道長有點生氣地道：「他當然不是黑松，不信你問他們！」伸手指一下身旁的十多個道士。

那十多個道士紛紛道：「他確是水松，黑松是剛來不久的那個火工。」

蕭原知道錯傷了人，忙蹲下來，拿出槍傷藥，敷在水松右腿上的傷口上，再撕下他一幅道袍，包紮起來。

水松頓時停止了呻吟，似乎不那麼痛了。

蕭原瞧着水松，問道：「你爲甚麼要跑？」

水松透口氣，啞聲道：「黑松告訴我……兩日前，被我偷了一隻鷄的那戶人家的一個漢子，來找我晦氣，黑松說，那人很兇，聲稱要揍我個半死，要我快跑，翻過墻頭跳入園子，從後門跑出去，我信以爲眞，便急忙跑到墻下，爬上墻頭，跳落園子……抬頭看到你手上拿着槍，心裏更害怕……」

「他媽的，被你害死了！」何坤不等水松說完，頓脚怨罵一聲。

「施主，到底是怎麼回事？」白雲道長仍然莫明奇妙。

蕭原道：「我與何隊長是來捉拿黑松的，據我們偵查所知，黑松就是姦殺鎮長二太太的兇手，以前是一個流匪，到觀中做火工是避風頭。」

白雲道長與其他道士聽了蕭原的話，都驚愕不已。

「黑松是姦殺鎮長二太太的兇手，還是一個流匪？」白雲道長似乎有點不相信，「火松不是這樣對我說的。」

何坤沒好氣地道：「火松收了他的錢，當然替他說好話！」一頓，又道：「你們觀內竟然窩藏流匪及殺人兇手，我要將你們統通拉回去查辦！」

白雲道長與其他的道士都大驚失色，「何隊長，貧道並不知情啊，根本不知道黑松是個流匪，我們都被他矇騙了，你不能怪罪我們的啊！」

蕭原也道：「何老哥，不知者不罪，他們根本不知情，別難爲他們。」

何坤不過是說負氣話，嚇嚇他們，聽蕭原那麼說，便道：「這一次饒過你們，不再追究，下一次再窩藏壞人，決不放過！」

白雲道長這才鬆口氣，連聲對何坤道：「何隊長，以後，貧道不會胡亂收容外人，貧道會責究火松，將他趕出本觀！」

「黑松來了這裏多久？」蕭原問道。

「一個月不到。」白雲道。

「多大年紀？」

「大約三十出頭。」

「樣子呢？」

「黑黑實實的，左肩有一道疤痕，左頰上有一點黑斑，像是胎痣，豬嘴，細眼，看上去不像一個惡人。」

何坤這時已按捺不住心中的焦急，開口道：「蕭老哥，捉人要緊，別和他再說了。」

蕭原却一點也不着急，「何老哥，別急，他要是已逃出觀外，守在外面的弟兄不會發覺不到的，至今仍然沒有槍聲響起，那表示黑松仍然在觀內藏着，你別擔心他已逃脫了。」

何坤被蕭原那麼一說，想想，不無道理，才不那麼焦急。

蕭原又道：「三清宮地方頗大，外面又要人守着，單憑我們兩人搜查，只怕會顧此失彼。何老哥，依我看，還是派一個人趕回隊部，召集多一些人來搜索，那才不會被他逃脫。」

何坤覺得有理，於是便點點頭：「我到外面去派人趕回隊部，你在這裏看着。」跟着快步往外面走去。

蕭原對白雲道長說：「道長，還不將水松抬起來，到安全的地方去？」

白雲連聲答應，馬上吩咐兩個道士將水松抬起來，急急往大殿走去。

蕭原却將白雲叫住：「道長，請你派人將觀內所有的人召集到大殿，免得與那兇徒駁火時，誤傷了你們。」

白雲連忙點頭，急急追上已走出園子外面的道士。

蕭原在園子內打量幾眼，決定在園子內搜索一下，於是，便在園中四處查看。

走到園子西邊的一處竹叢下，蕭原正想用手撥開竹樹，往內展望，驀地，幾下槍聲在觀外的西北角響起。

蕭原馬上跑到墻下，奮力往上一跳，由於圍墻太高，抓不到墻頭。

幾下槍聲又響起，跟着是吆喝聲：「不要跑，站住！」喝聲中，又是兩下槍聲。

蕭原四下張望一眼，並沒有可以墊脚的東西，只有墻下的那叢修竹，靈機一動，忙抓住一根竹樹，往下一扳，將之拗斷，退了七八步，持着那根斷竹，往前疾奔幾步，手上的竹往地上一撐，整個人借勢往前躍起來，手一撈，棄了那根斷竹，雙手往前一摻，恰好攀住墻頭。

雙手用力往上一引，下身往上一擺，整個人便翻上墻頭。

蕭原立刻將插在褲頭上的匣子槍拔出來，偏頭往西北方望去。

他看到有個漢子微拐着脚，落荒而逃，十多二十丈外的後面，追着四五個士兵，邊追邊向前面那人開槍，可惜都射不中。

蕭原急忙將槍指向那人，但却沒有開槍，而是跳下墻外地上。

原來，他剛才發覺距離太遠，子彈的射程恐怕不及，所以，他沒有開槍。

跳落地上，蕭原在地上打了個滾，縱身跳起來，放開脚步，往前飛奔。

一定要將逃去的那個人捉住，要不，再想捉到他便不容易！

就是這個念頭，令到蕭原拚盡力氣往前飛奔。

他很快便追近那幾個士兵。

喘口氣，他驀然停下來，瞄準前面奔逃的那人開了一槍。

那人應聲斜跌落地上。

那幾個士兵歡呼一聲，突然跑得快起來。

跌倒在地上的那人突然從地上跳起來，扭轉身，朝那幾個士兵扔了一團黑忽忽的事物。

那幾個士兵不知那是甚麼，又怕是手榴彈，慌不迭撲下地。

那團黑忽忽的物事落在地上，沒有發出爆炸聲，原來不過是一團乾了的牛屎。

那個中槍倒下的人在扔出牛屎後，一跳一跳地往前奔逃。

那幾個士兵發覺上當，咒罵着，朝那人開槍射擊。

但却一槍也射不中那人，蕭原在後面看着，在心裏嘆口氣——槍法實在太差了。

他正想向拖着一條腿拚命往前逃的人開槍，那知道前面四五個士兵突然跳起來，往前追去，將他的視綫遮擋住，他只好放下槍，往前跑。

驀地，一連四五下槍聲響起，那幾個士兵應聲倒下三個，其餘兩個嚇得慌不迭趴下去！

蕭原在槍聲響起的刹那，立刻便瞧到前面那個奔逃的人跑過的一棵樹後，有槍火閃吐，他立刻便向那樹開了兩槍。

蕭原沒有看錯，樹後果然藏着人，樹後的人向他開槍還擊。

蕭原並沒有撲落地上，他弓着身，有如一支箭般，往那棵樹標去。

趴在地上的兩個士兵分別向竄逃的那個人及樹後的人開槍，可惜都射不中。

負傷奔逃的那人做夢也料不到，半路會殺出一個程咬金，替他阻截追兵，驚喜之餘逃命要緊，也不理會那人是誰，拚命向前面的一片密樹林奔去。

樹後那人接連向蕭原開了四五槍，皆無法阻止蕭原衝過去，竟然停止了射擊。

蕭原心裏忽然閃過一種不祥之念，急忙往地上撲落。

就在這刹那，從樹後飛擲出兩顆黑忽忽的物事，分別向蕭原那面及兩個士兵伏着的那面「飛」去。

「轟、轟」兩聲，兩顆物事在蕭原及那兩個士兵前面不遠的地方落地爆炸，頓時塵烟四漫，土石飛洩！

蕭原只覺耳鼓嗡然作响，身上一陣疼痛，眼前一黑，失去知覺。

*　*　*

蕭原醒過來的時候，發覺自己躺在床上。

張開眼一看，他馬上便認出，躺着的地方，是他原先在保安隊部住宿的那個房間，就在何坤的房間隔壁。

他動一下，發覺身上有幾處地方隱隱作痛，伸手摸一下，那些地方却沒有損傷，頓時鬆口氣。

他想起了那兩下爆炸聲。

他猜測，自己可能被在身前不遠處的那一下爆炸聲震得昏暈過去，要不，身上不會沒有損傷的。

他試着坐起身來，雖然身上有幾處地方作痛，却一點也不困難。

他更相信自己沒有被炸傷，身上作痛的地方，大概是被飛洩的土石擊中，才會作痛。

才坐起來，房門口人影一現，蕭原扭頭望去，原來是何坤。

何坤手上拿着一壺水，一眼看到蕭原醒過來並且坐起來，頓時高興地道：「蕭老哥，你醒過來了？我眞擔心你有甚麼事。」

蕭原伸手摸摸後腦，笑笑道：「幸好我命大，那個手榴彈炸不死我。何大哥，我昏過去多久？」

何坤走到桌前，將茶壺放下，「現在天快黑了，算算，你昏過去差不多一個時辰。」跟着又道：「要不要喝碗水？」

蕭原正感口渴，而且肚餓，點點頭道：「我自己來吧。」說着，欲下床。

何坤忙阻止他：「快坐着別下床，我替你倒。」倒了碗水，拿給蕭原。

蕭原接過，說了聲「謝謝」，一口氣將那碗水喝光。

不等蕭原將碗遞還給他，何坤已伸手拿過蕭原手上的碗，放回桌上：「要不要再喝？」

蕭原搖搖頭，「捉到那個傢伙麼？」

何坤臉上的笑意頓時消失，沉重地搖搖頭：「給他跑了。」跟着又補充道：「我帶着人趕到那邊時，剛好爆炸過後，我看到你昏倒在地上，擔心你被炸着，只顧跑過去看你，待到看出你只是震昏過去，派人去追，那兩個傢伙已跑得不知所踪！」

何坤嘆口氣，可惜地道：「煮熟的鴨子，眼看着被牠跑了，眞不甘心。」

蕭原安慰他：「別灰心，他受了傷，逃不遠的，遲早會被捉到的！」

「蕭老哥，那個躲在樹後救走黑松的人，你看到是甚麼人嗎？」何坤問。

蕭原搖搖頭：「根本看不到那人，連他的樣子也看不到。我猜，極可能是黑松的同夥。」一頓，睜眼道：「會不會是那個牛榮？」

何坤搖搖頭：「牛榮已給我抓起來，那個人不會是他。」

蕭原疑惑地道：「那人既然不是牛榮，那會是誰？那個黑松既然隱姓埋名躲在三清宮內，他就算有別的同黨，應該不會來找他的，那個人到底是甚麼人？」

何坤抓抓頭：「你想不出來，我自然也想不出那是甚麼人。」但立刻又道：「待會審問過牛榮後，可能會知道那人是誰！」

「嗯，」蕭原點點頭，「那個牛榮可能知道很多事情。」

「蕭老哥，你一定餓了，」何坤忽然道：「要不要我去叫人買些飯菜回來給你吃？」

蕭原下床走了兩步，笑着對何坤道：「我一點事也沒有了，別痲煩了，我們出外去吃吧。」

何坤瞧着蕭原，「眞的沒事？」

蕭原握着拳頭，晃動一下：「騙你幹嗎？」

何坤看出蕭原眞的沒事，這才放心：「好吧，去喝兩杯，給你壓壓驚。」

話未說完，他已笑起來。

蕭原擂了他一拳，也笑起來。

* * *

拘押室內的那盞油燈旺盛地燃燒着，照得陰暗的室內黃亮亮的。

牛榮雙手被鎖扣着，坐在那張靠着墻、窄窄的木板床上，恐懼地不時向何坤閃一眼。

何坤實實地注視着牛榮，好久也不吭聲。

蕭原也在打量着牛榮。

牛榮大約三十不到年紀，長着一頭又短又硬的頭髮，牛眼、獅子鼻，臉上滿是淺淺的痳坑，從他的相貌可以看出，他是一個强悍的人。

不過，從他那閃縮不定的眼神，顯出他是個意志不怎麼堅定的人。

這種人，在受制於人的情形下，應該不難對付。

何坤終於開口說話：「牛榮，你不會不明白，爲何將你拘禁在這裏吧？」

牛榮眼皮抬了抬，裝糊塗：「何隊長，我到如今也想不明白，你爲何派人將我抓到隊部，拘禁起來。」

何坤冷笑一聲：「眞的不明白？」語聲陰森。

牛榮的眼皮顫動了一下，不作聲。

「你不是要我叫人來好好地招呼你一會，才肯說吧？」

何坤說話的聲音，叫人禁不住渾身直起鷄皮疙瘩。

牛榮的身子不由自主地抖動一下，慌忙道：「你要我說甚麼？你問吧，只要我知道的，我都說出來。」

何坤咧嘴一笑：「嘿嘿，我還以爲你的骨頭很硬！」跟着沉聲問：「說，你那個躲在三清宮內做火工的遠親兼結拜兄弟，到底是甚麼人？」

牛榮咽咽口水，道：「他叫包勝，是一個流匪，一向在鄰縣做案，近來風聲緊，那裏懸賞捉拿他，他無法在那裏呆下去，便溜到這裏，要我替他找個落脚的地方，避避風頭……我便將他安插在三清宮內……我怎也想不到，他是一隻生鷄精……既然避風頭，却不安份呆在三清宮內……竟然姦殺了鎮長的二太太……當我知道後，我好後悔收留他……」

「他有同黨麼？」

「不大清楚，」牛榮道：「據我所知，他是一個人溜到這裏來的。」

何坤望了蕭原一眼，才問道：「接下來的命案，都是他幹的？」

「不大清楚，」牛榮道，「不過，我猜是他幹的。」

蕭原突然接口道：「你怎會知道是他姦殺鎮長二太太的？」

「是他告訴我的。」牛榮道，「就在二太太被姦殺的第三晚，他到我家裏來找我喝酒，喝得酒酣耳熱的時候，他大談自己在溜到這裏來之前，在鄰縣所幹的好事，還說曾經在一個晚上，姦了四個女人，說到高興處，說漏了嘴，將在慈悲庵姦殺二太太的事也說出來。他說，他本來是想溜入慈悲庵，找一個年輕的道姑煞煞火，那知道却撞上二太太從茅厠內出來，他見二太太頗有姿色，又不知她是甚麼人，色膽包天之下，他也不管三七二十一，便……幹了，後來，他知道被他姦殺的女子是鎮長的二太太後，有點後悔……翌日，他大概想起那晚酒後失言，特地到鎮上找我，要我不要將他說的話對人亂說，要不，他會拖我下水。所以，我不敢對人亂說。」

「在這裏，他還有甚麼親朋戚友？」蕭原再問。

牛榮想一下，搖搖頭：「除了我之外，據我所知，他沒有別的親朋戚友。」一頓，又可憐地道：「何隊長，我甚麼也說了，可否放過我這一次？」

何坤冷哼一聲：「你引狼入屋，令到鎮長的二太太被你的拜把兄弟姦殺，只怕我答應放過你，鎮長也不答應！」

牛榮頓時頹然垂下頭。

「不過，念在你從實招供，我答應不會爲難你。」說完，與蕭原走出室外。

守在室外的一個士兵馬上「砰」地一聲將門關上，反鎖起來。

* * *

在走回房間時，蕭原忽然記起一件事：「何老哥，我差點忘了問你，被射倒的三個弟兄怎麼樣了？」

何坤神色一黯，說道：「他們命大，三個都只受了傷，其中一個傷勢頗重，子彈射入左腰內，我已派人將他送到縣裏的醫院治療。其他兩個傷得不算重，鎮上的醫師還可以應付，便沒有送他們到縣裏的醫院。」

「他們沒有被炸死，算得上是不幸中的大幸，」蕭原舒口氣。「我還以爲他們死了。」

「蕭老哥，我眞擔心那個包勝畜夜負傷竄逃，無法捉到他。」何坤擔心地道。

蕭原拍拍他的肩頭。「別擔心，他腿上挨了一鎗，怎麼也逃不遠的，我擔保一定可以捉到他。」

何坤聽蕭原那麼說，才不再那麼擔憂。「蕭老哥，有你這句話，我放心多了。」

「明天，我們馬上將人手分成幾個小隊，到附近搜索，他負傷逃竄，一定會留下踪跡的，只要發現他的踪跡，就可以找到他。」蕭原滿有信心地道。

何坤被他說得信心大增。

* * *

大清早，何坤與蕭原帶着分成四個小隊的保安隊，在鎮內外展開搜查。

蕭原帶着一隊人，一逕趕到昨日被炸暈的地方，展開搜索。

他們很快便找到遺留在地上的點點滴滴的血漬，便跟着那些血漬，一路追踪下去。

他們追踪着血漬，走入前面那個樹林內，很輕易便找到遺留在樹林內的血漬，循着血漬追出樹林，一直追到一條小溪邊，血漬便在那裏中斷了。

蕭原派一個士兵涉水走過小溪，查看一下對岸可有血漬留下，那個士兵涉過小溪，走出不到一丈遠，便又發現地上有血漬，於是，便招手叫蕭原他們過去。

結果，蕭原與其他的士兵只好脫掉鞋子，捲起褲管，涉過小溪。

幸好那條小溪並不闊，水也不深，只到膝下，要不，他們便不會那麼輕鬆。

涉過小溪，蕭原帶着那小隊士兵循着血漬追下去，走了大約不到半里路，前面是一片及膝的野草地，血漬也就在草地的邊沿中斷了。

那塊草地不很大，從前望，大約十多丈便是盡頭，左右兩邊也不過三十丈寬，蕭原打量那片野草地一眼，決定將那一小隊士兵左右排列起來，就像耙田一樣，將整片野草地「耙」一遍。

排成橫列，十多個人，每人相距一丈左右，恰好可以一次將半塊野草地「耙」過，換言之，要兩次，才能夠將那片草地「耙」遍。

仔細地分兩次將那塊草地「耙」遍，沒有發現血漬。

這只有兩個可能：包勝並沒有從草地的前面逃去，又或是止了血，才走入草地；另一個可能是：他從草地的左右兩邊逃竄，那麼，草地上自然沒有留下血漬。

蕭原將一小隊士兵分成兩撥，從草地的左右兩邊搜索下去，要是那一撥發現踪跡，便朝天開一鎗，通知另一撥趕過去，若追出一里左右還毫無發現，便折返那塊草地前，等着與另一撥人會合，再作打算。

那個姓朱的班長，帶了一撥人往

左邊搜索下去，蕭原帶了另一撥人，往右邊搜尋下去。

一路搜尋下去，都沒有發現，蕭原心裏一直盼望會有一下鎗聲突然响起，可是，一直沒有鎗聲响起。

估計往前搜索了一里路左右，毫無發現，也聽不到有鎗聲响起，蕭原便下令往回折返。

返回那塊草地，才喘了一口氣，姓朱的那一撥人亦折返。

不用問也知道，姓朱的那一撥也沒有發現。

蕭原在草地前面走了兩圈，突然對姓朱的班長道：「老朱，往回走。」

說完，當先往回快步走去。

姓朱的與那些士兵以爲蕭原返回鎮上，頓時精神一振，急急跟着蕭原往回走。

走回那條小溪前，蕭原却停下來，往小溪打量了一會，忽然道：「你帶原先那一撥人，涉水往小溪的下游走去，注意兩岸的情形，特別是有人踐踏過的地方，有甚麼發現，也是向天開一鎗，我帶一撥人涉水往小溪的上流頭，有發現，以同樣的方法通知你們。」

說完，蕭原也不將鞋子脫下，就那樣走下溪中。

跟着他的那一撥人，有的也不脫鞋便走下溪中，有的却脫鞋捲起褲管才走下去。

姓朱的眼見蕭原已帶着那一撥人涉水往上流頭走去，他雖然有點不願意，也只好脫掉鞋子，捲起褲管，走下溪中，帶着原先那撥人，往下流頭走去。

蕭原之所以涉水分別往上下流頭搜索下去，是因爲他想到，包勝有可能故佈疑陣，走到那塊草地前，然後順着原路走回小溪前，再涉水往上流頭或是下流頭走去，那樣，就不怕會留下踪跡——他腿上的傷口若是仍在流血的話，潺潺流動的溪水，會將他流滴下的血衝走、溶化，不會留下一絲一毫的踪跡。

不過，還是會有痕跡留下的，包勝總不能一直在溪中涉水而行，不走回岸上，只要走回岸上，便會在溪岸上留下踐踏過的痕跡。

這是蕭原決定涉水追尋的原因。

可是，他似乎猜錯了。

一直往上流頭涉水走了半里左右，沒有任何發現，也聽不到姓朱的那撥人向天開鎗通知他們有發現。

蕭原估計，一個腿上受了傷的人，逃了那麼遠的路，在水中不可能涉行太遠，相信任何人也支持不了，所以，他決定走回岸上，折返原來的地方。

他們折返原來的地方後好一會，姓朱的那一撥人才拖着雙腿回來。

蕭原看到他們那種拖拉的樣子，本想說他們兩句的，但想一下，自己不過是客人的身份，若他們受落，那沒有甚麼，若他們不聽，那便會自討沒趣，所以，他忍住不說。

「大家都累了，坐下來，歇一歇再說。」蕭原只好對那些士兵說。

那些士兵一聽，馬上紛紛坐下來，有說有笑的。

蕭原並沒有坐下來，他在附近走動着。

他在思忖，包勝那傢伙，怎會忽然間失踪匿跡，仿佛一下子鑽到地下，不留一絲半點踪迹。

他到底逃到那裏去了？

他不相信包勝有上天入地之能。

不過，他心裏却承認，這一次，是他碰到的最棘手的追踪，憑着他的經驗以及累積起來的追踪之法，以前，鮮有人能夠擺脫他的追踪的。

這一次，莫非遇上了一個逃走的高手？

但他也相信，他只要鍥而不捨地追查，總會找尋到包勝的踪跡。

看看時候已快近中午，蕭原吩咐那些士兵拿出乾糧來吃。

那些士兵歡呼一聲，各自拿出隨身帶備的乾糧吃起來。

蕭原沒有心情吃，在附近踱着步。

他一直思索，包勝是如何「中斷」踪跡的。

附近一帶都是荒野地，就他所見，一路上，並沒有遇到甚麼人，換言之，很少人在這一帶行走，縱使有，被包勝遇上，相信那個人也不會協助他逃走，而包勝身上沒有鎗，亦無法威脅遇上的人救他，除非，他遇上了同路人。

那只有一個人可以救他。

就是在那棵樹後截擊他們、讓包勝有機會逃入那片樹林的人。

但蕭原馬上否定了這個可能。

從一路遺留下的血漬，蕭原可以肯定，包勝一直是一個人逃走的，若是那個人將他救走，那麼，應該在那片樹林內將他救走，而不會讓他負傷走了那麼遠的路，才再將他救走。

這不合常理。

想起那個阻截他們追捕包勝的人，蕭原不由將精神放在那個人的身上。

那個人到底是甚麼人？

他爲甚麼要阻截我們追捕包勝，但又不救走他？

他到底是包勝的同黨，還是同道？

這一連串的問題在他心裏轉來轉去，轉了幾遍，他一個問題也解答不了。

「蕭先生，你不吃乾糧麼？」突然有人對他說。

蕭原頓時從沉思中醒過來，看到是姓朱的班長，笑笑道：「你們先吃吧，我還不餓，待會才吃。」

吃完乾糧，那個姓朱的班長站起來，對蕭原道：「蕭先生，現在怎樣？

是不是繼續追尋下去？」

那些士兵都瞧着蕭原。

蕭原掃了他們一眼，看到他們的臉上都露出不大願意的神色，再想到，自己一個人行動比較自由，不用兼顧他們，便道：「你們還是回去吧，讓我一個人去查。」

姓朱的班長一定在心裏大是高興，口裏却說道：「蕭先生，這不大好吧？隊長要我們跟着你，若我們先回去，他會責怪我們的。」

蕭原道：「你們只管回去，若何隊長問起，你就說是我的主意。」

姓朱的班長馬上轉身對那些士兵道：「弟兄們，馬上回去。」

那些士兵頓時歡呼一聲，紛紛站起來，將鎗扛在肩頭上，準離備去。

姓朱的班長一揮手，帶頭走下小溪，涉水走過對岸，往回走。

蕭原亦往那塊草地走回去，走到那塊草地前，在附近搜索起來。

結果，蕭原在附近找到牛蹄印。

怎麼剛才沒有發現那些牛蹄印？

蕭原看着那些牛蹄印，沉思起來。

大概，剛才只顧着尋找遺下的血漬，所以，包括他自己在內，雖然看到牛蹄印，也不在意而忽略了。

這一帶地方，應該不會有甚麼人來放牛的，換言之，那些牛蹄印就有點奇怪了。

驀地，他心頭一動——有可能包勝是騎在牛背上逃走的，那就不再留下踪跡。

他覺得這個可能性頗大，決定循着牛蹄印，追踪下去。

牛蹄印斜斜地向來路的那條小溪伸延，蕭原來到小溪前，從來時的那面望去，估計兩個地方相距約大半里路。

牛蹄印往溪中延伸，越過對岸，一直斜斜地往前伸展。

蕭原循着那些脚印走下去，大約走出四五里路，來到一個土丘前，他發覺附近的地上，有很多牛蹄印。

那些雜七亂八的牛蹄印，都是往土丘上面伸延的，蕭原幾經艱難，才追着原先的牛蹄印，走上土丘。

走上土丘後，蕭原頓時洩了氣。

原來，他追踪着的那一行牛蹄印，到了土丘上面，便混雜在一大片牛蹄印中，根本無法加以辨認！

從那些混亂的大片牛蹄印來看，這裏是放牛童聚集的地方。

而那片牛蹄印的附近，四面皆是來去的牛蹄印，足以証明土丘是放牛童的集散地。

若包勝眞的是騎着牛來到這裏，那麼，綫索又到此中斷了。

不過，包勝也留下一條綫索。

他若是騎牛到此，那麼，那些放牛童一定會看到他，只要找到那些放牛童問一下，就可以知道他往那一個方向逃了！

蕭原抬頭望一下日頭，發覺已是午後，大概那些放牛童都回去吃午飯了。

蕭原想了一下，決定留在土丘上，等那些放牛童回來，橫豎他仍未吃午飯，於是，找了一塊石頭坐下來，拿出乾糧，慢慢吃着。

他很希望那些放牛童會再來。

能夠快點找尋到包勝逃走的綫索，就可以快些捉拿到包勝，他也可以全心全意去緝捕女賊胡玉花。

他雖然吃得很慢，但終於也吃完乾糧，拿出水壺喝了幾口水，抬眼望一下天上的日頭，已西移了一點。

放好水壺，蕭原站起來，打了個轉，往四外掃了一遍，一個人影也看不到，但却看到遠處有幾條鄉村。

他猜想，那些放牛童都是從那幾條鄉村將牛趕來這裏的。

等待，不但無聊，也是一件很悶的事。

蕭原的耐性雖然很好，隨着日頭的西移，他也漸漸不耐煩起來。

因爲，日頭已從西邊的山頭爬下去。

已經是黃昏時分了。

這個時候，那些放牛童應該不會再來，蕭原決定返回鎮上，明天早上再來，那時，應該可以找到那些放牛童。

本來，他可以到那幾條鄉村去查問的，但却費時失事，所以，他便決定明天再來。

他往遠處的一個村子望一眼，看到已有炊烟飄起，鄉村人家生活簡樸，大多都在天黑前便吃晚飯，那樣，可以省點燈油。

望着嫋嫋飄起的炊烟，夕陽下，樹木、庄稼、房屋，甚至天上飄移的雲塊，都顯得安逸而寧謐。

蕭原看得呆了。

突然間，他心裏生出一股衝動——甚麼時候，可以再過這種寧靜淡泊的生活。

蕭原長長吁口氣，無奈地笑一下，蕭原將目光收回，轉過身，往鎮上的那個方向走去。

* * *

蕭原才走入隊部，一眼便看到何坤從裏面走出來，忙向他招呼一聲：「何老哥，有甚麼消息嗎？」

何坤聞聲抬眼一望，原來是蕭原，頓時高興地道：「蕭老哥，你回來了，我等了你很久，急死人了。」

蕭原奇怪地道：「有甚麼事？」

何坤從衣袋內掏出一封信，往蕭原面前一遞：「又有人寫了封信給你。」

「你看過麼？」蕭原邊說邊伸手接過。

「封口沒有封上的，我忍不住好奇，拿出來看了。」何坤抱歉地道：「蕭老哥，很對不起。」

蕭原不介意地道：「別那麼說，我

相信信上並沒有甚麼秘密，你看了也不要緊。」

說着，他從信封內將信紙拿出來。「何老哥，信上不是又說，有那個兇手包勝的消息相告吧？」

蕭原不過是說笑罷了，那知道何坤却認眞地道：「你怎麼猜到的？信上果然那樣說。」

蕭原不由一愕。「又是那一個要的花樣？」

何坤眨眨眼。「不會又是像大傻那樣的人寫給你的吧？」

蕭原苦笑一下，不再說甚麼，低頭看那張信紙上寫些甚麼。

信上簡簡單單地寫着，要想知道兇手包勝的消息下落，晚飯後，到慈悲庵後面的三大棵樹下相見，不准暗中帶一個人來。

下面署：知名不具。

蕭原連看了兩遍，才將信紙摺起來，放回信封內。「何老哥，你怎樣看？」

何坤抓抓頭。「既然信上那麼說，不妨去看一下。」但他馬上又道：「若你不願意去，我不會勉强你。」

蕭原想了一會，決然道：「不管如何，我決定赴約！不能放棄每一個機會！」

「蕭老哥，你要小心啊。」何坤關切地道。

蕭原點點頭。「經過上一次的遭遇，我會小心的。」

何坤道：「既然你決定赴約，那我們去吃飯吧，否則，便趕不及了。吃飯時，再商談一下。」

蕭原點點頭，將信放回衣袋內，與何坤走出隊部。

＊　＊　＊

「何老哥，查到甚麼嗎？」蕭原趁飯菜未來之前，問何坤。

何坤搖搖頭：「甚麼也查不到，你呢？」

蕭原便將他追踪牛蹄印，綫索在土丘上中斷的經過，說給何坤聽。

何坤露出失望的表情，「只有三天便到限期，眞急死人。」但他隨即又眼光一亮。「希望這一次約你去見面的人，眞的有包勝那傢伙的消息，那就可以在期限之前捉到他。」

蕭原吐口氣：「我也希望那樣。」但他馬上又潑冷水：「不過，那人若眞的知道包勝的消息，爲何不到隊部告密，却要寫信給我？恐怕這個人不懷好意。」

何坤想想，覺得蕭原所說未嘗沒有道理，才升起的那股希望頓時消散，但仍抱一絲希望，「蕭老哥，說不定那人想向你討些好處。」

蕭原詫聲道：「我在這裏沒有認識甚麼人，誰會想到向我討些好處？再說，我有甚麼好處給他？」

何坤頓時呆住——一個外地人，在這裏並沒有認識甚麼人，確是不會有人向他討好處的。

但他馬上又想到一個人：「會不會是那個女賊？」

蕭原聽他那麼說，頓時呆了呆。這未嘗沒有可能。

「胡玉花自顧尚且不及，她怎會知道包勝的下落？」蕭原說出他的想法。

「世事是很奇妙的。」何坤道：「說不定，那麼巧，胡玉花遇上了包勝，那就知道他的下落。」一頓，又道：「也有可能那日阻截你們追捕包勝的人，就是她。」

何坤越說越令人感到不可思議。

蕭原正想說話，一個伙計已將飯菜捧上來，兩人於是埋頭吃飯。

蕭原雖然不說話，但心裏也認爲，何坤說的不無可能。

因爲，世間上，沒有甚麼事是不可能發生的。

吃完飯，看看時間已差不多，蕭原與何坤結賬離開飯店。

「何老哥，你返回隊部等我的消息吧。」蕭原對何坤說。「你放心，我一個人應付得了。」

何坤這一次很爽快。「好吧，你要小心點，但願你有好消息帶回來。」

說完，握握蕭原的手，往隊部那邊走去。

蕭原亦往慈悲庵那個方向快步走去。

＊　＊　＊

慈悲庵後面約二十多丈外，果然有三棵大樹。

那三棵大樹，每一棵都有三個人合抱粗，有如三把巨傘，遮蓋了兩三畝地。

三棵樹呈品字形，每一棵相距約五六丈，由於天色很黑，樹下很暗黑。

蕭原走到一棵樹前，在一截尺許高的大樹樁前蹲下來，往那三棵大樹之間的空地搜視。

由於樹下太黑暗，他看不到甚麼。

不過，他相信約他來此的人已經來了。

因此，他乾脆坐下來，等那人開口招呼他。

那人既然早已來了，那就一定看到他走來。

他猜得沒有錯，大約一支煙左右，在最遠的那棵樹下，有人向他招呼。「來的人可是蕭原？」

蕭原聽到那聲音，愕了一下——那是一把女聲。

莫非那人是胡玉花？何坤猜得沒有錯。

「不是我，有誰會在這個時候來此！」蕭原挺挺身子，往那棵樹下張望。

他甚麼也看不到。

「蕭原，你猜到我是誰吧？」那人的聲音帶着笑意。

蕭原道：「你是花狐胡玉花？」

那人承認。「你既然猜到是我，那麼，我們開門見山，談說一下這件買賣。」

「妳眞的知道包勝的下落？」

「廢話！」胡玉花道：「若不知道，約你來此幹嗎？談心事？」

「妳要甚麼條件？」蕭原直截地問。

「我將包勝的下落說出來，你要放過我。」胡玉花也很直截。

蕭原沒有立刻答她。

「蕭原，你何必苦苦相逼？」胡玉花說道。「我又沒有殺人，不過將那一家人的男丁閹了，不是十惡不赦之罪！再說，我閹了許家的男丁，是有原因的，他們是咎由自取。」

「說來聽聽。」蕭原好奇地道。

「許家那個老財主與那個禽獸大少爺都不是人，是畜牲！」胡玉花氣憤地道。「你知道麼？他父子兩人三妻四妾不說，還將家中的丫頭僕婦都姦污了，除了一個五十多歲的老媽子外，你說，這種人是不是罪有應得？閹了他們，以後他們便不能再姦污婦女！」

胡玉花說的，蕭原還是第一次聽到，若許家父子眞的幹出那種禽獸不如的事，那確是罪有應得。

「但是，妳也不用連幾歲的小孩子也不放過啊！」蕭原道：「稚子無知，妳怎能禍及無辜？」

胡玉花偏激地道：「那兩個孩子雖然小，但却是他們的種，你沒有聽說過麼？龍生龍種，狗生狗種，父親是那樣的人，兒子也好不到那裏去，爲免他們長大後，與父兄一樣，姦淫婦女，那何不在他們未懂得作惡之前，將他們的惡根割去，省得日後又有婦女被他們糟蹋。」

胡玉花這番話似乎有理，其實那個「理」字不大站得住，那不過是她的偏激之言。

蕭原當然不同意她的說法，若是照她那麼說，做皇帝的，豈不是子子孫孫也是皇帝？而父親做賊的，他的子子孫孫也是賊？

這是一棍子打倒的偏激看法。

但是，蕭原一時間却找不出反駁她的話。

說得正確一點，是一時間，不可能說服她放棄那種偏激的成見。

所以，他不打算費唇舌反駁她。

「蕭原，你到底答不答應？」胡玉花見蕭原不作聲，心急地問。

「除了許家一家之外，妳有沒有殺過人？」蕭原確是有點意動。

「沒有，」胡玉花斷然道：「我雖然是個賊，但從不殺人，像許家父子那種人，該死有餘，我也沒有殺他們，只將他們閹了。」頓一下，又道：「我知道你不會輕易相信我的話，但我確是沒有殺過人！」

蕭原忽然道：「那日，是不是你救了包勝的？」

胡玉花直認不諱。「是，」跟着又道：「那日，我本來可以將你及那幾個士兵炸死的，我却沒有那樣做。」

蕭原回想一下當時的情形，在那個距離下，胡玉花確是可以將手榴彈扔近一點的，若扔近點，他極可能會被炸死。

「包勝是妳救走的麼？」

「說得上是，」胡玉花道：「不過，我沒有即時救走他，待他負傷走了好一段路，終於不支倒在那片野草地前，我才現身救他起來，幫他將傷口包紮好，止了血，然後將他放在牛背上，將他救走。」

「你怎會找到一頭牛？」

「有錢便可以買到。」胡玉花道：「我讓牛馱着包勝，任牠走，在快走近那個土丘時，我看到土丘上有不少牛，還有放牛童在玩耍，我便將包勝扶下來，讓那頭牛走向土丘，我則扶住包勝，往鎮上那個方向走去。」說到這裏，輕笑一下，得意地道：「蕭原，我這個金蟬脫殼之計，妙不妙？」

蕭原哼一聲：「妙，怎麼不妙，最少，我便中了計。」

「蕭原，你是一個可怕的獵人，」胡玉花帶點恨意地道：「誰要是被你盯上了，要想擺脫你，比登天還難。」

蕭原笑笑。「妳過獎了。」跟着又道：「妳將包勝救走，就是想拿他來與我談條件？」

胡玉花默然一會，才道：「一半是吧。」

「另一半呢？」

「我最恨糟塌女人的男人，對包勝的所爲，我非常痛恨，爲了自己，也爲了替受害的女人報仇，我才救走他，拿他來與你談條件。」

「妳以爲我一定會答應妳？」

「你不答應，那就拉倒。」胡玉花說着，似欲離去。

蕭原雖然看不到，但却感覺到。

「好！我答應妳。」蕭原咬咬牙，下定決心。

「眞的？」傳來胡玉花驚喜的聲音。

「我說出的話，從不反悔。」

「我相信你。」人隨聲現，一條婀娜的人影從樹後走出來。

「慢着，」蕭原也霍然站起來。「我要妳答應我一個條件！」

胡玉花頓時一窒，止步道：「甚麼條件？」

「從今以後，妳要改過自新，不再做賊！」蕭原沉聲道。

胡玉花頓時輕笑起來。「我還以爲是要我自首的條件，原來是要我改惡從善。告訴你吧，我早已這麼打算，自從被通緝，你一直緊追不捨後，我一直怕有一日會被你捉住，關在獄中受折磨，最後被斬頭，我不想死得那麼慘！我也厭倦了被追捕、倉皇逃竄的日子。再說，我若不重新做人，被通緝之下，還有那一條路可以走？」

蕭原聽她那麼說，不由對她生出一絲同情。「好，妳我這件買賣成交。」

「蕭原，你是我所見的男人中，心腸最好的人！」胡玉花高興地走向蕭原。

蕭原待她走近，壓低聲問：「包勝躲在那裏？」

「三清宮內一間放置雜物的小屋子內。」胡玉花也低聲道，一雙閃閃有光的眼眸，眨也不眨地看着蕭原手上緊握着的一支駁殼鎗。

看樣子，她仍然不大相信蕭原。

蕭原爲了讓她放心，將手上的鎗插回身上。

胡玉花朝蕭原露齒一笑，也將手上的鎗收起來。

蕭原終於看清楚胡玉花的容貌（他以前只是驚鴻一瞥，並沒有看清楚她的樣子，看清楚的，只是緝捕公文上繪着的畫像），他發覺，胡玉花的容貌比繪像美得多，怎麼看，也不像是一個賊。

胡玉花被蕭原看得有點羞赧，笑說道：「蕭原，你不是現在才看清楚我的樣貌吧？你應該看過我的繪像。」

蕭原點點頭，由衷地道：「眞人比公文上的繪像美多了。」

胡玉花臉上一熱，瞟了蕭原一眼，「你也不像我想象的那樣可怕。」

蕭原笑笑：「妳將包勝留在三清宮內，不怕他乘機溜走麼？」

「他傷得很重，那條受傷的腿幾乎跛了，根本不能行走，何況，我在他危急的時候救了他，他不但對我感激，也對我很信任。你想一下，換轉是你，你會想到，一個救了你的人，會出賣你麼？」胡玉花說的大有理由。

蕭原也覺得她說得極有道理，不再擔心包勝會逃走。但是，能夠早些捉到包勝，總比遲好，所以，他立刻催促胡玉花帶他去捉拿包勝。

當然，他也想到，胡玉花可能會勾結包勝對付他，但想深一層，這不大可能，胡玉花若是要對付他，那天便足可以炸死他，又何必再花費手脚。

不過，他仍然步步小心，暗中提防。

何坤由始至終沒有出現，看來，他眞的在隊部內等他的消息。

* * *

還未走到三清宮，便已經聽到從觀內傳出來的晚課聲，蕭原跟着胡玉花往觀後走去。

來到道觀後面左邊的墻脚下，那裏有一個去水洞，乍看之下，似乎不能從那個洞口鑽進去，胡玉花向蕭原指指那個洞口，跟着蹲下來，伸手將洞邊的一塊石頭移開，那個洞口便大了很多，她跟着躺下來，頭先脚後，仰躺着從洞口爬入裏面。

蕭原却不想從那個洞口爬入去，胡玉花却在裏面低聲叫他：「快爬進來，可以爬進來的。」

蕭原蹲下來，向着洞口道：「妳等等，我翻墻進來。」

說完，退後幾步，再向前疾跑幾步，身形往上一縱，手往上急伸，恰好抓住墻上一塊微凸的墻磚上，左脚往墻上一蹬，抓住墻磚的手同時用力往上一引，整個人便再往上升，左手再往上一搭，恰好搭住墻頭！

這幾下動作，都要配合得恰到好處，才能成功地往上再升起，要不，只會使身形向外一翻，墮落地上。

翻上墻頭，往內一看，只見胡玉花蹲跪在地上，伸手出洞外，將移開的那塊石頭放回原位，除了她之外，院子內沒有其他人。

蕭原打量一眼，認出這個院子正是道觀的伙房所在地。

他立刻跳下去。

胡玉花待蕭原跳落地上，才指指柴房那邊，跟着向那邊輕悄地走去。

蕭原跟着胡玉花，並暗暗將身上的匣子鎗拔出來，緊握在手。

胡玉花却沒有將身上的鎗拿出來。

從那間柴房的後面走過，胡玉花停下來，伸手指一下在院墻一角的兩間屋子，身子一動，向那兩間屋子走去。

蕭原知道，包勝就躲在那兩間屋子之中的一間裏。

那兩間屋子是貼着院墻建的，門口向着灶房那邊，左右兩邊各有一個窗子，均關閉着。

胡玉花輕悄地走到貼着墻角的那間屋子前，扭頭朝蕭原看一眼，用手指一下那間屋子，跟着便向屋子側面的窗口走去。

蕭原悄沒聲地走到屋角前，探頭往屋子的側面望去，只見胡玉花伸手輕輕將那扇窗門拉開來，再拿下窗上的一條木造的橫隔，本來不能鑽進去的窗口，便變得可以容一個人鑽進去。

胡玉花朝探出頭來的蕭原打個手勢，便探身從窗口鑽入屋內。

將頭探入窗內時，她低低地叫了一聲：「包勝，是我。」

她是向包勝打個招呼，免得他誤會是別人。

屋內沒有人應她，胡玉花不以爲意。

從窗口鑽入屋內，由於屋內一片黑暗，加上放置了不少枱櫈之類的雜物，屋內顯得更黑，幾乎看不見東西。

胡玉花摸索着，低聲喚道：「包勝，你好點麼？我帶了吃的和跌打草藥回來……」

沒有人應她。

胡玉花開始着急起來。「包勝，回應我呀，你沒有甚麼事吧？」

仍然沒有包勝的聲息。

胡玉花大急，在屋子內東摸西找起來。

找遍了整間屋子，也找不到包勝的影子。

包勝不在屋子內。

胡玉花急得幾乎哭出來。

她害怕蕭原不相信她，以爲她騙他，那就不會放過她。

蕭原在屋角前傾耳聽着屋內的動靜，隱隱聽到胡玉花的喚叫聲，却聽不到別的聲音，不由懷疑起來，忍不住走到窗旁，閃眼往內瞥望。

他一眼便瞥到胡玉花那惶急的臉孔出現在窗口。

胡玉花將頭探出窗外，似乎想叫喚蕭原，蕭原突然將頭探出一點，鼻尖差點碰在胡玉花的額上，嚇得胡玉花張口欲叫。

蕭原忙一把捂住胡玉花的嘴巴，低聲道：「是我。」跟着才放開捂住胡玉花嘴巴的手。

胡玉花這才定下神來，喘口氣，着急地道：「包勝不在屋內。」

蕭原一聽，呆愣了一下，急急問道：「怎會不在屋內？」

胡玉花幾乎哭出來。「怎知道，他大概跑了。」

「妳看清楚了麼？」

「只差沒有將地上的方磚翻起來。」

「妳甚麼時候離開他的？」

「觀內的道士吃午飯的時候。」胡玉花道：「我對他說，天黑後，我便會溜回來，給他帶回吃的及療治槍傷的草藥，他還叮囑我要小心，由於流了不少血，他顯得很虛弱，躺在一張枱子上沒有爬起來，說話也是有氣無力的。」

「他既然傷得這麼重，怎走得了？」蕭原疑惑地道。

「蕭原，你可是不相信我？」胡玉花敏感地道：「我要是騙你，便像被包勝姦殺的女人那樣，被人强姦殺死。」她發誓。

蕭原忙道：「花狐，別發急，冷靜點，我相信妳，我知道妳不是那種奸狡的人，否則，我也不會跟你來。」頓一下，又道：「但是，包勝確是跑了，這是事實，我們要查明這一點，才能夠盡快將包勝找尋到。」

胡玉花訕訕的道：「蕭原，是我錯怪了你。」

「現在別說這些。」蕭原道：「讓我進去，看一下裏面的情形。」

胡玉花點點頭，讓開去，好讓蕭原鑽進去。

天從人願　手到擒來

蕭原劃亮了洋火在屋內搜尋了一遍，包勝確實不在屋內。

但却發現包勝留下的一些物事。

包括一些染了血的布條、剩下的食物（據胡玉花說，是在昨晚潛入觀內，藏身在屋內後，她到灶房偸來的食物），還有一顆子彈。

看到那顆子彈，胡玉花也驚詫不已。「怎會有一顆子彈的？他身上並沒有槍的啊。」

「會不會是你不小心遺下的？」蕭原問。

「不會，」胡玉花肯定地道：「躲在這裡後，我一直沒有把槍拿出。」

「那這顆子彈是那裏來的？」蕭原疑惑地道。

忽然間，一個念頭閃過他的腦際。「有可能，他將槍彈藏在這間屋內，像他那種人，怎會沒有槍，他在觀內當了火工後，便偸偸將槍彈帶入觀內，藏在這裏。」一頓，跟着問胡玉花：「是不是他提議來這裏躲藏的？」

胡玉花點點頭。「他說，躲在這裏很安全，從那個去水洞鑽入墻內，也是他指點我的，他對觀內似乎很熟悉，特別是這個院子。」

「這個傢伙老奸巨滑！」蕭原道：「他在當了火工後，一定偸偸在觀內做了不少手脚，暗中留下了退路。」

「蕭原，現在怎辦？」胡玉花焦急地問。

蕭原想一下，「我猜，他逃得不很遠的。妳想一下，他腿上受了傷，一定走不快，再加上恐怕觀內的道士發現，天黑之前，他肯定不敢從屋子內溜出來，這時候距天黑約一個時辰左右，他溜了應該不到一個時辰，只要找尋到他的踪跡，一定可以追到他。」

胡玉花一聽，頓時精神一振，急不迭道：「那我們快追下去。」

「別急。」蕭原道：「先要弄清楚他是從那裏溜出觀外的，那才好追下去，而且，爲防他躲藏在觀內其他的地方，必須派人通知鎮上的保安隊火速派人來觀裏搜查，這樣，才不會顧此失彼。」

胡玉花連連點點頭，對蕭原的冷靜及思慮之週詳，佩服得五體投地。

「我們鑽出去，找觀內的道士，叫他們派人趕去保安隊部通知何隊長趕來。」蕭原邊說，邊鑽出窗外。

* * *

蕭原在大殿上找到一個道士，正想要他趕到鎮上，通知保安隊的何隊長帶人火速趕來，那知道，何坤已帶着幾個士兵走進來。

蕭原既驚喜，又意外。「何老哥，你怎會在這裏的？」

何坤哈哈一笑。「蕭老哥，你這麼機靈，不用我說吧？」

蕭原雙眼陡然一睜，笑說道：「何老哥，你一直暗中跟着我！」

何坤笑道：「蕭老哥，別怪我口裏答應不跟着你，暗中却帶了人在附近看着，我是不放心你，擔心你會遭到意外，你爲了捉到兇手，甘冒危險，換了是你，我相信，你也會像我那樣做。」

「好了，何老哥，你這一次做對了。」蕭原忙道：「我正要叫這個道長趕到鎮上通知你，你已來了，你帶了多少人前來？」

「兩個班。」何坤道。

「何老哥，你立刻派人把守着道觀的大門及任何可以溜走的出口，然後徹底搜查觀內各處，一定要徹底搜，不可馬虎大意，包勝極有可能躲藏在觀內任何一處地方。」蕭原認眞地對何坤說。

何坤頓時睜大眼，詫道：「你們不是將包勝捉到了嗎？」

蕭原搖搖頭。「被他先一步溜走了。」接將搜查那間屋子的經過，向何坤說了一遍。

何坤聽得頓足不已。「他媽的，簡直是條老狐狸！救了他的人也不相信，棋差一着，又給他逃了。」

跟着看一眼站在蕭原身旁的胡玉花，「妳就是那個女……胡玉花？」

胡玉花有點緊張，點點頭：「是。」

「唉！妳既然一心想將包勝交給我們，爲何不將他綁起來，才離開屋子去見蕭老哥，那就不會被他逃了啊！」何坤怨責道。

胡玉花不知所措，一臉惶恐。

蕭原忙道：「何老哥，別責怪胡……姑娘，她以爲包勝受了那麼重的傷，跑不了，才不將他綁起來。就是我，看到包勝那樣子，也不會想到他還能逃走，而且，連救了他的人也不相信。他雖然跑了，不會跑得很遠，何老哥，你放心，我一定將他捉到。」

何坤道：「蕭老哥，包勝這種人若不將他緝拿歸案，被他逃了，會有更多的婦女受害，一定要捉到他。」頓一下，慨然道：「只要捉到他，我不幹這個隊長也在所不惜。」

蕭原拍拍他的肩頭。「我向你保証，今晚一定會捉到他。」

「蕭老哥，有你這個朋友，眞沒話可說。」何坤激動地道：「我馬上去分派人手。」說完，走出觀外。

蕭原一拉胡玉花。「走，我們到後面的園門，看看他是否從後門逃走的。」

這時候，觀內的道士已被驚動了，住持白雲與幾個道士匆匆從雲房內走出來，恰好遇上蕭原與胡玉花，忙問道：「施主，這麼晚了，你又來本觀幹嗎？」

蕭原簡單地道：「那個殺人犯包勝——也就是黑松，躲在貴觀內，我來捉他時，他又溜了，我與隊上的何長官懷疑他仍然躲藏在觀內，因此，何隊長會派人在觀內各處搜查！」

「有這種事？」白雲驚慌地看着蕭原。「那一定要將他找出來。」

蕭原道：「道長，你到前面去找何隊長，你們熟悉觀內各處的情形，最好由你們帶他們到觀內各處搜查，包勝若眞的躲在觀內，那就無法躲藏，被我們搜出來。」

白雲道長連聲道：「施主，貧道馬上去找何隊長。」

說完，匆匆帶着幾個道士，向前面大殿走去。

蕭原與胡玉花來到後園的園門前，看到園門是虛掩着的，並沒有上門，馬上肯定包勝是從後門逃走的。

不過，爲防包勝施掩眼法——表面上是從園門逃出去，實則躲在觀內，因此，蕭原與胡玉花馬上走回前面大殿，告知何坤他的想法。

走回大殿，何坤正在分派人手到觀中各處搜查，蕭原正想上前去對何坤說出他在後園的發現及想法，一個道士慌慌張張地奔向站在何坤身旁的白雲道長，慌急地道：「師傅，水松不見了。」

白雲道長一聽，吃驚地道：「水松不見了？找清楚了麼？」

「找遍了，連茅厠也找過，都找不到他，所有的人都齊集在大殿那邊，只欠水松。」那個道士一靈道。

白雲呆了呆，脫口道：「水松會不會被黑松擄走了？」

何坤剛好分派完人手，接口道：「水松又不是女子，包勝爲何要擄走他？」

蕭原與胡玉花全聽到一靈與白雲的說話，聽何坤那麼說，蕭原說道：「包勝受了傷，行動不便，他擄走水松，可能脅迫他背着他走。」

「一定是這樣。」白雲同意蕭原的說法。「長官，你們一定要救回水松。」

何坤道：「你放心，只要水松還活着，一定可以救回他。」

「何老哥，包勝有可能從園子的後門逃走，又或是施展掩眼法，我提議，派幾個人與我分頭去追尋包勝，你們繼續在觀內搜查。」跟着將發現園門虛掩的事說出來。

何坤同意蕭原的提議，並且要親自帶人去追尋包勝，但被蕭原勸阻了，勸他還是留在觀內主持搜查。

何坤想一下，在觀內搜查也同樣重要，便不再堅持，調了六個士兵來，由蕭原指派。

蕭原帶了那六個士兵，便往後面走去。

胡玉花忙拉住蕭原：「我跟你去。」

蕭原道：「妳還是留在這裏吧。」

胡玉花抿抿嘴，「不，我要跟你一走去捉包勝。」

蕭原看出胡玉花很堅決，知道勸不了，只好答應她。「好吧。」

胡玉花高興得向蕭原露齒一笑，跟着蕭原往後面走去。

* * *

蕭原將六個士兵分成三組，連他與胡玉花，共是四組人。

四組人分東南西北四個方向追下去。

在追下去之前，他與六個士兵約定，若是那一組發現包勝的踪跡，馬上向天連發兩槍，通知其他三組的人趕去。

約定後，四組人便向四個方向追下去。

蕭原與胡玉花一組，兩人向西面追下去。

蕭原認爲包勝極有可能朝西面逃去，所以，他揀了西面這個方向追。

西面是連綿起伏的山嶺及一片片的樹林，若是逃去，那面是逃匿的好地方。

胡玉花雖然是個女子，行走得不比蕭原慢，大概與她以前幹的勾當有關，整天在外面跑，身體自然比那些待在家中的婦女强健。

走着，胡玉花忽然怯怯地道：「蕭原，若是捉不到包勝，你會不會……反悔，捉我回去法辦？」

蕭原偏頭看一眼胡玉花，發覺她的臉孔在黑暗中，輪廓頗美，有點似張鳳琴，想起未婚妻子張鳳琴，他心裏甜甜的，忘了回答胡玉花。

胡玉花見他不說話，以爲他眞的會反悔，心裏更加忐忑不安。「蕭原，你眞的會那樣做？」

蕭原一下子從遐想中回過神來，看一眼胡玉花，說道：「妳很怕被捉回去法辦？」

胡玉花點一下頭。

「那妳爲何以前又不怕，幹不法勾當？」蕭原故意板起臉。

胡玉花囁嚅道：「以前……從未嘗過被追捕的滋味。自從被你緊追不捨，才嘗到那種東竄西逃的滋味，那種恐慌，那種驚惶不安，實在無法抵受，蕭原，難道你是一個鐵石心腸的人？」說到最後，語聲幽凄。

蕭原心裏大是不忍。「胡玉花，不管捉不捉到包勝，我決定放過妳。我不是一個言而無信的人，既然妳已決心改過，我要是不給妳一個自新的機會，那實在太不近人情了。」

「蕭原，你眞的會放過我？」胡玉花驚喜得叫出聲來，一把抓住蕭原的手臂。

蕭原認眞地點點頭。

「你眞好！」胡玉花忍不住在蕭原的臉上親了一下。

蕭原做夢也料不到胡玉花會親他，心裏一蕩，只覺被親的地方一陣發熱，有一種異樣的感覺。

胡玉花親了一下蕭原，才發覺自己失態，頓時臊得臉上火辣辣的，心頭鹿撞，忙垂下頭，不敢看蕭原。

幸好這時是夜晚，夜色黑暗，要不，準可以看到胡玉花的臉如火燒般紅。

兩人默默地走了好一會，只覺尷尷尬尬的，不大自然。

終於，胡玉花鼓起勇氣，怯怯地道：「蕭原，你不會怪我剛才……」

下面的話，她怎也說不出口。

蕭原微吸口氣，搖頭道：「怎會呢，那沒有甚麼大不了，很平常啊。」

「我不是有意的。」胡玉花解釋。「我高興得情不自禁。」

蕭原故意岔開話題。「今後，妳打算怎樣？」

胡玉花沉默了一會，才幽幽地道：「一時間，我也不知幹甚麼好。」

「妳可以先找個地方落脚，」蕭原提點她。「譬如，看看有甚麼親戚可以投靠。」

「我是一個孤兒，」胡玉花凄涼地道：「根本沒有親戚可以投靠。」頓一下，又幽幽地道：「或者，找一個人嫁出去，安心做人家的妻子。」

蕭原聽着，替她難過。「妳不要灰心啊，妳以前不也是一個人過活麼？我看得出，妳是一個能幹的人，妳可以自立，要嫁人，也要慢慢來，揀一個好的才嫁，要不，只會不開心和後悔。」

「若是能夠找到像你這麼好的人，我死也甘心。」胡玉花說話的聲音，低得幾乎只有她自己才聽得到。

蕭原心頭跳動了一下，忙道：「妳要將眼光放寬點，世上，比我好的男人多的是。我算甚麼？」

「你別謙了。」胡玉花低低地道：「你是我所見的男人中，最好的一個。」

蕭原恐怕胡玉花越說越露骨，忙岔開話題。「是了，妳是怎樣幹上那……生涯的？」

胡玉花幽幽嘆口氣。「我母親死後

，我一個人孤苦零丁，幸得我義父可憐我，收留我，他是做賊的，但對我很好，待我有如親生女兒一樣，他本來不想我跟他做賊的，想我嫁一個好人家……那知道，有一次，他失手被人追趕，跌斷了一條腿，痊癒後，却跛了，他不會幹別的營生，正所謂坐吃山崩，沒奈何，我只好繼承他的衣砵，做了賊。」

蕭原聽了她的自述，對她大爲同情。「妳爲何那樣恨那些糟蹋女人的男人？」

「我阿媽就是被男人糟蹋了，才生下我的。」胡玉花恨恨地道：「她恨死了那些禽獸不如的男人，時常對我說，世上的男人大都不是好人，是禽獸，要我不要相信男人，若是遇上壞的男人，不要放過他……阿媽說得多了，漸漸的，我對男人都憎恨，以爲他們都不是好人……直到遇上你，才知道，世上壞的男人只是少數。」

「怪不得妳那麼痛恨那些壞男人了，」蕭原嘆息一聲。「原來，妳母親的遭遇那樣悽慘。」

「蕭原，你會看不起我這個壞女子麼？」胡玉花幽幽問。

「妳雖然幹過不少犯法的事，那是環境所逼，怪不得妳。妳不算是一個壞女子，我怎會看不起妳。只要妳從今以後改過自新，沒有人會看不起妳的。」蕭原勉勵她。

「蕭原，你對我眞好。」胡玉花感激地道。

蕭原笑笑，「妳別讚我，我兇起來的時候是很兇惡的。」

「你騙我。」胡玉花也笑起來。「你若是個兇惡的人，只怕世上的人都兇惡得不得了。」

蕭原正想說話，驀地，天空中傳來一下、二下、三下槍聲。

蕭原與胡玉花立刻止步。「那邊！」胡玉花用手往西南方向一指。

蕭原也聽出，槍聲是從西南面傳來的，相距應該不太遠，他往那邊望了一眼，疾聲道：「可能是往南面搜的兩個士兵發現了包勝，我們快趕過去看看。」

話未說完，他已拔脚往那邊奔去。

胡玉花急忙跟着蕭原急奔，一會，她已落在蕭原後面數丈遠，她忙叫道：「蕭原，等等我。」

蕭原却沒有減慢速度，扭頭道：「妳跟上來，我先趕上去！」說完，奔跑的速度更快。

胡玉花想想，要是蕭原快點趕到那裏，捉到包勝的機會便大很多，於是，她高聲道：「你快跑啊，我會追上來的。」

蕭原應了一聲，未幾，他的身影便在胡玉花的眼前消失了。

突然，又是兩下槍聲傳來。

胡玉花急得暗恨自己是女兒身，不是男子漢，要不，她便可以跑得與蕭原那樣快，不至落在後面。

想到蕭原，她的一顆心不由「噗通」直跳，嘴角泛起一抹笑意。

不知他娶了妻子沒有？

忽然間，她腦海中閃過一個念頭。

要是能夠嫁給他，那就好了。

這個念頭，令到她心跳得更厲害，一張臉也火燒般發熱，臊得她暗自罵自己一聲：「不要臉。」

但心裏却是甜絲絲的。

妳喜歡人家，怎知人家會不會喜歡妳？她忽然又在心裏自問。

就這樣，她胡思亂想的，往前跑去。

* * *

蕭原很快便跑到槍聲響起的地方，但却發覺不到甚麼。

他在附近搜尋。

突然，他聽到一下呻吟聲。

他忙往那邊跑去。

在一棵樹下，他發現一個人，呻吟聲就是他發出的。

他看到那人的身邊放着一支步槍，雖然看不清楚那人的裝束及樣貌，他却肯定，那人是隊上的士兵。

只有隊上的士兵，才會帶着步槍。

他跑到那人面前，看清楚，果然是一個士兵，也就是往南面追下去的兩個士兵的其中一個。

他急忙蹲下來，問道：「你那裏中了槍？」

那個士兵已認出蕭原，呻吟着道：「左腰後面。」

蕭原忙讓他伏在地上，那裏果然有一個槍傷的傷口，雖然用一塊布塞着，血仍然流出來。

那個士兵似乎越來越痛苦，呻吟聲一聲比一聲大，蕭原忙從身上拿出自製的治療跌打刀傷的藥散，拿開塞在傷口上的布團，將藥散敷在他的傷口上，跟着撕下自己一截褲管，將傷口包紮起來。

蕭原的藥散似乎很靈妙，才包扎好，那士兵已停止了呻吟，傷口也不再流血。

事實上，蕭原那些藥散確是療傷靈藥，蕭原自出道以來，受過的傷，他自己也不知道有多少次，都是這種自製的藥散將傷療治好，甚至救回一命。

看到那士兵痛苦大減，蕭原將他扶起來，讓他倚坐着。

「蕭先生，謝謝你。」那士兵感激地道。

蕭原問道：「發生了甚麼事？可是遇上了包勝？」

那士兵微微點點頭。「我們發現了他，向他開槍，他還擊，我包抄過去，却被他發現，挨了他一槍……」

「另一個弟兄呢？」蕭原急切地問。

「他追下去。」那士兵喘喘氣，跟着用手向左邊指一下。

「包勝是不是一個人？」蕭原問。

「兩個人。」那士兵道。「那個人背着他走。」

「你在這裏坐着不要動，等一會，聽聞槍聲趕來的人會將你抬回去，我要追下去。」

那士兵點點頭。

蕭原站起身來，正想往那士兵指的方向追下去，一條人影自後面奔來。「蕭原，等等我。」原來是胡玉花。

蕭原只好收住脚步。「胡玉花，妳來得正好，妳在這裏看着這個弟兄，我要追下去。」

胡玉花喘口氣：「包勝打傷他？」

蕭原點點頭。「我已替他敷藥包紮好，我不與妳說了。」話落，拔脚便跑。

那知道胡玉花也跟他跑。「蕭原，我要跟你去捉他。」

蕭原扭頭想說話，胡玉花又道：「你不用說，我一定要跟你去捉他，要不，我嚥不下那口氣。」

「蕭先生，多一個人幫手，總比少一個好，我好多了，不用人看着，你讓她跟你去吧。」那士兵也叫道。

蕭原聽那士兵那麼說，只好不再說話，讓胡玉花跟着。

才跑出不遠，又一下槍聲突然響起，兩人的心頭跳動了一下，往槍聲響起的地方奔去。

「蕭原，槍聲在不遠的地方響起，一定是那個追下去的士兵追上了包勝，但願開槍的不是包勝。」胡玉花拚盡氣力奔跑，仍然跟不上蕭原。

雖說不遠，照蕭原的估計，響起槍聲的地方，大約在半里外。

蕭原的估計沒有錯，大約往前跑出半里左右，在一棵倒下的樹前，赫然發現一條伏在樹幹上的人影。

蕭原馬上放慢脚步，垂下的槍抬起來，指向那條人影，小心地跑過去。

在未弄清楚那條人影是誰之前，還是小心一點的好，免得吃虧。

「甚麼人？」蕭原閃到距那條人影約十數丈外的一棵樹後，沉聲喝問。

那人沒有應他。

蕭原往後望一眼，胡玉花仍然未追上來。

吸口氣，蕭原竄向前面丈許遠的一棵樹後。

那人一動不動，就像是伏在樹幹上睡着了。

「喂，你是誰？」蕭原竄到那棵樹後，又喝問一聲。

那人依然一點聲息也沒有。

蕭原再飛快地竄到前面的一棵樹後，彎下腰，撿起一顆石頭，擲向那人。

石頭擲向那人的身上，那人沒有反應。

「蕭原，你在那裏？」突然傳來胡玉花的叫聲。

蕭原扭頭往後面望一眼，只見胡玉花邊跑邊東張西望，忙喝道：「胡玉花，我在這裏，別跑過來，躲到樹後去。」

「發生了甚麼事？」胡玉花問，同時停下來。

蕭原不再理會胡玉花，陡然間從樹後竄出去，疾撲向那條人影。

那人若是有甚麼異動，肯定快不過他手上的槍，他是估計過後，才決定冒險的。

衝到那人的身後(那人是背向着蕭原這邊的)，蕭原右手的槍飛快地抵在那人的背上。

槍嘴抵在那人身上的刹那，他馬上便知道，那是一個死人。

就算不是死了，也已暈死過去。

因爲，那人一點反應也沒有。

因爲，若是活人，無論他怎麼裝，如何冷靜，在驟然被硬物戳在身上的刹那，他的肌肉一定會有反應——發生顫動。

蕭原一顆提起的心頓時放下。

這刹那，他亦看清楚，伏在樹幹上的人，身上穿的是軍衣，在樹幹的前面，掉着一支步槍。

絕無疑問，那人是後面那個受了傷的士兵的同伴——也就是繼續追下來的那個士兵。

他的運氣似乎比受傷的那一個要差——死了。

蕭原心裡很難過。

「蕭原，甚麼事？」胡玉花邊叫，邊從一棵樹後跑出來，往蕭原站着的地方跑去。

蕭原吸口氣，扭頭道：「包勝殺死了他。」

「追下來的那個士兵？」胡玉花吃驚地問。

「嗯。」蕭原應了一聲，蹲下來，察看那個士兵身上甚麼地方中了槍。

原來是在心臟部位中了一槍。

蕭原嘆口氣，咬着牙對胡玉花道：「包勝這傢伙在負傷之下，仍然將隊上兩個弟兄射傷殺死，果然心狠手辣，不是一個容易對付的人物。」

胡玉花也咬牙切齒地道：「我眞後悔昨晚沒有將他綁起來，害得一個受傷，一個被他打死。」跟着又道：「就算上刀山，下火海，我也要將他捉到。」

蕭原將那個死了的士兵平放在地上，脫下身上一件衣服，將他的頭臉蓋起來，然後低沉有力地道：「兄弟，你瞑目吧，我一定會捉到他，決不讓他逍遙法外。」

「蕭原，我們馬上追下去。」胡玉花一副急不及待的樣子。

蕭原却冷靜地道：「別急，先在附近搜索一下，確定他往那個方向逃了，才追下去，免得追錯方向。」

胡玉花疑惑地道：「這麼黑，怎能找到他的踪跡？」

來。

蕭原沒有答她，在附近搜索起來。

胡玉花站在那裡，兩道目光隨着他轉。

蕭原在附近轉了一會，忽然停下來，蹲下，低頭察看了一會，跟着抬起頭，朝胡玉花道：「妳過來看一下。」

胡玉花應了一聲，忙走過去。

蕭原招手示意她蹲下來，然後指着地上的一個脚印，說道：「妳看見這個脚印嗎？」

胡玉花點點頭。

「覺得有甚麼特別？」蕭原又問。

胡玉花仔細地看了一會，看不出有甚麼特別，搖搖頭。「一個脚印，有甚麼特別？」

「妳不覺得這個脚印很深麼？」

被蕭原一說，胡玉花才覺得，那個脚印特別深。「脚印深一點，也沒有甚麼特別啊。」胡玉花道：「這裏的泥土比較軟，踩下去，脚印自然會深一點。」

「妳看看我這個脚印。」蕭原說着站起來，往旁邊移開一步，露出一個脚印來。

胡玉花移近一步，瞧着蕭原那個脚印。

「怎麼樣，是不是一樣深？」蕭原含笑問。

胡玉花搖搖頭。「你這個脚印淺多了。」

「妳想到其中的蹺蹊了吧？」蕭原笑着問。

胡玉花凝眸想了一下，抬起頭道：「我明白了，因爲包勝是被人背着走的，兩個人當然比一個人重，踩出來的脚印自然亦深一點。」

蕭原稱讚道：「妳果然聰明。」跟着又道：「這個脚印，絕無疑問是背着包勝那個火工水松踩出來的。」

「也就是說，只要往這個脚印走去的方向追下去，一定可以追到他們。」胡玉花接口道，眼中閃着興奮的光芒。

「嗯！」蕭原用力點一下頭。

「蕭原，你眞了不起。」胡玉花由衷佩服。

「脚尖朝那個方向，我們朝那個方向追下去。」蕭原說着，便當先往脚尖指着的方向走去。

胡玉花忙跟着他。

蕭原起初走得很慢，邊走邊低頭朝地上瞧看，接連發現幾個那種比較深的脚印後，他確定包勝確是往那個方向逃下去，才加快脚步。

由於蕭原沒有像先前跑得那麼快，所以，胡玉花可以緊跟在他後面，沒有被拋遠。

蕭原跑了一陣，又改爲急走，在急走時，經常留意地上及旁邊的草樹，還略略改變方向——往右偏一點。

胡玉花一直奇怪往別的方向追下去的兩組人，怎麼到現在也不見趕上來，忍不住問蕭原。「蕭原，另外兩組人不會聽不到槍聲的啊，怎麼這個時候仍然不見他們的影子？」

蕭原想一下，道：「大概他們辨別不到準確的方向，走歪了，那自然趕不到來。又或是他們已找到那個受傷的弟兄，知道我們已追下來，認爲有三個人追下去，足夠對付包勝，於是不再追下來，將受傷的弟兄抬回鎮上。」

一路追下去，逐漸的，兩人發覺前面是一片丘陵地帶，黑森森的便是樹林。

要是讓包勝逃入樹林內，要追上他，不但增添痳煩，也增加危險性。

前面不遠處黑壓壓的，不用說，那是樹林。

蕭原希望在樹林子的前面追上包勝。

他有一種强烈的感覺——包勝就在前面不遠的地方。

事實上，水松揹着包勝，不可能走得太快，還要不時停下來歇一下，蕭原雖然並不是全速往前追，但比起揹着一個大人的水松來說，速度自然快得多，照蕭原的估計，應該快追上。

感覺加上估計，那應該不會錯到那裏去。

驀地，黯黑的天上，劃出一道刺目的閃光。

是閃電。

胡玉花有點擔心地道：「要是下雨，那就痳煩了！」

蕭原抬起頭，又是一道電光劃破黯黑的夜空，他似乎並不怎麼擔憂會下雨。「今日的天氣比往日悶多了，吹的風也是悶悶的，要下雨，一點不出奇。」

胡玉花道：「若下雨，我們要追上包勝便難多了，說不定，還會被他乘機溜掉。」

蕭原却篤定地道：「下雨既然阻慢了我們追趕的速度，同樣可以阻慢包勝逃走的速度。別忘記，他是要水松揹着走的，下起雨來，那會更加難走，何況他的腿受了傷，不能沾水，要是下雨，那眞是天助我們，他一定會找一個地方避雨，那時，他不但逃不掉，還走不了。相反，我們一樣可以冒雨而行，你說，下雨對他有好處，還是對我們有好處？」

胡玉花聽蕭原那麼說，不但放下心來，還高興地道：「聽你那麼說，我倒盼眞的會下雨，而且越快越好……」

話未說完，天上响了個悶雷，跟着是一道金蛇閃舞。

蕭原笑說道：「妳不怕被雨淋得像落湯鷄？」

「你不怕，我怕什麼？」胡玉花拍拍鼓起的胸脯。

「霹靂」一聲，這一次的雷聲震得地動山搖，教人耳鼓作鳴，胡玉花從來沒有聽過這麼响的雷聲，嚇得她驚

叫一聲，抱着腦袋。

蕭原忙扭頭道：「妳怕啊？」

胡玉花縮縮腦袋，「這麼响的雷，像天塌下來一樣，不怕才怪。」

蕭原望一下夜空，只見金蛇亂舞，雷聲隱隱，他知道快要下雨了，而且，雨勢會很大。

他馬上對胡玉花道：「走快點，快要下雨了，雨勢可能會很大，最好找個地方避避雨。」

「這裏是一片荒野地，那裏去找地方避雨？」胡玉花四下張望，她似乎也感覺到，這場雨會很大。

四下裏黑沉沉的，連一間屋的影子也看不到，那裏有避雨的地方？

雷聲不絕，金蛇連閃，風也疾勁起來。

大約一刻鐘後，突然間，變得死寂起來。

雷聲停過，閃電停止，風也消失了，只有蟲鳴聲在鼓噪。

這是暴風雨來臨的先兆。

本來，深秋時節，很少會下大雨的。

但天氣從來就變幻莫測，天公也喜怒無常，若它要下雨，什麼人可以阻止？六月也有飛霜，深秋爲何不可以下大雨，而且是暴風雨？

蕭原開始着急起來。

他是替胡玉花擔心，在暴雨中，被淋得渾身濕透，那種滋味可不好受，何況，她還是個女子，天氣本已寒涼，若淋濕身，不要說是女子，就是他那麼强壯，恐怕也受不了。

這時，他只想在下雨之前，找一個可以避雨的地方。

至於包勝，他並不怎麼着緊，不怕他會跑掉，因爲，可以肯定，包勝這時候一定也急着找一個可以避雨的地方停留，他不會蠢到帶着傷在大雨中奔逃的，那只會害了他。

因爲，包勝腿上的傷頗重，要是在雨中淋濕了傷口，感染發炎，身體虛弱之下，最易感染風寒，那時候，可就慘了，不病倒才怪。

包勝既然是一個慣匪，不會不知道利害的，所以，他斷定，包勝不會冒雨逃走。

＊　＊　＊

豆大的雨點，陡地無聲無息地洒下來，跟着，便有聲有色地下起來。

消失了的風也來湊興，隱退了的雷聲也來助威，停止了的閃電，亦來添聲勢，剎那之間，雷電交加，風狂雨暴。

蕭原與胡玉花冒雨而行。

泥濕土滑，胡玉花幾乎滑倒，蕭原只好用手拉着她，艱難地往前走。

沒有閃電的時候，天像墨般黑，加上白濛濛的雨帘子，簡直伸手不見五指。

天像破了個大洞的水缸般，雨水一個勁往下傾倒，風勢一陣急過一陣，雨點吹打在臉上手上，隱隱發痛，從頭上滾下的雨水，像瀑布一樣，遮淹了他們的眼睛，總之，天地像是變回渾沌初開時那樣。

隆隆的雷聲撼人心弦，胡玉花凍得牙關打顫，得得直响。

接連四五道電光在空中閃劃過，閃躍的電光中，蕭原忽然瞥到，左前方隱現出一角屋影。

蕭原大喜過望，無暇理會荒野間怎會有屋子，口一張，臉上滾下來的雨水直灌進他的嘴巴內，教他說不出話來。

他只好用手掩住嘴巴，大聲對胡玉花說：「那邊好像有間屋子，走去看看。」

胡玉花已凍得牙關不聽使喚，那裏說得出話來，只好點點頭。

蕭原拉着胡玉花，往閃現屋角的地方走去。

也不知走了多久，前面果然有一間屋子。

兩人不管三七二十一，加快脚步走去。

這時，風雖然沒有那麼急，雨却仍然很大。

兩人走到那間屋子前，才發覺那是一間荒棄了的小屋子。

兩人根本不理會那間屋內有沒有人，一頭衝入沒有板門——門口洞開的屋子內。

屋內頓時响起一陣蛇鼠驚走的異响聲，胡玉花已冷得不懂得驚怕，只是木然站着。

蕭原凝聚目光，打量一下屋內，依稀看出那是一間空屋子，屋子後面一角瓦檐開了個天窗，雨水就從那裏倒入來，嘩啦有聲。

幸好，只是那一角瓦檐掀開一個「窗口」，其他地方沒有破損，還能够遮擋一下風雨。

蕭原悉悉嗦嗦地從身上取出一個很小的油紙包，打開來，裏面是一盒洋火。

他甩掉手上的雨水，再扭乾一角衣服，將手抹乾，才拿起那盒洋火，在背風的方向，劃燃了一根。

屋內陡然間閃亮起來。

藉着那根洋火的亮光，蕭原大約看清楚屋內的情形。

屋內空空如也，什麼也沒有，地上滿是泥土、枯草、廢木，還有野獸拉的矢。

那根火柴很快便燃盡，倏然熄滅，黑暗又重新霸佔了空間。

蕭原又燃亮了另一根洋火。

這一次，他在地上抓了一堆枯草，用洋火點燃了。

他不想浪費洋火。

枯草燃着，閃吐出火光，火光搖曳中，將屋子照得黃亮亮的，令人感到有點暖意。

蕭原繼續去抓枯草，放在草堆上，跟着又去拾了幾塊破板及枯木，放在火中。

火勢閃吐得更猛，火光映得一屋子都亮起來，暖暖的。

蕭原看看胡玉花呆呆地站着，忙對她說：「快到火邊烘一下，暖暖身子，會感到好一點。」

胡玉花牙關仍然打顫，僵硬地點點頭，走近火旁，慢慢蹲下來，伸出雙手在火上烘。

她的一張臉本來冷得比紙還白，烘了一陣，臉上開始有了血色。

她的神色也沒有那麼呆木發僵。

但濕透的頭髮、衣服，却在不停地滴着水，她蹲着的地方也一片水濕。

蕭原亦是渾身濕透，但他畢竟比胡玉花强壯，加上習慣了風吹日晒雨淋，雖然冷得渾身直起鷄皮疙瘩，總算還挺得住，在這間方圓不過一丈五六的小屋子內走了一轉，將可以燃燒的東西，都撿到屋角的火堆旁，倒也不少，然後再用一塊破木板，將地上的泥草、獸矢撥出門外，地上倒也乾淨。

屋後的那一角瓦檐雖然破了一個大洞，雨水飄洒入屋內，幸好那一處的墻脚下有一個破墻洞，洒落屋內的雨水從那個破墻洞流出屋外，要不，屋子內只怕沒有一塊乾的地方。

兩扇屋門雖然沒有了，由於門口那一片磚地塌了，因此，吹打入屋內的雨水，也倒流出屋外，只是當門的那一片地上，被雨水打濕。

除了那兩處之外，屋內其餘的地方都是乾的。

也幸好這間屋子是沒有窗戶的，要不，窗門一定已腐敗，雨水從窗口洒進來，那屋內便沒有多少乾的地方。

看到胡玉花像隻落湯鷄那樣，蕭原心裏有點難受，鼓起勇氣對她說道：「我到門口站一會，妳快將身上的衣服脫下來，擰乾水，在火上烘乾穿上，那就不會覺得冷了。」

說完，他便走到門口，背對着胡玉花，斜斜地向屋外望出去。

胡玉花遲疑了一下，咬咬呀，急忙將身上的濕衣服脫下來，擰乾水，張開來，在火上烘。

她的身上仍然穿着一套貼身的褻衣，由於濕了，貼在身上，令到她的身體玲瓏浮突的，好不誘人。

幸好，蕭原雖然不是柳下惠坐懷不亂，但也不是那種登徒子，他站在屋外，一直沒有動一下。

胡玉花似乎已豁了出去，並沒有特別留意蕭原的舉動，事實上，她幾次忍不住想叫蕭原過去烘烘火，不過，少女的矜持及害羞，令她鼓不起勇氣。

就算蕭原這時候轉過身來看她，她也不會責罵蕭原。

因爲，她已愛上蕭原。

由於火很旺，那套衣褲很快便烘乾，她的臉蛋，也被烘得紅通通的。

晃動的火光將她的影子誇張地投射在墻上，她無意間看到自己的影子，也禁不住臉紅心跳。

那實在是太誇張，太誘人了。

濕透的褻衣貼在身上，怪不舒服的，結果，她大着膽，將褻衣脫下來，露出一身細皮白肉，鼓挺豐滿的胸脯，瘦瘦的腰肢，結實均勻的雙腿，那確是活色生香。

她急忙將烘乾了的那套外衣穿上，一顆鹿撞的心才漸漸平復下來。

在脫下褻衣的刹那，她心裏有兩個極端的意念，一方面很害怕蕭原就在那刹那轉過頭來看她，另一方面，她又渴望蕭原看到她的胴體。

她甚至有一種渴求蕭原將她緊緊摟住的衝動。

世間上，確有一種女子，對於她喜歡的男人，不惜奉獻一切。

胡玉花可能就是那一種女子。

外面的雨勢似乎沒有那麼大了。

胡玉花穿上那套乾衣後，邊烘着那套褻衣，邊叫道：「蕭原，快過來脫下衣服烘乾它，我的衣服已烘乾，穿上了。」

蕭原縮縮身子，沒有回頭。「那我轉過身了。」很認眞的。

胡玉花不由笑起來。「我都不怕，你快轉過身來吧！」

蕭原這才轉過身，看到胡玉花身上穿着乾了的衣服，也不管她手上還拿着褻衣在烘，忙走過去。

他實在凍得難受。

「好點了吧？」蕭原邊將身上的濕衣脫下來，邊對胡玉花說。

「一點也不冷了。」胡玉花笑道：「蕭原，幸虧你見到這間屋子，要不，我準會被大雨淋得凍死。」

蕭原赤着上身，露出結實的一身肌肉，以及胸膛，胡玉花看着，眞想靠在他的胸膛上，甜甜地睡一覺。

蕭原將衣服擰乾，在火上烘着。

雖然裏面還穿了一條內褲，蕭原却不敢將外面那條褲子脫下來烘乾，他覺得很不雅。

胡玉花却很大方。「蕭原，你怎麼不將褲子脫下來烘乾？」

蕭原臉上頓時一陣發熱，發窘地道：「我……不用了，褲子濕……沒關係……」

「蕭原，你要是不好意思，我到門口站着。」胡玉花說着，便向門口走去。

蕭原一時間不知所措，「妳……那裏風大……不要站到那裏去……」

胡玉花瞟了一眼，帶笑道：「我都不怕，你怕什麼？」

蕭原被她說得硬起頭皮，背轉身，將外面那條濕褲脫下來，擰乾水。

胡玉花却直笑。「蕭原，你背着火，怎烘褲子？」

蕭原被她笑得臉上熱烘烘的，把心一橫，將身子轉過一半，側身向着胡玉花烘褲子。

外面的雨勢轉弱。

兩人終於將全身的衣服烘乾。

眼看着會停雨，那知道，一陣寒風吹過，雨勢又急密起來，而且越來越大，彷彿缺堤的河水般，一發不可收拾。

單是聽聽雨水潑打在瓦面上發出的霹啦聲，便知道雨勢有多大。

一陣逆風疾捲進來，幾乎將火撲滅。

蕭原慌忙將背面向着門口那邊，擋着風。

胡玉花則往火堆內放枯草廢木。

本來已經暖和的身子，又覺得有點冷。

吁吁氣，胡玉花皺着眉頭，擔心地道：「這場雨，不知會下到什麼時候。」

蕭原聽着「花啦花啦」的暴雨聲，無奈地道：「只怕會下到天亮。」

「不知包勝那畜牲怎樣了？」胡玉花念念不忘要捉到包勝。

蕭原道：「他要是走運，或許在下雨之前，找到避雨的地方，要不，那就慘了，不但逃不了，還會淋得半死，那種滋味，妳也知道。」

胡玉花點一下頭。「難受死了，渾身濕淋的，冷得人打從心裏抖出來，無法控制，整個人像僵了一樣，心裏只有冷與濕的感覺，腦袋彷彿也冷得僵木了，一片空白，有一種快死的感覺。」

「從來沒有被那麼大的雨淋過吧？」蕭原含笑看了一眼胡玉花。

胡玉花搖搖頭。「經過這一次，我再也不敢在大雨中行走。」

蕭原看一眼門外的風狂雨驟，吁吁氣，道：「妳睡一會吧，我看着火。」

「你也睡吧，這種雨天，沒有人會來的。」胡玉花道。

「不，還是小心一點的好。」蕭原搖搖頭。

胡玉花道：「那我先睡一會，之後你睡，我看着。」

蕭原點點頭，胡玉花坐到墻下，倚在墻上，閉上眼睛。

蕭原看一眼胡玉花，火光掩映下，有一種恍惚的美。

他將目光落在閃吐的火舌上，漸漸的，晃動的火光，幻現出一張秀麗的臉龐。

蕭原的嘴角泛起一抹笑意。

他想起了未婚妻張鳳琴。

外面，雨仍像潑飄般下個不停，彷彿要將天塌下才罷。

＊　＊　＊

睡着的胡玉花忽然醒過來，心頭噗噗直跳，留戀不捨地閉上雙眼——她要再接續剛才的夢。

那是一個教她魂銷的綺夢。

夢中，她與蕭原熱吻。

可惜，她無法將醒了的夢再接續。

要是夢中的情景變成眞的，那多好。

這個念頭在她心裏閃過，她心中一漾，微微睜開眼，偷瞥一眼蕭原，沒來由地，心裏生出一股衝動，幾乎忍不住撲過去，摟抱蕭原。

蕭原呆呆地望着火光，沒有察覺到胡玉花已醒過來。

耳中仍然聽到霹靂啪啦的雨聲，胡玉花收攝心神，張眼望一下破了個大洞的檐角，只見雨水從那個破瓦洞直打進來，再從那個破墻洞小溪般的流出屋外。

她無法再睡，故意伸個懶腰，張口打個呵欠。

蕭原馬上驚覺，眼珠一動，看着站起身來的胡玉花，「怎麼不多睡一會？」

胡玉花掠一下還有點濕的頭髮，笑笑。「睡不下去了，你睡吧。」

蕭原却道：「妳再多睡一會吧，我還不怎麼倦。」

胡玉花却搖搖頭。「醒過來，很難再睡，你睡吧，若我覺得倦，我會叫醒你，我再睡。」

蕭原聽她那麼說，不再勉强她，站起身，向墻角走去，坐下來，倚在墻角上，閉上雙眼。

胡玉花坐在蕭原的斜對面，既可以看到他，又可以看到門口。

蕭原似乎有點累，閉上眼睛一會，便响起輕微的鼻鼾聲。

胡玉花定定地注視着睡了的蕭原，越看越愛，心潮也越加翻動得厲害。

蕭原似乎在做夢，嘴唇嗡動，發出含糊不清的聲音，嘴角泛起令人遐思的笑意。

胡玉花看着，也引起一陣遐思。

蕭原確是在做夢。

夢中，他與未婚妻張鳳琴在親熱，他的嘴落在張鳳琴的嘴上……

四片火熱的嘴唇熱烈地吮吸在一起，蕭原緊緊地摟住那豐滿軟膩的身體，情不自禁地，雙手在那誘人的身體上撫摸起來……他觸到那溫軟滑膩的肉體……

驀地，他猛然醒過來——那太眞實了，做夢，不可能有那種感覺的。

他的情慾猛烈地升騰，充滿了全身每一處。

睜開眼，那不是做夢，是眞實的，他確是緊摟着一具赤裸的胴體。

他想叫，口却被那兩片火熱的唇片堵着，那火熱、充滿了彈性的身體，在他懷中蠕動着，他想掙扎，却情不自禁地摟得更緊，慾火已升騰，無法再壓抑，身子忽然往地上滑落去，兩具火熱的身體交纏在一起……

他是一個强壯的男人，亦是一個正常的男人，有那種與生俱來的原始慾望，一樣需要渲泄，燒起的慾火，只有水才能淋熄。

瘋狂中，雨聲中，他聽到一陣婉

轉嬌啼聲，令到他更加瘋狂……

外面仍然風雨交加，屋內的風雨却已停息，只有急促的喘息聲。

那具敎他失去理智的胴體，仍然緊偎在他懷中，他知道，那是胡玉花。

他有點後悔。

柔柔的手輕撫着他壯實的胸膛，他忍不住也在那滑膩的胴體上移動着。

胡玉花的身體，又在蕭原的懷中蠕動起來。

蕭原却突然停止了撫摸，並且稍爲縮開身體。「妳爲什麼要這樣做？」語聲中帶着內疚。

胡玉花一直將頭埋在蕭原的胸上，不敢看他一眼，幽幽地道：「因爲我願意，我喜歡你。」

「妳很吃虧的啊。」蕭原心裏更加不安。

以前，他不會這麼不安，自從認識了張鳳琴，並且訂下終身大事後，他對張鳳琴是一條心的，因此，他對於與另一個女人發生關係，視爲對張鳳琴的不忠，覺得對不起她。

不過，他是一個正常的男人，而且又是一個强壯的人，他不是柳下惠，他有男性本能的反應，他無法抑制另一個女人投懷送抱所挑起的慾火，他需要渲洩。

但在事後，他又會感到內疚與不安。

胡玉花縮了縮身子，倔強地道：「是我自己願意的，我不會後悔。」

「但是……」蕭原一時間不知怎麼說。「妳……是個女子……我……不可能會喜歡……妳……」

「蕭原，你不用對剛才的事不安。」胡玉花咬着嘴唇。「是我自己心甘情願的，你不需對我負責。」

蕭原一陣激動，鼓起勇氣道：「玉花，老實對妳說，我已經有了心上人——未婚妻……我們都很喜歡對方……因此，我不能對妳……」

「我明白！」胡玉花帶點酸楚與失望。「我不會要求你什麼的，我不想拆散你與未婚妻……只怨我自己命苦……」說着，幽幽地低泣起來。

蕭原心裡更加不安，禁不住將她緊緊的摟住。「玉花，原諒我……我對不起妳。」

胡玉花突然停止了抽泣，低聲道：「蕭原，你不要慌，我不過感懷身世，禁不住悲從中來……我並沒有怪你，也不恨你……」

蕭原無話可說，唯有將她摟得更緊。

胡玉花在蕭原的摟抱下，似乎很陶醉，有如一頭溫順的羔羊般，緊偎在蕭原的懷中。

好一會，胡玉花突然微微動了一下，大膽地道：「蕭原，再……好一次，好嗎？」

蕭原心頭一盪，猶豫了一下，不忍心拒絕她，低低地嗯了一聲。

外面的風雨仍未停息，但已弱了很多，但屋內的風雨却再一次掀起。

* * *

雨過天晴。

東邊天際露出了魚肚白。

蕭原與胡玉花手拉着手，走出那間棄屋，繼續追尋包勝。

兩人默默地走着，蕭原不敢看胡玉花一眼。

胡玉花却很自然，就像昨晚根本沒有發生過什麼事情。「蕭原，你猜包勝會不會逃得遠遠的？」

蕭原搖頭道：「昨晚那場風雨那麼厲害，我們也走不了，包勝又怎能走得了。」

「希望很快就可以追上他。」胡玉花道：「下過雨後，路更難走。」

路，確是很難走，由於下過雨，路面濕濕滑滑的，滿是泥濘，一不小心，便會滑倒。

蕭原沒有說錯，路是如此難行，受了傷的包勝雖然有水松揹着，却更加走不了。在如此泥濘濕滑的路上，揹着一個人，根本無法走得了。

兩人費力地往前走着，好幾次差點滑倒，走了差不多一個時辰，驀地，兩人看到前面不遠的一棵大樹下，躺着兩個人。

那兩人是抱在一起，躺着的。

「蕭原，那兩個人會不會是包勝與水松？」胡玉花大爲緊張。

蕭原定定地望着樹下那兩人，加快腳步。「極可能是他們。」話未說完，身子一歪，滑倒下去。

胡玉花是與他手拉手的，蕭原猛地滑倒，她也被帶得滑跌下去。

結果，兩人跌得一身泥濘。

好不容易爬起來，看到蕭原有如一隻泥鴨那樣，胡玉花不由笑起來。

蕭原起先不明白她笑什麼，他低頭看看自己的身上，再看看胡玉花，他也不由笑起來。

但他很快便止住笑聲，並示意胡玉花止笑，同時往那棵大樹下緊張地望去。

他是擔心樹下的包勝，會被他們的笑聲驚動。

結果，他的擔心是多餘的，樹下的兩個人，根本沒有被驚動。

「他們……會不會死了？」胡玉花看到樹下的兩個人一動也不動，不免有點擔心。

蕭原拉着胡玉花，急急往那棵樹下走去。

說是急急，一點也不急，因爲，路那麼滑，根本就走不快。

兩人終於走到樹下，那兩人仍然抱着不動。

蕭原示意胡玉花不要走得太近，用鎗指着兩人，他則走向那兩個人，看看兩人怎麼了。

他如此小心，是恐怕那個包勝詐死耍花樣，一個不小心，那就後悔莫

及。

結果，他這一次又過份小心了。

樹下躺着的兩個人，確是包勝與水松——三清宮內的火工道人。

包勝和水松都昏死過去。

蕭原猜測，兩人由於找不到避雨的地方，便躺在這棵大樹下，結果，抵受不住狂風暴雨的吹打，加上寒冷，支持不住，昏死過去。

蕭原自出道以來，要算這一次最容易捉住一個他要追捕的匪徒。

* * *

包勝在何坤的訊問下，承認那三件姦殺案都是他幹的。

何坤終於鬆口氣，卸下肩頭上的重擔。

他可以向鎮長溫財裕交代了。對於蕭原的鼎力幫忙，何坤感激不已。

兩日後，蕭原與胡玉花離開河口鎮。

兩人默默地走着。

這一次，蕭原也是第一次不是押着他「捉」到的逃犯，返回南寧。

走到一個路口，兩人停下來，蕭原看一眼胡玉花。「妳有什麼打算？」

胡玉花咬咬嘴唇。「我打算回到養父的家鄉，那裏，總算有一個棲身的地方。」

蕭原默然了一會，才道：「妳要保重啊……」

「你也是。」胡玉花說着，眼圈兒有點紅。「我會記着你的。」

蕭原忍不住執着她的手。「玉花，很對不起。」

胡玉花咬咬嘴唇，努力不讓淚水流下來。「蕭原，不要那麼說，就當那件事沒有發生過吧。忘記了它，我不想你因爲……耿耿於懷。」

蕭原一陣激動。「玉花，妳眞好。」

胡玉花勉强笑笑：「蕭原，你是個好人，我一生一世，也不會……後悔。」跟着又道：「好了，我要走了。」說完，脫開蕭原握着她的手，突然在蕭原的臉上親了一下，在蕭原愕然不知所措的刹那，她已轉身往另一條路急急走去。

胡玉花頭也不回——她在流着淚，不想讓蕭原看到。「蕭原，再見了，你走吧。」

「玉花，妳要保重啊。」蕭原沒有走，一直站着，看着胡玉花越走越遠的身影，心裏有一份不捨與悵然。

終於，胡玉花走得看不見，他仍然怔怔地望着胡玉花遠去消失了的地方。

胡玉花要他忘記她，但是，他又怎能忘記她——胡玉花。

他不是一個無情的人。

終於，他悃然轉過身，向另一條路走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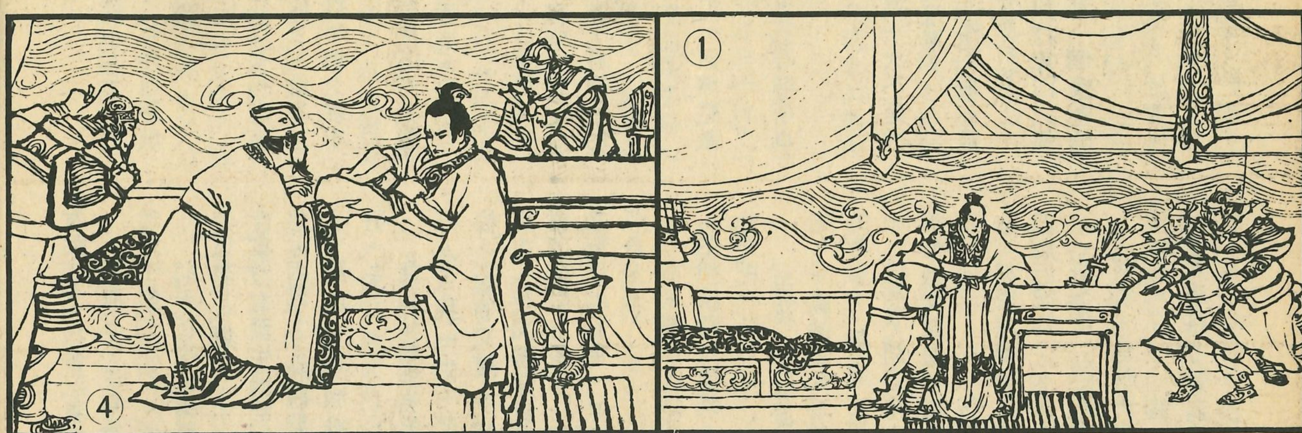
那條路，是通向南寧那個方向的。

（全文完）

三國演義之二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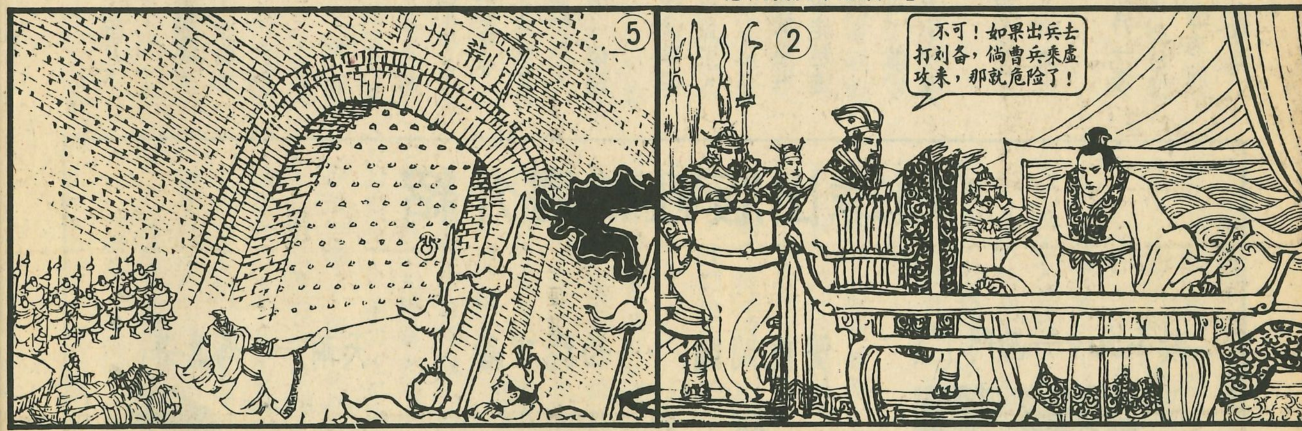
戰長沙（一）

徐正・編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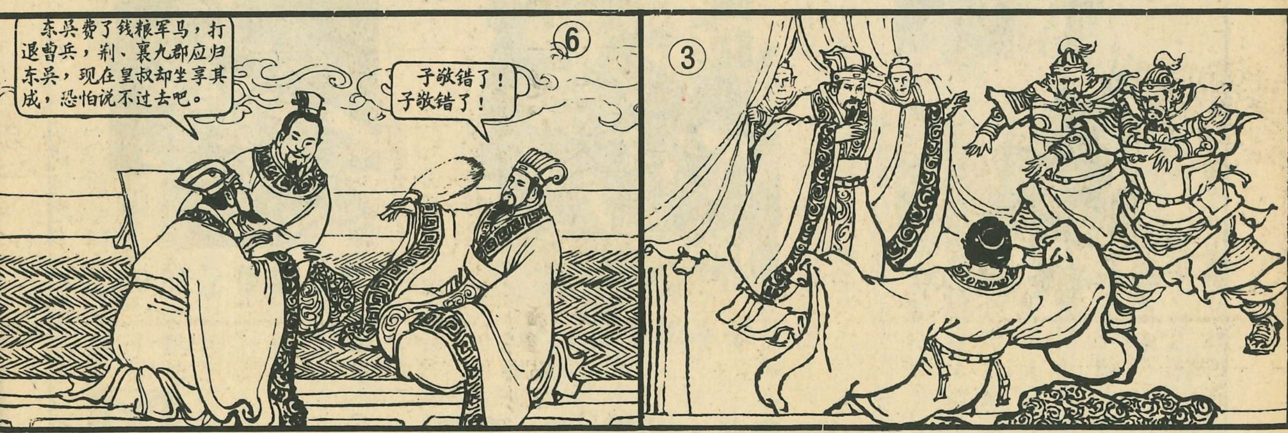
1　赤壁大戰，孫、劉聯軍擊敗曹軍。正當孫、曹兩軍爭城奪地時，諸葛亮趁機奪去南郡、襄陽、荊州三處城池。周瑜怒氣不息，恨恨地說：「不殺諸葛亮，怎消我胸中怨氣？」

4　魯肅連忙勸說：「公瑾請忍耐一些，待我去見劉備，和他說理，說不通，再動兵也不遲。」衆將都說魯肅的話有理，周瑜只得答應。



2　他正想派程普去攻打南郡，忽見魯肅走進帳來，便請魯肅幫助，要與諸葛亮一決雌雄。魯肅連忙勸阻。

5　魯肅帶了幾個隨從，到荊州來見劉備。孔明得報，便令大開城門，親自出來迎接。魯肅眼看城頭旌旗不亂，隊伍整齊，心裡暗暗佩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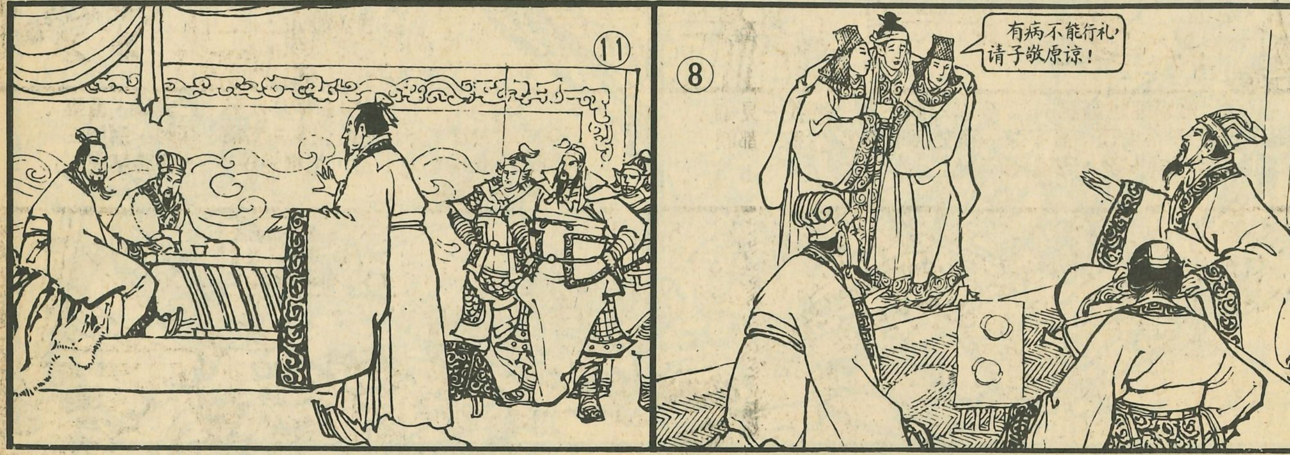


3　周瑜一聽，觸動心事，他突然坐起來，猛一踉蹌，又倒了下去。只見他臉色蒼白，嘴角發抖，連說可恨！

6　孔明把魯肅接入衙中，劉備連忙出來相見。魯肅一開口，就要討還荊、襄九郡。玄德瞧了孔明一眼，並不回答。

7　孔明說：「荊、襄九郡本是劉景升的基業。景升雖死，他的兒子還在。我主以叔父的名份，幫他取回荊州，誰說不可？」魯肅自以爲名正言順，誰也不能反駁，不料孔明的話，理由比他充足，他楞了一會，就問起公子劉琦來。

10　魯肅辭別玄德、孔明，連夜回寨來見周瑜，把經過告訴了他。周瑜一聽，又覺得煩惱，魯肅却滿有把握，一口擔保下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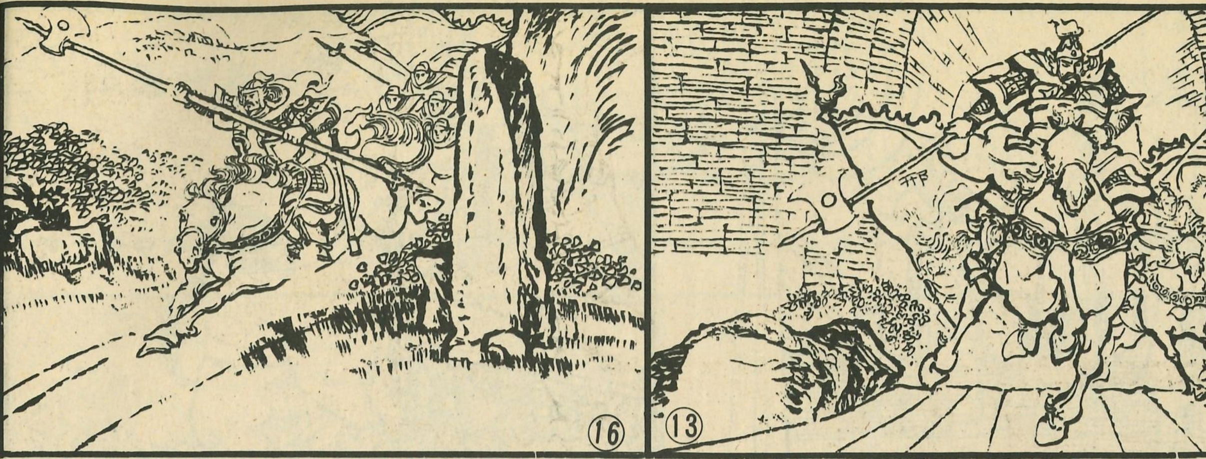
8　孔明接着說：「子敬要見公子麼？」不等魯肅回答，便叫左右去請劉琦。一會，兩個服侍的人把劉琦攙扶進來了。

11　再說劉備自得了荊、襄三處城池，心中大喜，便與衆將士商議久遠之計。馬良出個計策：令劉琦守襄陽，安定民心。然後攻取零陵、武陵、桂陽、長沙四郡，積儲錢糧，作爲根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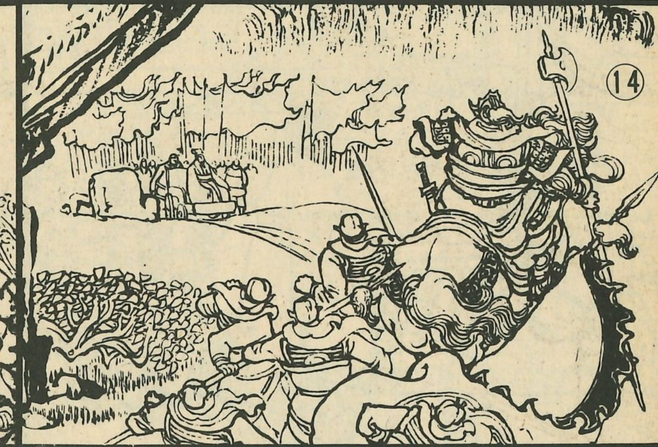


9　魯肅無言可說，沉默了好久，才想出一句話。孔明點點頭，含糊地答應着。玄德却吩咐擺酒款待魯肅，魯肅也就不說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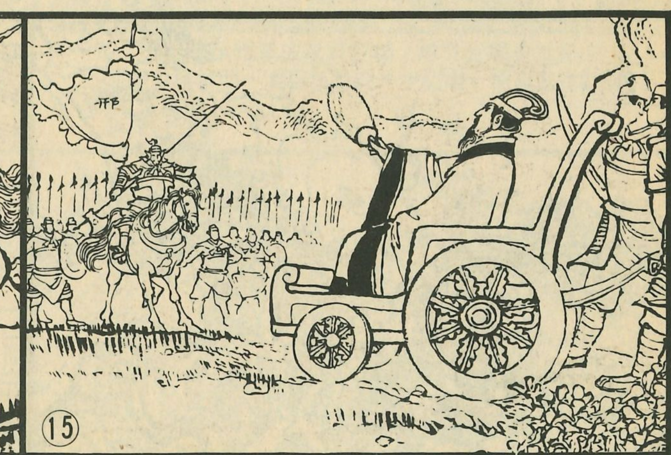
12　劉備聽從了馬良的計策，送劉琦回襄陽養病，留雲長守荊州。他和孔明領一萬五千人馬，張飛當先鋒，趙雲爲後隊，向零陵進發。



13　零陵在湘江的西面，離荊州最近。不幾天，大軍到了零陵。太守劉度得報，派大將邢道榮和他的兒子劉賢引兵出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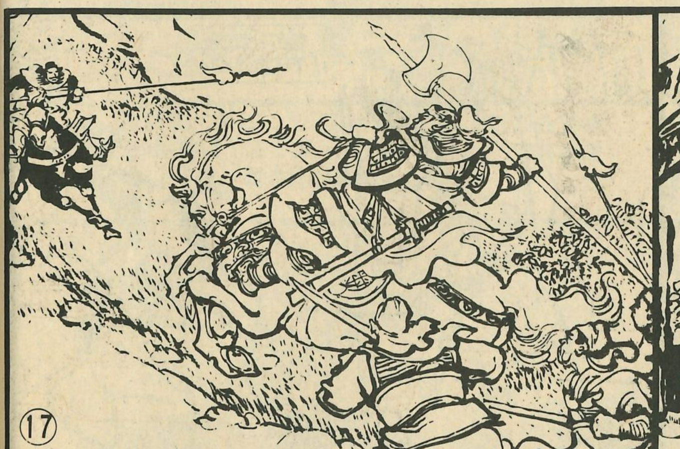


14　道榮和劉賢到了陣前，只見對方陣中，一簇黃旗，門旗開處，推出一輛四輪車來。一個頭帶綸巾、身披鶴氅的人，端端正正的坐在車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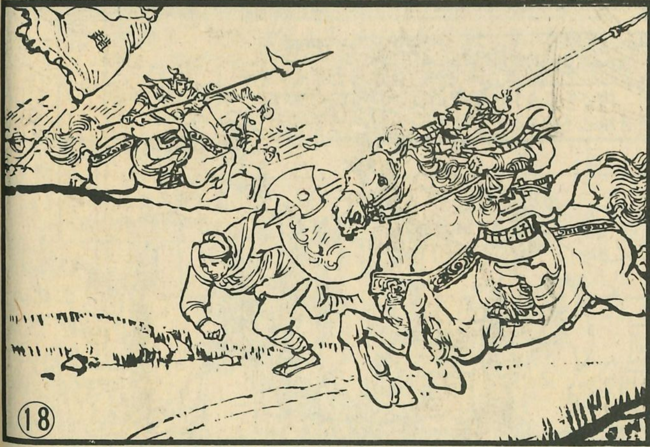


15　四輪車上的那個人却把羽扇搖晃一下，不慌不忙的說：「我是南陽諸葛孔明。曹操百萬兵馬，被我軍殺得大敗，你們何不投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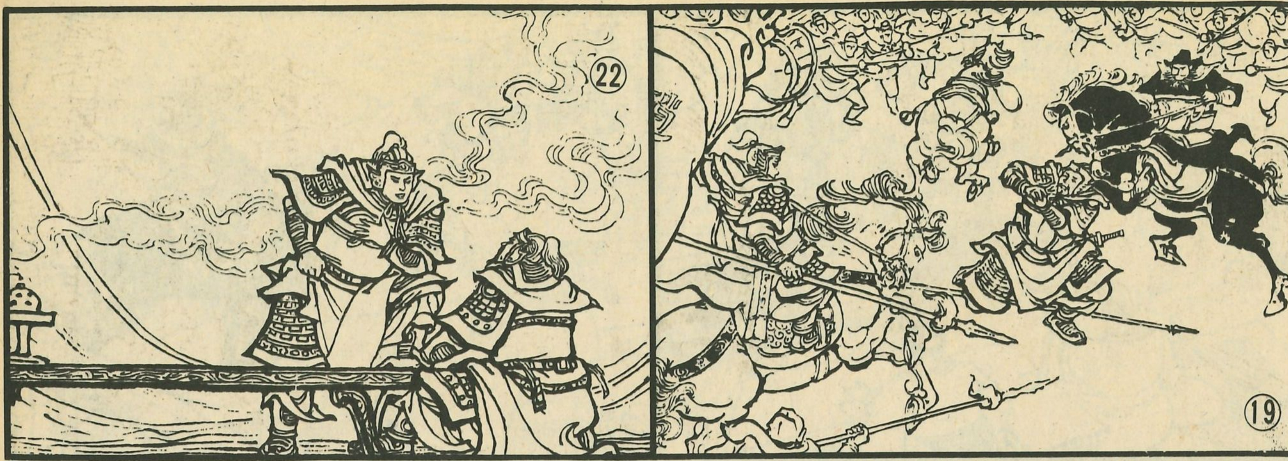
16　邢道榮禁不住大笑，說孔明騙人，便掄大斧直殺過來。孔明却回車望陣中走，陣門忽然又閉上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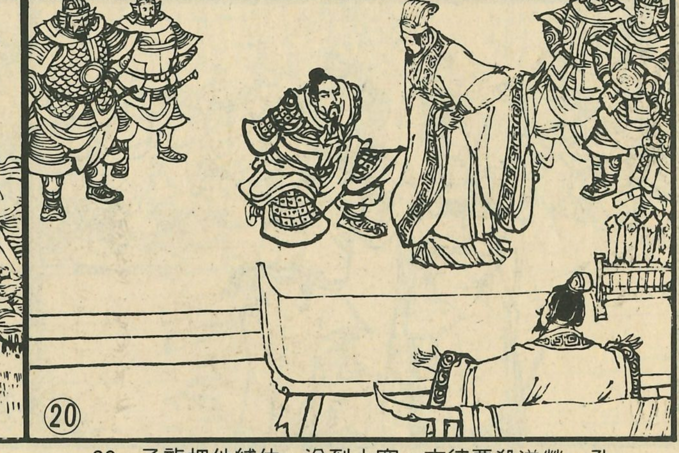
17　道榮那裏肯捨，拚命望黃旗追趕。拐過山腳，忽然不見四輪車，只見張翼德挺矛躍馬，大喝一聲，殺了出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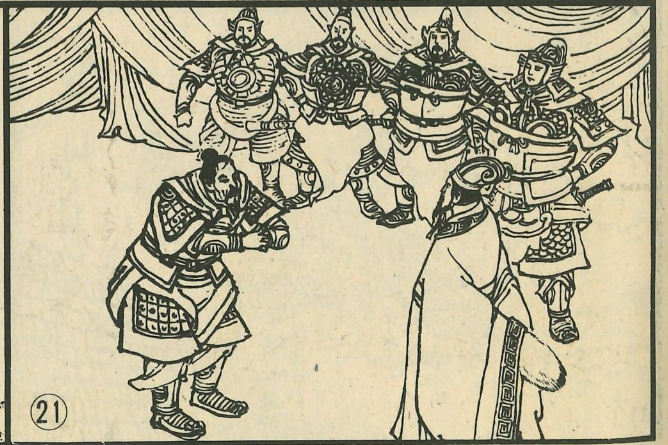
18　道榮不是翼德對手，戰不數合，撥馬便走。忽然喊聲大震，兩下伏兵齊出。



19　正在危急關頭，前面一員大將又攔住去路，大叫：「認得常山趙子龍麼？」道榮料敵不過，又無處可逃，只得下馬投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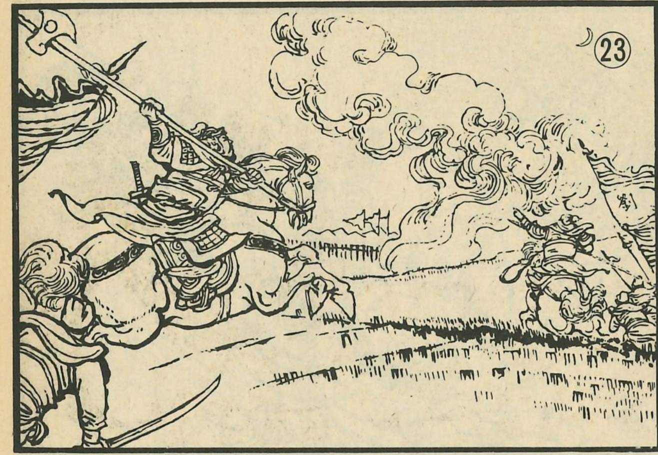


20　子龍把他縛住，送到大寨。玄德要殺道榮，孔明急忙阻止，對道榮說：「你能捉住劉賢，便准你投降。」道榮一口答應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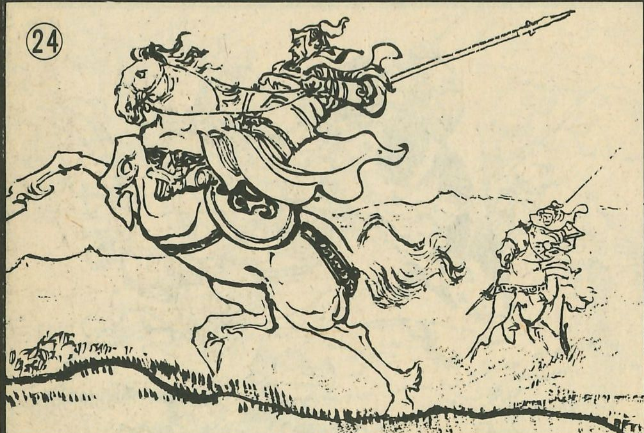


21　孔明又問他將怎樣去捉劉賢。道榮說：「晚上軍師可來劫寨，我做內應，把他捉住。」孔明點點頭，便放道榮回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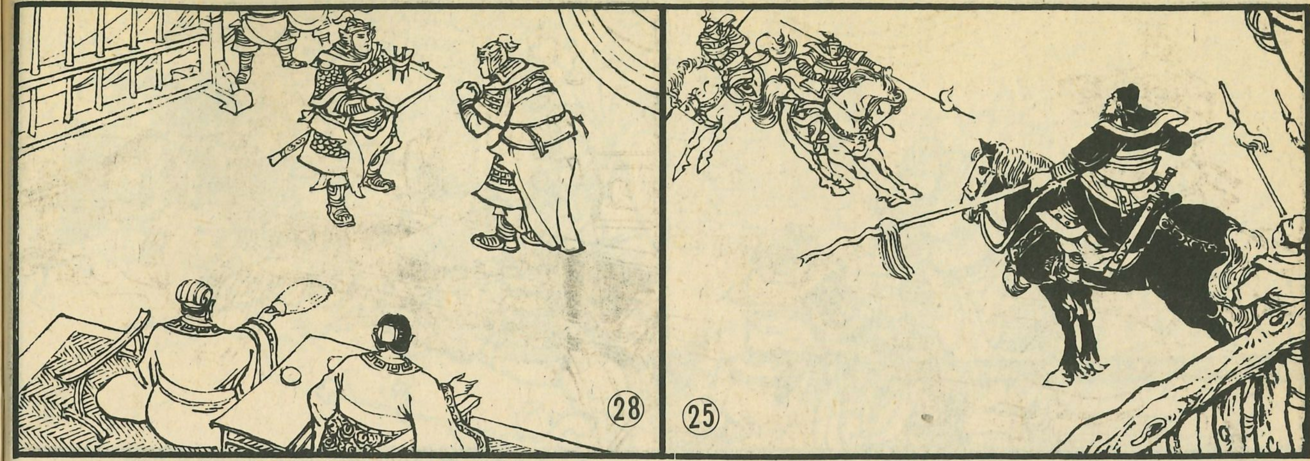
22　道榮回到本寨，把事實告訴劉賢。兩人計議一陣，便將計就計，在寨外設下埋伏，寨中虛立旗幟，等孔明來劫寨，就便擒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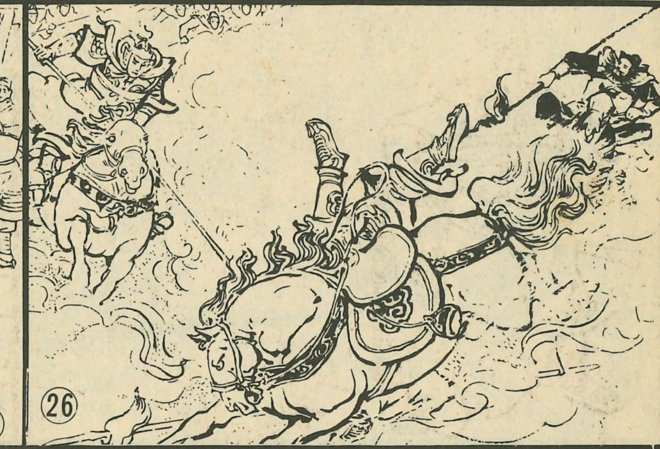
23　當夜，劉賢與道榮兩個，分兵伏在寨外，等待孔明來劫寨。二更時分，果然有一彪軍到寨口放起火來。劉賢和道榮暗暗歡喜，急忙引兵殺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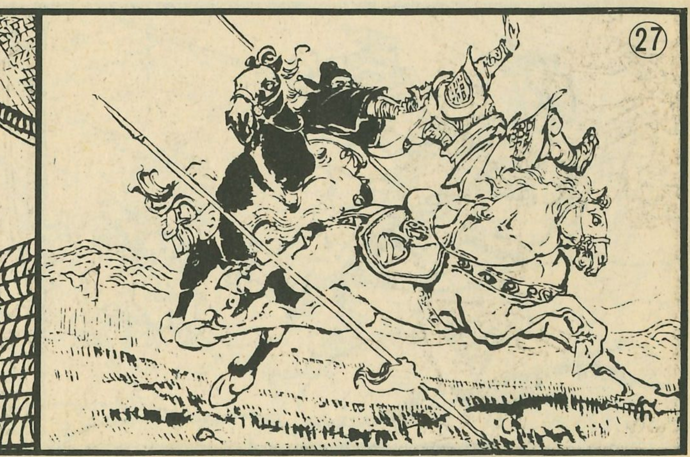
24　劉備軍士紛紛退走。兩人乘勢追趕，趕了十多里，忽然不見了敵軍。兩人覺得勢頭不對，勒馬便回



25　將近寨門，只見一員大將手執長矛，趕出寨來，大喝一聲，兩人嚇得魂不附體，回頭就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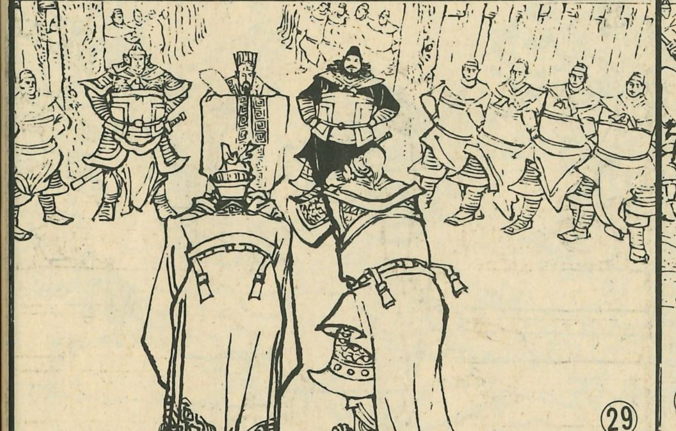


26　劉賢和道榮商量一陣，決定去劫孔明營寨。走不到十里，趙雲引兵從黑暗中殺出，道榮措手不及，被趙雲一槍刺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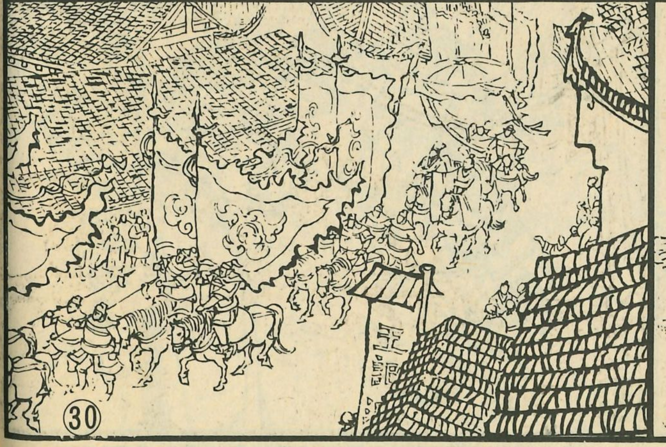


27　劉賢心慌意亂，撥馬便逃。誰知張飛從背後趕上，一把將劉賢活捉過馬，綁着回大寨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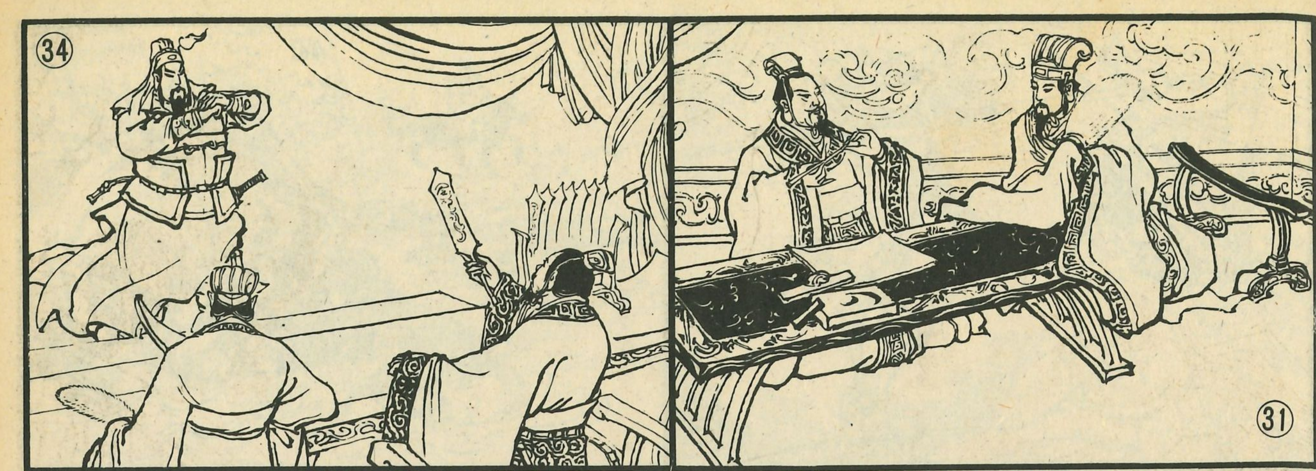
28　到了大寨，孔明卻叫軍士解去劉賢的綁，賜酒給他壓驚，叫他回去勸說劉度投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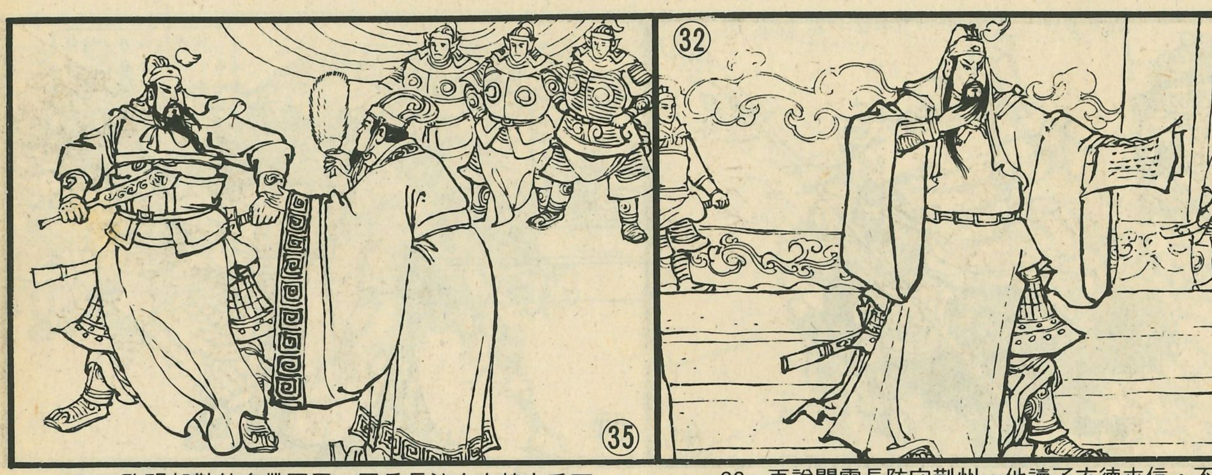
29　劉賢感激孔明寬厚，勸他父親投降，劉度也聽從了。第二天，城上豎起降旗，大開城門，劉度捧着印綬到劉備大寨來投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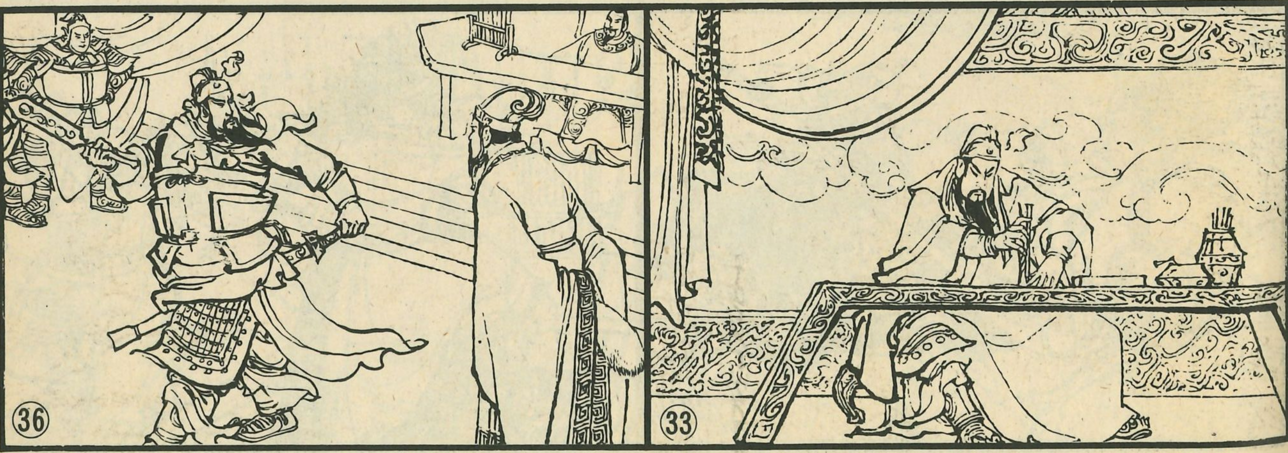
30　劉備叫劉度仍做零陵太守，劉賢調荊州辦事。一面入城安民，賞勞三軍。零陵百姓聽說劉備進城，都到道旁來歡迎。



31　接着，趙雲取了桂陽，張飛奪得武陵，四郡已經取得了三郡。於是劉備寫信給雲長，說翼德、子龍已經各得一郡。



32　再說關雲長防守荊州，他讀了玄德來信，不禁捋着長鬚，心裏激動起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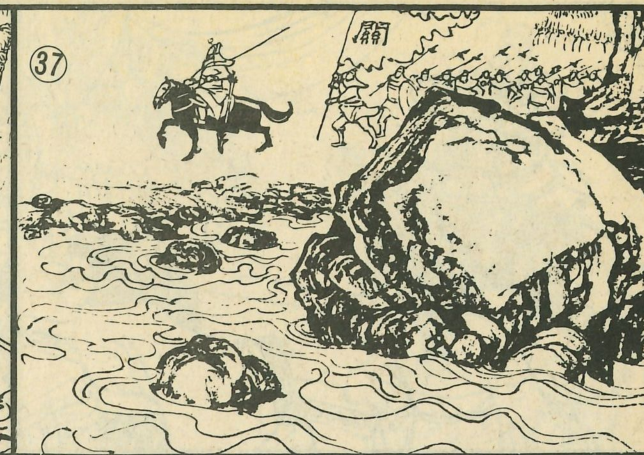


33　他想，翼德、子龍都立了功勞，自己也不甘落後。於是他提筆寫信，請求讓他去取長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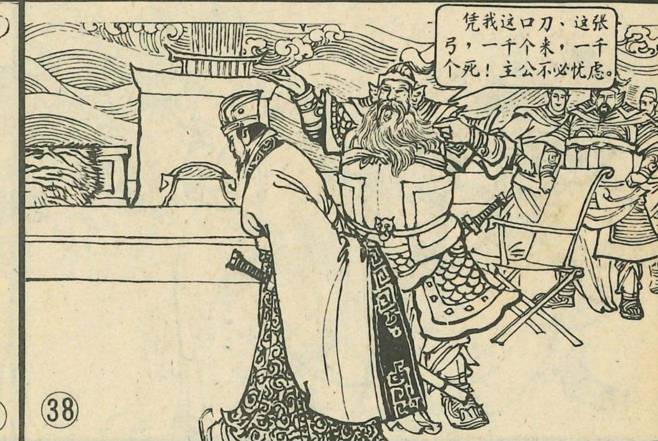
34　玄德接信，連夜派張飛趕到荊州，替雲長防守，令雲長來取長沙。雲長到了武陵，見過玄德、孔明，討取軍令。

35　孔明卻勸他多帶軍馬。因爲長沙太守韓玄手下有個大將名叫黃忠，年紀雖近六十，卻有萬夫不當之勇，是個勁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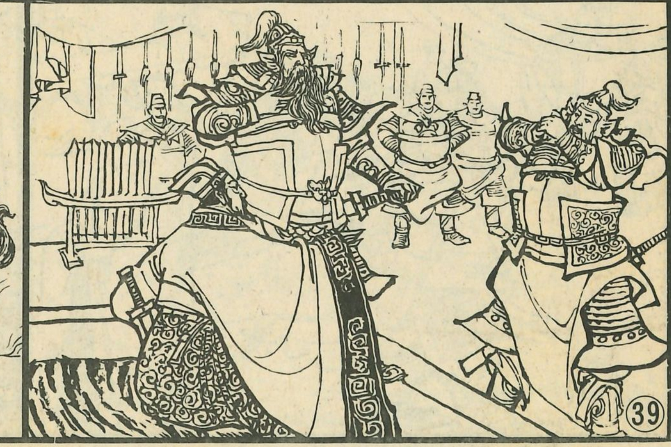
36　雲長一聽，笑了笑說：「黃忠一個老卒，怕他甚麼？我只帶部下五百名校刀手，一定去斬他的頭獻上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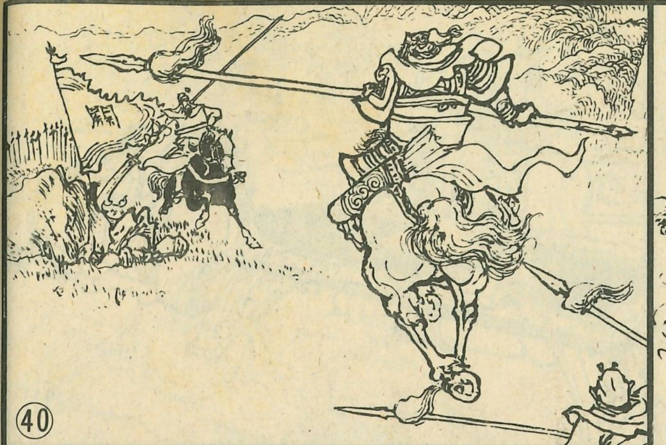
37　玄德見雲長急躁輕敵，苦苦阻擋。雲長不依，只領五百校刀手走了。孔明恐怕他有疏失，請玄德引大軍隨後往長沙進發。



38　長沙太守韓玄，素來知道雲長威名，這時聽得雲長軍到，便與老將黃忠商議。原來黃忠精通刀法，還能開二石力的弓，百發百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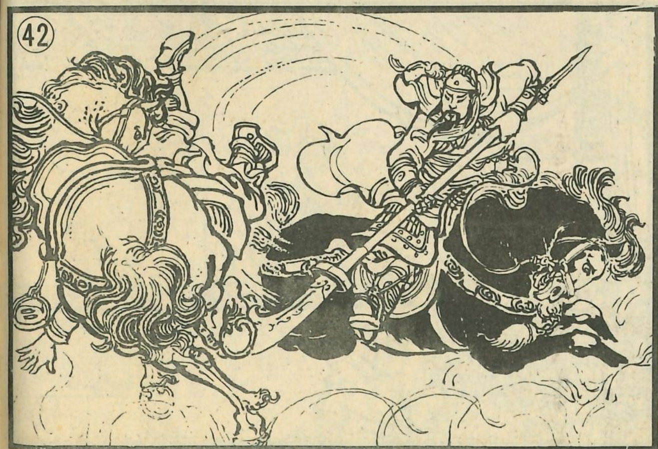
39　黃忠正要出戰，校尉楊齡卻不服氣，大聲的說：「不必老將軍出馬，看我把關雲長活捉過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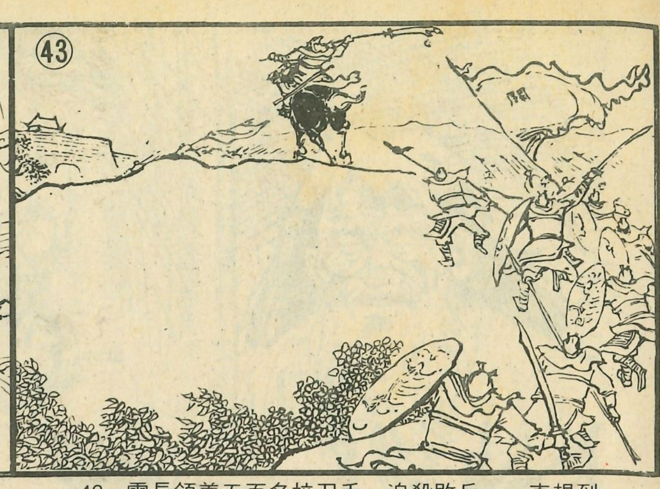
40　韓玄大喜，就令楊齡出城迎敵。楊齡帶着一千軍士，出城走了五十里，雲長的軍馬也趕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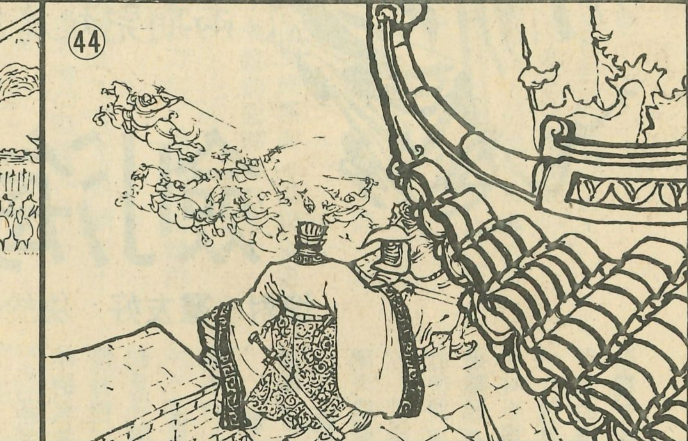
41　楊齡挺槍出馬，高聲叫罵。雲長大怒，也不答話，飛馬舞刀直取楊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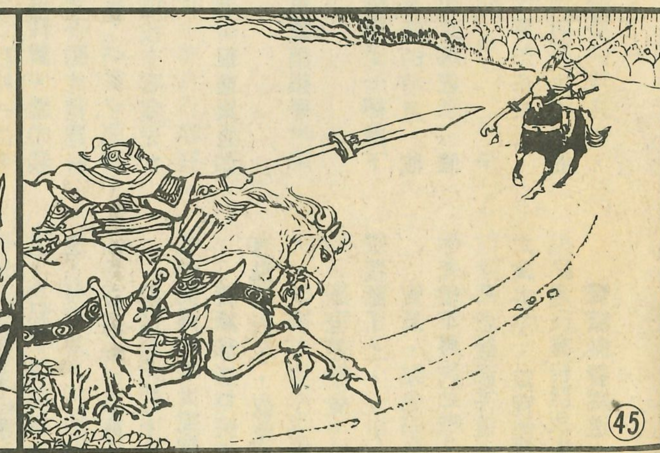
42　戰不到三合，楊齡就抵敵不住，他來不及逃跑，被雲長一刀殺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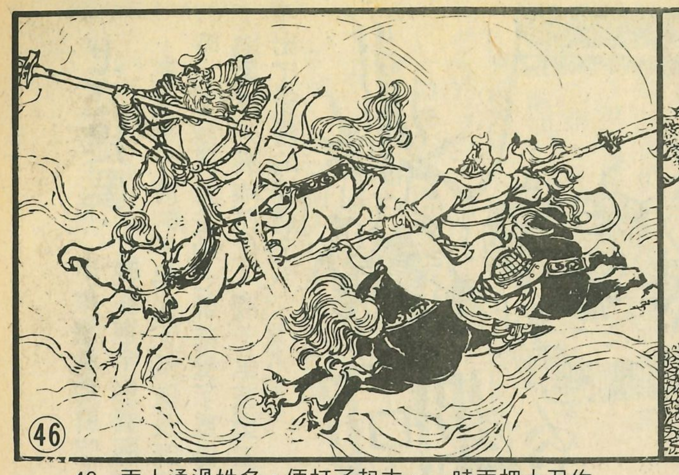
43　雲長領着五百名校刀手，追殺敗兵，一直趕到城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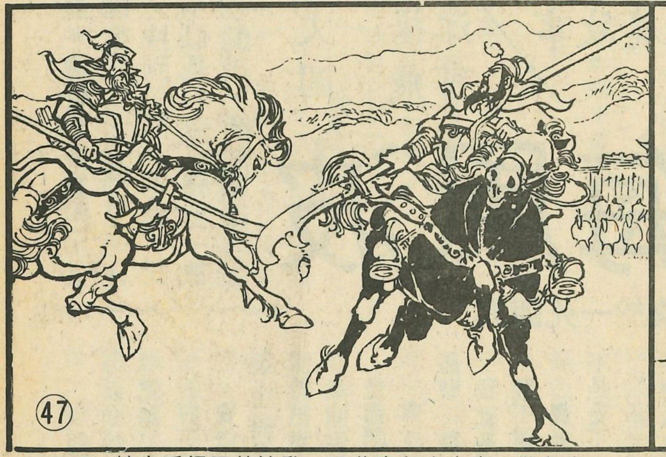
44　韓玄大驚，急忙令黃忠出馬迎敵，自己上城防守。黃忠提刀縱馬，只帶了五百個騎兵，如飛的奔出城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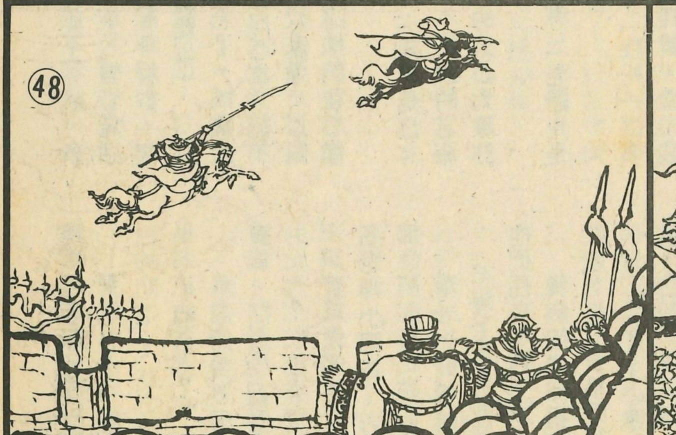
45　雲長抬頭望去，只見一員老將背着弓，提着刀，飛馬過來。雲長料是黃忠，便將五百校刀手一字擺開，自己橫刀立馬等着他。



46　兩人通過姓名，便打了起來。一時兩把大刀你砍我殺，戰了多時，不分勝負。黃忠雖然年老，却越戰越勇，一點沒有破綻。



47　韓玄看得眼花撩亂，恐黃忠年老力衰，難免有失，便鳴金收軍。雲長心想：黃忠名不虛傳，來日當用拖刀計勝他。



48　第二天早晨，黃忠出馬與雲長再戰，韓玄仍在城上觀看。鬥了幾十合，雲長提着靑龍偃月刀，回馬便走。

（待續）

上文提要：尹家堡的梅軒陷入了一片火海。梅軒的賓館內，當晚住進了白雲觀主天風道長師徒兩人。火勢停熄後，堡主尹一清的子弟在天風道長師徒下榻之地，挖到了兩具屍體。此時，又發現堡主的七師弟受了重傷，昏迷不醒，似是六腑五臟被一種陰柔掌力震離原位。凌千里被堡主的特製靈葯救醒後，斷斷續續的說出了受傷的經過……



兩期完短篇故事／江揚·文 可飛·圖

劍海風波

愧對一羣友好　决於一死謝罪

這頓酒，氣氛似乎並不和洽，華老爺顯然有着很大的心事，儘管黛姑娘使盡了狐媚、哄騙的渾身解數，卻始終解不開華老爺緊皺的雙眉。

寶黛姑娘可眞有點急了，嬌嗔的道：「爺，你到底有些甚麼心事？能不能說出來聽聽，說不定奴家還可以幫你拿個主意。要不然，這樣悶在心裡，是會悶出病來的。」

華老爺嘆了口氣道：「其實是沒有甚麼，幾萬兩銀子還要不了我的老命，我祇是生氣，這世上的人心太險詐，毫不講一點道義的！」

寶黛姑娘詫異的問道：「老爺，是不是受了人家的欺騙？」

華老爺嘆了口氣道：「我托一位多年的老友代我購買幾樣珠寶，當時我撥付他五萬兩銀子，想不到他竟見財起意，唉，從此避而不見。」

「爺的那位朋友難道沒有妻室兒女嗎？」

「嘿，妻室兒女倒有，但他棄之如敝屣。」

「難道他拐了爺的五萬兩銀子，一個人遠走高飛？」

「沒有，」華老爺斟滿了一杯鰊下肚，說道：「我得到了可靠的消息，他還隱跡在這城裡面，而且還包了一個名叫小翠花的女人……」

說到這裡，猛的一掌拍在桌上，狠聲的道：「我只要找到他，決不與他善罷干休！假如有人能提供我綫索，我願意拿出一萬兩銀子來作爲賞格！」

寶黛心中一動，表面上卻不動聲色的問道：「爺方才說他包了一個名叫小翠花的女人？」

華老爺突然兩眼睜得精圓，盯緊寶黛，問道：「難道你認識那個小翠花的女人？」

寶黛微笑道：「奴家有個姊妹，花名也叫小翠花，可不知是不是她。爺那位朋友可是姓胡？」

華老爺幾乎跳了起來，連聲說道：「不錯，正是那姓胡的渾蛋，妳知道他們住在那裡？」

寶黛蛇腰一扭，撒嬌的道：「爺，奴家有沒有資格獲得那份賞格？」

「當然有！」華老爺斬釘截鐵的答道：「只要提供綫索是正確，能找到他！」

「可不可以先付？」

「妳這浪蹄了，倒是眞難纏！」華老爺樂得哈哈大笑起來。

寶黛卻接口笑道：「爺，你這話可有點不對了，奴家雖浪，沒有爺的點火，奴家一個人也浪不起來的。」

華老爺祇覺一陣臉熱，不敢再往下接話了。

寶黛一點也不放鬆的又道：「爺，你怎麼不再說話啦？」

華老爺苦笑道：「妳這張小嘴實在太厲害了，算我認輸了吧，啊！寶黛，妳還沒有告訴我小翠花的住處呢？」

寶黛撒着嬌道：「爺，能不能先行

賞賜部份賞金？」

華老爺道：「可以，祇是我那能隨身携帶那麼多銀子，這樣吧！我身邊倒有顆心愛的珠子，論價值，大概是不會少過五千兩銀子，就暫充抵押如何？」

說罷，小心奕奕地從胸衣中拿出一隻五彩絲袋，解開絲帶，一粒鴿蛋大的精圓珠子，已托在華老爺的掌中。

寶黛見那粒晶瑩圓潤，霞光流轉，心知確是粒價值很高的寶珠，嬌笑一聲，伸手便搶。

華老爺這一縮，笑道：「慢來，妳還沒有告訴我小翠花的住處呢？」

寶黛小嘴一嘟，嬌嗔的道：「爺眞小氣，告訴你吧，她住在烏衣巷右邊第八戶，有紅漆門廬的便是。」

華老爺一愕的道：「她不是住在『平地一聲雷』？」

寶黛笑道：「那祇是幌子，原來爺也是查過了。」

一粒寶珠到了寶黛手中，華老爺卻乘機告辭。

* * *

子夜，天空還沒有月亮，也沒有星星，祇有一層又一層，堆積得厚厚的烏雲。

大地沉睡了。

長沙沉睡了。

祇有巍然聳立的八角亭，還獨醒睜着閃閃發亮的眼睛，看着這深夜裡進行的一切罪惡。

那是供奉佛前的兩盞長明燈。

黑暗中，突然出現兩條人影，一前一後，似在追逐，而後面那條人影，卻不時躲躲閃閃，隱蔽行藏，又好像是在緊緊的盯梢。

那兩條黑影，顯然都是武林高手，他們在屋頂上飛馳，竟都不帶一絲響聲。

尤其是後面那條黑影，步履從容，身法美妙，顯較前面那條的功力，要高出得多了。

他們飛馳的方向，就是那座巍然高聳的八角亭。

前面那條黑影，也似有所顧忌，雖在飛馳中，仍不時回頭張望。

八角亭到了。

前面那條黑影卻未直奔八角亭，而是向斜刺裡射去。

那是一片住宅區，巷道縱橫，似是孔明的八陣圖。

當然，後面那條黑影趕到時，業已失去前面那條黑影的踪跡。

但他顯有成竹在胸的樣子，他對地形很熟悉，所以行動毫不慌亂。

他仔細辨認了一下這些縱橫交錯的巷子，一伏身，平竄了過去，然後在右邊開始數到第八戶，果然是紅漆門廬，而且後院中，還透出一絲燈火。

那是一隻窗戶，裡面掛着厚厚的棉簾，因爲沒有拉合攏，才露出那一線燈光。

房內傳出很低的笑嘻聲，是一男一女的聲音。

他吸了口氣，雙臂一張，一式「平沙落雁」，好俊的輕功，眞似是飄落一片枯葉。

他運用龜息之法，閉住了呼吸，悄悄的蹲在窗戶下面。

「你這死鬼，幹甚麼都是這麼焦急的。」是女的聲音。

「我的好嫂子，你不知貧道三日不知肉味，悶得眞是難受，妳就行個好吧，不要再作弄我了。」

躲在窗外的人一聽，兩隻拳頭幾乎握得可以擠出水來。心想，佟師父料得果然不錯，眞的是天風那個牛鼻子老道弄的鬼。

「鼎一，」是女的聲音，「我看你眞是色膽包天，竟敢割你師兄的靴邊，萬一他知道了，你知道是甚麼後果。」

「甚麼後果都是一樣，我也沒有這個野狐禪的師兄，娘子，妳就行行好吧。」

「鼎一，你……」

女的話到「你」，忽然似是被甚麼東西堵住了嘴，以下便祇是剩下「嗯嗯嗯」的喉音，和悉悉索索的剝衣服聲音了。

蹲在窗外的人皺了皺眉頭，當然他知道房內那對奸夫淫婦繼續往下的節目。如依他往日脾性，這對奸夫淫婦，恐怕早已膏吻了他的龍虎雙環。

但他此時卻不願打草驚蛇，因爲這對奸夫淫婦還有繼續利用的價值。

自然，他對房內那場即將開鑼的淫戲，更是嘔心，實在是沒有繼續留下去的必要。

可是，當他站起身來，突然發現對面屋頂上，大剌剌的站着一個人，而且還在向他招手。

他不禁大吃一驚，無暇多想，一式「孤鶴冲天」，便向對面屋頂撲去。

那人見他撲來，掉頭便跑，不但身法怪異，而且速度快得出奇。

他心裡很清楚，對方的功力決不遜於自己，就是咽不下這口氣，這也是一般學武人的通病。

再者，從對方的舉動判斷，顯無惡意，不過他的想法認爲不無戲弄的意味。

所以，他覺得很氣憤，脚底下自然而然的跟對方較上了勁。

兩人在輕功方面的造詣，似是無分軒輊，一個疾如追雲趕月，一個快似流星過渡，兩人起步時約隔了六七丈距離，追逐了盞茶光景，仍是這等距離，既未拉遠，亦未拉近。

奇怪的是前面那人始終未曾回過頭來，只顧埋頭狂奔。

一逃一追，不覺間，已是二十餘里，早將長沙府城遠遠的抛在背後了。

他們早已脫離了官道，而奔馳在窄狹的田陌上面，眼底下一望無涯的

金黃色稻穗，一陣陣由稻穗散發出來的清香，直衝鼻孔。

這時候，前面不遠之處，突然現出一星燈火，隱約可以看到是由一間獨立農舍中照出來的。

前面逃的人，在離那間農舍大概還有二十幾丈距離，却突然停了下來。轉過身衝着追來的人，牙一齜道：「黃大俠，你今晚可把老朽追得慘了！」

原來這個追來的人，竟然是尹家堡的黃總管。

黃道生追臨近前，一見被追的人竟然是隱跡雷神廟中的怪老人公孫長庚，不禁有點微感意外，於是連忙抱拳躬身道：「原來是公孫前輩，請恕晚輩剛才多多冒犯！」

公孫長庚嘻嘻哈哈的笑道：「這可是我自己找的，與你無關，倒是我引你來，有兩位武林同道要為你引見。」

黃道生道：「那兩位武林同道，現在何處？」

公孫長庚道：「就在前面那間房子裡，咱們走吧，酒菜恐怕已涼了。」

這是間完全用稻草蓋搭而成的房子，堂屋中擺放着一張方桌，桌上放着五式小菜、一壺酒和四副杯筷，兩個老人各踞一方，正在款款而談。

公孫長庚進門便大聲叫嚷，黃道生却愕然的站在門口，兩眼發直。

敢情屋中兩個老人，都是黃道生的舊相識，一個是「皓首神龍」柏天鵬，另外一個却是作客尹家堡，被懷疑燒死在梅軒之內的白雲觀主天風道長。

不過此際的天風道長却是一身老圃的裝束，而且面色慘白，兩眼無神，似是大病初癒的樣子。

天風道長見黃道生那副失神的樣子，知道因為自己驟然在此地出現的緣故，連忙走過去打個稽首道：「黃施主，貧道萬分慚愧，想不到貴堡竟因貧道的拜訪，招致偌大的損失和麻煩。」

黃道生定了定神，才抱拳道：「道長說那裡話來，這一切的錯失，都怪黃某粗心大意，事前疏於防範，才予兇徒有機可乘，也使道長……」

他說到「道長」二字，下面的話却無法接了下去，因為他還不知道天風道長在火焚梅軒後的遭遇。

柏天鵬恰巧大聲說道：「道生老弟，快進來坐下說話，事情的演變，完全是出乎我們的判斷範圍，不是三言兩語可以說得清清楚楚的。」

黃道生「哦」了一聲，和天風道長相繼入座。

天風道長是不忌酒的，却不沾葷腥，所以特地為他準備了一盤毛豆子燜筍乾。

幾巡酒後，話入正題。

天風道長先長長的嘆了口氣，對黃道生說道：「這原是本門的不幸，想不到竟使貴堡也遭到池魚之殃！」

公孫長庚將滿滿一杯酒，擎着靠在下唇上，笑着道：「牛鼻子老道，你最好是長話短說，不要浪費時間。」

天風道長點點頭道：「好吧！事情的起因是由於貧道的師弟天雨，他在無意中得到一本『陰屍眞解』，是兩百年前的『陰屍』米靈的遺錄。據說這『陰屍眞解』裡面所記載的武功，極為陰損，如練到爐火純青，可以在無形中致人於死地！」

天風道長又淺淺的啜了口酒，又道：「不過練這種武功的人，進境到了某種程度，便會完全喪失理性，變得兇狠殘忍，仇視一切，而且，領袖慾極强，事事表現得特立異行，自以為已君臨天下，主宰一切，想不到，貧道却首當其衝，第一個遭到他的暗算。」

黃道生不勝駭異的問道：「道長，請恕在下多言，令師弟得到那册『陰屍眞解』，以及他練那種陰狠的武功，難道道長全不知情嗎？」

天風道長道：「他得到了『陰屍眞解』，並苦練那『陰屍眞解』上所記載的邪門武功，除了他的幾個死黨之外，確是極端隱秘，將貧道完全蒙在鼓裡。

「後來，因他的邪功進境到了某一程度，突然性情大變，一切反常，才引起貧道注意，經過月餘暗中調查，方知箇中原因，但他業已深深陷入魔道的泥淖之中，而無法自拔了！」

他嘆了一口氣又道：「貧道不敢自鳴清高，白雲觀雖然位列三湘七劍之一，有資格逐鹿七劍盟主的寶座，但貧道總覺得修道之人，應該是與世無爭。所以，儘管新七劍盟主的產生，都在暗中已作部署，但貧道却心如止水，毫未作出岫的打算。

「此次貧道赴尹家堡作客，也是為了那不肖師弟的終日喋喋不休，使人耳根無法清靜，才托調先分別拜訪六劍，藉以觀察動靜。

「怎料那不肖師弟，竟已存下了篡奪掌門，並除去貧道之心！

「他居然以授技重賄，於貴堡伏了一道內綫，貧道到達時，即授命暗中在貧道的飲食內，下了一種無色無臭無味的散功葯粉，如非劣徒鼎眞機警，貧道恐已屍骨無存了！」

黃道生不勝感慨道：「這的確使人感到意外了！」

怪老人公孫長庚大笑道：「黃大俠，你用不着和牛鼻子遮掩，這絲毫也不意外，須知魔由心生，他師弟如果平日未存非份之想，決不會秘密苦練那種邪門武功，牛鼻子的這次大難，正是予他教導不嚴的責罰。」

公孫長庚突然斂去笑容，向黃道生說：「想不到天雨那牛鼻子的手下，居然敢追踪黃大俠追踪到老朽的寓所來，若不是怕打草驚蛇，眞想給他吃點苦頭。」略頓又道：「黃大俠暗探小翠花的香閨，可曾獲得甚麼線索？」

黃道生含笑的點點頭道：「公孫前輩對敝堡發生的這件事情，好像瞭如指掌，胸有成竹的了！」

公孫長庚含笑道：「大概都已清楚了，剩下的只有褚老婆子那根三絕吹管，尚未查出是如何會落在天雨那牛鼻子的手中。」

柏天鵬道：「有沒有需要去找褚老婆子當面問個清楚，也許可以找出原因來。」

公孫長庚腦袋搖晃得像貨郎鼓似的，說道：「這條路根本走不通，那老婆子的脾氣孤僻得很，也怪異得很……」

天風道長突然的接口道：「這就奇了，想不到這世界上，還有個被怪老人批評為脾氣怪異的老婆子，這就眞所謂是無獨有偶了。」

柏天鵬道：「這個在下知道，褚老婆子雖是武林人物，但從來不與武林的中人來往，黑白兩道都沒有她的朋友，不過在下知道她有個最敬重的人，一個完全不懂武功，但才華極高的殘廢老人。」

公孫長庚問道：「那殘廢老人住在那裡？他是否願意替我們辦這件事？」

柏天鵬自告奮勇道：「那老人住在盆陽桃花崗，和在下倒有點淵源，這件事就交由在下來辦好了，多則五天，少則三天，一定趕回尹家堡覆命。」

公孫長庚大喜道：「柏兄，能解決這個問題，眞是太好了，我看事不宜遲，就請柏兄即時上道，好嗎？」

柏天鵬道：「這是何等緊急之事，自然越快越好！」

黃道生急道：「老哥哥，請稍待片刻，在下還有個計議……」

公孫長庚一怔問道：「是否與柏兄此行有關？」

黃道生道：「是的，剛才柏兄提到盆陽，突然觸發起在下一絲靈感，但不知是否可以行得通？」

柏天鵬道：「道生老弟，不管是否行得通，有主意總比沒主意的好，你不妨說出來，讓大家商量商量。」

黃道生道：「現任七劍盟主『追風劍』甘天池，不是住在盆陽對河的白鹿山嗎？再過三個月又該是衡山論劍，選拔新盟主了……」

公孫長庚接口道：「黃大俠，現在時間寶貴，衡山論劍，遠水不能救近火……」

黃道生道：「在下當然知道衡山論劍時間尚遠，遠水當然救不了近火，所以才說不知道這個主意行不行得通？」

天風道長笑道：「那就請黃大俠快些說出來吧！」

黃道生道：「在下想，假如能商得甘盟主的同意，將衡山論劍的時間提前三個月……」

公孫長庚一掌拍在桌上，將盃筷都震得跳了起來，大聲道：「對呀！如將衡山論劍的時間提前三個月，不是很多問題都可以迎刃而解了嗎？嘿！我怎會想不到這個擺在眼前的好主意！」

天風道長微微一笑道：「這大概是錦心與草包的分別吧！」

公孫長庚笑着正欲回敬天風道長幾句，黃道生適時的說話了，他道：「提前舉行衡山論劍，雖然可以解決我們的困難，但甘盟主是否同意這樣做，這也是問題。」

天風道長道：「甘盟主的平生為人，貧道很瞭解，他急公好義，耿介爽直，此事和他商量，可能獲得他的諒解。」

柏天鵬道：「天雨陰謀毒斃掌門師兄，篡奪掌門之位，已是大逆不道，凡我武林同道，都應共棄共伐，何況甘大俠為現任七劍盟主，更是職責攸關，義無反顧，我想是應該沒有問題，只是技術上得好好研究一下。」

公孫長庚道：「對，那就請柏兄詳細告訴他好了！」

柏天鵬道：「這不太適合，在下有自知之明，說話的份量不夠，丟臉不要緊，誤了大事在下可擔當不起，還是從長計議的好！」

黃道生想了想道：「依在下的愚見，公孫前輩雖然游戲人間，但在武林中的威望素隆，就請公孫先生領頭，和天風道長及敝堡堡主聯名致函給甘大俠，再由柏兄加以補充，這樣就比較週到了。」

公孫長庚笑道：「黃大俠果然不愧為『神算』之名，心竅比咱們靈光得多了，就決定這樣辦吧！天風牛鼻子，你喝了一肚子的墨水，也不能太辜負你，寫信之事，就由你來執筆好了。」

柏天鵬這時向黃道生說道：「道生老弟，我想，你此時心裡一定有個疑問，是吧？」

黃道生點點頭道：「是的，小弟確是感到奇怪，老哥既不在尹家堡，怎會突然在此地出現？不過一直沒有找到機會問你。」

柏天鵬道：「我是得到公孫兄的暗中通知，要我明着離開尹家堡到城裏來的，老哥哥雖然當時感到奇怪，但我和堡主商量後，還是決定依照公孫兄的指示去做。老哥哥一過江，便被人引到這裡來，却想不到天風道長師徒已先我在此……」

黃道生道：「他的徒弟呢？」

「天風道長已派他潛返白雲觀。」

柏天鵬道：「道生老弟，你可知道，公孫兄為甚麼要我明着離開尹家堡，過江到城裡來？」

黃道生搖搖頭。

柏天鵬笑了笑道：「公孫兄神出鬼沒，被他偷聽了天雨他們一個秘密的狠毒決定。」

「哦！甚麼狠毒的決定？」黃道生顯得很吃驚的樣子。

柏天鵬道：「你不是曾經判斷天雨可能會採取進一步的行動，甚至綁架

尹英杰來威脅堡主的嗎？他們果然落入你的預算中，公孫兄要我明着離開尹家堡的目的，就是誘使他們暴露陰謀……」

黃道生道：「你老哥哥離堡後，堡中人手更顯單薄，這不是太危險了嗎？」

柏天鵰微笑道：「這個你儘可以放心，公孫兄已經往訪過凌雲霄總鏢頭，請他和鏢局中的幾位鏢師在暗中協助……」

黃道生微笑道：「這倒眞與小弟所想的不謀而合了，小弟也曾和凌總鏢頭商妥，請他暗中協助呢！」

柏天鵰哈哈的笑道：「這才叫做英雄所見略同呀！」

這時，天風道長已經將書信寫好了，朗誦了一遍。

他見大家均無意見，便折叠好交與柏天鵰貼胸收藏。

柏天鵰告辭離去後，三人又詳細的計議了一番，這才互道珍重而別。

＊　＊　＊

黃道生回到尹家堡後，便立即和堡主尹一清局室密談商議。

他們經過了一個多時辰的商談，終於決定了三件事。

第一，如果眞有人企圖擄劫尹英杰時，尹一清與黃道生故裝作不知，不要出面，讓暗隱伏之人將其驚走，也就算了。

第二，即時擇定安葬罹難者。

第三，對胡大海的行動，暗中加强監視，但決不能露出絲毫痕跡。

既經決定，黃道生便開始執行，他先到練武場停靈柩之處逗留了一會，見超渡亡魂的法事仍在繼續進行。

堡中之人，業已個個精疲力倦，很顯然的看得出來，他們都是緊咬牙關，在極力的支撐着。

嚎啕痛哭的場面已經沒有了，只剩下一堆悲聲飲泣的家屬。

黃道生不禁搖了搖頭，長長地嘆了口氣。

這時，「寒心掌」胡大海剛從對面走了過來。黃道生上前招呼道：「胡兄，這幾天可辛苦你了。」

胡大海含笑道：「那裡的話，這是在下份內之事，總管還不一樣辛苦。哦！對啦，總管不是過江去了嗎？是甚麼時候回來的？」

黃道生苦笑道：「剛回來不久。唉！還不是爲了凌千里受傷的事，想不到凌總鏢頭很不諒解咱們。」

胡大海雙目一瞪，顯出一副很氣憤的樣子，怒聲道：「那麼，凌雲霄就太不夠江湖義氣了，他兒子是在尹家堡學藝的，又不是託鏢，還要負責保險，不要說只是受了點傷，就算是爲師門把命送掉了，不也應該嗎？他怎能……」

黃道生忙低呼一聲道：「胡兄，」打斷了他的話頭：「這也難怪他，凌雲霄已屆望六之年，就是這麼一個兒

子。人嘛，又不是聖賢！」

胡大海嘴角一撇，嘿嘿連聲，表示出一副很不屑的神態。

黃道生向四週掃了一眼，又道：「這十幾具棺材老是停在這裡，實在令人頭痛，全堡的人都爲他們拖累得精疲力盡了，我已經和堡主商量過，今日午後未時，一律發引安葬……」

胡大海接口道：「難道不等到向師父和佟師父他們回堡，萬一天雨道長親自來了，要看屍體呢？」

黃道生道：「那祇有到時候再說了，啊！胡兄，目前柏老和佟、向二兄均不在堡中，小一輩的弟子們，又不敢擔當大事，所以，只有麻煩你老兄和馮兄多辛勞一點了。」

胡大海慨然道：「這是在下份內應該做的事，怎勞總管關照！」

黃道生笑了笑，沒有再說甚麼，便逕自回轉住處。

＊　＊　＊

午時一到，尹家堡內又開始大忙特忙起來了。

因爲臨時決定了未時發引，所以發引前很多工作都必須如期完成。

幾已沉寂的哭聲，又開始提到了最高的一個音符。

兩班僧、道，鑼鼓、鐃鈸、鈴鐺、木魚和梵唱聲，滙成了一支悲壯的交响樂章，使人震耳欲聾。

未正，堡門大開。

兩隊穿着彩色法衣的高僧高道，猛敲着法器前導，接着便是十七具棺材，棺材後面是堡中罹難者的家屬，和堡中參加執紼人羣，長達兩里多路，宛如一條長龍般浩浩盪盪的前往距堡不遠的墓地。

十七具棺材安葬竣事，已是申末酉初。

今晚，除了凌亂的桌椅板櫈，和油膩的碗盞傢具，酌予留人收拾洗滌之外，大家總算是喘了一口氣。

戌正，尹家堡內才完全趨於靜寂。

黃道生似乎是體念堡中人的辛勞，並未額外增加守望之人，只是他自己却不時四處巡視，查看，倍加辛苦。

他雖不欲驚動別人，但是，暗中却有一雙灼灼的眼睛，緊緊的盯着他的一舉一動。

四更過後，他的臉上已流露出很深的倦意，但他仍然勉强支撐着外出巡視了一遍。

當他再度回到住處，已是呵欠連連，顯然是已疲倦到了極點，也許只是想在床上和衣靠一下，閉目養養神，想不到頭才擱到枕上，精神一恍惚便呼呼睡熟了。

四更後，是黎明前一段最黑暗的時光，不過今夜月色甚佳，全堡沐浴在奶白色的光輝裡。

突然，自梅林裡竄出幾條人影，掩掩藏藏，像幽靈似的撲向尹堡主一清的房舍。

在尹堡主房頂一處有陰影的角落裡，也伏着一個蒙面黑衣人，他看到那幾條竄近的人影，便探出頭來，「吱」的發出一聲鼠叫之聲。

很快的，幾條人影便和伏在屋頂的黑衣人會合在一起。

「老胡，怎麼啦？」這是幾條人影中的一個輕聲問道。

「全都睡得像死豬一樣。」原先伏在屋頂的黑衣幪面人答道。

「現在離天亮已不遠了，咱們得馬上動手！」

「鼎一，迷魂香帶着沒有？」

「當然帶在……」

黑衣幪面人突然輕聲喝道：「停聲。」隨用手一指。

鼎一循着黑衣幪面人所指方向一看，只見月光下，三條黑影如飛而至。

黑衣人惶急地低聲道：「鼎一，現將五更鼓，轉眼天明，今晚已來不及了，你們盡快離開此地，以免暴露痕跡，咱們今午再聯絡吧！」

說完也不待鼎一答話，一翻身便縱身下房消失不見。

鼎一恨恨地輕聲駡道：「笨蛋！」也不知所指是誰，便也領着其餘數人，藉着暗影蔽掩，相繼遁去。

三條人影轉眼便到了尹一清的屋面，因爲他們並未掩蔽身形，併肩站在溶溶月色之下，自然可以看得十分清楚，原來是雄風鏢局的總鏢頭凌雲霄與龍、余兩位鏢師。

凌雲霄大聲道：「雄風鏢局凌雲霄請尹堡主答話。」

他這裡話聲方落，尹一清已抱拳站在天井中，仰面道：「凌兄夤夜見訪，當有重要事故，請偕兩位鏢頭下來，入內奉茶，以便詳談。」

凌雲霄嘿聲冷笑，便和兩位鏢頭連袂縱落。

黃道生因寄居在尹宅前間，這聞聲已經趕了過來，一見凌雲霄等人，忙抱拳一道早，笑着說道：「總鏢頭，您這麼早光臨敝堡，可是來探望令郎千里？」

凌雲霄正待答話，只見胡大海、馮子飛和尹一清的一干子弟，全都操着兵刃，蜂湧而來。

但其中獨少了尹英杰和凌千里二人。

尹一清見狀，面色一沉，喝道：「你們這是幹甚麼？還不趕快都給我退下去！」

胡大海面色微變道：「堡主，這不能怪咱們魯莽，因爲我們正睡得迷迷糊糊的，突然聽到房頂上有人吼叫，尤其是本堡有了前幾天那場變故，每個人的心情都很沉重、緊張，咱們還以爲來了匪徒呢。」

這眞是指着和尚駡禿驢，凌雲霄吃了個啞巴虧，只有苦笑，自認倒霉。

黃道生笑着道：「好了，好了，這只是場誤會，胡師父、馮師父和無痕你們，還可以去再多歇息一會兒。」

尹一清目送胡大海等人去了之後，才笑向凌雲霄和龍、余二鏢師道：「現在一切均已明朗，只待柏兄的佳音，在下已在書房備有幾式下酒小菜，咱們就來喝個通宵達旦吧！」

這時，向陽與佟震宇都相繼返堡。

向陽帶回的消息，丐幫確曾於一個月前發現過一次像「殭屍門」這種形狀的人物。不過稍現即逝，再未發現過，而且只有兩個人，是否爲「殭屍門」就不得而知了。

至於佟震宇帶回的消息，更是氣燄萬丈，咄咄逼人。

佟震宇說：「在下日夜兼程趕到衡州白雲觀時，人和馬都疲乏不堪了，但投書求見時，並未受到應有的禮貌接待。

「天雨道長召見時，更是拍桌打椅，口出不遜之言，完全沒有一點修道高人的風範，簡直就像一個狂人！」

「天雨並且大言不慚的說，現在已經接掌白雲觀，並且要昭告天下武林同道：『尹家堡堡主謀殺白雲觀觀主天風道長師徒。』

「最後並提出一個狂妄的要求：『尹家堡之人，自堡主以下，不分男女老幼，均須穿蔴帶孝，將天風道長師徒靈柩送回白雲觀……』」

當然，尹一清和黃道生既知道天雨道長的底細，自未將他的狂妄言行放在心中，只是一笑置之。

尹家堡自雄風鏢局的總鏢頭凌雲霄與龍、余兩位鏢頭已決定暫時留下作客，並允於臂助之外，再加以向陽和佟震宇的相繼返堡後，堡中人亦已恢復精神，便由黃道生調兵遣將，無分日夜的嚴防。

時間一天一天的過去，一晃就是五天，總算是風平浪靜，相安無事。

第五天的早上，柏天鵰風塵僕僕回到堡內。

堡主尹一清即着人將他請到書房，並邊請凌雲霄和黃道生等一同共商大計。

柏天鵰帶回的消息，更令人興奮，他說：「甘盟主在瞭解火焚梅軒之事的陰謀後，顯得非常的氣憤，一口答應了怪老人公孫長庚、天風道長和尹堡主聯名具函所提出的要求，並決定將小楊春在衡山石廩峯舉行的七劍論劍會，提前到七月望月舉行。而且甘盟主劍及履及，當即寫妥六封書函，除尹堡主的一封，由在下捎回面陳堡主外，其餘五封，均命弟子分別以最快的方法送達到各劍手中。」

尹一清拆開書柬，與凌雲霄及黃道生一同觀看。

書柬中措詞極爲婉轉，雖僅以老妻纏綿病榻，去日無多爲理由，但任誰看了，都會由衷的深表同情。

柏天鵰待堡主等人看完書函後，又道：「關於那根『三絕吹管』的問題，經已在下那位殘廢的朋友親自去問過褚老婆子，據說褚老婆子僅以『以僞亂眞，企圖嫁禍！』八個字作答，不肯作深深交談……」

黃道生點首道：「在下也曾想到以假亂眞，企圖嫁禍這方面，祇是褚姥姥對此事的反應如此冷淡，倒出乎我意料之外！」

柏天鵰含笑道：「道生老弟，你不是常說，有很多事情，是不能以常理論斷的嗎？」

黃道生未置可否的笑了一笑，問道：「柏老哥回來時，可曾見着公孫前輩？並將一切告知？」

「見到了，」柏天鵰道：「他說七劍會衡山時，要好好導演一場好戲，看他神秘兮兮，也不知葫蘆裡賣的是甚麼葯？」

說到這裡，聲音低得像蚊子叫道：「他要在下轉告堡主，動身赴衡山之前，一定要將胡大海先行誘捕，秘密運往會場，以加強天雨牛鼻子的罪証！」

* * *

七劍會衡山的衡山，便是五嶽之一的南嶽衡山。

衡山高達四千多丈，迤邐八百餘里。

山有七十二峯，但比較著名的有五峯，爲祝融、紫蓋、石廩、雲密和天柱。

七劍所選定的「石廩」峯爲每屆論劍之所，是因爲「石廩」雖不如「祝融」、「紫蓋」之高之秀，但險峻却非二峯所能比擬，且山頂平如地，正適合武林人物的集會。

峯麓有一座山谷，名叫星子谷，谷中散佈着很多棟簡陋的木屋。

這些木屋都是供七劍以及隨同七劍參與論劍會之人歇宿之所，其中一棟較爲寬敞的木屋，則爲七劍論劍前夕協調有關細節的會議室。

三湘七劍，是湖南境內七個不同的劍派。

益陽的白鹿門，掌門人「追風劍」甘天池。

衡州白雲觀，掌門人天風道長。

長沙尹家堡，掌門人「杏林神劍」尹一清。

湘陰白霞門，掌門人「慈航江線」聶倩娘。

武陵善德山莊，掌門人「風鈴劍」關青雲。

常德黎郭莊，掌門人「擎天一劍」郭飛虹。

邵陽龍山門，掌門人「不老婆婆」莊蘊如。

這是三湘七劍衡山論劍的前一天——七月十四日。

參加論劍的七個劍派，已相繼趕到星子谷，到達最遲的，反倒是有地主之誼的天雨道長及其門下。

申正，這是每屆論劍會前夕的協調會議時間。

闢爲會議室的木屋裡，燃燒着八支兒臂粗的牛油巨燭，將整間會議室，照得滿室通紅。

這會議室設有桌子，但只有十幾張粗糙的高背木椅。

參加會議的是七個劍派掌門人，和七個將來最有希望繼承掌門之位的弟子。

不過，白雲觀掌門人天風道長因在尹家堡罹難，掌門之位，係由其師弟天雨道長暫代。故由天雨道長携帶他的愛徒鼎一參加。

各位掌門人的座位，除盟主高踞首位之外，其餘均可隨意選座，只須面對盟主座位即可。

今夜座位的排列，不知是有意，抑或無意？

五位掌門人的座位，正將天雨道長的座位成半月形的包圍，當然是排列得並不規則。

會議開始前，盟主甘天池吩咐各派隨帶進場的一名弟子暫時離場，待招呼進場時，再行入場。

各派弟子出場後，甘天池以盟主身份首先致詞，大意謂七劍盟主的產生，主要是旨在消除這七個劍派的互相磨擦，進而團結七個劍派的力量，爲三湘武林造福！

盟主致詞完畢後，應該是討論論劍會的一些細節問題，但天雨道長却於此時以極忿恨的語調，提出了尹家堡堡主尹一清謀殺白雲觀觀主天風道長師徒的控訴。

當然這是其餘六劍所希望的，即使天雨道長不提，尹一清也會自動的把這樁謀殺案提了出來。

甘天池聽完了天雨道長的控訴，轉向尹一清道：「尹堡主，天雨道長的控訴，你也聽到了，希望你能提出合理的答覆。」

尹一清含笑道：「天雨道長控訴尹某謀害他師兄天風道長，尹某感到很遺憾，對這個問題既不願作答，也不屑作答。至於尹某人是否確實謀殺了天風道長，我想，請天風道長自己來說明眞相好了，比尹某的答覆要清楚得多了！」

天雨道長聽了尹一清的話，面上神色微變，雙目中綠芒一閃即逝。

尹一清的話剛完，會議室的另一道的門呀的一聲開了，從裡面緩步走出兩個全眞羽士。

前面的面容清瘦，灰白長髯，只是兩眼無神，面色慘白，赫然竟是天風道長。

跟在天風道長身後的，是他的得意弟子鼎眞。

天雨道長一見到天風道長師徒，眞像被毒蛇噬了一口，心頭一陣狂跳，不過，因爲他苦練過「陰屍眞解」上的邪門武功，本性多已迷失，所以瞬眼工夫，又神色自如。

天風道長走進會議室，先向盟主甘天池打了個稽首，接着便將一切受害經過說明，然後指着天雨怒叱道：「天雨，這大概很出你意料之外吧！你現在還有甚麼話說？」

天雨嘿嘿冷笑道：「貧道久聞尹家堡有位總管，極擅易容之術，想不到竟然膽大包天，竟敢矇混到七劍會場來了！」

話完臂抬，他想出其不意，將功力全散的天風道長斃在他得自「陰屍眞解」上的「陰青蝕心」掌下。

與天雨道長座位較近的「風鈴劍」關青雲和「不老婆婆」莊蘊如正待出手相救，但却有人比他二人快了一步，「怪老人」公孫長庚不知何時已挨近了天雨的背後，除了盟主甘天池因正面相對知道外，其餘五劍和天雨竟然毫無所知。

公孫長庚大喝一聲：「惡道汝敢！」雙掌齊出，快如閃電，一掌印在天雨的「脊心穴」上，另一掌拍在他的「肩井穴」上。

印在天雨「脊心穴」上的一掌，公孫長庚並未吐勁，但拍在「肩井穴」的一掌，却硬將天雨的一條右臂，自肩胛處震脫了骨節。只痛得天雨齜牙咧嘴，冷汗如雨而下。

公孫長庚並不願做得太絕，一掌震脫了天雨肩胛骨關節後，隨即運指如飛，封閉了天雨幾處大穴，並順手將其脫節的骨關節接上。

公孫長庚這才轉到天雨的面前，指着天雨的鼻尖怒聲道：「天雨，以你這種謀殺掌門人的大逆不道行爲，如依老夫的脾性，剛才那一掌便請你到鬼門關報到了，不過你那牛鼻子師兄念及同門之誼，不忍見你遭到報應橫死，求我給你一個自新反省的機會。天雨，你現在還有甚麼話說？」

天雨滿面猙獰之色，厲聲道：「公孫老怪，道爺的師兄已經慘死在尹家堡內，你老怪物得了尹一清多少好處，竟敢信口雌黃，顚倒黑白。」

公孫長庚冷笑道：「你眞是滅絕人性的畜牲。」

接着一聲大喝道：「將那一干將邪惡之徒帶上來！」

隨着喝聲，從天風道長方才出來的那扇門內，湧出一羣人來，原來尹家堡中的向、佟兩位武師和五名弟子，押着一俗六道走了出來。

俗家裝束的，赫然是尹家堡的武師胡大海，一路低着頭、滿面慚愧之色，顯然是良知未泯。

六個道人包括鼎一在內，個個都是咬牙切齒，一臉充滿邪惡的厲容，這大概是入魔已深的緣故。

天雨一見門下死黨已被一網打盡，臉上的肌肉一陣急劇的扭曲，突地，雙目噴射出兩股熾烈的綠燄。

這兩道綠燄確是邪惡到極，在場之人雖早已作了心理準備，精神並未受制，但仍難免有一絲恍惚的感覺。

「老雜毛，已是階下之囚，還膽敢逞兇！」

聲到人到，原來是個蓬頭垢面的老叫化子。

在場老一輩的對那老叫化子都不陌生，因爲他生性嫉惡如仇，好抱打不平，江湖上的一班邪惡敗類，都恨極了他，只因他的功力太高，而四水丐幫的勢力太大，所以雖是恨極，却是無可奈何，只有乾瞪着眼睛的份兒。

他是誰？四水丐幫幫主，「怪丐」單于平是也。

單于平出手如風，一掌切在天雨頸後的「對口穴」上，使得天雨猛一張口，他便將一顆火紅的葯丸，投入他口中。

火紅葯丸入口即化，登時變作一股流汁，順着喉管瀝瀝而下。

說也奇怪，僅一瞬間工夫，天雨雙目中的那道熾烈綠燄，已漸漸的淡了下去，最後終於完全消失不見了。

而天雨滿面猙獰之色亦隨之斂去，代以一片發自內心的愧疚紅暈，嘆了一口氣，低垂下頭。

單于平哈哈大笑道：「老雜毛，這都只怪你平日好强心太切，至爲心魔所乘，到頭來求榮反而受辱，好在你流毒未入膏肓，還保有一點靈智，所以，服下老叫化子的那顆『驅邪定神丸』，才能這麼快的還你本來個性，否則……」

天雨一步走錯，愧恨交迸，面對師兄和一羣友好，實在是無顏苟活，決心一死謝罪，乃趁大家一個疏忽，一掌拍在天靈蓋上，於是一代玄門高手，只因一念之差，落得如此下場，誠可爲後世之營營名利，而不擇手段者戒也！

天雨之死，天風道長固然同門情重，業已熱淚盈眶。

而在場之人——當然是那尚未消除魔禁的一俗六道例外，亦莫不面容蹙蹙，心裡難過極了——雖然這是天雨道長最佳的結局！

天風道長低首悲聲道：「單于施主，尹家堡的胡施主和敝觀的六名弟子是無辜的，他們不過是受了天雨的煽惑，請你看在貧道的薄面，每人賞一粒靈丹，給他們自新的機會吧！」

單于平沒有再說甚麼，掏出一隻磁瓶，在胡大海等七人的口中，各塞了一顆火紅色的葯丸。

公孫長庚却一揮手道：「把他們先帶下去吧！」

盟主甘天池請公孫長庚、單于平和天風道長入座，然後吩咐鼎眞道人去招呼同門師兄弟，將天雨屍體抬到會議室後面一間空房內暫時停放。一切妥當後，才深深的嘆了口氣道：「諸位先進、同源，今日天雨道長羽化，引起甘某的深深感觸，七劍盟安危同仗，守望相助、立意極佳，但錯在五年一次論劍、遴選盟主，致無端使劍海生出如許風波來，今晚趁着公孫、單于兩位先進在場，在下謹提出個人的意見，供諸位參考採納。」

「不老婆婆」莊蘊如道：「甘大俠的建議，老婆子大概已想到是怎麼回事，不過，還是請甘大俠快說出來，以供大家研究。」

甘天池笑笑道：「咱們七劍除聶女俠外，都是已屆花甲之年，雖然對鄉梓和武林無甚建樹，但總算盡了力，也該稍息仔肩，悠遊樹下，享享老福！」

「愚意以爲長江後浪推前浪，也該讓下一輩的年輕人擔擔責任，給他們實際磨練的機會。」

甘天池停了一下，看無人提出反對意見，又繼續說下去道：「諸位如不反對的話，咱們這一代的七劍盟主，就算成爲歷史陳跡了！」

「至於下一代，我想，應由咱們七劍的衣缽傳人出面，仿效桃園結義故事，結爲異姓兄弟姊妹，以便甘苦與共，患難相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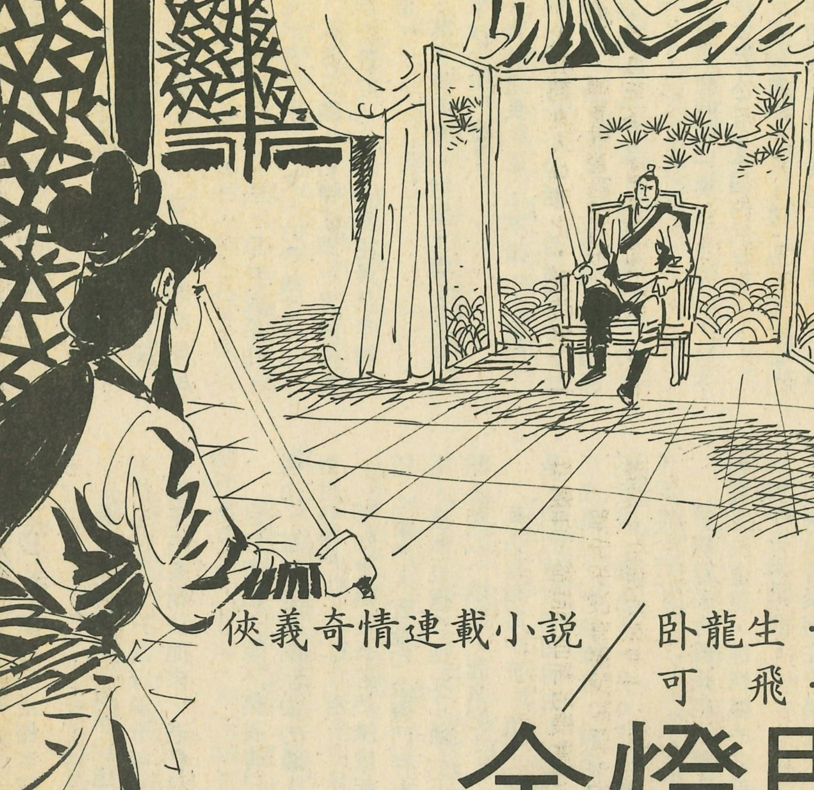
其餘六劍毫無異議的接納了甘天池的全部意見，紛紛宣佈即時起，封劍歸隱，從此退出江湖。

公孫長庚哈哈的一陣大笑，說道：「痛快！痛快！」

單于平也哈哈笑道：「看情形，我老叫化子的那根打狗棒，也該傳下去了，走吧！老怪物，今晚這場盛會，總算功德圓滿，咱們得找個地方，老叫化請你去吃富貴鷄，喝猴兒酒，不醉不休！」

「對，你老叫化不提酒倒還罷了，一提到酒，我肚子裡的那窩子小蟲子，也在開始鬧起五臟廟來了。走吧！哈哈哈！」

（全文完）



俠義奇情連載小說／臥龍生·文
可飛·圖

金燈門

嚇退青鶴道長　勇擒淮陽掌門

上文提要： 鄭同和苦主的雙簧說唱俱妙，却被白髯老人齊子川揭穿，敵人以婦孺作掩護混進來作裡應、外合還有武當青鶴道長。金燈門懷疑是張百萬先以七醜爲餌，誘他們來張府，隨後跟踪他們至此，預先配合人手，通知黑白二道大包圍，才形成今天被包圍的局面，如何突圍，無法可施，只好見一步行一步，果然又遇上淮陽派掌門萬長青攔截……

方昭長劍疾轉，有如瑞雪飛舞，和刀光糾結纏鬥一處。

萬長青冷眼旁觀，發覺方昭的劍招平實中，常有奇招突出。

每每被雁翎刀迫入劣勢時，忽然間有兩招奇怪變化，攻了出來，又搶回失去的平衡。

萬長青一皺眉頭，口齒啓動，欲言又止。

不一刻工夫，雙方已搏鬥到五十餘合。

但他身側的另兩個隨行而來的壯漢，輕輕咳了一聲，道：「師父，弟子去助兩位師兄一臂。」

萬長青未答應，也未阻止。

兩個壯漢刷的一聲，抽出了雁翎刀合圍而上。

這兩人加入了搏鬥之中，情勢立刻大變。

這四個壯漢，都是萬長青最爲滿意的弟子，也是淮陽派下一代中四個武功最强的人。

這兩人一出手，形成了的四人合搏，威勢又自不同。

多了兩個人，但增加的威力却又不止是兩個人了。

奇怪的是，方昭獨鬥兩人是保持了一個平分秋色，不勝不敗的局面，但獨鬥四個人時，也是個不勝不敗的局面。

儘管四把雁翎刀，怒潮洶湧，合攻的刀光綿密如幕。但方昭却仍能應付過去。

萬長青楞住了，暗暗忖道：看來金燈門下之人，果然是非同小可。

單是一個方老三，就抵住我淮陽門下四大金剛。

原來，這四個中年大漢，都是淮陽門中四個成就最好的弟子，號稱淮陽門下四大金剛。

其實，方昭獨鬥四人，也打得十分吃力，只是他盡量保持着外形的平靜，不讓人瞧出自己是全力在搏殺。

這時，王俊突然大步走出了大廳，背手站在門口，高聲叫道：「老三！退下來。」

自然，這不是王俊的主意，他根本就無法瞧出搏鬥的情形來。

令諭雖然是他口中傳下來，但却是黃媚的主意。

黃媚看出了方昭吃力的情形，如讓他再搏下去，不出五十合，非敗在對方手中不可。

聽得王俊的呼喝之聲，方昭立時全力反擊三劍。

這三劍連環而出，如同一招，劍聚銀光，迫開了四人的合擊之勢，閃退五尺。

王俊大聲說道：「老三，退回來啊！」

方昭一拱手，道：「萬掌門人，老大相召，兄弟要去聽命了。」

萬長青冷笑一聲，道：「方三爺，老夫也正要去見貴門老大。」

他口中雖然强硬，但內心之中，却是別有一種想法，忖道：「單是一個方老三，就力敵我淮陽門下四大金剛，金燈門中數兄弟，想來都非泛泛之輩了。」

心中念頭轉動，人却停下未動。

只聽一個清朗的聲音傳入耳際，道：「萬掌門人，也來與師問罪的麼？」

萬長青回頭望去，只見說話的，正是武當派中三鶴之一的青鶴道長。

武當三鶴，名噪江湖，青鶴道長的年紀最輕，但却是劍招最爲辛辣的一個。

萬長青回頭一抱拳，道：「道長，也來找金燈門麼？」

青鶴道長說道：「不錯，金燈門，這幾年鬧得太不像話，貧道受命來敎訓他們一番，而且，也準備把幾個罪魁禍首押返武當，聽候掌門人的處置。」

萬長青呵呵一笑道：「是啊！目下貴派掌門人正是本屆的武林盟主。」

青鶴傲然一笑，道：「如是敝掌門不在盟主之位，貧道也不會在這年節期間，率人到此了。」

萬長青道：「金燈門這幾年，確然太猖狂，如是不給他們一點敎訓，只怕他們還要不停的鬧下去了。」

目光轉動，打量青鶴一眼。

只見他身後，相隨着六個中年道長，都在三十五六的年紀。那正是練武人最高成就的境界歲數。

六個隨行道人各佩長劍，臉色是一片肅穆，一望即知是極有成就的劍手。

萬長青點點頭，拱手說道：「老朽來找金燈門，只求瞭解昔年一段公案，既是道長執法而來，老朽只有奉讓了。」

自和方昭一戰，萬長青已然心中明白，單單憑淮陽派中力量，決無法對付金燈門。

那知青鶴道長忽然謙虛起來，說道：「掌門人既是和金燈門存有一段公案，自然也應該趁此了斷一下，貧道願爲助力，咱們一起去吧！」

萬長青微微一怔，道：「道長說的是，咱們應該問個明白。」心中暗道：江湖傳說，青鶴躁急，看來，傳言確不可信，單是這一手，非把淮陽派拖下混水不可了。

青鶴道長身佩長劍，黃色的劍繐和寬大的道袍，輕飄飄的向前行去，神情十分瀟洒。

萬長青緊隨在青鶴道長的身側，步履十分沉重。

青鶴道長却是神態自若，步履輕鬆。

又行進了丈許左右，忽見人影一閃，兩個人攔住了去路。

是于重和齊子川。

青鶴道長伸手摸了一下腰中的劍柄，冷冷說道：「你們是甚麼人？」

于重冷冷一笑道：「在下名于重。」

青鶴道長道：「嗯！你是金燈門中的甚麼人？」

于重道：「于重，排行老二！」

青鶴道長道：「閣下報名，報得很清楚。」

于重道：「對武當三鶴，咱們一向十分敬重。」

青鶴道長道：「好說！好說！」

于重說道：「道長大駕親臨，不知有何見敎？」

青鶴道長道：「聽說金燈門中的老大，才是作主的人？」

于重道：「不錯，不過，若是不太重大的事，在下也可以作得一點主。」

青鶴道長道：「這是很大的事，只怕非得貴門老大出面不可。」

于重道：「可否讓在下試試看。」

青鶴道長道：「不用試，對貴門而言，這大概是一樁前所未有的重大之事了。」

于重道：「哦！」

青鶴道長道：「閣下可知道，當今武林的盟主是甚麼人？」

于重道：「貴派掌門人。」

青鶴道長道：「不錯，這一任的武林盟主，是我們武當派，貧道正是受了武林盟主之命，特地來找貴門。」

于重道：「找我們金燈門？」

青鶴道長道：「找貴門，貧道有掌門命令在身，必需和貴門中老大說說了。」

于重冷笑一聲，道：「道長，既是奉了盟主之命，想必是有爲而來了？」

青鶴道長道：「不錯，咱們的確是有爲而來。」

于重道：「道長準備如何對付金燈門？」

青鶴道長道：「貧道奉到的令諭，是要把諸位押上武當山，聽候盟主的處置。」

于重道：「咱們一無背棄武林正義，二無觸犯武林門規，爲甚麼要把我們押上武當山去。」

青鶴道長微微一笑道：「于二俠說得很有理，不過，貧道只是奉命行事，押解諸位回山覆命，于二俠既有道理，那就等見到了敝掌門再說不遲。」

于重一皺眉頭，道：「道長，如是咱們不肯去呢？」

青鶴道長點點頭，道：「想當然耳，貧道早已在預料之中了。」

于重道：「道長的意思是……」

青鶴道長道：「貧道的意思很明顯，如若貴門不肯遵從令諭，那只有一途可循。」

于重道：「願聞其詳。」

青鶴道長道：「彼此在武力之上，分個高低出來。」

于重說道：「這麼說來，咱們是非打不可了。」

青鶴道長道：「貧道執法，不畏强

暴，貴門中人，如是不肯隨貧道上山領罪，可能要後悔無及。」

于重臉色一變，道：「道長，咱們尊敬貴派，並不是害怕貴派。」

青鶴道長道：「很好，很好，既是如此，咱們就不用談下去了。」

右手一擺，六個隨從道人，刷的一聲，抽出了長劍。

于重神情冷肅，道：「道長，眞的要動手麼？」

青鶴點點頭，道：「武當三鶴出口的話，一向是不准變更！」

眼看雙方就要展開一場搏鬥，突然王俊的聲音傳了過來，道：「老二，齊子川，請暫住手。」

于重一回頭，道：「有甚麼吩咐？」

王俊手執短劍，站在大廳門口之處，道：「快些回來！」

于重怔了一怔，道：「爲甚麼？」

王俊道：「咱們金燈門對老大之命，一向遵從，我叫你們回來。」

于重道：「好吧！小弟遵命就是。」口氣之中，雖然不樂，但人却依言退回到大廳中去。

青鶴道長哈哈一笑，道：「萬掌門人，看來，金燈門並不像傳言中那麼厲害了。」

萬長青道：「這就是所謂的見面不如聞名啊！」

青鶴道長點點頭，又舉步向前行去。一面高聲說道：「金燈門中人聽着，貧道武當青鶴，奉了武林盟主的令諭，特來收服諸位，如不棄劍就縛者，格殺勿論。」

說話之間，人已到了大廳前面。

王俊仍然靜靜的站在原處未動，于重、方昭，却攔在了王俊的身前。

蕭飛燕和黃媚，却分站在王俊的身側。

言小秋獨自一個，迎在五尺開外。

只聽他冷笑一聲，道：「站住！」

青鶴道人停下了脚步，道：「你是金燈門中的老幾？」

言小秋道：「老四、言小秋。」

青鶴道長道：「言老四。」

言小秋道：「不敢當。」

青鶴道人道：「你叫貧道停下？」

言小秋道：「不錯！要你停下。」

青鶴冷笑一聲，道：「好大的膽子，竟然對貧道如此無禮。」

言小秋道：「彼此既是明目張膽爲敵，實也用不着甚麼虛假手段了。」

青鶴道人冷冷說道：「言小秋，你是不到黃河不死心，不見棺材不掉淚了。」

言小秋道：「說的也是，在下一向天生硬骨，有這點怪脾氣。」

青鶴道長道：「我自有辦法，能讓你改一改，動手。」

兩個佩劍道長應聲而去，把言小秋圍了起來。

言小秋臉色冷肅，道：「青鶴道長，兵刃無眼，若是眞的打起來，只怕會有人傷亡。」

青鶴道長笑道：「把實力集中大門外面，保持着適當的距離，這法子不錯啊！」

言小秋道：「道長，如是一對一的動手相搏，言某人決不找人幫忙。」

青鶴道長道：「貧道執法而來，用不着和你們說甚麼江湖規矩了，動手！」

兩個道長應了一聲，刷的一聲長劍出鞘，兩道劍光直向言小秋刺了過去。

就在兩個道人長劍出鞘的同時，言小秋的長劍也同時出鞘。

一道青芒，疾閃而起。

但聞噹的一聲，兩個道人手中的長劍被那青芒一下子分擋開去。

原來，言小秋這把劍完全是青銅鑄造，劍身泛起了一片青色光芒。封開了兩個道人的長劍之後，言小秋並未立刻還手，却淡淡一笑，道：「道長，在下……」

青鶴道長冷冷接道：「既然已兵刃相見，似乎是用不着說條件了，給我殺。」

兩個執劍道人應了一聲，長劍疾揮，連綿刺出。

兩人攻勢快速，眨眼間各攻四劍。

那武當派乃天下第一劍派，門中弟子都是千挑萬選的好資質。兩個道人又是青鶴選出的好手，聯手合璧，雙劍如出水蛟龍一樣，劍光如電，各展精妙。

言小秋手中的青銅劍閃起了一道耀目的青虹，捲飛在兩個道人的劍芒中，保持着一種穩定的平衡。

兩個道人劍如急風驟雨，但言小秋却一直是那麼不慌不忙。

雙方搏鬥了五十餘招，仍然保持個不勝不敗的局面。

青鶴道長一皺眉頭，道：「再上去兩個！」

又有兩個道長應聲而出。

四柄劍，包圍了言小秋。

王俊眼看四個人合打一個，不禁心中冒火，冷笑一聲，正要下令于重、方昭等迎戰，却被黃媚示意阻止道：「大哥，四哥最擅防守，當年曾力拒江北八虎八刀的圍襲，激戰三百招，未分勝敗。」

王俊皺皺眉頭說道：「四個打一個，那不是太不公平了麼？」

黃媚道：「大哥，世上不公平的事很多，所以，才有我們這等人。」

語聲一頓，又接道：「我們的人手太少，一向是以寡敵衆，四哥支持不住的時候，我會看得出來，自會報告大哥，派人助戰。」

言小秋獨拒兩個人的攻勢時，保持個不勝不敗之局，但四個道人的合攻，竟也是同樣的局面。

青銅劍幻起了一片青芒，守得嚴

護無比，四柄長劍仍然無法越過雷池一步。

不大的工夫，雙方又搏鬥了五十餘招。

青鶴道人楞住了，暗暗忖道：這些劍手都是武當門下第一流的劍手，四個人聯袂的出手，威力要比兩個人增强了一倍。

但對方竟仍能從容應付。

忽然間，金燈門的地位，在他心目中提高了很多。

四個武當劍手久攻不下，心中也動了怒火，長嘯一聲，各出絕技。

四把劍同時展開了迅若驚雷的攻勢。

但見寒芒大盛，綿密聯合劍勢，佈成了一道劍網直罩下來。

青銅劍一柱擎天，幻起一片青虹。

但聞一陣金鐵相觸的錚錚之聲，罩下的劍網忽然間散佈開去。

像一片飄落的雪花，遇上了沸水熱氣，頓然間化作無形。

劍氣斂收，寒芒消散，四個武當道人各執長劍肅然而立。

每個人臉上都泛現出蒼白之色。

顯然，這是全力一擊。

言小秋手中執着長劍，臉色是一片平靜。

但從外形看來，言小秋還未出盡全力。

青鶴道長臉上的狂傲之氣，至此已然完全消退。

代之而起的，是一片嚴肅之色。

淮陽派的掌門人萬長青，手中捧着大刀，臉色也是一片凝重。

顯然，他對金燈門的實力，也要重新估計，暗自慶幸，自己沒有獨自找上門來。

青鶴道長行到了言小秋的身前，低聲說道：「佩服，佩服，閣下高明得很。」

他口氣之中，已然大爲客氣。

黃媚沉聲道：「大哥，喝退四哥，換我上去。」

王俊還不大瞭解金燈門，但他隱隱覺着，這五人之中，以黃媚和言小秋的武功最好。

也許是，于重、方昭都有絕技沒有施展出來。

黃媚開了口，王俊只好依照行事，高聲叫道：「老四回來，六妹去會會青鶴道長！」

言小秋緩緩說道：「本門大哥有命，在下失陪了。」忽然轉身向廳中行去。

青鶴道長道：「慢着，貧道還有話……」

但言小秋仿如未聞，仍然是緩步向前行去，連頭也未回一下。

青鶴道長頓興出一種被人羞辱的怒火，冷笑一聲，接道：「站住！」

但見人影一閃，嬌艷絕倫的黃媚已橫身攔在青鶴的身前，道：「道長，有甚麼話對我說也是一樣，敝門中戒規森嚴，對掌燈大哥之命，一向不敢稍有違背。」

青鶴道人並非好色之徒，但見了黃姑娘這般明媚，也有着眼睛一亮的感覺。

他究是出身於正大門派的人，略一定神，恢復了鎮靜，緩緩說道：「那位言少兄很高明。」

黃媚道：「道長誇奬。」

青鶴道人道：「也許貴門中的作爲，確然都是替天行道的事，但江湖上的傳說，對貴門確有很多不利的批評。」

黃媚道：「江湖上的傳言並不可信。」

青鶴道人道：「綠林道中人對貴門大都啣恨極深。」

黃媚說道：「那更證明了我們的清白。」

青鶴道人道：「但江湖中正大門派也有很多人對貴門不諒解，因此，告狀到武當的積案多達數十件。」

黃媚道：「哦！」

青鶴道人道：「這一屆的武林盟主，由本派掌門當任，姑娘想必早已知道了。」

黃媚道：「三年前，武林大會推舉貴派掌門主盟武林，現在已經過了三年多了！」

青鶴道人道：「上一屆武林大會修改了會章，每一屆盟主的任期由三年改爲五年。」

黃媚道：「原來如此。」

青鶴道人道：「貧道奉了掌門師兄之命，特來請貴門中人同往武當山上一行，辯明了是、非、黑、白。」

黃媚笑一笑，沒有答話。

青鶴道人接道：「本派掌門的武林盟主身份，乃天下武林大會通過，在武林之中自有權威，這一點姑娘想是早已清楚了！」

黃媚道：「這件事我沒有辦法答覆，要我們掌燈大哥決定。」

青鶴道人接道：「好！那就請你們的掌門大哥和貧道答話。」

黃媚笑一笑道：「道長，可否先聽聽小妹的私人看法呢？」

青鶴道人道：「姑娘請說。」

黃媚道：「咱們金燈門沒有奉邀參加武林大會，那是說明了我們金燈門在武林中是微不足道罷了，事實上，我們確是個小門派。」

青鶴道人道：「但貴門在江湖中的聲望，却是不小。」

目光轉動，四顧了一眼，接道：「貴門中還有多少人？」

黃媚道：「我說過是小門戶，上下只不過六個人罷了。」

青鶴道人搖搖頭，道：「不可能吧？」

黃媚道：「千眞萬確，信不信，那是道長的事了。」

青鶴道人道：「但江湖上傳說金燈

門人手遍佈，大江南北都有你們的耳目，人數之多，何止千名。」

黃媚道：「武林中很多門派，控告我們爲非作歹，但本門中人個個都問心無愧。」

青鶴道人道：「貴門含寃莫白，何不隨同貧道，同往武當山上一行，向盟主說明內情，也好由盟主昭告天下，洗清貴門的含寃。」

黃媚笑一笑道：「若是武林盟主眞能主持正義，咱們金燈門也不用在江湖中走動了。」

青鶴道人臉色一變，道：「女施主，出言傷害敝掌門，不覺得太過放肆麼？」

黃媚冷冷說道：「我說的是實話，就算咱們掌燈的大哥要見你貴掌門，也用不着你道長把咱們押回去……」

青鶴道長冷冷接道：「姑娘的意思呢？」

黃媚道：「小妹先要向道長請教一事。」

青鶴道長道：「請說。」

黃媚道：「道長是以私人的身份捲入這場恩怨呢，還是奉了盟主之命而來？」

青鶴道長道：「自然是奉命而來。」

黃媚道：「小妹聽說，凡是武林盟主身份的人，如是拘提同道，有兩個不可缺條件。」

青鶴道長道：「甚麼條件？」

黃媚道：「一是原告的狀本，二是拘提金牌，但不知道何人告了我們金燈門？拘提金牌何在？」

青鶴道長怔了一怔，道：「那要看來人的身份，像貧道這樣身份的人，用不着拘提金牌和原告狀本，照樣可以拘人，押回武當山聽候審訊。」

黃媚道：「我明白了。」

青鶴道長道：「你明白甚麼？」

黃媚道：「你是私自來此。」

青鶴道長道：「我現爲武林盟主座前三大護法之一，代爲巡守、執法，怎能算是私人行動？」

黃媚淡淡一笑，回頭說道：「掌門大哥，這老道士是私人行動，不是逞强好勝，爲人所用，就是受人挑撥而來，大哥，他該犯何罪？」

王俊道：「蒙混營私，是非不明，應該給他一點教訓了。」

黃媚笑道：「青鶴道長，你聽到了麼？我們掌燈大哥很仁慈，只叫我教訓你一頓就是，你想受些甚麼樣的教訓，自己說吧！」

青鶴道長道：「女施主利口如刀，休怪貧道無禮了。」

黃媚笑一笑道：「照這樣說，你想和我打一架麼？」

青鶴道長道：「妳是一個女流之輩，如何是我敵手，換一個人出來，貧道……」

黃媚接道：「不用了，道長只管出劍，你要客氣，我就先攻了。」

說攻就攻，長劍一揚，刺向對方前胸。

青鶴道人只覺那一劍來勢，若點若劈的竟然找不出它攻向的部位，不禁一呆，疾快的向後退了五尺。

黃媚長劍一揚，仍然攻向前胸。

和上次一樣，青鶴道長仍然無法分辨出長劍刺出的部位。

只覺封閃開這一劍，十分困難。

青鶴道長又被迫退數尺。

黃媚一連三劍都是用同一招術，攻向同一個部位。

青鶴道長也是用同一個辦法向後閃避，退開了一丈多遠。

以武當三鶴在江湖上的威名，被這麼一個姑娘家三劍逼退了一丈多遠，實在是一個很丢人的大事。

果然，青鶴道人避過了三劍之後，臉色大變。

黃媚笑一笑，道：「我說過，我的劍招不太好讓避，閣下似乎是有些不信。」

青鶴道人道：「姑娘，你要小心了。」

話未落口，長劍已然遞上了。

武當派本爲江湖上著名的劍派，這青鶴道長又是武當門下極爲傑出的人。

劍招出手，有如倒掛天河，綿綿不絕的劍招變化，直攻而上。

黃媚手中劍左封、右刺，常常迫得青鶴道長途中撤招，間中也有兵刃相撞的金鐵交鳴之聲。

雙方交手三十招，仍是個不勝不敗之局。

但明眼人都已看出，黃媚是有意相讓。

自然青鶴道長心中也明白，攻出了第三十六劍之後，突然收劍而退，道：「金燈門中人，果然不凡，貧道領教了。」

黃媚道：「道長心存謙讓，小妹是感激不盡。」

青鶴道長笑一笑，道：「姑娘，今日之事，貧道只怕無法替姑娘掩蓋了。」

黃媚道：「掩蓋甚麼？」

青鶴道長道：「貧道要把這件事據實奉告盟主，也就是本派的掌門人。」

黃媚沉吟了一陣，道：「可以，小妹只有個請求。」

青鶴道人道：「貧道能辦到麼？」

黃媚道：「能够，而且，也是你應該做的事。」

青鶴道人道：「那是甚麼事？」

黃媚道：「就把今日之事，據實奉告盟主。」

青鶴道人笑一笑，道：「那個自然。」

黃媚說道：「道長如果要走，恕小妹不送了。」

話雖說得客氣，但詞意之中却無疑是在下逐客令。

青鶴道人借階下台，還劍入鞘道

：「姑娘，貧道今日雖然不能把貴門中人帶走，回山覆命，但並不是說，這件事就此完了。」

黃媚一揮手道：「咱們隨時候教。」

青鶴道人一轉身，道：「走！」帶着武當門下劍士快步而去。

淮陽掌門人萬長青帶着門下，緊隨青鶴道人身後行去。

黃媚冷冷說道：「萬掌門人，請留步。」

萬長青楞了一楞，停下脚步。

他乃一派門戶之長，若是不理會別人的呼叫，傳揚到江湖上去了，那可是一樁丟人事件。

緩緩轉過了身子，萬長青強自忍下心中的激動，道：「姑娘是找我麼？」

黃媚道：「不錯，正是。」

萬長青道：「咱們素不相識，你找我作甚麼？」

黃媚道：「你不是也奉了武林盟主之命來問罪本門吧？」

萬長青道：「不是。」

黃媚道：「那你來作甚？」

萬長青道：「你們殺了我一位恩人！」

黃媚道：「你要替他報仇，但不知報了沒有？」

萬長青道：「沒有，在下發覺貴門人都是超人之能，所以，短短幾年就在江湖上闖出了名頭。」

黃媚接道：「那是我們金燈門的事，不勞貴掌門人費心，萬掌門人大仇未報，那也不用急着走了。」

萬長青臉色一變，道：「姑娘要留下區區麼？」

黃媚道：「留你下來，答覆我們掌燈大哥幾句話。」

萬長青道：「姑娘不敢留下武當劍士，却把麻煩找上了淮陽派？」

黃媚道：「不論你怎麼想，重要的是，你必須留下來。」

萬長青仰天打個哈哈，道：「姑娘妳好大的口氣，萬某人闖蕩了大半輩子江湖，還沒有遇上過這樣的事。」

黃媚道：「上得山多遇到虎，今天很不幸的叫你遇上了。」

萬長青伸手取過金背刀，平橫前胸，道：「你們先走，爲師繼後。」

黃媚厲聲喝道：「萬掌門人，我已經說明了，諸位不聽從，休怪我手段狠辣了。」

這時，隨同萬長青而來的淮陽派弟子，已然快步向前行去。

黃媚冷笑一聲，突然飛身而起一劍劈下。

萬長青大刀迎揮，橫向旁側一帶，希望一招敗敵，先把黃媚手中的長劍震飛。

他手中金背刀沉重威猛，重達數十斤，希望憑仗手中的臂力，一刀震飛了黃媚手中兵刃。

那知刀劍相觸，只响起了一陣鏘然輕響，黃媚劍上的陰柔之力，竟然硬生生的把萬長青雄猛的刀上力量完全卸去。

黃媚劍勢貼刀下划，斬向萬長青握刀的右手。

猛吸一口氣，萬長青忽然間向後退了三步。

黃媚劍招疾變，一探腕間，隨着萬長青向後的奔退之勢，直刺而出。

這一劍就勢攻出，劍招快速，萬長青竟然閃避不及。

寒芒過處，穿透了萬長青的握刀右腕。

如是黃媚手中長劍一轉，萬長青右腕勢必被劍鋒絞裂，但黃媚手下留情，停劍未動，道：「萬掌門人，委屈你留下來了。」

左手一抬，點了萬長青的穴道。

這時，向前奔走的淮陽派中弟子，眼看掌門師父被人生擒，個個轉身奔回，意圖搶救。

但聽萬長青冷厲的說道：「回去，爲師的未回之前，你們代我行命，嚴厲約束淮陽派中人，不許離開一步，違令者逐出門牆。」

淮陽門下弟子轉身奔回，準備搶救師父，但聽萬長青一番厲喝之後，立刻回頭而去。

黃媚低聲說道：「萬前輩，我們沒有傷人之意，留下老前輩，只是想查明眞相。」

萬長青說道：「外面的強敵還多，姑娘雖然勇冠三軍，只怕你一人之力，也難是他們之敵。」

黃媚低聲道：「掌門人，金燈門自出道以來，一直和江湖上兇惡之徒不停的搏殺週旋，我們一直在接受着冷酷的經驗，我們的人手不多，但是每一個都有着經歷兇險的閱歷，閣下可以放心，比目下處境還兇險的事，我們也經歷過。」

萬長青哦了一聲，未再多一言。

青鶴道長的撤走、萬長青的被擒，似乎對強敵的影响很大，所以不少人圍攏了上來，但却沒有人再立刻衝上。

黃媚也未再向外衝殺，雙方又形成了一個對峙之局。

黃媚扶着萬長青行入大廳之中。

這時，王俊懷抱金劍，端坐在廳中一張太師椅上。

黃媚扶着萬長青在一張椅上坐下，道：「這是我們掌燈大哥，兩位談談吧！」

萬長青身上三處麻穴被點，只是失去了抗拒之力，但他的頭腦還可以想，口還能言。

放下了萬長青之後，黃媚嬌軀一閃，人又離開了大廳。

大廳中只餘下萬長青和王俊兩個人。

王俊輕輕咳了一聲，緩緩說道：「萬掌門人，貴門派對本門似乎有很多成見？」

（未完・六）

邪道小子

新派俠情中篇連載／辛棄疾・文　可飛・圖

眞言未獲信任　反遭囚禁斗室

上文提要：丘浩在半途上擺脫佟飛霞後，往找于立，可惜于立已死，絕望之下來至涂小蘭家，與小蘭相擁而睡，不巧被路過的佟飛霞發現，但她旋即中毒昏迷，丘浩哀求涂小蘭救她不果，只好抱走佟飛霞，用泉水把她弄醒，佟飛霞得悉丘浩的情況後，決定陪伴他渡過最後五天，兩人住在破廟內，好不恩愛，但當丘浩聽罷佟飛霞透露丁化龍誘捕十三惡的計劃後，竟然一躍而起，往山中奔去……

她不明白丘浩心中想些甚麼，便只有沒精打彩的往家的路上馳去。

佟飛霞想得多，但最終一句話，這輩子跟定丘浩這個小惡人了。

丘浩聽了佟飛霞的話，立刻產生了活下去的希望，雖然希望不大，總也得去試一試。

任何一個人，生命不到最後一口氣，都會想盡辦法去求生，丘浩自然不想死，他比任何人都想活下去是一樣的心情，一樣的企求。

只不過丘浩在山中奔了一天，這一天正是第二十天，過了今天，他就死定了，而且死得很慘。

雖然如此，他的肚子裡刺痛的現象更加密集了，這一天，他只喝了三次泉水，那麼多好吃的，他一口也吃不下，他的頭上冒冷汗，汗珠子濕了衣領，他的四肢發冷，令他開始打冷顫，這光景正是中毒的現象。

＊　＊　＊

丘浩雙手捂緊肚皮走得緩慢了。

抬頭看，老龍嶺就在五里遠處，這地方對丘浩算是最熟悉不過了。

他痛苦的掙扎到那塊巨石前，抬頭看樹上，那隻牛角正高掛在上面。

如是平時，丘浩躍身就會摘下來，可此刻就不容易了，此刻他用盡氣力爬樹，差一點從樹上摔下來。

無論如何，丘浩還是把牛角取在手上，他爬在石縫，對準石縫吹了三次。

「嗚……嗚……嗚……」

「轟……」

巨石移開一尺寬，丘浩幾乎是滾進洞中的。

他還未站起身，嘩，十三惡人竟然一齊站在他的面前來了。

十三惡人每人還握着兵刃，當然，那不是對付丘浩的，只不過丘浩却被吳非吾提起來，像捉住個瘟狗似的，叫道：「小王八蛋，人頭呢？」

丘浩已經出氣似拉風箱了。

他看看十三惡人，才嘆口氣，道：「我若不拚上命的趕回來，此生再也見不到大叔阿姨們了。」

吳非吾道：「你放甚麼屁？」

巧兒已上來，問道：「娃兒，叫你出去殺個人，這日子已經到了，你就那麼不成材呀，這麼困難？」

丘浩道：「我本有機會殺兩個人的頭，可是大叔阿姨們的性命更重要，所以我連夜跑回來了。」

他此言一出，反而引起十三惡人哈哈大笑。

丘浩不笑，他雙手捂着肚子，狀甚可憐。

吳非吾踢出一腿，叱道：「小王八，你既然沒有表現吾人本色，殺個人頭送回來，那你就等着肚腸寸斷而死吧。回來想出點子愚弄我們呀，娘的，你也不想想，你的這些大叔和阿姨們，一個個在江湖上翻滾了二十年，專門玩別人的，豈會再上你這小王八

的當，你呀，你他娘的就在這兒等死吧。」

丘浩嘆口氣，道：「各位大叔阿姨，難道你們就不聽聽我所知道的？」

呂不悔一巴掌打得丘浩倒爬下地，叱吒道：「你知道個鳥！我們那麼辛苦的扯你拉把大，無非想你小子將來繼承我等衣鉢，爲吾道發揚光大，可他奶奶的你這小子偏就叫老子們失望，你這二十在天外面混的是甚麼名堂，連個人頭你也送不回來，可惡。」

他又要伸腿踢，却被白盼兒拉住。

白盼兒走到丘浩身邊，「嘖嘖」兩聲，道：「娃兒，阿姨也覺你不夠料，幹咱們這種大事業，講的就是『狠』字訣，別人如果狠過你，你還能混出甚麼名堂？」

丘浩用力擠出一句話：「阿姨，你們千萬別出去呀，出去就會上大當。」

他此言一出，大伙立刻不笑了。

吳非吾道：「小王八，你說甚麼？」

丘浩道：「大叔阿姨們，你們千萬別出洞，我……我已經知道……那是……個……」

他無力的大喘氣了。

悟空可急了，他對丘浩算是最好的一個。

「老大，快送他一點解藥。」

「叫他死吧。」

「先聽聽他知道些甚麼吧。」

吳非吾道：「我們已有萬全的謀略、應變的能力，此去必然手到拿來，還聽他在此放屁？」

丘浩用力擠出一句話，道：「出去後，你們一個也休息再活着回來了。」

他越說越細聲了。

吳非吾一把揪緊丘浩，吼聲如虎道：「他奶奶的，你說甚麼？」

丘浩直瞪眼，他不開口，因爲他心中可火了。

他內心忽然想着——你們叫我死，那你們也死吧，我又何必把知道的事情告訴你們？連一點人情味也沒有了，就算我把實情告訴你們，怕是也不會把解藥送我，那就都死絕吧。

他睜大眼睛在喘氣，肚子痛得似針刺。

吳非吾又吼叫：「快說呀，小子！」

丘浩就要死了，他不開口。

他甚至用力把兩片厚實的嘴唇抿得緊緊的，看來就是不再開口了。

便在這時候，「二閻王」厲莫野上前來，他看看丘浩，心中還有那麼一點點好感，因爲丘浩爲了他的事，當然是他與涂玫瑰之間的事，着實的叫他快活了幾天，若非吳老大的緊急召喚，嘩……有得他老小子同那位毒玫瑰二人窮折騰了。

厲莫野心中有好感，便涂玫瑰也一樣。

涂玫瑰還打算把她的女兒涂小蘭嫁給她心中的小惡人丘浩吶。

* * *

厲莫野抓起丘浩看了看，對吳非吾道：「老大，這小子快死了。」

「我知道，過了午夜神仙也難救。」

「你不覺得咱們六七年來的心血白費了？」

「他自己不成材，他廢物，一個人頭也未送來！」

厲莫野再看看丘浩，對吳非吾道：「老大，我以爲還是聽聽他心中的話要緊，他中毒已深，就算咱們有點怕他，但他身已中毒，我就不相信他敢反抗。」

吳非吾道：「誰知道他回來是不是計謀，想叫咱們上他的當，又送他解藥，老子不打算上這種當，我不會在陰溝裡翻船，老子翻船也翻在大海上。」

厲莫野道：「我倒有個主意，吳老大，你聽了之後，看看可行不可行。」

吳非吾道：「你說說，我琢磨琢磨。」

厲莫野指着老龍洞後面，道：「咱們把他先囚在長生室中，從洞縫塞些解藥給他服下，然後再問他知道的是甚麼事情，這樣，咱們就有機會去証明他的話是不是眞的，如果是眞實的，那就永遠把他囚在長生室中不放他出來，以絕咱們大伙後患，他若是假的，那就把他活活餓死在長生室，叫他去長生吧。」

厲莫野眞會出點子，悟空第一個大聲叫：「對，我贊成二閻王的意見。」

吳非吾想了一下，便也點點頭，道：「厲莫野，你的這條餿主意，是不是因爲小王八蛋爲你與毒玫瑰那娘兒拉了綫，你快活了幾天才有此一說？」

厲莫野哈哈笑道：「他娘的，你吳老大就好像我肚子裡的迴蟲，有那麼一點吧。」

他此言一出，巧兒笑道：「何不把毒玫瑰引進老龍洞中來呀？」

吳非吾猛搖頭，道：「把個毒娘們弄進來，咱們大伙就不太平了，說不定有一天，她發了毒性，把咱們一窩毒死，只留個厲莫野。」

他此言一出，全體點頭。

厲莫野也點頭，因爲他怕涂玫瑰也把他毒死。

* * *

丘浩身上也中了毒，只不過吳非吾在思考了一陣之後，他點點頭，道：「好吧，咱們在即將出發之前，先聽聽這小子放的是甚麼狗屁。」

他自懷中摸出七粒紅丸，對丘浩道：「張口。」

丘浩本來豁出去了，他打算大伙一齊死吧，他甚至也不聽他們在說些甚麼。

突然聞得吳非吾叫他張口，他心中也猶豫，因爲他既然抱定了死的決心，還會計較甚麼？

丘浩心中所想的，正是人在死之前心燈猛一亮，在這一刹那間，善與惡分得十分明顯。

丘浩心想，自己的生死只是一個人，以自己一人之生命，去換他們十三個人的性命，自己划得來，更爲這江湖做了一件好事，那麼，還有何猶豫？

他不張口，直不楞的看着吳非吾。

吳非吾怒叫道：「他娘的張口呀！」

丘浩就是不張口，他決心死了。

他更想着，自己是個倒大楣的可憐小子，既可憐又倒楣，還挨揍了這麼多年，倒不如死了太平。

他把嘴閉得更緊。

厲莫野一邊大叫：「娃兒，你他媽的耍性格不是？老子揍你。」

他揚起一隻大巴掌，嗨，丘浩連望都不望他。

死都不怕，還怕甚麼巴掌打？

巧兒過來了。

「娃兒，阿姨對你不錯，張口吧，把解藥服下，你就又活命了。」

丘浩就是不張口，這可把悟空氣急了。

「娃兒，你是怎麼啦？眞要叫我和尚心痛呀。」

丘浩開口了。

他轉頭看向悟空，道：「和尚大叔，你千萬別出去呀，我只告訴你……一人。」

丘浩說了這句話，淚水流出來了。

悟空上前托住丘浩，道：「你說甚麼？」

「別出去……」

丘浩閃閃雙目，便又擠出兩行眼淚。

巧兒對吳非吾道：「這不像是計，老大。」

吳非吾出手併指疾點，丘浩不由得張口瞪眼。

吳非吾便立刻把紅藥丸拋入丘浩口中，順勢一掌拍在丘浩的背上。

「咯」的一聲響，丘浩把藥丸吞入肚子裡了。

有一股沁心洗肝的凉意順流而下，丘浩却已昏過去了。

吳非吾大叫：「拿水來。」

岩縫就有泉水，悟空雙手捧了泉水，縷縷滴入丘浩的嘴巴裡。

吳非吾抱着丘浩往後面奔去。

他身後跟着十二個男女大惡人，一個個面色凝重沒有笑容，那三個女的——白盼兒、齊飛兒與巧兒，三人走在最後面，妳看我，我望妳，不知說甚麼才好。

悟空心中可急了，丘浩的生死他較爲關心，而他的武功也教了丘浩一大半。

對於丘浩能將他們十三人的武功湊合得多元化，而又發揮出巨大的威力，雖令他們十三人大出意料，却也令悟空十分高興，因爲這也可以証明，他的悟空棒法「旋空十八打」，要高過別的武功。

* * *

走進一處岩縫，那地方既窄又矮，個頭高的還得低着頭擠進去。

吳非吾抱着丘浩就是擠着進去的。

那窄縫似葫蘆，走進去五七丈遠便是個圓形岩洞，吳非吾站在一角，對身後十二人吩咐：「開吧。」

開甚麼？當然是開啓「長生室」的石門了。

只見十二個人斜肩頂着一處岩石，大伙齊聲叫着。

「嗨……嗨……用力……」

「轟」聲响處，果然把一塊巨石斜頂開一個石縫。

吳非吾把丘浩抛進那個方圓不過兩三丈小的「長生室」中，便又合力一齊把巨石頂住室口。

眞妙，那塊巨石中央還有個指頭大小的孔口，外大內小，從外面可以看出裡面一切，從裡面看向外，只有那麼一點點，宛似如今防盜門上裝的那個防盜眼一樣。

* * *

丘浩被摔醒了。

他的肚子也不再痛了，吳非吾的解藥眞靈光，果然藥到毒除。

丘浩坐直身子，他轉頭四下看，見朦朦的只有幾條細如髮絲的光綫射過來。

便在這時候，吳非吾開口了。

「小子，我可是把你又救活了，我問你，你心中可對你吳大叔感激嗎？」

丘浩道：「我感激個屁！」

吳非吾不但吃驚，也大怒。

外面的人都驚怒交加。

吳非吾吼罵道：「他媽的，你擺甚麼架子？火大了，老子活活把你小子餓死在洞裡。」

丘浩也吼道：「死就死，大家一齊死吧。」

吳非吾怪叫，道：「操，你們聽聽，這小惡人，他敢頂撞我們。」

悟空急叫道：「娃兒，你和尚大叔對你說句話，你可要聽呀。」

丘浩道：「和尚大叔，你只別出洞就好了。」

悟空道：「娃兒，這平日裡，大叔阿姨們對你是嚴苛了些，可是你知道，你如今這一身足以傲視江湖的本事，正是大叔阿姨們費盡苦心，使盡手段把你鍛練出來的，這就叫嚴師出高徒，你的心中應有感激呀。」

丘浩大叫：「我若不是心存感激，我又何必在快死之時拚上命的趕回程來？」

吳非吾道：「照你小子這麼說，我們還要感謝你這小王八蛋了？」

丘浩道：「而且還要重重的感謝，

而不是把我囚在這暗無天日的鬼地方。」

吳非吾哈哈一笑，道：「行，你小子先說說看，你知道些甚麼狗屁倒灶的事？」

丘浩道：「我說也可以，那得放我出去。」

吳非吾道：「行，你說吧。」

丘浩道：「我說了之後，你食言，我怎麼辦？」

吳非吾道：「他們大伙可以証明呀。」

丘浩心想，全是一羣王八蛋。

但他又能怎樣？心一橫，才沉聲道：「吳大叔，我相信你的話，更相信那些大叔阿姨們，我這就告訴你們。」

他此言一出，十三惡人擠到石縫邊，一個個側身豎耳仔細的聽。

半晌未開口，外面的尚不邪大叫：「快說呀。」

萬子壯也叫：「娃兒，我們在聽你說了。」

丘浩道：「我服了解藥快餓死了，我已兩天未吃進東西，拿些東西給我吃。」

吳非吾罵道：「在這節骨眼又拿蹺了，他媽的。」

齊飛兒道：「叫黑獄送他些吃的。」

巧兒也加上一句：「他吃飽了，話才說得清楚。」

吳非吾道：「你們在這兒等着，我去吩咐黑獄幾人，命他們在那洞中每日投些吃的給這小子享用。」

他匆匆的閃身又擠出洞外，果然，沒有多久，丘浩忽然發現一個小石縫中落進幾塊醬肉大餅。

他知道這兒有個黑獄，至於在甚麼地方，吳非吾不許他多問，問一次便揍他一次。

想不到這時候有東西抛進來。

丘浩也不管了，肚子又餓得難受，一旦有吃的，可樂了，他的心中也再度燃起生命的火花。

洞外面，吳非吾又擠進來了。

悟空見吳非吾進來，忙上前問道：「有吃的送進去嗎？老大。」

吳非吾道：「問一問就知道了。」

不用悟空問，巧兒已衝着小洞問：「娃兒，吃的……」

她以右眼看進去，不由哈哈的笑了。

她指指室內，對大伙道：「你們瞧，娃兒眞的餓壞了，那吃相，就好像怪他娘爲甚麼給他只生一張嘴巴。」

大伙哈哈樂開懷了。

丘浩吃飽了，他伸伸雙臂打了個呵欠，這才對外面十三煞道：「各位叔叔阿姨們，請你們先回去，兩個時辰之後再來聽我告訴你們的話。」

他此言一出，十三惡人沒有一個不發火。

悟空也捺不住的對丘浩道：「娃兒，這就是你不夠意思了，我勸你吳大叔解去你身上的毒，又把好吃的給你吃，你怎麼這時候反倒拽起來了。」

吳非吾更是大罵丘浩是個不折不扣的小混球。

丘浩却淡淡的道：「我好累，想先睡一覺。」

悟空道：「說完了你心中的秘密之後，你睡多久也沒有人來吵你。」

丘浩道：「睡足了說話才有條理，各位大叔阿姨們別出洞去就不會完蛋。」

半天未說話的屠大年，可也光火了。

「操，你小子這是甚麼作風？」

丘浩道：「惡人作風。」

石大海怪叱道：「敢在你大叔阿姨面前表現你的小可惡作風，你班門弄斧！」

丘浩道：「這樣，更顯得各位大叔阿姨平日裡調教有方，不是嗎？」

吳非吾大罵道：「他奶奶的，成了人精了。」

丘浩道：「各位大叔阿姨乃當今江湖大惡人，我也決心青出於藍呀，嘻！」

呂不悔大怒，罵道：「當初我就說要把這小子摔死在大山裡，偏是你們要看這小子的老子要如何把他親生兒子的人頭掛高牆，可好，沒得他倒大膽的捉弄咱們了。」

風雲沉聲道：「這不是自食其果嘛！」

丘浩哈哈一笑，道：「回去吧，兩個時辰後再來聽。」

吳非吾吼叫，道：「老子們這就要出洞去奪寶了，你小子有話快說。」

丘浩道：「誰出洞，誰沒命！」

吳非吾憤怒的要推那石牆了，他瞇眼往長生室中瞧，嗨，這一瞧幾乎把他的肚皮氣炸，因爲丘浩已在裡面四肢拉開仰面呼呼大睡了。

吳非吾指着長生室對悟空叱道：「是你這禿驢出的好主意，你說怎麼辦？這小子在裡面睡覺了。」

悟空道：「那好，咱們就守在這兒等他醒。」

吳非吾道：「等？等多久？咱們這就趕着出洞去奪寶了，誤了時辰，被他們走過葱嶺下的山道，咱們還搶他娘的甚麼古董？」

悟空道：「別急，別急，這小子是咱們調教的小惡人，我看他還不至於玩咱們，何不等他醒來再計較？」

吳非吾氣得直跺脚。

呂不悔也罵起來了。

「操他娘，放眼江湖上，誰敢欺到咱們頭上來，可就他娘的這小子敢！」

一邊，白盼兒道：「就等他兩個時辰吧！」

呂不悔一把摟住白盼兒，道：「走吧，這兒風寒寒，全是地下洞中冒出來的冷風，回去，咱們躺在床上多舒坦，走。」

白盼兒哈哈笑，腰彎彎的甩甩頭

，伸出五指亂顫，道：「各位，兩個時辰之後再見了。」

她把個肥屁股扭得就像綿羊尾巴似的，倒在呂不悔的懷抱裡走了。

「太行山君」尚不邪也不甘後人，他先把大鬍子在「逍遙仙子」齊飛兒的脖子上磨了幾下，道：「心肝呀，咱們又何必在這兒喝冷風，回去吧，回去吧，桌上還放着陳年花雕大半瓶，妳一口我一口，喝光了花雕再上露台吧！」

齊飛兒哈哈笑罵道：「你呀，今天要出征，昨夜我就沒安生，你還不夠呀，那兒來的勁，走！」

她的話聲高，每個人都聽到了，萬子壯冷冷的道：「娘的，別把勁頭用光了，明日出刀手會軟。」

只不過，齊飛兒也不管了，摟着尚不邪的大鬍子扭呀扭的就走了。

她扭得比白盼兒還厲害，光景是叫大伙瞧一瞧，看看誰的腰最軟。

誰的腰最軟，這兒三個女人，大概誰也比不過「神偷」巧兒的腰軟。

巧兒幹的是偷，她不但腰軟，也最細，這是因爲她的職業關係。

巧兒有一回當衆表演絕技，她把腰身軟成個圓圈，生生將吳非吾圈在正中央，逗得吳非吾那一夜就沒閉眼，可也把巧兒整「慘」了。

她又把腰扭得快斷了似的，對吳非吾道：「大哩，咱們也回去吧，等一會再來嘛！」

她說的「大哩」，可並不是西洋人說的「親愛的」，那是指吳非吾的個頭大，當然，十一個惡人都知道巧兒說的可並非他的身材高大，而是……

吳非吾氣消一半，罵了一句：「操他娘。」

巧兒已送上吻，兩個人擠擠蹭蹭的便出洞去了。

＊　＊　＊

三對就是男女六個人，六個惡人擠出去，餘下的可並未走，悟空幾個圍了個圓圈，你一言我一語的，可就說起話來了。

萬子壯向厲莫野道：「二閻王，你這幾天在外面，怎麼不知道外面發生甚麼事呀？」

「二閻王」厲莫野面無表情的道：「我知道他娘的老皮！我有個毒女人在懷中，連洞口也沒有到過。」

屠大年道：「毒玫瑰還好吧？」

厲莫野面皮一緊，道：「關你甚麼事？」

屠大年道：「厲莫野，你放心，我還不想被毒死，你的玫瑰玫瑰我不愛。」

石大海道：「厲莫野，你住在『丹江夜叉』花滿天的洞中，而她又有了快刀劉，你們……你們……是不是各幹各的互不交換吧？」

厲莫野罵道：「去你娘的！」

石大海哈哈笑。

「邪刀」風雲很正經的問道：「厲莫野，難道花大娘天天泡在洞中嗎？這項消息又是……」

厲莫野道：「花滿天的女兒花小蝶在洛陽打聽出來的，這消息由我帶回來不會錯。」

原來丘浩遇上花小蝶時，花小蝶正是去洛陽打探消息的。

消息探回，厲莫野才與涂玫瑰分手，回到老龍洞。

悟空沉聲道：「這兩年，花滿天的消息不但少，而且也不可靠，上一回咱們白白撲個空，還帶了你……」

屠大年恨聲道：「養了那母女兩人，只叫她們打探消息，娘的，引咱們上當，這筆賬就憑吳老大一句話算了，操，氣人的！」

「邪刀」風雲跟上一句，道：「吳老大是不是和那『丹江夜叉』也有一手？」

「鬼叫天」石大海哈哈笑道：「門都沒有！花滿天是楊貴妃身材，吳老大喜歡的是趙飛燕的身材。」

「過山虎」萬子壯笑哈哈的道：「巧兒比趙飛燕浪多了，把個吳老大吃得死脫。」

「拐子」李老三和「酒肉和尚」悟空二人不開口，兩個人冲着那「長生室」直嘆氣。

這兩人的武功路數有點差不多，李老三也對丘浩有好印象，只不過李老三一向沉默寡言。

＊　＊　＊

兩個時辰很快就到了。

丘浩便也在朦朦中被外面的幾個人吵醒起來。

他揉一下眼睛，緩緩的站起身來。

外面傳來「鬼叫天」石大海的尖嘯：「起來了，娃兒，兩個時辰已到了。」

丘浩抬頭看看，吔！外面已經天黑了。

外面天黑，石室之中便更黑，幾乎伸手不見五指。

「外面是甚麼時辰了？」

「天早黑了，娃兒。」這是悟空的聲音。

「是和尚大叔嗎？你們都來了？」

「嗨，娃兒，我們幾個在外面乾耗時辰，就等着你醒來。」

「眞對不起呀，各位大叔阿姨，我實在太累了。」

悟空關心的問道：「肚子不痛了嗎？」

「好了。」

「那好，我和尚也放心了。」

丘浩道：「吳大叔呢？他怎麼不出聲？」

遠處已有人道：「兩個時辰已到，把那小王八蛋轟醒，他該說了。」

不錯，吳非吾來了。

不但吳非吾來了，便呂不悔與尚不邪也各自摟着他們的「親愛的」一齊來了。

眞熱呼，這三對男女滿面通紅，

雙目好像要失明，眼珠子泛暗，女的眼圈還黑一片，不用我說都知道，男女戰久了便是那副德性。

這其中只有白盼兒還像樣，只因爲白盼兒會化粧，她三抹兩擦的便把黑眼圈遮蓋了。

＊　＊　＊

吳老大擠到「長生室」門口，他對着室內看，黑呼呼的沒光線。

「醒來沒有？」

丘浩可看見他了，因爲這兒附近有一盞長明燈，暗處看着明處，一目瞭然，明處看暗處，黑漆一片。

「吳大叔，我醒來了。」

「那就可以說了吧，你在外面聽到甚麼？」

「對不起，吳大叔，我如今肚子又餓了，你叫人弄點吃的送來，我塡飽肚子以後，一定叫各位大叔們吃一驚。」

吳非吾忿忿的道：「娘的老皮，餓死鬼投胎呀！」

丘浩道：「餓了兩天，剛才吃得太少了。」

悟空道：「老大，叫他們再送點吃的投進去，兩個時辰都等了，還在乎這一刻？」

吳非吾咬牙就走。

呂不悔已忿忿的道：「你個小王八蛋小心了，等會你把知道的說出來，如果証實是假的，你就死在這間『長生室』長生吧！」

丘浩一聽就知道是呂不悔的聲音，他回了一句，道：「呂大叔，我實在不喜歡你。」

呂不悔怒吼道：「這話應該由老子說。」

丘浩却接道：「呂大叔，只因爲白阿姨對我好，如果這裡只有你一人，我才不會回來對你說，看着你去送死！」

呂不悔怪叱道：「他娘的！」

白盼兒笑笑，道：「娃兒呀，你錯了，其實你呂大叔的人很可愛的。」

丘浩道：「那只是白阿姨妳認爲。」

就在這時候，「長生室」中有聲音，當然是丟進許多吃的東西。

丘浩不開口了，他接過一包好東西，當然沒有嘴巴再說話了。

吳非吾來了。

「小子，快吃呀！」

丘浩邊吃邊道：「吃飽了大睡到天亮。」

他此話一出，外面的十三煞眞的火大了，他如果吃了睡，醒了吃，甚麼時候才把知道的話說出來呀！

便悟空也火了。

「娃兒，你若如此，和尚大叔也不高興了。」

丘浩哈哈一笑，道：「我只是說說，並未眞的要睡到天亮，我怎忍心叫各位大叔阿姨等我一整夜？我這就把知道的告訴各位了。」

外面一片叱吼聲。

「這小惡人……」

「可惡！」

「賣關子大喘氣，娘的！」

丘浩站在石門後，對着那小眼開了腔：「我最親愛的大叔們，我最尊敬的阿姨們，這些年在各位長輩的大力栽培下，教我一身武功，當然更重要的是叫我也變成了地地道道的小惡人，此生受用不盡呀！」

吳非吾大罵，道：「我操！他怎麼油腔滑調的來上這麼一段開場白呀！」

呂不悔怒叱：「有屁快放，誰要聽你囉嗦。」

丘浩哈哈笑了。

他覺得這也是「回敬」十三煞的手段，看他們一個個焦急的樣子，多開心吶，他笑，就是開心。

他拍拍吃飽的肚子，才輕鬆的又道：「我說上這麼一段最重要，也是最誠摯的話，這証明各位大叔阿姨對我這娃兒的教導有了最大的收穫，不論他日是否能接任各位的江湖地位，至少我已爲了各位大叔阿姨的安危，看得比我自己的生命還重要。」

吳非吾等一個個有着既忿怒又愉快的感覺，有了這種心情，面上的表情便也複雜了。

吳非吾已不耐的再吼：「小子，你說話要簡單扼要，最好是掐頭去尾留中間，簡明得最好一句就說完。」

丘浩道：「吳大叔呀，你們是不是去奪寶呀？而且是去奪丁化龍的寶物？」

吳非吾叱道：「這些你早就知道了？」

丘浩道：「我勸各位去安睡，千萬別再去上當。」

吳非吾急道：「上當？」

丘浩道：「只一上當，一個也休想活。」

吳非吾等大吃一驚。

屠大年已頓足，道：「這花大娘該死。」

石大海也道：「我就說，花大娘母女這兩年的工作也太差勁了，一點成績也沒有，還叫咱們去上當。」

吳非吾急問丘浩，道：「小子，那丁化龍不是携家帶眷率領三百兵丁，由他親自督領着前往長安當他的大總督了嗎？」

丘浩道：「吳大叔，你們上當了。」

「上甚麼當？」

「上死亡之當。」

「怎麼說？」

丘浩道：「我本來想等到明天才說的，這樣才能拖延你們去的時間，也免得你們去上當呀。」

用心眞是良苦。

這時候，十三惡人才知道，丘浩是眞的怕他們上當，才一而再的拖延時間。

吳非吾道：「小子，你的心中藏的

是甚麼，且不說，先說那丁化龍的計謀出來。」

丘浩道：「吳大叔，各位大叔阿姨，我說了以後，你們可要放我出去，我不想老死在『長生室』，這兒不應叫『長生室』，這兒應改叫『短命室』，我不想死呀！」

巧兒道：「娃兒，快說吧，只要你說的是實情，阿姨擔保你出來。」

丘浩道：「各位大叔阿姨，這一回丁化龍親自出馬是實情，只不過他那三百官兵均是千中選一的高手，只弓箭手就有兩百人之衆，他們的行動是前進中有援軍，一段一段的往西行，一旦遇上大叔阿姨們，他們的兩端弓箭手便形成犄角之勢，交叉射箭，另外一百名刀斧手立刻把你們大包圍，更厲害的是這些人之中，正有上一回的幾個厲害的改扮官兵雜在中間，一旦出手，一擊而中，各位大叔阿姨，你們想一想，那一個能逃得了？而且……」

吳非吾已沉聲急問：「而且甚麼？」

丘浩道：「而且丁化龍根本就不打算把他的家眷搬到長安，他說過，江湖十三煞不除，他的家永遠便在洛陽，當然，他的那些寶貝也在洛陽了。」

這最後一句話，才眞正擊中「黑獄十三煞」的要害。

丁化龍就算佈下天羅地網，十三煞也不一定會放在眼裡，如果他們出手，便一定有週全策劃。

吳非吾就常說：「想得別人寶物，那得憑藉甚麼。」

＊　＊　＊

丘浩的話說完，「長生室」外一片沉寂。

丘浩還怔了一下，問：「吳大叔，你們走了嗎？」

外面仍然沒回答。

不，有聲音傳來，是一種出氣如虎的濃重聲音。

突然，尚不邪厲吼，道：「他奶奶的，我非去殺了花滿天母女二人不可。」

萬子壯也吼罵：「操他娘，寶貝又未運回來，我他奶奶的等了這多年。」

吳非吾吼叫起來了，突然的忿聲而叫，那是嚇人一大跳的。

「小子呀，你是怎麼知道的？」

丘浩當然不能說這些是佟飛霞說出來的。

這些年他不但學了本事，他也學會了撒謊。

跟着惡人在一起，撒謊是最基本的「課程」，因爲他就是曾被這些大叔阿姨們騙得死去活來，差一點遭虎豹吻。

＊　＊　＊

丘浩乾咳一聲，道：「我混在洛陽城中找對象，不敢忘了殺個人頭送回來，我於是跟踪那個用劍的，他進了丁化龍的府中，不多久改換成官兵模樣，我守在附近仔細看，大車上藏的是弓箭，屁的家眷！三百個大漢還在大場子上操演的，當然是要射殺我尊敬的大叔阿姨們。」他頓了一下，又道：「這是個陷阱，他們還把消息封住，可是我呀，我在半夜去探寶，嗨，那些寶物根本沒有動，仍然在那座機關重重的高樓上，這才知道事情不妙了，我不能叫我最親愛的大叔阿姨們白送命，所以嘛，我就不管一切的跑回來了，還好大叔阿姨還未出洞去，總算叫我出了口氣。」

他一口氣把謊話說完，吳非吾冷冷的道：「你當然不希望我們死，因爲我們死了，你小子也活不成，對不對？」

丘浩道：「不對。」

吳非吾道：「我們死了，你那裡還有解藥呀？」

丘浩道：「你的毒藥從那裡來的？」

吳非吾一怔道：「當然是扁老頭配的！」

丘浩道：「你們死了，我找扁大夫呀！」

吳非吾怔住了，只不過想了半天，他沉聲又道：「小子，你就住在這裡別出來，且等我們去証實一下，如果屬實，你這小命還可以活下去，否則，你小子一樣活不成！」

丘浩道：「我只求吳大叔，証明娃兒的話是眞的，就快快回來把我放出去，行不行？」

吳非吾道：「行，咱們走！」

外面傳來一陣咒罵聲，漸漸去遠了！

只可憐丘浩却被關在這「長生室」中，黑漆漆的甚麼也看不見！

他是個少年頑童，如此關着，他可眞的急壞了！

＊　＊　＊

「人魔」吳非吾忿怒的當先往前面走去，巧兒緊緊的跟在他身後，道：「計劃如何改呀？」

吳非吾道：「不改！」

巧兒吃驚的道：「去送死？」

吳非吾道：「不是送死，是嘲弄。」

巧兒道：「甚麼意思？」

吳非吾道：「小王八的話可能是眞的，只不過，我們仍然要前往老葱嶺……」

屠大年忿忿的道：「對，咱們且往老葱嶺，咱們不奪寶，逗逗丁化龍也好！」

尚不邪道：「丁化龍手下有能人，他身邊不乏足智多謀的傢伙，最會替他拿主意，老子想過了，命比寶物重要多了。」

萬子壯道：「廢話，命沒有了，就算把全世界的寶物放進棺材裡，也是廢物一堆。」

厲莫野道：「他奶奶的，打探消息多麼重要，花滿天却天天抱着快刀劉

尋歡作樂，她把她女兒派去洛陽城中探聽消息，娘的，差一點上大當。」

吳非吾道：「且等這件事完了以後，石大海，你去把那個快刀劉宰了，也免得以後花滿天不把精神集中辦事情，可惡！」

石大海笑道：「那個『丹江夜叉』還留着呀？」

吳非吾道：「別忘了花滿天的耳朵比誰都靈，這件事砸了，以後還是用得着的。」

屠大年道：「殺了快刀劉後，花滿天一定會發火！」

吳非吾道：「鬼叫天殺了快刀劉，莫忘了給花滿天適當的安慰，這手段，我想只有你石大海可以幹！」

石大海哈哈笑道：「殺了丹江夜叉的男人，我就摟着她上大床，準叫她喊我一聲親哥哥，哈……」

「哈……」大伙全笑了！

* * *

洛陽那面還眞有人在大聲的笑。

原來，一隊大車出城了。

大車迤邐半里那麼遠，車前面官兵一百五，車後面的官兵一樣也是一百五。

這些人不騎馬，前後護擁着往西行，大車一共十二輛，車上裝的是甚麼，沒有人敢上前去問一問。

大車前面，一百五十名官兵後面，五名大官騎着馬，爲首的騎着一匹銀白黑尾寶馬，這種馬千中難見一匹，識馬的人叫這種馬爲「一條鞭」。

丁化龍就是騎在這匹馬的馬背上。

丁化龍金盔金甲鹿皮靴，腰裡掛了一把寶劍也是金色劍鞘的。

洛陽城中從知府到小小的地保一齊送到城外十里長亭，由丘冠中代表，獻上三杯平安酒，丁化龍就在馬背上敬天敬地敬皇上，然後哈哈笑着拍馬走了。

唔！丘冠中年未四十，頭上已灰了一大半。

丘冠中這一回沒有派出「冷面金剛」羅玉雜在西去的丁化龍的官兵中，那會引起人們猜疑的。

上一次，羅玉便也藏在一隊官軍之中，只可惜他那次未碰上丘浩。

那丘冠中見丁化龍率衆去遠，怔怔的半天不開口。

一邊的羅玉低聲道：「大人，回府吧！」

丘冠中低沉的道：「武官不怕死，文官不貪財，蒼生之福也，可是，羅兄，你看這種排場。」

羅玉道：「丁化龍愛金，天下人皆知，但他很會做官，弄來的寶物他不全取，挑幾件好的呈上去，這就令他無往不利了。」

丘冠中想着，皇宮中那麼多的奇珍異寶，不都是地方官送進去的？皇上應該問這些東西來自何方呀！

他只是在想，却不能說出口，悶悶的坐轎回衙門了。

* * *

丁化龍率官兵漸漸進入山區了，這一次官兵不騎馬，看起來行動慢，實際上是個大陰謀，山區裡騎馬不能往大山林中爬，反而不如步行有秩序，更容易人員集中。

丁化龍的弓箭手就需要集中，方能對付高來高去的江湖十三惡人。

* * *

丁化龍隨身帶着八名近衛，這八人也能高來高去，至於跟在丁化龍身後的四名騎馬的人，那是跟丁化龍上任的幾個督府要員。

看上去，丁化龍眞的西去長安上任了。

丁化龍乃武將出身，率隊行軍有他的老一套。

十名官兵打前哨，五里前面先探好路，只等路上情況無問題，後隊人馬才前行。

這是明着探路，丁化龍更派了十名官兵早半天便出發了，這些官兵巧打扮，一個個成了行旅的人，涂着小包袱在大山中走，誰也想不到他們乃是丁化龍派來的人。

似這樣的安排與調度，只有丁化龍親自行軍才會有，只有這樣的安排，方能取信於人。

花小蝶就相信，丁化龍眞的率他的親兵與家屬前往長安上他的總督大任了。

花小蝶也及時的把消息送往吳非吾的耳朵裡。

現在……

「黑獄十三煞」一起出洞了。

吳非吾十三人聽了丘浩的消息之後，那吳非吾立刻選擇在老葱嶺動手！

十三惡人已經知道丁化龍的目的是甚麼了！

經過這十三惡人在路上討論之後，他們一致認爲，丁化龍的計劃是衝着他們十三惡人來的。

丁化龍也確實打算在這一次，能夠一舉殲除「黑獄十三煞」，這樣，他的家中寶物也會平安，而他遠在長安也放心了。

他是就上任之便，誘殺這十三個心腹大患的。

吳非吾冷笑得令人身上起雞皮疙瘩，闖洛道上入秦川，他吳非吾縱橫二十多年了，甚麼地方他清楚得很，尤其是由中原入秦川，他可以閉上眼睛翻大山。

他告訴身邊的十二惡人，他決心要整死丁化龍。

他的計劃可眞狠，如果不相信，嗨，不多久就可以看見了。

* * *

老葱嶺，乃秦嶺最東端的一座插天高峯，從東面進入山區，到老葱嶺的西口出去，一共就是九十九里地，當地有人就這麼說——口對口九十九

，說的就是老葱嶺。

上一回吳非吾本也打算在老葱嶺動手的，但他改變主意，爲的是要把騎兵困於斷崖下面，大車出了斷崖，寶物他們搶了就走人，等到騎兵衝出斷崖，他們早就翻山越嶺走遠了。

高山陡崖，騎兵一點轍也沒有。

這原本是個萬全之計，但想不到丁化龍會虛晃一招，幾乎把十三個惡人整死好幾個。

這一回不一樣了。

吳非吾把計劃轉到老葱嶺，那是很毒的一招，他好像眞的要整死丁化龍。

* * *

山溪有一段幾乎與路面等高，這兒原本溪水三尺深，那三丈寬的溪流，這兩天突然小多了，如此令人走在山道上更加的方便。

沒有人會注意溪水爲甚麼會變小了，丁化龍派出的前哨人員，來來回回的報平安。

丁化龍只聞平安，便不再多問，他只叫大家多加小心，以防突變。

前面，山道漸漸彎曲度大了，抬頭看，插天高峯在飛雲流逝中宛似要倒下來一般嚇人，那股子陰森森的氣氛，實在叫人嚇得慌。

丁化龍坐在馬上抬頭看，這一段山道實在險要，斷崖光禿禿的泛着光，至少高有五十丈，一片片好似刀切的一樣，有幾處盡是大石塊，好像就要掉下來。

丁化龍的行軍經驗實在老道，他下令，人車不許有聲音，小心的走過這一段，怕的是聲音會引起山崩。

只此一點，誰不佩服丁化龍有見識。

這隊人馬靜悄悄的行在山道上，每個人大氣也不敢吭出聲，如果有人放個屁，後面的人就是一脚踢。

已經走過半里遠了，前面看，山道更低了，却在這時候，高峯上發出打悶雷似的轟隆響。

丁化龍在馬背上抬頭看，立刻大叫：「不好，快往山壁上貼過去。」

他老人家當先飛身往斜壁上貼緊身子。

他的動作便也令所有的人跟着模仿，那十二輛大車沒辦法貼，趕車的人只有拚命的打馬。

山峯上，大小石塊往下砸，不是山崩是甚麼？

三百官兵可慌了手脚，有些雖然緊貼山壁，仍然被石塊砸得血肉橫飛。

丁化龍的身子貼着山壁沒有動，他的近衛三四人的把他圍在山壁上替他挨石塊。

有個近衛大漢的頭已爛了，仍然護着丁化龍的身子不倒下去。

馬嘶人叫亂成一團，沒多久，山上的石頭不落了。

這只是小山崩，丁化龍却發覺，七輛大車不能動了。

他很高興，因爲如果携眷帶寶同行，損失就大了。

丁化龍命人清點死傷，更命軍士們把車上帶的弓箭揹在身上，把死傷的軍士往大車上搬。

他以爲這是山難，這是任何人也免不了的災難，任誰也沒有責任。

* * *

丁化龍的心中仍然要捉拿「黑獄十三煞」，對於十三煞，他非消滅他們不可！

這次「山難」，一共被石頭砸死砸傷六十七人，丁化龍覺得這對於打擊十三惡人的力量依然大有可爲。

他這裡正在重整旗鼓、準備前進的時候，突然山谷中發出轟隆聲，山洪往下面冲來了。

來得實在突然，宛似大水從天而降。

丁化龍一見，頓足罵道：「可惡，這是惡人的奸計，那山崩也是人爲的，我非殺光這十三惡人不可，快，往高處上！」

洪水冲到彎處，打個半漩，冲力更强，可也正是丁化龍的人馬停身之處，洶湧山洪，刹那間把他的軍士又冲走上百人之衆。

丁化龍被七八個大漢揹在一塊大石上，那洪水就在他的足下兩尺處流過。

丁化龍抬頭看，眞怕石頭再砸下來，如果此時再滾下石頭，他打定主意往洪水中跳。

丁化龍爲甚麼選擇往洪水跳？因爲他會游泳。

* * *

山石並不多，就像洪水一樣，來得快去得更快。

沒多久，山溪又恢復原樣了。

丁化龍戟指山溪上流，大吼道：「列隊，去射殺上面放水的惡人吶！」

只這麼一聲吼，刹時聚了一百多衆，這些人揹箭執弓，跨刀舉矛，大聲吼叫着往山溪上游殺去了。

丁化龍沒有衝，他身邊站了幾個軍士，丁化龍低聲的問：「四位賢弟，以你們看，這是十三惡人幹的？」

一人手提長劍，面色寒森的道：「大人，絕對錯不了，除十三惡人之外，闖洛道上沒人有這個膽子。」

說話的敢情正是「摘星聖手」皇甫大山。

他指着衝殺上去的軍士，又道：「大人，咱們守在這兒，十三惡人把我們的人引去，必然會來車上奪寶，咱們等他們。」

丁化龍看看附近四十八名將校，手中的劍一揮，高聲吩咐：「惡人出現，立刻圍殺，一個也不許放走。」

「是！」

別看遭受兩次打擊，這些將校的應聲，依然蠻有精神。

另一人雙手拿着虎頭雙鈎，沉聲

道：「大人，我們應該跟上去，也許軍士們纏住惡人，以强弩壓制惡人，咱們就有機會捉活的了。」

此人聲若洪鐘，正是「關山飛鷹」秦大川。

丁化龍正自思忖，另一人却開口道：「咱們不能走得太快，與大車同行才對，這樣，才能把十三惡人引過來。」

這人手執鐵牌，粗壯的身材似鐵塔，正是「秦川鐵手」司馬大膽。

另外，「黃河魚叟」張彤與「閻王刀」佟長青二人沒有來，這是因爲他二人的傷。

那佟長青的大腿股挨了一記，傷及骨頭，還在佟家莊上養他的傷。

張彤則是被丘浩把右臂幾乎切斷，丘浩沒把他的頭切掉，已經是大發慈悲了。

如果丘浩心中不是扁鴉曾告訴他——刀下行善，得饒人處且饒人，只怕張彤已經死了。

* * *

那個一直守在丁化龍身邊的另一人，正是武功不俗的徐千總，此人沉默寡言，只一出刀，便是拚命的幹。

丁化龍回頭向徐千總問：「立言，你有甚麼意見？」

徐千總立刻回答：「大人，且等惡人出現再定奪。」

丁化龍點頭，道：「不錯，比盲目奔跑要好。」

這批人跟着大車五輛往前走，這一走，足足走了七八里，前面不再有戰事，而後面的也平安。

丁化龍等就是不見十三惡人出現，却在一道三條山溝溢口處，發現有兩條溪口被人挖了個大缺口，想是早就聚了兩條溪水之故。

皇甫大山沉聲怒叱：「這些惡人眞是惡魔，甚麼樣的壞事絕招，全用得出來。」

秦大川怒道：「皇甫兄，好像我們的計劃又泡湯了。」

司馬大膽咬牙道：「這裡面一定有奸細，否則十三惡人又怎麼不來搶大車？」

丁化龍的濃眉緊皺，那褚赤的面孔，肥肉顫動，因爲司馬大膽的話提醒了他。

是的，這是很週密的計劃，十三惡人爲甚麼到這時候還不出現？

他咬着牙道：「不錯，一定有奸細。」

那徐立言道：「如果有奸細，這奸細會是誰？」

丁化龍道：「一定要查，太可惡了。」

怎麼查？誰也想不到這是佟飛霞無意之間對丘浩說出來的幾句閒話。

而丘浩却把這幾句話當成他的活命符，連夜奔回老龍洞，就在毒發之時，及時用這幾句話換來解藥。

當然，丁化龍更不會知道，已經兩三年了，花滿天母女二人就專門盯緊了他的總兵府，因爲，誰都知道丁化龍用各種手段弄了不少古玩寶物，這也正是十三惡人所喜歡的東西。

* * *

一百多名軍士們分別站在老葱嶺的溢道出口處，官兵們成雙站，背靠背拈弓搭箭，守衛森嚴。

丁化龍這一批也有六十個人，慢慢的隨着大車過來了。

大伙相互看，眞狼狽呀！

丁化龍持劍四下看，也上下的看，他甚麼也沒看見，倒是有幾個輕傷的人從一輛大車上跳下來，光景是要丁總督上車坐，他們只有走路的份兒了。

丁化龍氣得吹鬍子瞪眼睛，咬牙一聲吼道：「來人！」

「是！」

一邊閃出他的近衛軍八個大漢，爲首的忙上前，道：「大人，吩咐！」

丁化龍大聲道：「派個人回去傳話洛陽知府丘大人，叫他抓到十三惡人之後用炮烙。」

眞的火大了，丁化龍連商朝紂王用的酷刑也說出口，可知他已惱怒極點。

* * *

丁化龍整頓人馬，三百軍士死傷近百，十二輛大車只有五輛可以馳，却已塞滿了重傷的人。

他立刻派人往前行，叫地方官爲他的人馬準備一應接待，不得有誤。

便在這時候，忽聞得高山之上發出聲聲梟笑，那聲音此起彼落，迴蕩在大山谷中，歷久不絕於耳。

丁化龍等四下看，依然甚麼也看不見，不由既驚且怒，恨不得立刻找人廝殺。

那笑聲一串接着一串，此山未已，另一山頭又起，早把軍士們的耳朶也震得嗡嗡作响，不少人用雙手捂着耳朶，面現忿怒之色。

丁化龍不能下達衝鋒令，天知道這些惡人又在玩弄甚麼樣的花招詭計了。

他沉聲對衆人道：「敵欲擾亂，我不亂，走，咱們往西走。」

這眞是自我安慰的話，但到了這個時候，丁化龍又能怎麼樣？

於是，這一批人十分小心而又嚴陣以待的緩緩往西去的山道上移動着。

只不過，他們走了二十多里，天色快黑了，也未再發生任何變故，倒令丁化龍十分不解。

皇甫大山也不解，難道這十三惡人不來奪寶了？

司馬大膽也有同樣的想法，他以爲至少十三惡人還會來拚命一搏，奪取寶物的，但他却發覺，他的想法錯了。

秦大川忿忿的道：「這算甚麼？內部有了奸細，處處受制於人，兩次失敗，兩次教訓，使我頓然醒悟，爲甚麼十三惡人能在江湖上翻江倒海二十春的原因了。」

他這話是有感而發，出自內心。一點也不差，因爲十三惡人中的「人魔」吳非吾有着過人的機智。

這世上，機智高的人當惡人，江湖還會平靜？

此刻，「黑獄十三煞」正圍着溪洪冲毀的大車相視大笑。

沒有寶也笑得出來呀！

* * *

沒有寶，他們還是笑得出來。

如果一個人做了一件很得意的事，這個人當然會十分愉快！

愉快的事情是不論代價的，也就是說，不一定有寶，他們十三惡人就高興！

七輛大車上甚麼也沒有，但十三惡還是高興的笑了。

吳非吾哈哈笑道：「昨日叫大伙出力搬石頭，堆溪口，又在山上抬大石，你們他娘的直叫累，哈，現在却高興了吧！」

尚不邪笑彎了粗腰，道：「看着那些軍士們抱頭鼠竄，又被水淹，奶奶的，老子快活死了！哈……」

這是甚麼人？

這當然是惡人，因爲惡人是把快樂建築在別人的痛苦上的，別人越痛苦，這班惡人就越高興！

如今十三惡人無一不在捧腹大笑。

巧兒笑哈哈的道：「我就說嘛，娃兒是個有良心的人，幸好他及時回來把這事告訴咱們，否則……」

悟空接道：「我和尚一直認爲娃兒心地好，他果然好！」

吳非吾叱道：「胡說，那小子心好，咱們的教育豈不是失敗了？休忘了，他是咱們接班人！」他頓了一下，收住笑，又道：「你們怎麼不多想一想，那小子急急奔回來，爲的還不是要解藥？哼，如果不是他身上中了毒，怕是他永遠也不會回來了，他小子還會管咱們死活？」

呂不悔立刻接道：「對，對，那小子被咱們揍得幾乎走了樣、變了形，早就恨我們入骨，他會回來告訴咱們，他當然是爲了要解藥！」

悟空搖頭，道：「眞不公平！」

厲莫野道：「我也認爲這麼說不公平！」

呂不悔沉聲道：「去你的公平不公平，當了惡人就別提甚麼公平，你二閻王與野和尚不一樣，野和尚到底是個出家人，慈悲之心還有那麼一點點存在肚腸中，而你，二閻王，你只不過是因爲那小子爲你把你的老相好找回來，叫你與毒玫瑰二人快活幾天罷了，你以爲我不知道？」

「二閻王」厲莫野怒吼一聲，大聲道：「奶奶的，只許你每天和騷狐滾在一堆製造痛快，老子會會昔日情人你也心中不忿了？」

一邊的「千面人狐」白盼兒笑罵道：「厲莫野，別把老娘也扯上！」

厲莫野吼道：「白盼兒，妳如果有本事，就快把這怪客的骨髓榨乾，那才算妳的本事大……」

呂不悔拔刀了！

兩把飛刀握雙手，他厲吼：「姓厲的！你他奶奶的是不是想打架？」

「二閻王」厲莫野冷笑，道：「打就打，怕你呀！」

吳非吾怒叱道：「奶奶的，你們這是幹甚麼？當初咱們大伙訂下的規矩都忘了？」他頓了一下瞪眼瞧，又道：「咱們不歃血誓，不拜甚麼義兄妹，但却把血流在一個杯子裡，不論何時，絕不鬧窩裡反，自己人幹自己的人，有寶大家都有份，有難一齊把力出，快二十年了，你兩人爲個小子也要幹哪！」

他這些話一出口，厲莫野與呂不悔不吵了。

白盼兒却笑笑，道：「老大，他兩人眞要幹起來，我會幫那一個？」

吳非吾道：「他二人打不起來的……妳省省吧！」

白盼兒哈哈笑了！

不知道她會幫誰！

* * *

「人魔」吳非吾等十三惡人，早一天半就趕到老葱嶺佈置了，而且也十分成功的整了丁化龍，十三惡人雖無收穫，却仍然高高興興的打道回老龍洞……

這一行走在大山裡，那吳非吾突然指着一道山溝，對「鬼叫天」石大海道：「去，這條路可以去到烏鴉谷，別忘了，手法要乾淨！」

潑風刀插在後背上，「鬼叫天」尖聲大笑，道：「老大，你不提，我差一點忘記了，對，老子去接收那個『丹江夜叉』花滿天，奶奶的，也許我連她的女兒也一併照單收下了，哈……」

他轉而往山溝中奔去。

哎，他的精神可大了！

男人就要去抱女人了，當然有精神。

石大海幾乎是半跑半跳的往烏鴉谷方向奔去。

「海裡蹦」屠大年大聲喊：「喂，鬼叫天，你小子可別倒陽呀！」

石大海却也回聲一句是罵人的：「放你娘的拐彎屁！」

屠大年已哈哈大笑了！

別的人也跟着狂笑。

當然，三個女人也笑，因爲倒陽會要命的，男人爬着死在女人肚皮上，江湖上那天沒有？

「邪刀」風雲也叫了一句：「鬼叫天，你若倒陽我收屍，丹江夜叉就是我的了，哈……」

石大海只裝沒聽見，他走得更快了……

（未完・十五）

上文提要： 唐郎殺死梁乙匡後，利用秘密通道逃走，回到陰風洞，才知白冰冰擅自出城協助他，至今尚未回來，唐郎想起秘密通道已被他堵塞，連忙回城找她，結果在宋朝遺將的協助下，尋回白冰冰，可惜衆人在逃走時，白冰冰因有傷在身，行動不便，結果中箭身亡，唐郎悲痛欲絕，抱着白冰冰的屍體跑至城郊，却被耶律雄等三人追至，唐郎抽出軟劍，着耶律雄三人一起上陣……



新派湖海恩怨錄／西門丁・文　可飛・圖

最後的刺殺

妻亡子喪屍難覓　看破紅塵入空門

「好，某家是恭敬不如從命！」耶律雄拔出刀來，大步踏上前，唐郎趁他未至，軟劍倏地一直，刺向左邊那位武士的喉頭！

這一劍急如星火，右方那位怕同伴抵擋不住，連忙揮動銅鐧去打唐郎的左臂。

當他的銅鐧全力擊出，突聞背後有金器劈空之嗚嗚聲，心頭又詫又驚，欲閃避已來不及，但覺後背一涼，一陣風吹進體內，右臂酸軟，銅鐧落地，人亦摔倒地上！

另一位武士剛堪堪閃過唐郎那一劍，瞥眼見耶律雄正舉起一脚，以履底抹拭刀上之血，怪叫一聲：「你……是叛……」徒字尚未出口，喉頭已被唐郎的軟劍割斷！

耶律雄突然殺死同伴，同樣大出唐郎的意料，忍不住道：「耶律兄大可不必如此！在下雖然不願與你為敵，亦不願你為我叛變你之主子！」

「說不上叛變！我大遼為金所滅，耶律某忍辱負重，不過是為了來此學習女眞人及漢人之武功，以冀望有朝一日能重建家園而已。如今梁府修改了武學計劃，已因梁乙匡死亡而擱置，大權亦落在駱常奔手上，耶律某已無心戀棧！」

「那耶律兄大可以離開梁府，何必當其鷹犬？」

耶律雄嘆了一口氣：「奈何某之身份被駱常奔悉破，他以此威脅某家聽其命令，若某家違令，將為女眞人逮捕，另者某家亦有贖罪之意！」耶律雄將火把抛在地上，再用脚踩熄。

唐郎訝然問道：「耶律兄何出此言？你我本無仇恨，算起來，漢遼有共同之敵人，難道你……」

「你可知當日你因何大失常性而強暴了尊夫人？」耶律雄邊說邊指指地上之白冰冰。

唐郎心頭一跳，脫口問道：「難道是你幹的？」

「不是，是黎喀斯！她一直匿在崔振中府內，因不明吾兄之意圖，以為欲對她及對在下不利，是以在酒樓中暗下迷藥，幸好她不下毒藥！亦幸尊夫人趕到，否則……」

「黎喀斯？李客絲，就是在廚房幫雜的蝶兒？」

耶律雄緩緩點頭，道：「舍妹耶律明亦慫恿她，今日尊夫人不幸罹難，某家更不願與你為敵，何況若非黎喀絲下迷藥，說不定唐兄亦未必會與她結成夫婦，今日亦不會因此落難及悲傷！」

「不，在下很感激她倆！你說得不錯，若非她下迷藥，在下未必會娶她，說不定至今日仍然是一條光棍，絕不會一口氣娶了兩房妻子！若非她，在下也不可能有一段甜蜜的日子，若非她，在下亦不知道原來自己這般愛她！請耶律兄代我感謝黎喀絲！」

耶律雄訝然問道：「你眞的不恨

她？」

「眞的不恨，也眞的感激她及令妹！嗯，黎喀絲是你的情人？她是甚麼人？」

耶律雄雖是個大男人，此際雙頰亦發紅，幸好黑暗之中不虞被人發現。「她是蒙古姑娘，對某一往情深，可惜某家一心只求重建家園，無心兒女私情！」

「家園固然重要，然耶律兄年紀已不少，也該……」

話未說畢，忽聞一陣衣袂聲傳來，耶律雄急道：「快跑，待某引開他們！後會有期！」言畢向前掠去，唐郎也忙抱起白冰冰，竄進樹林內，躡手躡脚地前進。

一陣步履聲自林外傳來，唐郎噓了一口氣，忙不迭展開輕功狂奔。也不知跑了多久，但覺累得不成樣子，方停了下來。仔細觀察了一下，方發覺自己竟然跑回與柳青青及白冰冰成親的那座小集附近！

唐郎心中暗道：「如此也好！」當下到集後土包上用雙手及軟劍挖坑。他雙手指頭的皮已破，鮮血汩汩，但絲毫不覺其痛，相反心中之痛楚反而稍稍減輕。

未幾天色已亮，唐郎下山到小集裡買了一口薄皮棺材，親手埋葬了白冰冰，當一切弄好之後，他不覺伏在黃土堆上睡着了。

待他醒來，天又黑了，夜風寒冷，他獨自坐在墳前，像一座石像，心中不斷責怪自己，「冰妹一直暗戀着我，我因何一點也察覺不到？冰妹冰妹，你且在奈何橋上等我，下一生，咱們再續未了緣！」

漫漫長夜終於過去，唐郎一夜未寢，在陽光下，幾乎撐不開眼皮，可是當下看清楚四周的環境之後，只見土包下已被三十多名金兵及梁府的武士團團圍住！

「唐盛，饒你有三頭六臂之能，今日也飛不出咱的手指間，還是乖乖投降吧！」下面一位五十餘歲的漢子，腰上插着一杆判官筆，得意洋洋地對唐郎發話。

「哼，司徒睿，你休出狂言，今日鹿死誰手，尚是未知之數！有種的便上來吧，讓唐爺送你上西天！」

司徒睿哈哈大笑：「老夫又非三歲小孩，豈會中你激將計？老夫若想上去的，半個時辰之前已經上去了！你不下來，大家便耗着吧！兄弟們，這小子不敢下來，你們輪流休息吃乾糧！」

吃乾糧三個字一入耳，唐郎才覺得自己肚子裡空空盪盪，已有兩天滴水未進，再耗下去，對自己實在不利。他猛吸一口氣，輕輕舒展一下四肢，道：「老小子既然不敢上來，唐爺便下去找你！」

「你」字尾音未落，他人已如離弦之矢射下去，凌空打了個沒頭觔斗，稍稍改變方向，射向司徒睿！司徒睿知其厲害，不敢怠慢，連忙抽出判官筆來，向他刺去！

好個唐郎在此情勢之下，依然保持冷靜，冷劍在判官筆上一格，借力彈開幾尺，左脚踩在一名金兵肩上，右手一落，劍尖挑掉其左肩琵琶骨！

那金兵未倒地，唐郎脚上已用力，再度借力彈飛，飛向人叢中，軟劍一陣強攻，撂倒兩人，口中呼道：「尚有三十個！」

這些事寫來雖慢，實則疾如白駒過隙，瞬息之間已完成，司徒睿又驚又怒，喝道：「將他團團圍住，只守不攻，把他活活困死！」

「沒這般容易。」唐郎已殺紅了雙眼，左手一揚，射出一把飛刀，這下因為距離近，又事出倉卒，一名梁府武士的胸膛被射個正着，人緩緩向前撲倒。

唐郎眼明手快，劈手奪過其手中刀，右劍左刀殺得更加激烈，只聽他又呼道：「只剩二十五個！」

司徒睿大喝一聲，分開人羣，道：「待老夫來領教一下！」忽見唐郎將左手刀抛射過來，連忙用判官筆擋格，「噹」地一聲響，刀筆相撞，濺起一蓬火星子，司徒睿虎口發痳，不由吃了一驚！

唐郎左手再一揚，一個金兵大驚閃開，唐郎劍已迴刺而至，腦袋當場滾落地上。

說時遲，那時快，司徒睿的判官筆已刺至，唐郎避重就輕，擰腰閃開，左手倏地推出，正中一個金兵的後背，那金兵如何抵擋得住其神力？登時蹬前，恰巧司徒睿判官筆刺出，刺進其小腹！

唐郎哈哈笑道：「多謝司徒大俠協助，小弟這廂有禮！」說話間，又飛起一脚，將一名金兵踢起，飛向司徒睿。「司徒兄，小小薄禮，不成敬意，仍請笑納！」

司徒睿接下那金兵，又聞一道慘呼聲起，原來一名梁府武士已被唐郎削斷一條右臂，痛得在地上打滾！他再也忍不住，標前急攻。唐郎冷笑一聲：「來得好！」他毫不退讓，與對方鬥快。司徒睿的武功走的是陰柔的路子，出招不如對方的快，但十分狠毒，不過憑他一個人，根本不是唐郎的對手，是以指揮其他人夾攻，那些金兵則乘機在旁休息。

此刻尚能一戰的只剩二十二個，三十三個人一眨眼間便丟失了三分之一，也教這些平日作威作福的兵士心寒膽顫，最好是脚底抹油。

此刻衆人已把唐郎緊緊地困死，唐郎也知道今日若不拚命，根本沒有生機，是故常採取兩敗俱傷的打法，亦因此對方人雖多，仍佔不到便宜，相反又被唐郎踢傷一名金兵。

司徒睿雙眼赤紅了，調開金兵，以梁府武士作主力，又對金兵道：「你

們上山挖開棺木，老夫要他們做對同命鴛鴦，曝屍荒野！」那些金兵吶喊一聲，都向土包跑去。

唐郎心頭像被火燒般，倏地猛嘯一聲，拔身而起，打算越過人牆向土包飛去，可是司徒睿反應極快，判官筆一舉，在其左腿上戳了一個血洞。

唐郎一口眞氣登時洩了，跌落地上，司徒睿嘿嘿冷笑道：「看你如今還能飛否！」

唐郎雙眼盡赤，罵了一聲：「操你娘的，吃我一刀！」左手一揚，驚退司徒睿，一個風車大轉身，軟劍急刺，劍尖送進一名武士的小腹內，但同時他肩上又中了一刀！

唐郎似乎不知疼痛，軟劍拔出之後，一個橫掃，鮮血洒了出來，將衆武士迫開，再一個大轉身，剛好格開判官筆，右臂一甩，一柄飛刀悄沒聲息地飛出！這下動作甚小，但蘊滿了暗勁，飛刀去勢極急。

由於唐郎連番甩臂都發不出飛刀，司徒睿已失了警惕心，是以當他驟見刀光一閃時，已來不及擋格，極力擰腰一閃，「篤」地一聲，飛刀已釘在其右胸，若釘在左胸上，他焉有命在？

說時遲，那時快！司徒睿驚魂未定，唐郎左臂再一甩，這次司徒睿已成驚弓之鳥，忙不迭閃開，唐郎軟劍過處，又在其腰上添了一道傷口。

電光石火之間，背後風聲大作，唐郎上身向前一俯，左腿向後一蹴踢飛一名武士，再乘勢滾落地上，軟劍離地半尺劈出，一名武士閃避稍慢，足踝中了一劍，他幾乎聽到劍刃碰撞骨頭的聲音，痛得他跌倒地上。

他一倒下，唐郎已奇蹟般地站立起來，渾身上下是血，但却似天將一般威武！那幾個武士一見，不知爲何，竟然不由自主地退開。

唐郎提着血劍，向土包大踏步走去，口中道：「還剩下幾個人？還有誰敢上來？」一句話未說畢，袖管內又飛出幾顆鐵蓮子，其中一顆正中一名金兵的眉心，那金兵登時暈厥，如此一來，其他人更如見鬼魅，退後更開！

司徒睿胸膛起伏，那柄飛刀仍釘在那裡，在風中顫動，他有氣無力地道：「他已是强弩之末，不必害怕，上！」

可是剩下來的人都恨不得脚底抹油，那裡還敢上前討戰？土包上的金兵在此情況下，更加放下掘棺的工作，由後面悄悄溜掉。

唐郎跳上土包，沉聲道：「誰還敢上來的？你們大可以繼續圍困下去，反正土包上有三具屍體，足夠唐爺吃他五天！」土包下的人一聽，臉色都變了，他們看唐郎那副模樣，對他的話深信不疑，不由自主都望着司徒睿。

司徒睿忽覺胸膛脹得難受，飛刀刃似在膨脹，欲將他胸膛炸開。抬頭一望，唐郎站在土包上，就像一尊戰神般，威風凜凜，不可戰勝，他的勇氣在這刹那之間消失得乾乾淨淨，忍不住下令：「退！咱們再去召集人馬，不怕他能飛上天去！」

梁府武士及未死的金兵立即聚在一起，司徒睿色厲內荏地道：「唐盛，你有種的便不要跑，咱們再來時，如果你不在，便將你老婆掘出來，鞭屍三百！」唐郎倏地大叫一聲，金兵們發一聲喊，掉頭便跑，司徒睿慌亂中也跟着溜了。

他們跑了三十丈，唐郎忽然一跤摔倒，他兩天未進滴水，氣力早已用盡，何況身上還在淌血，焉能支持得住？躺在地上，像離水的魚兒，張開嘴巴，大口大口地喘着氣，此際司徒睿等人若再來，唐郎必死無疑，蓋適才他只靠一股怨氣支持！

也不知過了多久，唐郎方自地上爬起來，望着遠處，已不見司徒睿等人，土包下只躺着七八具屍體，他在地上爬着，來至黃土堆前，但見黃土只缺了一小角，他稍覺安慰，用手抓土重新疊好土墳。

「轟隆」一個焦雷自遠而至，這道雷聲也喚醒了唐郎，他拖着沉重的雙腿，走下土包，拾起暗器，慢慢走進小集。此刻對他來說，不是逃跑，而是補充體力。

已近晌午，但小集內居然人烟稀少，唐郎心想大概集上的人見到金兵都不敢出來，那些做生意的都愁眉苦臉，唐郎跑進一家小菜館，豆大的雨立即洒了下來。

老闆見他一身是血，又驚又喜，唐郎道：「掌櫃的，你還認得我吧？不必怕，給我弄幾個小菜，一小鍋稀飯，再替我蒸一籠包子。」他啪地一聲，丟了一錠十兩重的銀子。「都給你！嗯，替我弄兩套乾淨的衣服來！」

那老闆見他與金兵作對，只道他是義軍，雖然擔憂金兵會找上門來，心中却又敬佩，結結巴巴地道：「客官，您……您跟老漢進來！」

他引唐郎到內堂，吩咐他的渾家：「找些傷藥出來，叫小三子進來替他敷藥！那些狗金兵眞不是人哪！」

菜館內只有三四個夥記，一個炒菜，一個去買成衣，一個幫唐郎敷藥，忙得不亦樂乎。待唐郎吃飽之後，已近黃昏。老闆問道：「唐壯士，你準備去何處？」

唐郎道：「去找拙荊！」

老闆道：「慢，老漢正在燉鷄湯，待天色黑了，喝了湯再上路……你氣力未復，萬一路上再碰到金兵，那來的氣力殺敵？」唐郎聽後頗爲感動，遂決定留下來。

那老闆十分殷勤，晚上還置了好些酒肉宴請。唐郎道：「要老闆破費怎好意思？」

老闆道：「您那十兩銀子還花不完哩，壯士再客氣便沒意思了！」唐郎心中慚愧，自己根本不是爲了民族而殺

金兵，說到底只是爲了酧勞！受此禮遇，寧不愧煞乎？

菜館老闆那知道唐郎心情如此複雜？一味爲他佈菜，飯後，又要夥記小三子替他換藥，一向冷酷無情的唐郎此際也忍不住熱淚盈眶，心中有如打翻了一瓶五味素，分不出是甚麼滋味。

好不容易換了藥，把另一套衣服打成包袱，還有一大包肉包子，老闆開了後門送他離開。唐郎忍不住回頭問道：「老闆，你貴姓？眞不好意思，打擾了一番，尚不知道你貴姓！」

「老朽姓郝，草名雙全……咳咳，自古以來忠孝均難雙全……您請保重，老漢不送了！」

唐郎走了半里，出了小集，忽聞一陣輕快的馬蹄聲，他心頭一動，唿哨一聲，但聞一道馬匹的歡嘶聲響，那黑馬急馳而至，挨着唐郎身上厮磨，原來那馬兒等主人等得不耐煩，跑來故居相候。

唐郎輕撫馬鬃，喑嘆道：「馬尚如此，人復無情？」他掛好包袱，一躍上了馬鞍，辨別方向，催馬前進。雨雖已歇，然道途泥濘，有馬代步，正合心意，何況他身上有傷。

那馬洒開大步急馳，一夜不歇，仍然精神抖擻，唐郎於心不忍，躍落地讓牠稍息，一顆心却又飛去柳青青那裡。「青妹平安吧！她一定擔心我的安危……」腦海中突然浮上一張憔悴的臉龐來，唐郎忍不住，再度上鞍急馳。

饒得那匹黑馬神駿，但經一天一夜急馳，也舉步艱難，唐郎索性跳下馬，展開輕功急馳，未幾已登上那座石山，陰風洞口站着一位憔悴的儷人，可不正是柳青青？

柳青青「嚶嚀」一聲，投入唐郎的懷內，兩人緊緊地抱在一起，只聽她喃喃地道：「大哥，小妹不是在做夢吧？」

「不是，愚夫回來了，你受苦了！」

柳青青忽然抬起頭來，問道：「十七姐爲何不與你同來？她……莫非……」

唐郎哽咽地道：「爲夫無能，無力保護她……她已在奈何橋上等咱們……」他雙臂用力，又將她抱緊，生怕連她也會失去。

良久，柳青青才哽咽地道：「大哥，你節哀順變，若你還愛她的，更應該好好地活下去！」

唐郎喃喃地道：「不錯，咱們都應該好好地活下去！」忽然一道馬嘶聲響，唐郎連忙跑下山，把馬拉上來，解下包袱，把肉包子取出來，道：「青妹，你一定還未吃飯，快吃！此處不宜久留，咱們要速速離開！」

柳青青一接過肉包子便往嘴裏塞，唐郎看得心如刀割，心知這兩天柳青青擔心自己的安危，必定茶飯不思，喉頭哽塞，說不出半句感謝和安慰的話，但眼淚却如決堤的河水般湧了出來。

柳青青吃了兩個包子後，方發現丈夫的異態，歉然地道：「小妹狼吞虎嚥，倒教大哥見笑了。」

唐郎一把將她接在懷內，道：「是我不好……若早聽你的話，又怎會斷喪冰妹一條命！」

「逝者已矣，大哥你亦不可太傷心。」

「青妹，包子還有很多，你多吃幾個……」

柳青青冷笑一聲，道：「咱們進內，你也喝一點水吧。」陰風洞內果然十分寒冷，馬兒只進洞口，便不肯進內，兩人收拾一下，柳青青問道：「大哥，你準備搬去何處隱居？」

「江南。」唐郎目光堅定地道：「咱們已殺了梁乙匡，無須再顧忌『如來佛』。」柳青青點點頭，兩人拉馬下山，唐郎讓柳青青騎馬，漏夜出走。

* * *

兩人在路上不斷改變裝束，經過近月之奔波，居然成功地避過金兵，偷渡長江，到達宋境，柳青青高興得伏在丈夫懷內飲泣。

「青妹，你應該高興才對，因何反而哭起來？」

柳青青嬌羞地擂了丈夫一下，嗔道：「人家是高興……你連這個也分不出來！」

唐郎傻乎乎地笑道：「我只知道自己快做爹爹！」柳青青又忍不住擂了他幾記，「青妹，你喜歡在何處隱居？」

柳青青不假思索地道：「杭州！」

「不，那裡官家、遊人和武林中人都太多了，依爲夫愚見還是揚州好，揚州隱居被人發覺的機會較少！」

「不，揚州太俗氣了，而且是個銷金窩，我討厭那種生活，嗯，不如大家各退一步，到蘇州如何？」

唐郎曾去過蘇州，覺得那古城淳樸，因此毅然答應，乃覓路而行。

到了蘇州，兩人先覓了家客棧住下，然後到處物色居所，唐郎有遠慮，覓了一棟背靠河流的小院，當下又僱了一名婢女，着人裝飾、置傢俱，待弄好一切，搬進新居，柳青青亦已腹大便便。

那婢女才十六、七歲，未經人道，對婦女生男育女之事，毫無經驗，是故唐郎又先約好了鄰居的劉婆子，屆時過來打點一切。

唐郎搬到蘇州，只因有心結納，常借故幫助鄰人，是以不久便搏得四鄰之好感，唐郎更與那些漢子做了朋友，常去郊野踩青、弈棋、飲酒，他已完全當自己是蘇州人，亦決心在此終老。

這天，他新交朋友封卓邦生日，唐郎出資在天福酒樓置了一席酒，一羣朋友恰好坐滿一席，難得好日子，衆人邊吃邊談邊鬧，這頓飯吃了一個

時辰，意猶未盡，正在猜枚當中，只見奴婢小香滿頭大汗地跑了進來。

唐郎的位置正好對着大門，見狀吃了一驚，急問：「小香，家裡出了事麼？」

小香喘着氣道：「夫人臨盆在即，老爺請快回家！」

她話未說畢，唐郎已跳了起來，叫道：「你找到劉婆子否？快去！」他拉着她的手，不顧禮數，便跑出去。

一個漢子脫口呼道：「白兄，等等咱們！」原來唐郎恐洩身份，化名白凌，那漢子的叫聲惹來哄堂大笑，封卓邦帶醉笑道：「楊成兄醉了，白兄夫人生孩子，你去湊甚麼熱鬧，莫不成去幫忙剪臍帶？咱們還是多喝幾杯，在此等候消息！」

那叫楊成的道：「白兄剛爲人父，那還顧得咱們弟兄？還是明早到他家恭賀一番才是正理！」衆人乃約定明早去唐家祝賀，當下繼續飲宴。

* * *

唐郎雖拉着小香，奈何她未學過武功，完全不曉借力之理，唐郎嫌她走得慢，索性放下了她，自己先提氣飛奔回家。人未至，聲音已先至：「劉婆子，我渾家生了沒有！」他等不及她開門便飛牆躍進去。

只聽到婆子的聲音自內傳出來：「快啦，白爺且在外面稍候！嗯，用力……用力！」唐郎又興奮又緊張，在聽裡踱着方步，忽然他聽見屋頂上傳來一個輕微的夜行人踏瓦之聲。

那聲音極其輕微，若非唐郎久受嚴格訓練，又吸取上次之經驗教訓，雖到蘇州，未有一日荒廢武功，相反因妻子臨盆在即，深感責任重大，練得比以前更加刻苦，尚不斷揣摸新的殺人手段，長期保持警惕之心，方能發現。

但那踏瓦聲是如此輕微，証明來者絕非省油燈，唐郎一顆心立即懸起，全身繃緊，再也顧不得那許多，衝進屋內，自蓆底摸出那把軟劍來。

劉婆子嚷道：「白爺，您是男人進來作甚，請出去，免污了你的身子……」

一語未畢，唐郎又把兩隻百寶囊取出，再一陣風般衝出去，迅速把暗器及神弩裝好，這些事寫來雖慢，其實乾脆俐落，全在一瞬間完成，這套動作，他平時已不知練過多少次。

就在此刻，他耳際又聞院子裡有個衣袂聲，心頭剛一動，屋頂上又傳來一陣踏瓦聲，不由暗叫一聲：「好像伙，居然不止一個，好狡猾，在此骨節眼摸上門。」想到對方把自己一切摸得清清楚楚，不由自主地打了個冷噤。

他緩緩吸了一口氣，竄至廳門後面，又恐對方由臥室窗子跳進去，殘殺柳青青母子，一顆心怦怦亂跳。饒得他素來果斷，此際亦不知該先下手爲强，還是靜候對方出手，更料不到對方會由上面那個先動，還是外面那個先動，這短短的一瞬間，就像渡過漫漫的一整夜，只緊張得唐郎手臂肌肉突突亂跳！

他倏地當機立斷，竄進臥室之內，恰在此時，房內響起一個嗚哇的兒啼聲，又聞劉婆子歡聲道：「恭喜白爺，是個男丁，你可得多送一個紅包給老身……」

她叫聲未了，臥房的後窗驀地被人拍開，唐郎在此刻居然還沉得住氣，閃在帳後，只見窗台上多了一個黑衣蒙面人，右手提刀，左手掌中白光閃閃，不用問也知道他要發射暗器。

唐郎臂隨意動，右臂一抬，「颼颼」兩聲，兩枝弩矢奪袖而出，弩矢一出袖，他人即斜飛，軟劍隨之探出一絞，「叮！」一柄飛刀應聲落地，只要他稍慢一分，飛刀必射進柳青青軀體內。

與此同時，窗口那邊傳來「哎唷」一聲響，唐郎一把將劉婆子推上床去。

說時遲，那時快，左墻那扇窗戶也被人推開，窗戶一開，便聞一陣破空之聲，唐郎軟劍急捲，「叮叮噹噹」之聲不絕於耳，七八件暗器全落在地上。

「那對狗賊來此放肆，給白爺滾出來！」

「白爺？十一郎，別裝神扮鬼啦，咱們若非摸清楚，又怎會找上門來！今日你一家是非死於此處不可的，倒不如乾脆一點，自裁吧。」

「做你娘的夢！要殺老子可沒這般容易。」

「哈哈，井裡已被咱們下了毒，你又不能出來，還不是要餓死？大人餓死還不打緊，初生小孩餓死那可太殘忍了。」

這種話他唐郎也會說，因此索性閉上嘴巴，回頭見劉婆子縮在床上，一張臉比紙還白，雙手緊緊地抱着唐郎的兒子唐白柳。柳青青臉色更白，滿頭大汗，衣裙仍未整，唐郎愛憐地用毛巾替她拭汗，低聲道：「放心，有我在，保証你們三人不受絲毫損傷。」

柳青青有氣無力地道：「大哥，他們是誰？你可猜得出來？」

唐郎想了一下搖搖頭，事實上他們似乎不大可能結下仇家，柳青青嘴巴微張，尚未開腔，又聞外面呼道：「十一郎，你一生殺人無數，也該死得瞑目，咱們可是受人委託來殺你的，做做好心，自個投降，讓咱們多賺一點。」

這席話，令唐郎和柳青青互相交換了一個眼色，夫妻同心，都認定這兩個殺手是自己的同門師兄弟，否則他們也不知道唐郎排行十一。

既是同門兄弟，自己的殺人技倆，對方一定摸得十分清楚，因而增加了困難，柳青青急問：「大哥，你是否有辦法打發他們……」

唐郎雙眉一掀，道：「放心，這兩個小子活不了多久的。」言畢跳到後窗，伸手拉窗戶，左手落在窗台上，但覺濕濡濡的，舉起一嗅，血腥氣衝鼻，說明剛才那黑衣蒙面殺手受了傷，他關好窗子，又放下蚊帳，低聲道：「你倆且躲在床底下去。」他先抱柳青青下去，床前有踏几遮擋，甚是隱蔽，唐郎又將一柄匕首、一把鐵蓮子交給妻子，然後跳到前窗，伏在窗戶上凝神靜聽。

外面靜悄悄的，不聞一絲聲息，亦不知那兩名殺手是匿起來等候機會，或是已經離開。若拖到天亮，對己有利，可是柳青青剛生產完畢，連熱水都未喝一口，便躺在地上……唐郎心中有愧，決心先殺了對方。

他想了一下，結紮一下衣襬，飛身躍上橫樑，輕輕推開天窗，探頭向外望了幾眼，不見有人影，立即輕若狸貓地躍上去，再輕輕地蓋回天窗，輕輕走到屋簷，向下瞻望，只見庭院靠大門後蹲着一個漢子、站着一條漢子，小香則倒在地上，不能動彈，未知生死。

唐郎計算好一切，倏地急射而下，那站着的蒙面漢子舉刀而起，向凌空的唐郎砍去。

唐郎軟劍落在刀上，借力彈開幾尺，那漢子急追而前，唐郎左臂一抬，喝道：「看飛刀！」那漢子立即止步揮刀，護在身前。

唐郎左臂一橫，「颼颼」兩聲，兩枝袖矢奪袖而出，却不是飛向他，而是射向那蹲在地上的漢子，那漢子剛站起來，正緩緩舉起刀，不料那兩枝袖矢一枝射在其大腿上，另一枝則射進其小腹。

一道痛叫聲劃破了黑夜的寂靜，唐郎知道他已沒有威脅，看也不看他一眼，立即標前，截住要破窗進臥室的另一個殺手，「師弟，先把命留下來吧。」

那殺手身子一抖，强打精神急攻，他快但唐郎比他更快，眨眼已過了三十多招，唐郎已佔了上風，冷笑道：「你還差一點火候，快說，是不是『如來佛』令你們來的？把話說清楚了，也許可饒你一條命。」

那殺手咬牙不語，唐郎怒道：「唐某若要殺你，當眞易如反掌，我替『如來佛』掙了多少錢，殺了多少人，他今日尚派人來殺我，你可曾爲自己着想，他日他會放過你麼？」

「但你害死了十七姐，又拐了十八姐！」

「十七妹及十八妹都是我老婆，拜過天地的，怎會害她，又怎會是拐騙的？她們都是小孩子麼？」

「十八姐尚未還完她的債。」

「她只欠一宗生意，而我爲『如來佛』所立的功，已足以補償一切！回去告訴他，我可以賠償十萬両銀子給他，請他以後放過我夫婦。」

那殺手不禁猶疑起來，唐郎喝道：「如今你只有兩條路可走，一是被殺，二是替我傳話，無論如何，我夫婦都不會再替他辦事了，他如果是聰明的話，應該見好收帆，否則對大家都沒有好處，你到底選擇那一條路？」

話音剛落，忽然傳來一個細如蚊蚋的聲音：「唐十一，你何必迫人太甚，你說他會聽你的話，還是聽老夫的命令？」

這是「如來佛」的聲音，唐郎心頭一緊，脫口呼道：「出來說話。」

「何必呢？你說的話，老夫聽得到，老夫說的話，你亦必然聽到，劉廿七，你退開。」

唐郎立即跳後兩步，那殺手恨不得有此命令，轟應一聲，便收刀跨墻而去。「如來佛」又道：「唐十一，你就站在院子裡，不許亂動，你該知道老夫不會做沒有把握的事。」

聲音已在屋頂上，唐郎心頭一動，他大可以震破屋頂，跳進臥室內，而且唐郎亦深信「如來佛」所言不虛，心中焦慮地問道：「你待怎地？」

「老夫正要聽你之解釋，別以爲老夫無情，只要你所作所爲合理，老夫便放過你，否則……嘿嘿。」

那道冷笑教唐郎打了個寒顫，問道：「你要我解釋甚麼事？」

「白十七了去何處？是不是死了？是你害死她的嗎？」

唐郎忽然嘆了一口氣，道：「我也不知她算不算是死在我手中……」

話未說畢，已聞屋內的柳青青尖聲道：「十七姐是死在梁府武士的手中的，與十一郎完全無關。」

「如果佛」喝道：「閉嘴！老夫不是來聽你說。」唐郎吸了一口氣，這才將白冰冰被殺的情況說了一遍，他語聲悲傷，一句三嘆，聞者心酸。

「如來佛」却冷冷地道：「如此你還敢說，她不是死在你手中？雖不是直接的，却也是間接的。」

唐郎心底倏地升起一股怒火，抗聲道：「若按照你的說法，其實她是死在你的手中，若非你派她去協助我，她又怎會死？我愛她猶愛我自己，我捨得她死？若非還有青妹，那天我絕不下地道，一定跟駱常奔拚命。」

「放肆！你心目中還有老夫麼？老夫與她……咳咳，怎會害她，那是老夫看得起你，怕你出師未捷身先死！哼，你若愛她，又怎會娶十八丫頭！嘿嘿，男人有幾個不好色的。」

柳青青在房內喚道：「此事說來話長，總之，咱們三夫婦情比金堅，大哥與十七姐的確是相愛的！他兒子名叫唐白柳，由此可知其志。」

唐郎接道：「冰妹要孩子取名唐柳白，是我在她臨終時告訴她要改爲唐白柳的。」說至臨終時，他心頭忽然一動，立即解下掛在頸上的玉珮，道：「冰妹臨終之時，還贈我一方玉珮，謂若你來找痲煩，給你過目。」

「如果佛」的聲音倏地發顫。「拋上來給老夫看看！」

唐郎向屋頂拋去，口中呼道：「接住。」半晌也聞「如來佛」呼一聲接住，那玉珮重新落到唐郎手中。「如何？」

「瞧在白丫頭的份上，老夫放過妳倆，但你可得記住，絕不能洩漏半點秘密，否則後果你當自知，這玉珮你須時常掛在身上，珮失人亡！」

唐郎心頭一震，脫口問道：「但你與冰妹有甚麼關係？」

「關係至大，你不必知道。」「如來佛」忽爾輕嘆一聲：「假如白丫頭還在，老夫自當來叨擾你們幾杯酒，但如今……你不知也罷！十一郎，你好自爲之，十八丫頭的事也一筆勾銷，老夫也不稀罕你那十萬兩銀子，」死在你手中的乃風三十三，請念在一場同門，替我葬了他。」

唐郎知他要走，急道：「慢走！」身子拔空而起，但見遠處一道淡淡的灰影，迅速逝去。唐郎望着其去處，百感交集，忽然升起一股難捨之情，不管「如來佛」爲人如何，但他到底將自己撫養成人，而且從今日的表現看來，他亦非全無感情。

唐郎呆呆地立在風中，直至柳青青喚了一聲大哥，唐郎方瞿然一醒，躍落地上，探望小香，原來她只被封了暈穴，當下解了其穴，又忙了好一陣，方安頓好妻子兒子及劉婆子。

劉婆子嚇得嘴唇發青，唐郎塞了一錠銀子給她，道：「放心，沒有事了，但請你莫聲張出去，否則對你也沒好處。」他連夜還將風卅三的屍體背到城郊，悄悄地埋葬好，待他返回家，天已濛濛亮。

唐郎恐怕封卓邦諸友天亮之後便會來，是以馬不停蹄，忙用清水洗掉地上之血跡，收拾好一切後，日已上三竿，他這才進內更衣，又着小香去買酒菜。

幸好封卓邦諸人也識相，來道賀一下便告辭了，「老白，令郎彌月時，咱們可要來叨擾幾杯。」

「歡迎之至，屆時白某必定開宴席恭候。」

送走了封卓邦等人，唐郎才有機會跟妻子說幾句貼心的話。「青妹，你覺得如何？」

柳青青有點興奮地道：「小妹只覺得體虛，但這是正常的，大哥放心，小妹休息幾天便能逐漸復原！大哥，至此咱們方眞正可過安穩的日子！『如來佛』雖然貪財無情，但也有一點好處，他很重信諾，答應放過咱們，以後便不會再來騷擾。」

「是的，爲夫如今也放心了，既然如此，你好好睡一覺吧，一切爲有夫及小香料理。」唐郎替她蓋上被子，柳青青一閉上雙眼，便發出均勻的鼻鼾聲，人雖在熟睡，但嘴角仍掛着笑容，可是唐郎却未眞正地放心，他怕還有仇家找上門來。

不過，以後的日子果然十分平靜，然而唐郎每天仍堅持早上練劍，晚上練內功，未敢稍有大意，且尚撥冗指點小香一些粗淺的防身功夫，以防不測。

柳青青經過半個月之休養，身子逐漸復原，兩夫婦每次見到那虎頭虎腦的兒子，便樂得嘴巴也合不攏。

很快便是唐白柳彌月的好日子，這天，唐郎僱人到家裡開了三桌酒席，請一干好友及鄰居到家裡慶祝，賀客見到唐白柳莫不讚賞，場面雖不大，却也喜氣洋洋，而且因酒席設在家裡，更增平易融洽。

這頓飯吃了個半時辰，賓客方盡興散去，柳青青心花怒放，覺得今生最快樂的乃今日，最低限度已無須擔心以後的日子！雖然他倆夫婦殺了不少人，但江湖上知道他夫婦的有如鳳毛麟角，誰能找上門來？至於金廷，料他們還不敢過江肆虐。

夫婦倆在房內，柳青青笑着問道：「大哥，你今日開心否？」

唐郎隨口應道：「爲夫當然高興，不過你明年可得再替我生一個！」

柳青柳紅着臉啐了他一口，罵道：「沒一絲正經，誰還替你生孩子！」

話聲剛落，唐郎忽然低聲道，「小心，有夜行人！你看着孩子！」他迅速地安了袖弩，掛上軟劍，又將柳青青的兵刃取了出來。「得！」屋頂上又傳來一陣踏瓦之聲，這次連柳青青也聽到，她立即將兒子用布縛在胸前，但唐郎却放了心，因爲聽聲音，此人輕功並不高明，當下沉聲道：「是那位不長眼的毛賊，竟敢來光顧，快給大爺滾蛋！」

只聽上面有人低聲道：「不好，原來主人是練家子，如何是好？」

唐郎心頭更定，倏地推開窗子跳了出去，接着躍上屋頂，忽聞一聲唿哨，屋頂上的兩個漢子跳回地下。唐郎喝道：「那裡跑！」跟着落地，與此同時，牆外躍進五六條大漢，將他團團圍住。

唐郎臉色一變，問道：「你們到底是甚麼人？」

爲首那個白面無鬚，年紀已不少，說話陰聲細氣，但却令人毛骨悚然，「我們是閻羅王派來的拘魂使者，上！」

唐郎這才發現嚴重，軟劍急刺，先下手爲强，同時左掌一甩，一柄飛刀先取一條性命。白面無鬚的急道：「小心他的暗青子！」

另一個道：「他有暗青子，難道咱們便沒有？」言畢也拋了一把暗器，向唐郎身上招呼。唐郎軟劍急舞，既要擋兵刃，尚要擋暗器，不由有點手忙脚亂，直至此刻，唐郎方知對方絕非小毛賊，而是有備而來的！

激鬥間，唐郎右臂持軟劍的，冒險橫削，同時擰腰閃避，「颼颼」兩聲，右袖裡射出兩枝弩弓來，其一被人

擋開，但第二枝仍射中其右臂。

白面無鬚老者喝道：「老傅，你站到牆頭上發暗器！」

唐郎趁他說話分神，左掌一揚，拋了一把鐵蓮子，羣醜揮刀急舞，唐郎覷得眞切，飛起一脚，踢在一個大漢的膝蓋上，那漢子慘嚎一聲，跌倒在地上，把後面的同伴也撞開，唐郎又拋了兩把飛刀，可惜被人擋開。他下一把飛刀却射向地上那漢子，送他上西天。

八名敵人死了兩名，傷了一名，一個已躍上牆頭，窺機射暗器，剩下來的四個武功都不弱，唐郎要想取勝，絕不容易！

說時遲，那時快，老傅已開始發暗器，唐郎更加被動，他當機立斷，竄進廳內，白面老者忙道：「快追！」

衆賊追進廳，忽聞一陣「颼颼」聲響，樑上射下六七枝弩矢，登時將第一個衝進來的漢子射殺！那白面老者十分狠毒，抓着那漢子的屍體，作擋箭牌般衝過去。待到跟前，用力拋出。

唐郎連忙閃開，屍體撞在牆上，發出一聲巨響，與此同時，房內傳來柳青青的驚呼聲及兒子的啼哭聲，唐郎吃了一驚，急問：「青妹，你沒事吧？」

「房內有敵……」柳青青話未說畢，房內已傳來一陣「叮叮噹噹」的兵刃碰撞聲，唐郎心急如焚，欲回房助妻子一臂之力，不料房門已爲白面老者守住。「讓開！」

「讓開？」白面老者怪笑一聲，「明年今日便是你們一家三口的忌辰！唐盛，你認命吧！」

一句唐盛洩漏了玄機，唐郎怪叫了一聲：「好極了，原來是你們這批金廷的走狗！駱常奔不惜出賣你們的生命，還不是爲了向金廷獻媚，你們得到甚麼好處？」

白面老者冷笑道：「你錯了，咱們比駱常奔還早投效金廷！天下天下，天下人均可得之！漢人打不過金人，還有甚麼話好說？所謂識時務者爲俊傑，唐兄若有心幹一番事業，老夫大可以引進，不但前怨一筆勾銷，尚可保你一家榮華富貴！」

「放屁！」唐郎忽然標前，軟劍向一名金廷走狗刺去，他一口氣攻了七八劍，一劍緊過一劍，另一個武士已過來協助，仍然只有招架之力，而無反擊之功。反而老者悄沒聲息地標前，鋼劍直指唐郎的後背！

這一劍使來十分陰毒，但唐郎似乎早已料到有此一着，待長劍離背五寸，上身方忽然向前一俯，左臂自然而然的向後一甩，兩枝弩矢奪袖而出！由於距離很近，那兩枝弩矢全射進其小腹！

唐郎行動疾如閃電，一個翻身，向旁掠去，脚尖一點，再度改變方向，射向房門。他來不及拍門，左手用力一拍，房門應聲而倒，人毫無阻滯地衝進房內。

抬眼一掃，房內那裡有人，但後窗及前窗均打開着，唐郎不由猶疑起來，與此同時，背後傳來脚步聲，唐郎看也不看，軟劍向床架劈去！

軟劍切在床架上，他人已向後窗射去，頭頂上傳來一陣刺耳的「颼颼」的聲響，三十多件暗器傾瀉而下，剩下來的那兩名漢子均身中數枚，當堂喪命。

唐郎躍出後窗，轉頭回望，不見一條人影，此處本有一艘船，泊在屋後的水道上，但此刻却已不見了那船。唐郎稍稍放心，料妻子駕舟溜掉了！

他躍上屋頂，舉目望去，只見遠處有艘小船急馳而至，唐郎大喜過望，跳到河邊，但見一條人影，如大鵬般飛了起來，一看身型已知不是柳青青，他心頭登時一涼，但更想不到的是，來者竟是駱常奔！

追殺柳青青的是駱常奔，唐郎深知其能，心房更加暴縮！駱常奔舉起鋼刀一抖，月光下，看得分明，一串鮮血如珠兒般彈開。「想不到吧！」

唐郎嘶叫一聲：「駱常奔，老子早想殺你，想不到你竟然自己送上門來！」

駱常奔哈哈笑道：「此話駱某也早就想說，好讓你們做對同命鴛鴦！哈哈……唐兄弟，你算是絕種了！」

唐郎雙眼噴火，猛一聲大喝，軟劍向駱常奔之心扎去。駱常奔冷笑道：「米粒之珠也放光芒，別人怕你，駱某可還未將你放在眼中！」

唐郎攻得極急，招式未老新招又生，而駱常奔的刀使來似乎頗慢，但奇怪的是唐郎的攻勢居然會被拒於身外。唐郎攻得越急，他依然慢條斯理。「如何？任你再厲害，始終遜駱某一大截！唐兄弟，念咱們曾經同事過，再勸你一句，不如隨某爲金廷效力，他日要混一官半職還不容易？榮華富貴就在眼前……」

他話未話完，唐郎已破口罵道：「你這甘心爲狗的雜種，不配跟唐某說話！唐某雖然淪爲殺手，也不會甘作金狗的鷹犬！」

駱常奔老羞成怒，喝道：「不知好歹的雜碎，今日管敎你死無葬身之地！」他鋼刀一圈，將軟劍的攻勢化解，手腕倏地一沉，刀刃直斬唐郎的大腿！

唐郎見對方反攻，反而鎭定下來：「即使柳青青已被他殺死，此刻趕去也無濟於事，如今最重要的是殺死他！只要我一直堅持下去，天亮之後，這金廷的走狗還能逃得掉？」

主意一打定，更加小心翼翼地防守，絕不貪功反擊，駱常奔的攻勢雖然猛烈，一時之間，却也奈何不了他！

「原來你只是個綉花枕頭！」

唐郎冷冷地道：「讓你口舌上佔點便宜又何妨！鹿死誰手尚未知哩！」他不爲對方所動，堅持死守，可是駱常奔的攻勢實在凌厲，迫得唐郎不斷後退，終於退至他家的墻旁。

駱常奔精神大振，道：「看你還能退到何處！」唐郎亦漸感難支，忽見他拚死反攻了一招，這很出人意料，駱常奔被嚇了一跳，不由自主地退後一步。

唐郎左掌一揚，喝道：「看飛刀！」駱常奔連忙揮刀在身前佈下一道刀網，唐郎左手在窗台上一按，躍進房內。他早已計算好一切，一蹲身拾起地上的暗器，然後坐在床上。

駱常奔一探頭，唐郎便一件暗器飛過去。「駱常奔，你進得來麼？」駱常奔想舞刀躍進房內，可是唐郎的暗器既準，且似乎射不完，使他不敢造次。

唐郎未敢大意，不斷拾起地上之暗器，就在此刻，屋頂上突然「嘩啦啦」地跌下一堆瓦磚，唐郎反應快，順手抛出一把暗器。

緊接着，前窗被拍開，他又一把暗器抛過去，已聞駱常奔哈哈笑道：「唐兄弟，你還有多少暗器？」唐郎正爲此煩惱。說時遲，那時快，房門一道影子急促地飛進來，唐郎順手又送了一把暗器！

但聞一陣篤篤聲響，緊接着砰地一聲響，却原來是一張櫈子！唐郎要再摸暗器，駱常奔已大踏步走了進來，唐郎心頭一動，將掌中最後一顆鐵蓮子抛去，駱常奔揮刀一絞，緊接着撲前一步，手臂暴長，已將唐郎圍在刀勢中。

就在此刻，他目光一掠，只見窗子已發白，不由生了一絲希望，暗暗笑道：「天亮了，看你這個金廷走狗如何逃脫。大宋子民無一不想啖你之肉！」

話音剛落，已聞老傅的聲音在外面響起：「諸位鄉親，這位姓白的本是個汪洋大盜，姓唐名盛。他先從事劫鏢的勾當，後來又幹殺手，雙手沾滿了鮮血，賺夠了錢才跑來此納福的。」

又聞封卓邦問道：「不會吧？平日他斯斯文文，全不像汪洋大盜。」

老傅哈哈大笑，用地道的蘇州話道：「鄉親們，咱們若非有證有據，跑來此處捉拿他，所爲何事？再說汪洋大盜的額上亦不會寫着字！外表越是斯文，越是凶狠，你們看看地上的暗器，正常人家那有這樣多暗器？」

又聞楊成道：「封兄，白兄看來不是正當人家，他出手闊綽，似有花不盡的銀子，那來的錢？但是聽其言談、觀其舉止，又非富家子弟，咱們都受矇騙了。」

封卓邦沉吟道：「楊兄說得有理，咱們都回家去吧，免得惹來痲煩！」

唐郎急道：「封兄、楊兄，幸勿聽他們胡言，這人是金廷派來的走狗！」

老傅哈哈地笑道：「咱們若是金廷的走狗，何必跑來刺殺你？你是抗金大將還是抗金義士？若是抗金義士，你何來那許多銀子？」

封卓邦說：「白兄，對不起，在咱們未弄清楚你的身份之前，咱們只能作壁上觀！」說至最後一句話，人已走遠，唐郎連最後一絲希望也破滅，只好死命進攻。

駱常奔見他攻勢急而亂，心頭竊喜，又出言諷刺：「怎樣？唐兄弟，你還是投降吧，彼此都有好處。」

「放屁！」唐郎心情激動，一個失着，腰上又中了一刀。說時遲，那時快，駱常奔第二刀又至胸前！

唐郎大驚之餘，忙不迭跳過，閃在床架後。「喀嗤」一聲，床柱被砍斷，床架陷了下來，慌亂之中，唐郎見機不可失，左手摸出一把飛刀抛出！灰飛塵揚之中，駱常奔視線受影响，待他發覺已來不及，篤地一聲，飛刀插在其右上胸，可惜唐郎左臂受傷，力道不足，飛刀入肉只二寸，未能致命，可是却激起其鬥志！

駱常奔負傷之後，也失了常性，拚命進攻，唐郎已被逼到墻角，生死只在一線之間，他甚至已沒有與敵同歸於盡的機會。「老子要你百倍償還！」駱常奔一刀將唐郎的軟劍撞開，第二刀急如奔馬，直劈唐郎。

駱常奔第二刀用力過猛，來不及收招，刀刃在唐郎的胯下砍在墻上！唐郎的軟劍急向下刺，整個人亦跳了下去，把駱常奔撞倒，軟劍自駱常奔的後頸畢直地插進其體內，直至沒柄。

地上的兩個人都不能動彈，良久方見唐郎喘着氣站了起來，費勁地把軟劍拔出來。

＊　＊　＊

唐郎駕着舟在水道上急駛，只見水面上浮着一具女屍，一看之下，竟是小香！唐郎心頭冰冷，他發誓要找到柳青青母子的屍體。可是花了一天的時間，縱橫幾條水道，都找不到柳青青母子的屍體。

他心中仍存有一絲希望，躍上岸，找了幾個人打聽，却聽到一個晴天霹靂：昨夜他見到一具女子屍體，懷中抱着一個嬰孩，仰在水面，往外流去。唐郎問道：「因何我找不到屍體？」

「哎，由昨夜至今已有八九個時辰，已不知流去那裡了！小哥，你還是死了心吧！人生那有盡是如意的！」

唐郎回想前事，萬念皆非，但覺自己雙手的確沾滿了鮮血，雖一生謹愼，未被人發現身份，但却逃不過上天對自己的譴責，將苦難降落在自己身上，家破人亡，均因自己而起，唐白柳更是無辜！

「噹噹……」遠處傳來一陣低沉的鐘聲，唐郎心頭一振，大踏步向寒山寺走去。

（本文完）

一代天嬌

新派武俠連載故事／伴霞樓主・文　可飛・圖

看降魔幾疑作夢　聽笑謔流露眞情

上文提要：艾芙發現了文匡宋和江虹也來了長安，秦娥自荐要代找他們，讓艾芙留在客店中，她捉弄江虹，帶他們去找艾芙，因在路上嬉戲，艾芙在店中失踪，使秦娥不知所措，經過打聽路人所見，知被鳩盤婆和逍遙公子擄去，只好和文匡宋、江虹暗地追踪，而江虹竟被誤認爲是火鳳凰，受到丹鳳五傑協助夏王派來的親軍迎接，秦娥借故逃避……

「妖眼！你是說妖眼！」文匡宋道。

聞聲回過頭來的江虹，見文匡宋正從嘴裡掏出一物來，江虹才知他沒說下去，是嘴巴被堵住了，也看見了，他掏出來的，是一塊雞。

正是不翼而飛的燒雞。

江虹跺脚，叫道：「妖眼，原來你眞是個妖精，滾出來！」

忽聽身邊嘻嘻一笑，說：「不錯，小哥哥也叫我妖精，你可眞是小哥哥的小妹子。」

分明無人的水邊柳樹下，就在兩人的眼前，由淡而濃，現出那妖眼來，不怪她語音含糊了，敢情正吃着燒雞，駭得江虹連退了兩步。

那文匡宋却上前了兩步，她自稱妖眼，叫她妖精，她也挺高興，但文匡宋張着嘴，始終叫不出口。

秦娥噗嗤一笑，說：「我知你爲難甚麼，可惜迂腐些，你愛叫甚麼，就叫吧，小哥哥也被我嚇得失魂落魄，因爲她想甚麼，我總曉得。」

江虹道：「你說，那我在想甚麼？」

她不過驀然嚇了一跳，眞是妖精又如何，妖眼並無惡意。

「她當然不是妖精。」秦娥說：「你是這樣想的吧？何況並無惡意，其實你不是眞怕我。」轉面對文匡宋道：「既然你當我是紅綫聶隱，當然更不怕我了。好，跟我來。」

「你查到了姊姊的下落？我們去救她？」江虹急問道。

「她要查訪才知，不是未卜先知，那麼，她眞不是妖精。小妹子，你是這樣想的吧？」

江虹嚇壞了，心想：「幸好我沒罵她。」

「小哥哥時常罵我。」秦娥說：「小妹子，你也是，別人可不行，是小哥哥和你罵我，我挺高興，誰教你是小哥哥的小妹子呢，走吧。」

分明江虹還坐在水邊草地上，不料右臂一緊，已被秦娥挽着了，而且脚已離了地。文匡宋慌忙緊緊跟隨，到了有人之處，才放慢了脚步。

秦娥把他們帶到一家客棧，那店家夥計一見，慌忙迎了上來。

江虹一怔，道：「姊姊……姊姊在這裡？」

「昨晚在這裡，」秦娥帶他們進入房間，說道：「我和小哥哥昨晚在這裡過夜，小妹子，你有多大膽量？」

江虹道：「我連妖精也不怕。」

「好，」秦娥說：「這裡也是逍遙公子的巢穴。」

江虹已對逍遙公子傳說聽得多了，何況把艾芙擄去的，正是逍遙公子和他的娘鳩盤婆，如何不大吃一驚！他們豈不是自投羅網麼！

秦娥道：「你們放心，那逍遙公子知道小哥哥要投棧，於是包下了這客棧，佈置下這居室，雖然不安好心，倒也並無惡意。」

秦娥得意地一笑，繼續說道：「小妹子，小哥哥讚你聰明，你猜猜看！」

江虹一挑眉兒，道：「姊姊扮成了個骯髒的野小子……」

「猜對了，」秦娥說：「他們做夢也想不到，我們會自行投到。」

江虹樂得眉開眼笑，說道：「多謝也不用說一聲，嗳唷，象牙床掛紅羅帳，極欲窮奢，好豪華，好氣派，簡直像皇宮一樣。」

「說對了，」秦娥說：「果然是從皇宮中搬來，就憑這一點，就知那逍遙公子一心一意只想討好小哥哥，眞沒惡意，只想贏取她的芳心。」

「像那……霍爾一樣。」江虹說。

「誰是霍爾啊？」秦娥說。

「霍爾是精吉木太子之子、忽必烈的孫兒，這蒙古王子也千方百計討好姊姊，痴纏不休。」

秦娥不轉眼地瞄着江虹，道：「今日那明玉珍、白蓮教兩路人馬，都把你當作是小哥哥了，這是怎麼回事？你雖然也是個小美人兒。」

江虹在她面前作了個盤旋，道：「因爲，這就是姊姊的衣衫，她就穿這身衣衫，獨闖特穆爾大營，是以沒見過，却天下皆知了。我還告訴你，這衣衫就是霍爾王子特地爲姊姊縫製的，這些事兒，說來話長啦，有空兒我慢慢告訴你。啊呀！原來今日我們遇到那兩路人馬，你也見到了。」

秦娥走過來，眼睛也發亮起來，道：「要是……穿在小哥哥身上，這就不怪了。」

江虹格格一笑，跳了開去，說：「你摸得人家怪癢的。」

秦娥像才見到江虹這身衣衫一樣，聽她說這就是艾芙平日穿着的衣衫，不自覺，也忍不住撫摸起來，也不禁幻想起艾芙穿上這身衣衫來。

江虹再又把身子轉了兩轉，說道：「那霍爾王子財雄勢也大，把芙蓉城中最好的裁縫喚了來，幾經修改，才縫製成了這身衣衫，可惜你沒見過，那見過的人，無不讚姊姊是嫦娥來月殿，仙姬下塵寰。呔！你可別會錯意了，姊姊可不稀罕，初下秦嶺，入江湖時，可不知道有賊霍爾，只道是啞婆婆替她備下的，後來倒是知道了，因爲那霍爾王子又送了兩套來，雖然老大不願，但不穿，又別無衣衫。」

秦娥瞟了文匡宋一眼，道：「不怪她顛倒衆生了，連最最邪惡的人，也不忍心傷害她。」

江虹可想到了霍爾，道：「原來你已經知道。」

秦娥想到的却是逍遙公子，道：「除了鳩盤婆那老虔婆……」

文匡宋再也忍不住了，道：「艾姑娘現在何處？可有危險？」

江虹哼了一聲，道：「這妖眼若不被姊姊顛倒了，會口口聲聲小哥哥叫得那麼親熱麼，她會不着急麼？」

秦娥道：「小妹子，你說對了，雖然把小哥哥擄去的不是逍遙公子，而是鳩盤婆，但也只是困住她，不會傷害她的，好吧，都坐下來，我帶你們到這裡來，因爲這裡最安全，甚至無人會來打擾我們。」

「因爲這是逍遙公子的地方，他萬萬想不到我們會自行投到，因此，最危險的地方，也最安全。」江虹道：「我說得對不對？」

秦娥道：「怪不得小哥哥讚你了，你眞聰明。正是如此，昨晚我就和小哥哥在這裡安安穩穩地住了一夜，那逍遙公子率領妃嬪，搜尋了一夜，把城內外都搜遍了，做夢也想不到我們已住進了他爲小哥哥佈置的居室裡了。何況現下小哥哥已被擄去。他一心只在她身上，那還會想到這臨時佈置的居室。」

「但姊姊落在鳩盤婆手中，你一點兒也不擔心？」

「爲何我要擔心？」秦娥說：「因爲擄她的目的，和今日你見到的那兩路人馬相同，既不會傷害她，眼下就無危險，我擔心的倒是你們，誰教你是小哥哥的小妹子呢？」

「你想把我們安頓到這裡來，你獨個兒去救姊姊，那可不行。」

坐下來了的江虹，又跳了起來。

秦娥道：「待你知道那鳩盤婆是甚麼人，小妹子，你再跳也不遲。來，坐在我身邊。」

秦娥當下把鳩盤婆的來歷說了一遍，那江虹也罷了，文匡宋可大吃一驚，驚得目瞪口呆。

他師傅巴鼻道人與世無爭，江湖中知有巴鼻道人的亦不多，更不要說武功之淵源了，但文匡宋却知道，當今的武林三聖中，他師傅是第一人，只不過無爭，不爲人知而已，現下才知道，天外更有天。

秦娥道：「更有你們想不到的，小哥哥和這鳩盤婆，也和我都大有淵源。你們可知，那啞婆婆本名胡姬，是多年前逃離師門的鳩盤婆的弟子。」

江虹這番未能跳起來，因爲被秦娥扣住了她的手腕，登時癱軟了。

秦娥繼續說道：「成吉思汗圍黑石城三年，城破，當眞是玉石俱焚，西夏國王及臣民盡皆死掉，鳩盤婆本是西夏先朝公主，故爾與蒙古人仇深似海，不僅誓要雪恥復仇，而且矢志復國，還不僅此……」秦娥瞟着文匡宋，點了點頭，道：「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你也許懂，你懂嗎？」

秦娥不過是天道自然，性靈赤子，其實敏銳之極，那艾芙一見文匡宋的瞬間，已知她情有所鍾。現在，秦娥明白了。

只見文匡宋也點了點頭，道：「牝常以靜勝牡，這鳩盤婆要爲天下母？」

「正是，」秦娥道：「之所以，那黑石峯，太白山中，搜劫來天下靈慧的女子，之所以，探馬赤軍兩番進攻太白山，莫不屍橫遍野，慘敗而逃。現在，你們明白了麼，小哥哥雖落在他們手中，反倒安如泰山。小妹子，你明白了麼，我擔心的反而是你了。」

江虹眉兒一挑，說：「我才不怕哩，我也不要你擔心。」

「當眞，」秦娥說：「天不怕，地不怕的小妹子，那會怕明玉珍的將軍，丹鳳五傑，自也不放在眼裡。白蓮教教主韓山童，派來了法術高强的四嫘嫦，撒豆能成兵，攝魄能勾魂，呼風可喚雨，自是也不怕的。今日你們趁亂是脫逃了，可全認定你是鳳凰仙子，待發現你們已去無踪跡，本是已劍拔弩張的，顧不得爲敵了，立即四散追尋，你們可知這兩路人馬，在長安城中，潛伏了多少人，不是論百，而是以千計。」

文匡宋駭然，道：「這兩路人馬不但人多勢衆，而且都在暗，當眞可慮。」

便是秦娥也皺了眉頭，道：「今日在灞陵，我和小哥哥原意要他們去邪鬥邪，利用他們人多勢衆，又會邪法兒，去與鳩盤婆和逍遙公子鬥個你死我活，不料變生意外，小哥哥倒眞被鳩盤婆擄去了，偏是又誤認小妹子是鳳凰仙子。」

文匡宋道：「我明白了，你們原意是要這兩路人馬都以爲艾姑娘已落在逍遙公子手中，挑起他們一場爭鬥，當眞好主意。」

秦娥道：「不過還來得及補救，這就是我帶你們來此之故。」

文匡宋道：「當眞好主意，既然兩路人馬遍佈全城，自然知道我們落在這裡了。」

「而且知道這裡是逍遙公子巢穴，那逍遙公子萬萬想不到我們自行報到，那兩路人馬却見到我們穿街過市，進入這裡來，我計算，他的調集人馬也該到了，小妹子，你若不想再被誤會，不再成爲衆矢之的，趕快換過衣衫。」

這裡既是逍遙公子接待艾芙而佈置的，豈會不備下更換的衣衫，秦娥找出一套素色的來，那江虹也眞怕了，慌忙換過。秦娥把換下來的衫裙，掛在當眼之處，把床上的錦被弄得零亂了，說一聲走。現下江虹是千依百順了，任由秦娥握着她的手，越窗而出，溜出後門。

江虹只覺身輕如燕，並不覺得秦娥手上用勁，她的身子却像被一股無形的勁力托着一般。

穿出後巷，轉到另一條街上，江虹道：「現在，我們去那裏啊？」

秦娥見文匡宋半步也未落後，而且緊跟得從容，道：「好，我原意不願你們去涉險的，現在我放心了，連小妹子你也去得，不過我有言在先，要緊隨在我身後，要聽話，而且不准說話。」

「你是說，要帶我們去救姊姊？」江虹大喜，道：「我一定聽話，也不說一句話。」

秦娥只一帶，江虹便投入她懷裡來。

「呔！」江虹臊得滿臉通紅，從她懷裡跳了起來，因爲出其不意，又被秦娥親了個嘴去。

秦娥嘻嘻笑道：「原來你的臉兒這麼嫩，待會你就知道，小哥哥會自動投懷，把臉兒送上來讓我親。」

江虹使勁把嘴兒擦了一下，紅着臉道：「誰教你扮作個小哥兒呢。我才不信呢，姊姊不打你兩個嘴巴子才怪！」

秦娥道：「哎呀！你怎麼知道？不過，一次，兩次，頂多三次之後，她就不再打我了，就把臉兒送上來讓我親了。」

那文匡宋好生不耐煩，他一心在艾芙身上，擔心她的安危。道：「不知艾姑娘被囚何處，姑娘你……」

「妖眼。」秦娥說。

「好吧，妖眼，不知你這妖眼既允我們同往，不知何時……應不應該現下就去。」

秦娥道：「妖眼見到小哥哥非但未被囚，而且打扮得像皇后，身邊有一大羣婕妤嬪妃圍繞，享受着美酒佳餚。」

「你胡說！」江虹怒道。

秦娥不理她，繼續說道：「妖眼還見到那明玉珍的人馬雖不敢與逍遙公子正面爲敵，却不死心。在丹鳳五傑的率領下，三五成羣，已包圍了客棧，白蓮教的四嫘嫦，已得報飛來，是眞如飛而來，這時刻，必已到達了，她們自恃會邪法，可不把逍遙公子放眼裡，走啊，咱們瞧熱鬧去。」

文匡宋心中一動，道：「你是如所願，挑起他們去邪鬥邪。那時，我們趁機去找艾姑娘？」

秦娥道：「你果然比小妹子聰明，走啦。」

江虹先前羽衣霓裳，所經之處，人人注目，如今不同了，雖然衣着仍然入時，但却是便裝素服。

「呔！」江虹叫道：「當街廣衆，你這妖眼，規矩點走，行不行？」

那秦娥一路行去，不但挨挨擦擦，而且不時冷不防在她身上搓揉一下，甚至在她臉蛋上摸一把。只不過快得只有感覺，甚至連江虹也見不到。

文匡宋倒樂了，喜道：「這一來，任誰也認不出來了，便是我，若不是一路同行，驀然相遇，也會認不出來。」

一言把江虹提醒，才發現那原本簇新而素色的衣衫，現在又髒又縐，摸了摸臉兒，只覺手上黏黏的，不用說，臉兒上必然也又黑又髒，好在並無惡臭。

秦娥道：「現在不用擔心了，走吧。」

回到那客棧門前，進了對門的一家酒樓，樓上只有疏落的幾個酒客。

三人在臨街的窗前坐定，要了飯菜，秦娥道：「那日小哥哥就坐在我這個位兒，就有那麼巧，丹鳳五傑就在旁邊那桌上。」

當下把那日的經過一說，道：「你們明白了麼，為何那逍遙公子選定了對面那客棧，為小哥哥佈置了居室，因為知道她回到長安，必會來此投店，因為小哥哥在長安人生地不熟，只知道這裡有一家棧房。現在，你們看見了麼？那三五成羣的，便是明玉珍的人馬。」

果然，街道兩旁，三五成羣，全是精壯的漢子，衣底顯然都暗藏兵刃。

江虹已多了閱歷，如何看不出，這些人中，多有武功高手，心下不禁駭然，顯然精銳齊出，對艾芙是志在必得。白蓮教聲勢遠比明玉珍浩大，何況更會邪術，連這秦娥與艾芙都不敢輕視，可知厲害。如何不又怕、又惱怒。

秦娥看在眼裡，笑道：「你明白了最好，白蓮教的人馬公然腰繫紅巾，就是說，分明不把這些人放在眼裡，既然明目張膽，當然也不把蒙古人的探馬赤軍放在心上，你們且想想，強煞你們只得兩個人，一旦你被誤會是小哥哥……現在，你怕了麼？」

但顯然秦娥絲毫不懼，文匡宋道：「現在，再不用怕了，你們瞧，打棧房中出來的四個女子，必是你聽說的四嫘嫦了。」

四個襟上拽着紅巾的女子，其中一人手上拿着江虹先前穿着的羽衣霓裳，公然從棧房中出來。只見四處突然有無數腰繫紅巾的人，不僅忽然湧現，而且一湧而上，但到了那四個女子面前，皆垂手站立。

江虹駭然道：「眞邪門，先前一個不見，怎麼一下子來了這麼多？」

秦娥道：「小妹子，既能突然湧現，自然也能突然間消失無踪。這就是白蓮教厲害之處，何況人多，僅此已先聲奪人了，實非你們所謂的武林中人所能為敵的，之所以他們敢在蒙古人的大軍之前明目張膽，公然來去，連逍遙公子亦不放在眼中。」

三人居高臨下，看得明白，只見一人排衆而出，秦娥道：「我認得他，小哥哥今早在灞橋打落了他的牙兒，你們瞧。」

果然，那人話聲含糊，顯然大失所望，道：「鳳凰仙子……難道……」

那手捧霓裳羽衣的女子，把手中衣衫交給那人，道：「我們來遲一步了，裡面只有店家夥計，不過，象牙床掛紅羅帳，分明皆大內之物，與所報相同，且喚人來辨認。」

只見旁邊轉出一人，道：「正是鳳凰仙子所着衣衫，一個時辰前，確實進入店中，我們一直守候在外，寸步不離，只見進入，並不見出店。」

那人向旁邊一招手，又見一個腰繫紅巾的人趨前，那人把手中的衣衫展示了一下，道：「鳳凰仙子獨闖特穆爾大營，你親眼見到，這衣衫確實她所着的？你且仔細辨認。」

那人躬身道：「那日在襄陽，衆目睽睽之下，豈僅我，千百人都親眼見到，她自稱火鳳凰，只見她一舉手，一投足，羽衣霓裳飄飄如仙，說起來，若不是親眼見到，眞難以相信，那營門口的兩排共十二個侍衛，便如泥塑木雕，幸是我在數丈外，但也和其他人一般，也驚得如泥塑木雕。」

「這衣衫眞是自稱火鳳凰的仙子着的？」

「若非是仙子，誰更配穿這樣的衣衫？」

「今日你也見到她進入這店中，也確是她？」

那人略一遲疑，道：「那日相距雖在數丈外，但仙子百媚千嬌，天下那還有第二人？」

「呔！」江虹不是眞躲，但也躲不開的。秦娥在她臉兒上擰了一下，低聲道：「好一個千嬌百媚的小妹子，當眞我見猶愛。」

文匡宋道：「聽，聽他們在商量甚麼？」

只見那為首之人和四嫘嫦交談了幾句，隨即高聲說道：「各歸本隊，事不宜遲，分頭出發。」

那街上這麼一陣擾攘，竟然僅得遠遠地三五成羣的人圍觀，白蓮教聲勢浩大，關中常一日數驚，這麼多人腰繫紅巾，任誰也知是甚麼來頭，那有不遠遠躲開的。

只一會工夫，雖不似現身時的突然湧現，但也去如風捲殘雲。

秦娥道：「你們見到了麼？那四嫘嫦確非一般武功所能敵的，一旦遇上，千萬要小心。」

可不是錯眼間，那四嫘嫦已失踪跡，江虹駭然道：「眞邪門！」

文匡宋却不過點了點頭。秦娥道：「看來，却瞞不過你，小哥哥說得不錯，你那個雜毛老道師傅眞有點道行。」

文匡宋道：「白蓮教與道教原有淵源，左道旁門，不過是茅山之術，見怪不怪，其怪自敗。」

秦娥道：「好……」

驀聽樓梯响亮，上來了多人，江虹啊呀一聲，秦娥握着她的手捏了一下，當眞，她現在不會被誤認是艾芙，甚至不是她自己，怕甚麼呢！

上樓來的是丹鳳五傑當先，緊跟在後的是那個明玉珍的親軍統領。隨後更有五七個高一頭、低一臂的漢子，一行十餘人，快步走上樓來。

忽見丹鳳五傑中那少年忽然停下步，一怔之下，逕向江虹走來。

江虹大吃一驚，以為認出她來了，心下着慌，但手被秦娥握着，她竟渾身無力，像嚇得癱軟了一般，心下也更慌。

了不得，由於那少年這一行動，不僅丹鳳五傑，便那將軍也發現了。大夥兒竟然都向這面桌邊走來。江虹想跳起來，竟是不能夠，急得她臉也紅了。

該死的秦娥，為甚麼握着她的手，使的是甚麼邪法兒，罷了。

却說那江虹見丹鳳五傑中的少年，突然轉向她走來，只道認出她來了，如何不吃了一驚，但，被秦娥握住了手，渾身癱軟，簡直動彈不得。

了不得，由於這少年突然轉向，引起其他的人也發覺，分明已被發覺，竟尾隨快步走來。

却聽秦娥道：「相信你知道怎麼應付。」

江虹眞是氣極，也怒極了，她的手被秦娥握住了，動彈不得，不能躲，不能逃，甚至不能動彈，還能如何應付，急得把臉孔也脹紅了。

不料文匡宋點了點頭，而且神閑氣定。說時遲，那丹鳳五傑已來到桌前，那少年對文匡宋拱手道：「我等正沒了主意，原來閣下在此。」

要知那丹鳳五傑的先祖，皆唐時的遺臣，唐末時避亂南下，隱居於丹鳳山中，聚族而居，已歷數代，簡直與世隔絕，不僅約為兄弟，而且互通婚姻，把那秦嶺山中，作了世外的桃源，是以一些生活習慣，甚至稱謂，也保存了下來。

江虹這才鬆了口氣，方知被認出來的是文匡宋，不是她，慚愧。

當眞，先前少年與文匡宋答過話，她改扮了裝束，抹黑了臉，但文匡宋可沒有。

那少年不待文匡宋答話，已轉身對那親軍的將領道：「這位相公先前與鳳凰仙子同行，必知下落。」

那田農田舍郎錯身上前，也拱手道：「而且據報，兄台陪伴鳳凰仙子，進入對面客棧，而今兄台在此，不知仙子何在。」

古天雷也迫不及待，道：「兄台既與仙子同行，必也知道，鳳凰仙子有恩於我兄弟，夏王以禮來迎，敬禮有加，仙子若有不測，我兄弟蹈湯赴火，亦不敢辭，夏王現有親軍在此，亦可供差遣。」

文匡宋點了點頭，道：「丹鳳五傑，義薄雲天，果然名不虛傳。」

情見於辭，這三人懇切之色，一見便知，文匡宋瞟了那將軍一眼，繼道：「只不過夏王以禮來迎，五位可知其用心何在。」

古天雷道：「驅除韃虜，還我漢家山河，又何必問。」

文匡宋迅速和秦娥交換了一眼，顯然這丹鳳五傑亦被蒙在鼓裡了，不知那夏王明玉珍想利用艾芙的遠播威名，以增強其聲勢，只不過是目的之一。

秦娥見他一遲疑，忙道：「你們這不是明知故問麼？甚麼夏王宋王，都不過是不成氣候的小小烟塵，竟敢痴心妄想，這且不去說了，你們明知所稱的鳳凰仙子現在何處，哼！白蓮教的人馬一出現，你們便已龜縮起來，還敢去惹逍遙公子麼？諒你們也不敢。」

驀聽轟然一聲響，是那將軍重重地一跺脚，如何不震得樓板轟然，道：「這麼說，鳳凰仙子是眞落在逍遙公子手上了。」

文匡宋從師的大巴山，近着陝南，對丹陽五傑的來歷亦有所聞，五傑的先祖是唐末的遺臣，他是宋氏的遺孤，不僅身世相同，而且敬五傑是抗元義士，恩怨分明的豪傑。

他忙道：「我所說不假，你們所稱的鳳凰仙子，確實已落在逍遙公子手中，但憑那逍遙公子，又豈能擄劫的，不瞞各位，尚有一位不為人知的，當今天下最厲害，武功已通神的人物，各位若前去，只恐救人不得，反有不測。」

古天雷一聲狂笑，道：「適才我已說過了，鳳凰仙子於我等有恩，既然有恩，赴火蹈湯，亦不敢辭，即使是地獄門，我兄弟也敢去闖一闖。」

秦娥道：「好漢子，倒被你猜着了，今日若不前去救人，明兒天光一亮，她就會被擄去地獄門了。我若不說，諒你們也不曉得，六盤山中，有地獄門在，地獄門中，有個鳩盤婆，若沒聽說過，我告訴你們，就是逍遙公子的老娘。」

那鳩盤婆在六盤山中，殺的人多了，有膽入山去的，皆有去無回，五傑身在陝中，豈有無聞的，日久也聞有個鳩盤婆，那傳言自也加鹽加醋，說成是個魔婆，聞言都大吃一驚。

秦娥道：「你們若是怕了，趁早休去送死。」

古天雷昂然道：「嘿嘿，我兄弟只知當仁不讓，義字行先，却還不知怕字如何寫，多承指教。」

秦娥道：「好，果然是好漢子，那我就指點你們一條明路，太液池畔，未央宮中，今晚初更時分，白蓮教與魔婆鳩盤婆，必然邪鬥邪，有膽，你們就去湊個熱鬧，能否救出鳳凰仙子，那就看你們的造化了。」

只見那將軍哼了一聲，逐個兒望了一眼。姑娘扮小子，那秦娥看來不過是個十四五歲的走難小小子，江虹生怕被認出，畏畏縮縮，只文匡宋像樣一點，但看來也不過是個文弱的書生。眞不明白，丹鳳五傑在江湖中也有響亮的名頭，見多識廣了，怎生對這麼三個人以禮相待。

那少年慌忙上前，顯然是在對那將軍示意，對三人拱手道：「多承指點，感激不盡。說來慚愧，那晚在蜀中，鳳凰仙子亦遊戲風塵，扮成這位小兄弟一般模樣，三位眞人不露相，幾乎失敬了。三位大名，不知可否賜告。」

文匡宋尚未答言，秦娥已揚了名兒，睨着那河洛情俠涂丹道：「看來你倒好眼力，不錯，前日在這樓頭，踢你屁股的，就是我，我是鳳凰仙子的小兄弟，一指着江虹道：「她是小妹子。」

那涂丹可不是盯着秦娥在瞧，登時滿面通紅，文匡宋忙道：「各位請吧，實不相瞞，我們皆是史姑娘的朋友，各位也許尚不知道，你們所稱的鳳凰仙子，姓艾名芙，蜀中人稱火鳳凰，更有一言，那逍遙公子母子兩人，尤其那鳩盤婆，武功已達到通神境界，何況尚有逍遙公子的妤婕嬪妃無數，各位務請小心。」

前日在這樓中，涂丹兩次吃了苦頭，那丹鳳五傑自是當場目睹，才知就是眼前這個小小子，如何不大吃一驚，只不過前日秦娥是姑娘裝扮，今日是小子，也才知道涂丹今日一改常態之故，原來早已認出來了。

秦娥也正色道：「看在你們實是好漢子，更一片眞誠，我也不瞞你們，當今天下，除了我師傅，無人敢與鳩盤婆爲敵，白蓮教出動了四嫘嫦，今晚亦必難逃她毒手，有死無生，那四嫘嫦可是你們熟知的，你們自信比那四個妖婦如何，還有，連鳳凰仙子亦被擄去，你們想去救人實是自不量力。」

前日秦娥和艾芙，就在他們面前，光天化日之下，追逐如風，突然失去踪跡，迄今仍駭然，那還敢輕視她，一時之間，都目瞪口呆。

文匡宋道：「各位放心，艾姑娘雖然被擄，諒那逍遙公子母子也不敢難爲她，我們自也不置身事外，這就動身前去了。務請各位愼重。」

他見秦娥已站起身來，慌忙也起身，秦娥道：「小妹子，要救你姊姊，那就隨我來。」

丹鳳五傑慌忙讓開，秦娥當先下樓。江虹道：「這是甚麼地方啊？」

那是甚麼太液池，未央宮，竟來到一個沒香火的破廟，剝落的五個大字隱約可見：寶雞夫人祠。

秦娥在石階上坐下來，道：「昨日我和小哥哥在此相會，這裡不是挺清靜麼！」

文匡宋道：「原來你是嫌酒樓中聒噪。」

江虹心急如焚，道：「我們一定要等到初更時分才去救姊姊麼？」

太陽還在西邊房樓上，不過申時光景，文匡宋也急得轉來轉去。

秦娥道：「要說的，我已說盡了，該作的，都已做了，這半天，轉來轉去，轉了半個長安城，當眞你們一點也不明白？」

文匡宋一怔，似有所悟，道：「莫非，你在等待，等待甚麼人？」

妖眼秦娥，竟會嘆口氣，道：「等待，不錯，等待天黑下來，等待白蓮教的人去調集人馬，你猜對了，我還在等待一個人，就是我師傅。」

「我明白了，」文匡宋道：「你引我們去樂遊原，去那酒樓，以及來這寶雞夫人祠，不過是像你現在一樣，留下記號。」

江虹啊了一聲，道：「只道你劃圓圈玩兒，原來是記號。」

「是太極圖。」文匡宋道。

「無極而太極，陰陽未分，是爲無極，此混沌時也。」秦娥道：「若我師傅來到，一見便知。」

江虹道：「那鳩盤婆眞這麼厲害？除了你師傅，無人能敵？」

秦娥道：「那是以前，她還怕我師傅幾分，因此她不敢出六盤山，而今不但下了六盤山，而且竟敢遠來長安，必已有恃無恐，可知她連我師傅也不放在眼裡了。小妹子，你是初生之犢，今日晨早，她一出手，我已差點死在她手中了。現在想來，仍有餘悸，我眞後悔，答應帶你們前去。」

江虹叫道：「你要反悔，那可不行。」

秦娥道：「但你要答應，聽候我的吩咐，還有你，你們今晚無論見到甚麼，不准出聲，不准出手。」

文匡宋忙道：「敢不聽候吩咐。江姑娘亦非不知厲害。」

秦娥站起來，道：「好，那就走吧。」

繞過皇城故宮，轉到北關正街，地獄門，逍遙宮的人，一個也沒見到。甚至也見不到一個腰纏紅巾的。那廢棄的皇城荒涼頹敗，黃昏來臨，已顯得陰森，連北關有人居住之處，也是一片荒涼景象。

秦娥道：「小妹子，你跟着我。」

墻垣外已是蓬蒿沒徑，從一個缺口中鑽行而入。秦娥低聲道：「打從現刻起，都不准言語。」

所經之處，只見殿閣塵封，蛛網密佈，落葉滿階，那蓬蒿竟高與人齊，雜草叢生，竟可沒徑，那像是人居住，更不聞人聲，亦不見一人。隨着天色暗了下來，越更覺得鬼氣森森。

秦娥忽然停下步來，道：「你們看見了麼？那就是太液池，池畔那殿，便是未央宮。」

文匡宋輕輕嘆了口氣，頹殿空堂，蛛絲滿雕樑，却可想見當年笏滿床，這枯草衰楊，必曾是豪奢歌舞場。當年的盈耳笙歌，而今却只有啾啾鬼唱歌了。

遒勁的晚風，可不是在草叢、在頹簷之上，發出啾啾鬼聲，乍聽如泣如訴，如怨如哭。

當年花正開，脂正濃，粉正香，正嘆：那綠窗燈火今何在，驀然間，只聽江虹咦了半聲。

秦娥不容她驚呼出聲，已把江虹的咀堵住了。文匡宋隨着她的手指處，回頭看時，竟也心頭一顫！

見識、膽量、武功，莫不勝人一籌的文匡宋，竟不寒而慄，毛骨悚

然。

也不過心中正嘆當年必是綠窗燈火照樓台，脂濃、粉香，不料那蛛網塵封的蓬窗上，竟然亮了、亮了綠窗燈火！

更亮，更明亮了，而且眞是茜紗之窗。

而且，亮了的茜紗窗上，映出幢幢人影。

蛛網塵封的蓬窗，陡然間，眨眼之間，成了茜紗窗，幢幢人影，自也是成了鬼影，而且不是幻覺，是眞又眞，是的，便是文匡宋，也不禁毛骨悚然！

耳邊傳來了秦娥的蠅聲，說道：「不用驚疑，逍遙宮承繼了地獄門衣缽，慣會疑幻疑眞，似幻還眞，記住了，覺非幻覺，境也非幻境，不如此，這廢棄的皇宮內苑，多年來成了逍遙公子在長安城中的落脚之地，怎會不被人發覺。」

文匡宋眞吃了一驚！却非爲眼前的景象，而是秦娥的傳音，他修練的是上乘內功夫，如何不明白，秦娥傳音的功力，他豈僅遠有不如，只恐他師傅巴鼻道人數十年的修行，亦有所不及！

而秦娥，不過和江虹年紀相若。

「小心！」秦娥再又傳言道：「快，跟我來！」

江虹只覺身子一輕，在秦娥一托之下，竟飛了起來。跟着眼前一黑，原來身子已在簷角的斗方中。

那重疊的斗方支撑着飛簷，不下五層之多，十字斗方重疊的層次雖多，却有空隙下視，連殿內殿外，皆可一覽無遺，當眞妙極了。便是在燈火照耀之下，下面的人絕不能發現他們。

他們，不僅秦娥在身邊，縮身在那十字斗方的空隙裡，竟連文匡宋也見到了，就在她右面的空隙中。

江虹長長地，吐了一口無聲的長氣，因爲在那麼一瞬間，殿門大開，燈光爆射而出。好險，若不是秦娥快了一步，他們只怕已敗露了，因爲她看得明白，適才藏身的草叢，原來是一個花圃，只要燈光一照射，便無可遁形。

其實她連驚駭也來不及了，因爲隨之出現的景象，更令她驚駭，只見八個宮妝女子一湧而出，宮鬢堆鴉，衣霓裳，燈光下，閃閃生輝，一時間，令人眼花撩亂。

衣袂飄飄，江虹瞪大了眼睛，正想：莫非這就是霓裳羽衣之舞？那料那八個宮女湧現快，退去也快，只在殿前轉了一轉，奇景又出現了，那原是落葉滿階的殿前地上，已是錦茵鋪地。

簡直是化腐朽爲神奇！不僅殿前，殿內更明如白晝，同樣錦茵鋪地，四壁墊着層層錦幔，原是塵封破敗的殿前，只是眨眼間，已成了人間天上，風動錦幔，便見幻彩流霞。

只聽耳邊又傳來了秦娥的蠅語，說道：「太虛幻境重現，小妹子，你那姊姊也就快出現了。哼！原來逍遙公子又故伎重施。」

江虹和文匡宋雖不明白甚麼是故伎，但聽說艾芙即將出現，都不由心下緊張起來。都瞪大了眼睛。只可惜身在簷下的斗方中，只能從那大開的窗戶中，見到殿堂前面的一部份。是以那殿中的宮女穿梭往來，在他們看來，便成了乍現還隱。

這是做甚麼？只見往來奔走的宮女，在迎着殿門的錦茵上，鋪設下錦榻錦凳。

忽聽秦娥的傳音急促，道：「魔婆，那就是鳩盤婆，我明白，她們要以小哥哥爲餌，顯然白蓮教的一舉一動，都瞞不過這魔婆，這……魔婆，今晚要大開殺戒！」

江虹不明白，可又不敢出聲詢問，秦娥從未如此語音急促，如此緊張過，她如何能不恐懼。

來了，只見一羣宮妝白衣女子，簇擁着一個鳩形鵠面的老婦，身矮，兩臂特長，袖管更長，幾乎拖到了地面，若在較遠處看來，必以爲是個孩兒，因爲比起那走在她身邊的白衣宮女，矮出了一個頭。

那是甚麼裝束，江虹從未見過，又老又醜，偏又穿着金綫繡花的錦衣，不，不是花，是盤龍，是又寬又大的龍袍。

江虹差點笑出聲來，當眞是醜人多作怪，啊喲！

她沒有笑出聲來，却已先抽了一口涼氣，因爲那鳩形鵠面醜老女人走到近門的錦榻前，忽然一仰面，緩緩地掃了一眼，相隔數丈，江虹也感到那眼中暴射的寒芒，直寒到她心中。

「別怕。」耳中又傳來秦娥的蠅語，細得僅可聽聞：「幸是我們見機得早，否則絕逃不過她那雙妖眼。」

像是啐了一口，自言自語：「龍袍加身，這魔婆，露出眞面目。」

江虹和文匡宋不知這鳩盤婆是誓要復國的西夏公主，當然不明白何謂龍袍加身，可又不敢問，那麼宮女簇擁下，竟然沒一點聲息，有聲，是夜風的呼嘯倍覺淒厲。

江虹登時又抽了口涼氣，她眼也沒眨一下，却驚見金霞微閃，那鳩盤婆已盤膝坐在錦榻上了。沒見她移步，竟不知她是怎樣坐上去的。

現在江虹看得更清楚了，那鳩盤婆不僅老醜，簡直像焦黑的皮膚包着一副骷髏，不僅形如鬼怪，行動亦如鬼魔，難怪她身後身側的八個宮女，也面白如紙，大氣也不敢出了。

「來了！」是秦娥的傳音，像在歡呼。

來了，江虹眼前一亮，只見四個霓裳羽衣的宮女，簇擁着一個雲鬢堆鴉，一身彩霞圍繞的女子，陡然出現

了。

江虹也幾乎歡呼出聲，是艾芙，當然不是以彩霞爲衣，而是羅紗飄飄，燈光下，幻出一片彩霞。

若說鳩盤婆形狀恐怖得令人窒息，現在，艾芙也同樣令人窒息，是呀！是艾芙，眞美絕人寰。眞是雪肌花貌，雲衣裳。若不她一見便已認出是艾芙，眞會爲是嫦娥下來月殺，仙姬降下塵寰。

啊呀！眞美！美得令人感到窒息。

是艾芙，眞是艾芙呀！唯有她的艾芙姊姊，才天不怕地不怕，竟連形如鬼怪的鳩盤婆也毫不害怕。

只見艾芙圓睜了眼兒，大步走到那魔婆面前，說：「喂！你們把我打扮成這個樣兒，怪彆扭的，你到底放不放我走？啊呀！你……你又使邪法兒！」

艾芙顯然身不由己，那鳩盤婆只不過睜開眼來瞧了她一眼，便身不由己，也坐上了錦榻，坐在那魔婆身邊。

艾芙身不由己，因爲她在扭動身子，在掙扎。

那魔婆半閉的眼睛睜開來了，竟沒了那懾人的令人心悸的寒光，而且極之柔和，說了，眞難相信，話聲竟然也柔和，說道：「胡說，天下間，至高、至大、至精、至微的至聖功夫，你竟敢說是邪法兒。」

艾芙不掙扎了，哼了一聲，道：「別以爲我不曉得，意動力隨，念動勁發，這是以意克敵。」

鳩盤婆的眼睛更睜大了些，但不現寒濤，說道：「你……你這女娃娃眞曉得？」

艾芙的眉兒一揚，道：「你也不打聽打聽……啊！我不曉得，我甚麼也沒說。」

艾芙顯然有些心慌，從那魔婆身邊移開了些，而且顯然因爲能移動身子，面上閃過一抹喜容。不僅妖眼秦娥，便是江虹也明白，艾芙要逃跑。

「說！」鳩盤婆的話聲冷厲了些道：「你怎會曉得！」

艾芙眞像是打了個寒顫，道：「哎呀！你別那麼兇，行不行？」

本已把身子移開了的艾芙，竟又挨近了去，柔聲說道：「你一兇，怕死人，我一害怕，本來曉得的也忘了，也不敢說了。」

樂得江虹也幾乎笑出聲來，艾芙竟在這魔婆面前撒起嬌來，如何不好笑，艾芙不僅挨近身去，而且摟着那魔婆。但不由江虹不提心吊膽，因爲艾芙嘴裡說怕，那眉兒在挑，眼珠兒在轉，在在告訴人家，她其實一點兒也不怕，她在打甚麼主意？

江虹耳中又响起秦娥格格的笑聲，說道：「你們信了麼？小哥哥即使落在這魔婆手中，也一點兒不用擔心，即使是這個殺人不眨眼的魔婆，即使是逍遙公子那個萬惡的淫魔，也不會傷害她，也不忍心，狠不起心腸來傷害她的。」

爲何提及逍遙公子那淫魔？當然話出有因，只是不能開口問，也無暇問。

只見那鳩盤婆被艾芙一陣搓揉，那形如骷髏的臉上，雖然流露不出喜怒的表情，但那令人不寒而慄的聲音，却柔和了，道：「好吧，你說。」

江虹心上緊一陣，涼一陣，眞不明白，這魔婆形如鬼怪，怎麼艾芙一點兒也不怕她，竟然和她挨挨擦擦，撒起嬌來，因爲江虹最明白不過，從不虛假的艾芙，也從不掩藏她心中的喜惡，甚至她心中想甚麼，也是瞞不過人的。

糟了，可不是瞞不過這魔婆。只聽鳩盤婆緩和的聲音，陡然又冷了，道：「女娃娃，你的眼珠子轉來轉去，你若再敢逃走，那是你自找苦吃。」

艾芙臉兒登時通紅，道：「我已吃過苦頭，吃夠苦頭，再不敢了。」

還用說麼，必是艾芙曾幾番逃走，却都未能逃出這魔頭的手去，必曾吃過老大的苦頭。

鳩盤婆道：「女娃娃，若是你還不死心，我讓你出去十丈，我一舉手，就能把你揪回來，你信不信？」

艾芙道：「我……」

「你不信，是不是？那我揪來給你瞧瞧。」

話聲未落，忽然一揚手，那寬大的袍袖中，露出一隻枯黑的鬼爪來，便連艾芙也一聲啊呀。說時遲，一團黑影從空中飛落殿前的台階上。

是一個人！一個腰纏紅巾的人，叭的一聲，那人落地已不能動彈，顯已死去了。

艾芙倒抽了口涼氣，江虹在斗方上嚇得魄散魂飛，十丈，眞是不假，她身在高處，如何看不明白，這人是從水池——一定便是那甚麼太液池了，那池邊的柳樹下騰空飛起，相距不下十丈，顯然是被一股奇大的力道吸住，頭前脚後，凌空飛落。

艾芙道：「婆婆，他是甚麼人啊？」

鳩盤婆當眞殺人不眨眼，道：「女娃娃，你是明知故問，你不見他缺了門牙麼？且去看來，可是今日晨早，在灞橋被你打落的？」

「哎呀！」艾芙叫道：「原來……今早的事，你也曉得。」

那鳩盤婆一揮手，便有兩個白衣宮女走出去，一人抓住那屍首的一條腿，只一扔，從何處來的，竟又扔回甚麼地方，只聽嘩啦一聲水响，沉入太液池中。

江虹藏身的斗方，相距不過三丈，兩個看來柔弱的宮女，雖然是合力，但亦毫不費力，便把那具屍體擲出十丈之外，若然是她，即使用上了吃奶的力氣，只怕也擲不出三五丈，直

嚇得她連大氣也不敢出。

眞是魄散魂飛，現在可是親眼看見了，隔着兩重花圃、十丈外樹下，躬在草叢中的人，竟也被這魔婆發現，而且遙空一抓，不但喪了命，而且抓落殿下，而他們三人藏身的斗方，和魔婆相距不過三四丈，如何不三魂少了二魂，不怪秦娥也不敢傳音了。

只聽鳩盤婆哼了一聲，說道：「女娃娃，既知無事能瞞得了我的，還不快說，我且問你……」

艾芙驀地打了個寒顫，因爲，雖然鳩盤婆剛殺了人，但那聲音仍是柔和的，不料陡然間，又冷厲了起來，厲聲道：「趁早說了，胡姬是你甚麼人？」

艾芙一躍跳開一步，道：「胡姬，甚麼胡姬啊？」

鳩盤婆厲聲道：「我門中武功，從不傳外人，尤其是玄功妙諦，當今天下，只有當年從我門中逃走的胡姬那個孽徒，才能初窺玄奧。」

艾芙的眼睛直霎，眼珠子直轉，忽然轉身面對那魔婆，顯然已有了主意，了不得，艾芙眞膽大包天，竟一點兒也不害怕，反而揚了眉兒，也哼了一聲，道：「從小和我作伴的，只有一個又醜又啞的啞婆婆，我可不知甚麼胡姬，當眞好笑得緊，你們門中，我問你，除了你，除了你說的胡姬，可就再無別人了？」

鳩盤婆一怔，艾芙繼續說道：「好吧，便讓你曉得也不妨，蜀中大邑城外，有座鶴鳴山，有一天晚上，我在山上遇到了一位白鬍子的老仙翁……」

艾芙那聲啊呀雖沒叫出聲來，但顯然嚇得再又滑開了一步，因爲她言尚未了，鳩盤婆的枯瘦身子，竟然陡地暴漲起來，是魔婆身上又寬又大的龍袍鼓脹起來，端的怕人。

待見鳩盤婆仍端坐在錦床上，並未移動身形，那鼓脹起來的龍袍，也迅速癟了下來，才放了心。

鳩盤婆厲聲道：「說下去！」

艾芙道：「我可有言在先，你若再嚇唬，我可不說啦。」

「你若再眨眼兒，我把你的眼珠子挖出來。」

艾芙噘起了嘴兒，還把脚兒跺了兩跺。

魔婆道：「女娃娃，你眨眼兒，就是告訴人，你在打壞主意。」

忽聽一陣輕笑，是那面目姣好，而又極之蒼白的宮女，忽然掩起了嘴兒，顯然是不敢，却又再也忍不住笑出了聲來，江虹聽到耳中又傳來了秦娥的笑聲，說道：「了不得，小哥哥把魔婆也降服了。」

江虹嚇得魄又散，魂又飛，因爲她忽然警覺，她也笑出聲來了，若被魔婆發覺，她們還會有命麼？

幸是她的笑聲，被圍繞着魔婆的宮女笑聲掩蓋了，那魔婆也在心裡笑了，雖然皮包骷髏的繃緊了的臉上，現不出笑容來，但冷厲的話聲却抖顫起來。

「我不是打壞主意。」艾芙說：「我是怕……」

「哼，你這女娃娃竟也知道怕。」

艾芙眉兒子挑了起來，道：「誰說我怕了，我是怕說出來，嚇壞了你，啊呀！」

一躍跳開，口說不怕，嚇壞了的却是她自己。魔婆喜怒雖不形於色，但暴怒起，目中却暴射出凌芒，眞嚇煞人，即使是艾芙。

鳩盤婆又哼了一聲，道：「你是說那老不死的……」

「老不死的神仙，」艾芙道：「你知道我說的是誰，無形無名，不是道德五千言，而是五千年，玄學混沌，崆峒老人。」

「老不死的收了你做徒兒，那不行！」

艾芙一聲啊呀，身不由己，竟撲到魔婆膝前。江虹的心兒已提到了口腔，眞嚇煞人，那魔婆只不過像風動袖飄，那麼微微一飄，艾芙已是身不由己。

艾芙道：「我倒是想的，但我沒有，如今更不會了，因爲……」

「因爲甚麼，快說。」

艾芙就勢埋在魔婆懷裡，只有江虹才明白，因爲只有這般，艾芙才能側着頭兒，不讓魔婆看見她眨眼兒，說道：「因爲，牝常以靜勝牡，今兒我才知道，我是說，現今，此刻我才知道，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爲天下母的，只有你，當眞，即是那老神仙道德五千年，也不能成爲天下母的。」

魔婆的話聲登時柔和了，道：「女娃娃，現在我信了，女娃娃，你眞懂得不少，看來你眞生具慧根，且慢，女娃娃，你眨了眼兒沒有？」

「我沒有，」艾芙從她懷裡抬起頭來，說道：「不信，你瞧，我的眼兒沒眨一下。」

「你休得甜言蜜語，老不死的若不是收了你做徒兒，怎會對你演教？怎會懂得這麼多？」

艾芙道：「我不但懂，而且還知道，崆峒老神仙把你禁錮在六盤山、地獄門中……」

「呔！」

艾芙霍地跳了起來，又跳了開去，道：「你又嚇唬我，我不說啦。」

鳩盤婆忽然嘎嘎笑，笑聲亦令人毛骨悚然，道：「我明白了，這麼說，女娃娃，你眞沒騙我？」

「我眞沒騙你呀！」艾芙說，大大地鬆了一口氣。

眞令人難信，又老又乾癟的魔婆，竟有一副完好牙兒，牙兒咬得格格作响，分明恨極了。

說道：「竟忘了，你和那小妖兒……」

「你是說妖眼吧，我叫她妖眼，她只是一雙眼兒妖裡妖氣，其實心兒一

點不妖，因此，不許你叫她小妖兒，你若敢再叫她小妖兒，我可要惱啦。」

艾芙說得一股正經，維護秦娥，竟敢衝撞這魔婆，只見那身後的宮女盡皆色變，連江虹也以爲必然激怒了魔婆，那料鳩盤婆更嘎嘎大笑起來，笑聲一點兒也不冷，說道：「好吧，我竟忘了，老不死的……」

「老神仙。」

艾芙固執地正容說。

「過來。」

艾芙分明身不由己，却仍乖乖的走到魔婆面前，只瞧得江虹心頭一緊，連呼吸也停止了，因爲魔婆乾枯的魔爪，從寬大又長的袖管中露了出來，敢情是撫着艾芙。眞令人難以置信，魔婆竟也溫柔起來。

她說道：「女娃娃，這就是我喜歡你的緣故，雖然那老不死的和那小妖兒……」

「妖眼。」

「好吧，妖眼，眞恨得我牙癢癢，她竟敢把我居住的黑石峯，叫作地獄門，這倒提醒了我，這兩日來，你一直和這該死的小……妖眼在一起。」

艾芙睨着魔婆一笑。在這醜怪和妖魔的懷中，在那黑如魔爪的撫弄下，竟然笑得出來，道：「你不講理，妖眼替你地獄門揚了名兒，你倒恨人家。」

鳩盤婆道：「你既知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而牝常以靜勝牡，可知……」

「你不怕那老神仙，他再不能禁錮你了。」

鳩盤婆道：「因爲我參透了混沌奧玄，那老不死的不能勝我了，女娃娃……」

艾芙又霍地從她懷中跳起來，道：「我知道你想說甚麼，你不服氣老神仙收了妖眼這個好徒兒，你也想收我爲徒，那可不行，啊呀！」

「你不願意，你敢說說不願意。」

艾芙把心一橫，道：「我已是你的……你的……不行，咱們得把話說在前頭，我要說出來，你不許惱，你得答應我。」

好半晌，鳩盤婆不言也不動，盯着艾芙，目不轉睛，突然，爆發了一聲大笑，道：「這麼說，你答應了，好個聰明的女娃娃，你作了我的媳婦，將來西夏復國，一統九州，你就可爲天下母，西夏大國之后。」

艾芙急得臉兒紅透了，狠狠地啐了一口，道：「我是說，我已是你的徒孫，我沒騙你……我們可是有言在先，你不許惱的，我眞沒騙你，不久前我才知道，我從小在她懷裡長大起來的啞婆婆，原來不啞，現在我才知道，原來，啞婆婆就是胡姬，你的徒兒，喂，咱們說好了，你不許惱的，你看，我不是你的徒孫麼？」

鳩盤婆厲聲道：「那孽徒現在何處？」

好大膽，艾芙頭兒一揚，反而走前了一步，昂然道：「好哇！天下母，至尊之母，原來是說話不算數的，這裡沒有孽徒，孽徒孫倒是有一個，要殺便殺，你一伸手，我的頭蓋骨上就會出現五個窟窿，但我不會皺一下眉頭兒，你若敢傷害我師傅，那可不行。」

江虹倒吸了一口涼氣，因爲艾芙再走前半步，已在鳩盤婆面前了，而且低下頭去。

只聽秦娥格地一聲笑，那自是只有江虹才能聽得到的笑聲：「了不得，當眞一物治一物。」

她說甚麼，本來不敢睜開眼睛的江虹，以爲鳩盤婆這魔婆乖戾，艾芙必無倖理，那知睜眼一瞧，艾芙的頭已埋在那魔婆懷裡，而且扭動着身子兒，撒起嬌來。

那魔婆冷厲的聲音，登時又緩和下來，不過仍然哼了一聲，說道：「你這女娃娃，胡說！」

「徒孫。」艾芙猱身而上，摟着那魔婆的脖子，噘着嘴兒道：「你敢說我不是你的徒孫。」

魔婆說：「誰答應你甚麼啦！」

「怎麼沒有，答應了的不算數，那就是爲老不尊。」艾芙躲在她頸後，眼珠子直轉，也眨個不停。

江虹大吃一驚，那魔婆在說甚麼？

鳩盤婆哼了一聲，說道：「還說是我的徒孫，那孽徒難道沒告訴過你，我會走穴麼，你不覺得我那期門、肩井、腦戶，凡是你摸到的地方，穴道的方位立即變換了麼？」

江虹才知艾芙假裝撒嬌兒，其實是在找這魔婆的穴道，顯然是想出其不意，暗算於無形，不料被鳩盤婆識破了。

江虹這一驚，當眞非同小可，探手入懷，就拉金絲軟鞭。

好個大膽的艾芙，竟也哼了一聲，道：「任你如何能走穴，可走不了靈台，我碰過你的靈台穴沒有？啞婆婆，不，我是說胡姬師傅，師傅說：你那祖師婆婆呀，已成了金剛不壞之身，我可不信，我……我不過試一試。」

「那你試出來了沒有？」

艾芙委委屈屈道：「我也不怕告訴你，你便煉成了金剛不壞身，我可煉成了金剛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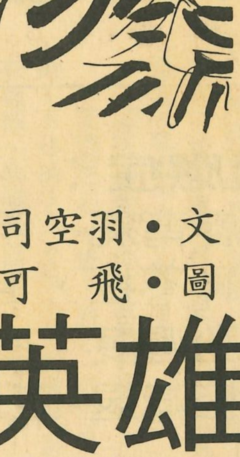
「你胡說！」鳩盤婆道：「那是釋家禪門功夫，你怎會煉成金剛指？」

艾芙道：「可知你孤陋寡聞。當今天下，武林至尊，江湖人稱武林三聖，也都是我師傅。有個殺千刀的瘋和尚，叫醉菩提，你……你們笑甚麼？」

那艾芙仍摟着魔婆的脖子，把頭兒躲在魔婆肩後，顯然是怕魔婆發現她眨眼兒，是以，就和那八個宮女面對了面。直嚇得那宮女本來已慘白的臉，由白轉青，慌忙綳緊了臉兒。

（未完・廿六）

上文提要：周光迪將小羅打一頓，看得衆人心裡難過，打後又將兩個小瓶給茜茜代轉贈小羅，說是擦臉和指甲用，僞裝絕症難治之象徵，使人深信……葛三刀和祝家雲走在一起，有美相伴，又學多了幾手刀法，果然把玄陰教的副教主常有慶嚇走……小五子試探童翎的身份，又和軟軟談孩子生下來的問題，約見小羅，這胎兒是影子小羅的，她和眞、假小羅前後相會，熱度、味道各有差別……



乳虎雛龍傳奇故事集／司空羽·文　可飛·圖

垂死英雄

未來小寶多珍貴　護理產婦有名醫

眞小羅的牙齒較爲整齊。

假小羅的身材比眞小羅高出少許。

眞小羅的頭髮黑細，假小羅稍黃而粗硬。

這是比較明顯的地方，還有很多地方，如稍注意是可以分辨出來的。

小五子在他的懷中，臉上却沒有歡娛、興奮之色，她最初狐疑，也許是自己多心，怎麼會有兩個小羅？

但她一點一滴的証實，首先她用手去摸這眞小羅的頭髮。

再去摸小羅的雙手。眞小羅的手指長而直，假小羅的短而略彎，而且小指很短，甚至小五子還看過影子小羅的手掌，影子小羅有斷掌紋。

現在她幾乎已經完全相信有兩個小羅了。

但爲了愼重，她還要作最後的証明。

稍後二人分開，小五子儘力不露聲色，表現正常。道：「小羅，你給孩子取的名字不太响亮。」

小羅一愕，他當然沒有給孩子取過名字。

果眞有這事的話，一定是影子小羅爲孩子取了名字。

小五子道：「男孩子叫羅門，這名字是不是有點怪？」

小羅吶吶道：「這箇……」

小五子道：「是女孩子的話就叫羅芝，這名字還湊合。」

「嗨……是的，女孩子叫羅芝這名字很不錯。」

小五子道：「男孩子叫羅門，你是怎麼想的？」

小羅道：「也沒有甚麼……」

小五子道：「會不會是我聽錯了，叫羅倫而非羅門？」

小羅根本不知命名的事，就不敢置詞。

小五子忽然拍拍前額道：「對了！是羅倫而不是羅門，你看我的記性有多壞，連兒子的名字都會記錯。」

小羅吶吶道：「是啊！妳怎麼這麼健忘？」

到此，小五子已証明了第一件。如果沒有兩個小羅，這個小羅並未爲孩子命名，爲何唯唯否否不敢否認？顯然怕另一小羅確曾有命名之事。

小五子坐下來抓起小羅的手，道：「你想先要個小羅倫還是小羅芝？」說着，却把他的手掌攤開，仔細看他的掌心。

影子小羅雙手皆有斷掌紋，眞小羅則無。

小五子終於完完全全，實實在在地弄清了這件事。的的確確有兩個小羅，而這個却是眞的小羅。

她以前下定決心要嫁的就是這一個，但是……

雖然心碎，她還是儘一切努力不形諸於色。

如果她要殺他，此刻是最容易下手之時。

她沒有這打算，儘管她恨眞小羅入骨，如果不是她主動看出破綻，他們還要愚弄她，欺騙她多久？

小羅又怎知對方已知他不是上次來的那一個？

他此來主要是想問問小五子有關玄陰教教主的事。

因爲他見過一次，希望小五子更能予以証實。

小羅放開她道：「小五子，以妳和童先生的關係來說，應該已經確知他的身份了，他到底是誰？」

小五子在盞茶工夫以前，心情好得好像她已經統御了這個世界，現在，她以爲已經一無所有了。

她道：「他是玄陰教教主，名叫童翎，似乎進一步的他不想說。」

「如他對妳是眞的，就不該到此地步，連眞姓名仍瞞着妳。」

「的確不應該。」小五子漠然道：「只不過這世上不應該的事可就太多了。不應該說謊騙人的事也太多了。」

小羅道：「可知道哭笑二教主是誰？」

小五子搖搖頭。

小羅道：「我以爲玄陰教固是人多勢衆，但人多未必都管用，壇主以上的人才能派上用場，所以我想，他們還有援兵。」

小五子幾乎已無回答的興趣了，她眞想把他攆出去，或者當場以她高絕的武功打他個半死，她道：「似乎齊天榮是他的死黨，『窮仙』百里光以及星宿海老怪冷通天也是，其他不知。」

* * *

小羅離開小五子處，和影子小羅交換了意見，小羅道：「童翎愛小五子至深，你可要小心，可千萬別被他碰上。」

影子小羅道：「我會小心。」

小羅道：「你可知道爲甚麼童翎明知小五子和你有來往，仍然對她那麼好嗎？」

「不……不知道。」

「因爲小五子像一個人。」

「像『七殺夢魘』龍大俠的妻子司徒雪？」

「也許不僅僅是像她。也可以說，連司徒雪也都像另一個叫『莎莎』的小姑娘，那是他最早的情人。」

「有這麼一回事？」

小羅說着問童翎和小情人「莎莎」的一段傷心史，「莎莎」懷孕，竟被其父活活打死，而司徒雪和小五子大概都很像莎莎。

影子小羅喃喃地道：「一個人的特殊行爲，大概都有不平凡的原因了。」

* * *

雲中子突然又來到玄陰教中。

他要見教主比哭笑二面具人更方便。

不久又在秘室內和童翎促膝而談了。

「雲兄這次來必定又有甚麼重大的事？」

雲中子道：「正是，而且兄台也必然大爲驚奇。」

童翎道：「雲兄爲我奔波，感激之外，內心不安。」

「你我好友，不可說這種見外的話。」

「好！就依雲兄，不知是甚麼重要的事？」

雲中子道：「兄台可知有兩個小羅？」

「兩……兩個？雲兄是說羅寒波之子羅天？」

「正是。」

「怎麼會有兩個？」

「原因不明，但弟確曾親眼看到兩個。」

童翎道：「有兩個小羅，却從未同時出現過？」

「對，這正是可疑之處。」

「雲兄，弟所躭心的不是這個，而是……」

雲中子靜靜地等他的下文。

童翎道：「你是知道，萬一小仙蒂懷的孩子不是眞正羅天的，而是另一個假羅天的……」

童翎道：「我雖然不能確知創造另一個影子小羅的眞正目的，却能大致猜出一點端倪來。」

雲中子道：「願聞高見。」

童翎道：「小羅是羅寒波的獨子，雖然身罹絕症，在周光迪的全力調治下應能治癒，但爲了提防我方的追殺或挾持爲人質，所以另外創造了一個。」

雲中子點點頭，道：「這當然是最可能的，但據小弟暗中觀察，兩人的武功都有龍起雲的基礎，可見那個假的羅天是龍起雲創造而調理出來的，除了上述目的之外，只怕還有別的目的。」

「甚麼目的？」

「據說假羅天很好色，和不少的少女有關連，就連水月庵住持了塵師太的徒弟都和他有一手。」

「這事我聽說過，本以爲就是眞小羅，不過據傳是那小尼甘心情願的，而且小羅並非好色之徒。」

雲中子道：「問題就在這兒，對小仙蒂忠心不二，身邊的秦茜茜不比仙蒂差，却又未動她，有幾個年輕人能做到？如果不是兩個小羅，那就無法解釋了。」

童翎道：「不管龍起雲創造另一小羅的動機何在，小仙蒂肚中孩子的父親，絕對應該是眞羅天才行。」

雲中子似乎能體諒童翎的心情，但却不知道童翎早知有兩個小羅了。

* * *

小羅在林中踽踽獨行。

他想着小仙蒂。她的肚子應該和小五子差不多大了，甚至更大些，估

計也該臨盆了，內心興奮也不免擔憂。

小仙蒂是否已經痊癒了？有時他也爲茜茜抱不平，嚴格地說，也許茜茜對他更好些。

想到茜茜，他內心十分焦急。

這時樹林左側傳來了打鬥聲及叱咤聲。

這叱咤聲似乎頗爲耳熟，小羅掠近一看，竟是茜茜和一個中年人打在一起，而這人居然是雲中子。

茜茜的身手大有進境，這當然是周光迪教的。

可惜她爲了急於找小羅沒有學完，等於功虧一簣。

雲中子爲「神州七子」之一，這些年來，隱而不出，當然不是整天蹺着二郎腿，他自也大有進境。

茜茜速成的武功要想和雲中子比，當然還差一截。

此刻茜茜已不支地後退，但不一會雙方突然停手。

因爲打鬥的雙方都同時發現了一邊的小羅。

茜茜自然是高興極了，立刻奔到小羅身邊。

小羅道：「怎麼會在此遇上此人？」

「我到處找你嘛。」

小羅抱拳，道：「這位前輩是……」

雲中子儀表不俗，而小羅發現他和茜茜動手，並未用煞招，所以才以禮相見。

雲中子道：「在下雲中子。」

「原來是前輩高人，不知爲何與秦姑娘動手？」

雲中子道：「在下由此過，擋了秦姑娘的路，秦姑娘出言不遜，就動起手來了。」

小羅道：「如果秦姑娘有失禮之處，在下向前輩道歉。」

雲中子道：「慚愧，也許雲某也有不是之處。」

小羅道：「前輩太客氣，不知前輩這些年來在甚麼地方？爲何到現在才重現江湖？」

雲中子道：「昔年重傷，差點不治，總算拾回一條小命，這些年來，隱居治療，那敢露面。」

「前輩忒謙，不知雲前輩對玄陰教教主的看法如何？」

雲中子道：「此教教主屠殺前教主司徒天爵及百餘人衆，自是一個邪教。小友的大名是？」

「晚輩羅天。」

「莫非小友就是羅寒波兄的……」

「正是。」

「謝天謝地，劍客羅兄伉儷，昔年俠義不凡，幾乎被譽爲武林萬家生佛，有你這位哲嗣，也算上天有眼，好人有後了……」

雲中子一時激動，不由眼眶潤濕，可見他和羅氏夫婦的交情了。

羅天抱拳道：「聽幾位長輩說，雲前輩昔年與家父母交厚，幾位前輩看到前輩必然十分高興。」

雲中子喟然道：「昔年老友大多星散，能在此與老友重聚，也是人生一大樂事，過兩天我會去拜訪他們。」

雲中子走後，茜茜道：「小羅哥哥，剛才並不能算是我的錯，他擋了我的路，因我內心焦急，希望盡快找到你，就說了一句『冒失鬼』，可是他……」

「他怎麼說？」

「他罵我沒長眼的丫頭！要說沒長眼，雙方都沒有長眼。」

小羅道：「算了！好歹也是家父母的友人。」

茜茜道：「這個人的體能狀況良好，不像是重創初癒的樣子，他這些年來隱而不出，就未必是隱居療傷養病吧。」

「茜茜，咱們不能動不動就懷疑別人。」

就在這時，二人都聽到身後有異聲，同時轉身。

兩個面具人剛剛落下，竟是哭笑二面具人。

小羅冷冷地道：「今天你們二人要顯原形。」

二面具人不出聲。

茜茜新學的絕技，極想一試，立刻就拔劍撲向哭面人。

因爲據她所知，這二人以笑面人的身手稍高些。

茜茜一出手，小羅自然也不會閑着，立刻撲向笑面人。

笑面人的身手固然高些，但小羅目前頗有信心。

至於茜茜，她保守地估計，全力施爲，一百招內可以擊敗哭面人。只不過，才打了二十招左右，忽然心頭猛沉。

因爲這哭面人居然封閉了她所有的劍路。

甚至這人居然熟悉她的劍路，一招剛出，即被破解。

似乎此人所學的「天龍八大抓」比她更多更精。

這樣打下去，不要說百招內勝不了，只怕五十招內就要輸。

小羅目前的技藝已入頂尖高手之列，但是，才接了對方六七招就不由心頭一沉，這人太可怕了。

他以爲和這哭、笑二面具人見過多次，也動過很多次手，差距絕對沒有這麼大，那也是因爲小羅那時的武功還沒有現在高之故。

小羅的劍法中有羅寒波的、小羅的，甚至還有衛天愚以及「黑白陰陽判」秋鳳池的刀法。

因爲他已把那四招刀法加入劍術之中。

可以說他現在的身手已和昔年他的父親羅寒波差不多了。

只不過五十五招之後，他被凌厲、玄奧的劍法逼退了五步之多，再看看茜茜，似乎比他更糟，眼看就要被擒。

這怎麼能使他相信？一個人藏拙竟能到此地步？眞是太可怕了。

哭、笑二面具人都如此厲害，太上教主就不問可知了。

小羅以爲，他們二人被擒事小，可怕的是這秘密不能傳給幾位前輩而使他們預作準備。

就在這時茜茜被哭面人制住穴道，倒了下去。

哭面人拍拍手，好整以暇地在一邊觀戰。

笑面人也不願後人，雖然小羅比茜茜的身手高出很多，也在第六十五招左右把小羅的劍擊落在地。

劍被擊落，小羅內心的悲傷遠超過懼怕。

因爲他深深自餒，對不起傳他武功的人。

在此一瞬，他甚至嘲弄自己，居然自視甚高，把自已列入一流高手之中。

劍一出手，對手的劍似乎連劍光還未閃出，劍已搭在他的右肩上，這種速度已不能用一個「快」字來形容了。

這是甚麼劍術？爲甚麼雙方的差距還有這麼大？

他要再練多久才會有類似的境界？

他此刻內心的悲苦和失望是局外人所難以想像的。

就在這時，幾乎未看出對方是如何出手的？「太乙穴」已被制住，小羅以爲，每次被周光迪拳打脚踢並不丟人，因爲那是治他的沉疴，只不過被人制住像挾死豬一樣帶走，他感到無比的羞辱和卑微。

他下的工夫不謂不多，甚至不以爲有別人會比他下的工夫更多。

但是，他却輸得如此之慘，連信心和勇氣全輸掉了。

茜茜知道小羅內心的感受，如果這些羞辱和挫折都可以由她一個人承擔，她會甘心情願，她最怕小羅受辱。

他們二人都不敢互視而閉上眼睛。

大約在風馳電掣的飛掠中過了約一個時辰，奔馳緩下來，二人忽然聽到熟悉的笑語聲。

接着，二人被放在床上。

這是玄陰教嗎？如果是，這些熟悉的笑聲不會在此處聽到的，而且這哭笑二人一向不友善，更不會把他們放在床上，必會丟在地上。

這到底是甚麼地方？

這工夫忽然有人道：「怎麼？你們還不把兩個孩子的穴道解開？」一位披髮人走過來，伸手在小羅的額下及面頰上撫摩了幾下，才解了他的穴道。

而在此同時，哭笑二面具人幾乎同時把面具取下，哭面人竟是「醫仙」周光迪這個老頭子。

這就難怪茜茜的攻擊全被他封住，因爲近來她的新招全是他教的。

笑面人是一位長眉電目，隆鼻闊口的中年人。

小羅僅僅一怔，就知道這文士的身份了。

但是，至少，他以爲父母認他太晚，對他似乎不夠關心。

所以小羅並未馬上相認。

他以爲父母對他的思念，絕對沒有他對父母的多而深。

「孩子，」女披髮人已取下長髮，也顯示了本來的面目，看來不過三十五六，端莊中仍可看出年輕時風華絕代。她正是呂冠芳——小羅的母親。她顫抖着手淌着孺慕而激動的淚水，道：「快點拜見你的父親和幾位前輩……」

小羅這才一躍而起，拜見父母，然後一一拜見龍起雲、秋鳳池、衛天愚、周光迪以及「魔索」祝繼宗等人，他已經比女兒祝家雲先到了。

拜過之後，母子擁抱，唏噓不已。

母子連心，這份情感是至深至切的。

「娘，小仙蒂呢？」

「她在待產……」呂冠芳道：「你當然可以天天陪她，直到她生下孩子爲止。」

小羅最愛聽這句話了，可是除了他之外，幾乎任何一個人聽到這句話都不由皺皺眉頭。

「娘，小仙蒂呢？」

「在後面，去吧，孩子……」小羅立刻奔向後屋，這是一個小鎮上的一幢民宅，前後兩進。

這時呂冠芳才握住茜茜的手，道：「茜茜，我知道妳是個好女孩，對羅天也十分關心，我好喜歡妳，妳放心，不論羅天和小仙蒂的結局爲何？我都會爲妳主持公道的。」

「伯母……」茜茜撲入呂冠芳懷中。

這是她最喜歡聽到的幾句話，加上又自呂冠芳口中說出來，等於是打了包票一樣地牢靠了。

小仙蒂挺着個大肚子站在窗前。

她聽說幾位前輩要把小羅弄回來和她團聚，她自然十分高興，只可惜稍遲了些。

爲甚麼不提早幾個月？

少年夫妻，此時團聚還能作些甚麼事？

當然，小仙蒂仍然十分期待，這工夫她聽到門外有脚步聲，她忽然心靈感應似的迴過身子。

多少朝朝暮暮，午夜夢迴的相思，一下子都摒諸腦後，小仙蒂呼叫着：「小羅哥哥……小羅哥哥……你終於來了……」

小羅奔上來，第一個印象是小仙蒂的氣色，出乎意料地差，他見過很多孕婦，小五子即爲一例，也絕不是小仙蒂這樣子，他幾乎都不認識了。

怎麼會如此憔悴，如此形銷骨立？

好像全身血肉都集中在一個肚子上。

他們緊緊地擁抱着，他吻着小仙蒂佈滿了興奮淚水的臉，此時此刻，固是激動、興奮到了極致，也有無限的酸楚。

小仙蒂是有絕症之身，爲了報恩，冒險受孕懷胎，才會到此地步，小羅抱着她那骨瘦如柴的身體，淚水也無法控制。

以前，不久以前，他抱小仙蒂的感受絕不是這樣的。

她身上綿軟而膩滑，現在乾、硬而粗澀。

「小羅哥……我想你……沒有一時一刻不想你……可是……我又不想見你……眞的……」

「爲甚麼不想見我……小仙蒂……妳難道不知道我想妳都快要想瘋了？妳怎麼會這麼想……」

「因爲……我的樣子會使你……大失所望……小羅哥……我本來決定暫時不見你……要等到生下孩子……過了一月之後再見你。到那時候……我就不會如此憔悴、乾癟了。」

「小仙蒂，妳不可有此想法……不管妳變成甚麼樣子……我都不會嫌妳，況且生孩子的女人都是一樣的。」

「不，小羅哥……我見過很多生孩子的女人，有些雖蒼白、憔悴……却不像我這個樣子。」

「小仙蒂，現在我們抱在一起，我們絕對不談也不想不愉快的事，我們要以樂觀、愉快和充滿了希望的心情來塡補妳生產這一段時光。」

小仙蒂笑得好苦澀。

她希望自己的臉上堆滿了能使小羅哥哥快樂的種子、那怕內心塞滿了悲哀與絕望。

* * *

「葛三刀」和祝家雲的心情却是空前的舒暢。

祝家雲第一次到外面磨練，像自籠中飛出的小鳥，海闊天空，自由飛翔。「葛三刀」則是有美人同行(至少在他的心目中，祝家雲是個大美人。)每餐飯都會多吃兩碗。

他們一邊遊玩一邊打聽小羅和茜茜的下落。

七月半過去，夜晚就有點涼了。「葛三刀」和祝家雲趁夜晚涼爽趕路，邊走邊大聲唱山歌。

夜深人靜，山歌在山野上迴盪，唱完又大笑，好像四面八方都有人跟着他們湊熱鬧大笑。

「葛三刀」一時忘情，攬住了她的肩頭。

祝家雲道：「葛大海，還不到時候吧？」

「葛三刀」連忙收回手道：「家雲，對不起。」

這工夫身後忽然傳來了放肆的笑聲。

「葛三刀」回頭望去，竟是賈聖仁和柳無情，雙方都在笑，不知道誰有資格笑，誰要倒霉？

「姓葛的，今天是你的黑道日。」

「葛三刀」道：「那一定是你們二位的黃道吉日了？賈聖仁，今天葛某帶來的是陳年紹興和女兒紅。」

賈聖仁道：「老子要讓你嚐嚐我的老黃酒。」

祝家雲道：「你們都要請對方喝酒，可是却沒有帶酒來呀。」

「葛三刀」道：「都帶來了！」

祝家雲茫然地搖搖頭。目光在二人身上搜索，看看他們的酒放在何處？

柳無情道：「老賈、躭會要不要也請這妞兒一起品嚐咱們的老黃酒？」

賈聖仁曖昧地一笑道：「當然要。」

祝家雲道：「我不會喝酒。」

賈聖仁道：「今天這日子非比等閑，不會喝也要喝。」

「嗆嗆」聲中，二人同時撤出了刀。

三個人都用刀。

「葛三刀」撤出七星大刀，感嘆地道：「寶刀啊！寶刀，你跟我這麼多年，爲我立下不少的汗馬功勞，但直到今夜，我葛大海才讓你揚眉吐氣。」

突然出招，威力更加猛烈。

他現在已把招式作了順序排列的調整。

最早的三式刀法成爲一招，排在第二招上，加起來一共有三招半，因爲新學的四招又忘了一招半。

如果不忘記，他就會五招了。

賈、柳二人都是成名已久的人物，且都用刀。

正因爲二人私交不錯也都用刀，連手時配合得不錯。

也正因爲二人連手非同小可，所以柳無情上了，賈聖仁還不大好意思以二對一，因爲旁邊有個妞兒。

大多數的人都喜歡在女人面前逞能。

由於是「葛三刀」先出手，又是剛學的四招中凌厲刀法的一招四式。柳無情正要去格，一看格不勝格，只有急退。

刀芒如雪，耀眼生花，如影隨形。

絕招就是這樣，驟然出手，令人措手不及。

這當然又是輕敵所致，不論這一招如何凌厲，以柳無情的身份及經驗，如不過份輕敵，應該不會失招，他們以爲，對付「葛三刀」如果認眞就是自貶身價。

「刷」地一聲，左後腰上被劃了一

道血痕。

一招就如此狠狽，柳無情幾乎想死。

祝家雲大聲叫「好！」柳無情伸手一摸傷處，弄了一掌血。幾乎在此同時，賈聖仁大喝一聲「拚了！」人到刀到。

這二人連手豈是等閑？尤其是玩命的打法。

第二招施出，二人固然感到刀幕綿密、寒氣砭人，却是稍退即進，因爲這三刀是以前就會的，二人似乎領教過。

第三招更加凌厲，刀嘯聲四面八方傳來。柳、賈二人居然被逼退了一大步，二人簡直以爲是在作夢。

「葛三刀」這塊料子能施出這種刀法？

既然三招施出，並未把二人重創，還剩下半招，如果在這半招內不能重創二人任何一人，就會現原形了。所以在最後半招未施出前，他看了祝家雲一眼，道：「家雲，妳來綑人吧……」

祝家雲一看他的眼色，並不知道他需要援手，却以爲「葛三刀」要她出手，亮一亮「魔索」絕技。

此刻賈、柳二人同時暴喝，全力一擊。

這是十分驚人的雙刀連手、殊死的一搏。

「葛三刀」也只有以所有的內力貫於這半招三式上。刀浪如山，寒氣砭骨。賈、柳二人咬牙退了半步，已不願再退。

他們眞的豁出去了。

他們希望這半招用老尚未變招的一瞬，同時施出他們自己的救命絕活。他們的計劃沒有錯，而「葛三刀」的半招用完，似也無變招之勢。那知就在二人反攻的瞬間，一道淡淡的黃線電射而至。

賈、柳二人以爲，這妞兒站在一丈五六之外，不會出手。

要出手也必需在三兩步以內才行，況且她身上似無兵刃。

這想法使他們栽得很不值。賈聖仁的右腿突然被皮索纏住，皮索另一頭往樹上穿過一扯，人已被吊起。

柳無情呆了。

賈聖仁本來還掙扎了幾下，現在已放棄掙扎了。

因爲他猜出了祝家雲的來歷，道：「姑娘可是『魔索』祝大俠的千金？」

祝家雲道：「正是。」

賈聖仁長嘆一聲道：「賈某流年不利，連受挫折，低估了『葛三刀』，也低估了姑娘而自取其辱。」

「葛三刀」道：「賈大先生，有花雕，有紹興，當然也有陳年女兒紅和老黃酒，你是鍾意那一種？」

祝家雲道：「大海，你那有這幾種酒？」

賈聖仁悲聲道：「『葛三刀』，你把賈某殺了吧！如果你再給我紹興喝，賈某就自絕當場。」

「葛三刀」道：「原來喝膩了紹興，那好，你可以選擇花雕和女兒紅，我把女兒紅的酒罈子都帶來了。」

賈聖仁悲聲道：「你只要再讓我喝一滴，我就死給你看！」

祝家雲道：「大海，此人大概喝酒過量喝傷了！看樣子今生不再喝酒，你這又何必？又無深仇大恨！」

祝家雲一鬆皮索，賈聖仁落在地上。

她一抖手，皮索飛回，道：「二位請吧！」

賈聖仁一臉慚容，向祝家雲抱拳道：「多謝祝姑娘美言，後會有期……」招呼柳無情而去。

祝家雲道：「大海，你和他們有甚麼仇？」

「要說有甚麼深仇大恨，自然談不上。」

「早知如此，我剛才不該把他吊在樹上，你可以收拾他。」

「葛三刀」喟然道：「家雲，老實說，我的絕招只有三招半，剛才那半招用完，如妳不出手，我……」

「我以爲即使不用絕招，看你的刀法，一定也很不錯。」

「不，不！如果不用那三招半，就差得多了！」

「這人也怪，居然怕人家灌他的紹興酒……」

語音未畢，「刷」地一聲，二人警覺時已遲了一步。

兩人居然被一條蛟筋皮索雙雙綑在一起。

「魔索」眞是名不虛傳，只是「葛三刀」嚇了一跳。

他還以爲是賈、柳二人找來了厲害的幫手呢。

「爹，您老沒正經……這是幹甚麼？」

祝繼宗道：「你們遲早要在一起對不對？」

「爹，我還沒有作最後的決定。」

「刷」地一聲皮索收回，道：「丫頭，妳少撇清。如果沒作決定，絕不會初次見面就跟他一道到江湖中來歷練的。」

「爹……這麼說你是看上他了？」

祝繼宗道：「這小子花梢雖多，但本性還挺善良，爹以爲這小子可以托其終身，走吧！」

「不，爹，大海要去找羅少俠。」

「爹就是帶你們去見羅少俠，只不過這一次你們要見的人可就多了，而且都是頂尖中的頂尖人物。」

* * *

小羅雖然每天都能見到小仙蒂，但是，相處的時間不多。

因爲小羅要不停地接受劍法、刀法和掌法。

所有的長輩，任何一個都不會保留精粹的一招半式，眞正是傾囊相授

，在這情況下，小羅再聰明，也有學不勝學，記不勝記，迎接不暇之勢。就連影子小羅也把以前吸取的一些女人的元炁都輸給了小羅，這也是他接觸一些女人的眞正動機。

他們要把他調理成一個最最頂尖的高手。

這兒是山中一處別墅，頗爲寬敞。

這本是周光迪山居煉藥和研究病理之處，正好派上了用場，人多不愁沒有地方住，不是傳統的兩三進房子，設計得較爲別緻而靈活。

在這兒最靜的時刻是午睡時光，連晚上都不靜。

因爲夜晚是練功最佳時刻。

此刻，所有的人午睡的午睡，調息的調息，但茜茜却和小仙蒂在一起。這幾天她們已經很熟了。

茜茜發現小仙蒂的確很善良。

這是一個和任何人都能相處的女孩，所以她很後悔也很慚愧，以前她曾經妒恨過小仙蒂。

小仙蒂倚在床上，茜茜坐在床邊上。

肚子太大，身子太瘦，茜茜覺得她簡直像一個大汽泡會隨風而去，她握着小仙蒂的手，道：「仙蒂，我發覺妳很憂鬱，不要這樣。」

「茜茜妹子，我還好……」口說還好，眉頭未展。

「仙蒂，任何女人第一胎時都會焦躁不安、恐懼、徬徨。我相信我是妳也會這樣的……」

「也許，茜茜妹子。」小仙蒂道：「妹子，妳喜歡羅天哥哥嗎？也許應該這麼問，妳很愛他嗎？」

「這……」茜茜一窒。

這是很難回答的，她固然不善說謊，也不想欺騙小仙蒂，但此時此刻，在小仙蒂生產的前夕，說實話是否適當？

「茜茜妹子，妳自管說，不必擔心我。」

「這……」

「茜茜妹子，放心！我知道妳的心情，也誤解了我問此事的動機，其實，妳越是愛羅天哥哥我越高興。」

「妳……」

「茜茜妹子，妳不知道我是多麼關心羅天哥和我肚中的孩子，萬一有一天我不能照料羅天哥和孩子，妳能像愛護羅天哥一樣地愛護孩子嗎？」

陡然間，茜茜心頭一緊，明白了小仙蒂的心意。

茜茜幾乎也懂了這幾天來小仙蒂背後的嘆息，人前却又强作歡笑的原因，是不是她生產有很大的危險？

會嗎？「醫仙」在此，甚麼病不能治？

既然小羅的「五陰鬼脈」能治好，小仙蒂的爲甚麼就不能治癒？

茜茜的想法本來沒有錯，只可惜她忽略了一件事，那就是第一胎本就具有危險性的。

一個有「五陰鬼脈」的少女第一胎又會如何？

「仙蒂，妳不能胡思亂想，妳不會有事的。」

「茜茜，我……我也沒有說我會有事啊！」

「不管妳在想甚麼，千萬要記住，『醫仙』周光迪前輩在妳的身邊，不論發生甚麼事都不會有事的。」

「是啊，我也是這麼想的。」小仙蒂道：「我只是假說，想問問妳，閑話一句而已，妳却多心了。」

茜茜道：「這才對，千萬不能庸人自擾。至於待你的孩子，我會像我生的一樣待他，完全一樣。」

小仙蒂抱住她，道：「茜茜妹子，妳的話我完全相信，我要替羅大哥和孩子先謝謝妳！」

「仙蒂，我們和姐妹一樣，爲甚麼還要客氣？」

「不，我一定要謝謝妳，也許有一天眞的需要你的幫助。」

＊　＊　＊

小五子肚子劇痛，即將臨盆。

本來據潘奇說還要三五天，所以童翎不在此處。

童翎說過，他要守在他的妻子身邊迎接他的孩子光臨。

看來這是辦不到了。

在潘奇的熟練接生之下，小五子產下一男嬰，母子均安。

童翎却在第五天才趕來。

他當然萬分高興，他終於有了個兒子。

遺憾的是，他未能在小五子身邊陪伴她，道：「小五子，在妳痛苦時，我應該陪侍你分擔妳的疼痛。」

小五子道：「你就是在也分擔不了。」

童翎道：「話不是這麼說，妳痛苦的時候，緊緊地握住我的手，在心理上是不是會好些？」

小五子點點頭。

童翎道：「小五子，妳事先有沒有把孩子的名字想好？比喻說女孩子叫甚麼？男孩子叫甚麼？」

小五子道：「想過，女的叫羅芝，男孩叫羅倫。」

「羅倫……羅倫！好！就叫羅倫吧！」

「童翎，你是孩子的爹，你不喜歡這名字自管……」

「不不！我眞的喜歡，小五子，凡是妳喜歡的任何事物，我都喜歡！」

「童翎，你喜歡這個孩子嗎？」說這話時十分注意童翎的表情，但童翎的表情很自然。

「我當然喜歡！喜歡極了！」

他們此刻所想的不一樣。

晚上，潘奇在廚房中煎藥。童翎站在他的身後。

「潘奇，謝謝你！」

「教主不必介意，潘某爲教主効勞

至感榮幸。」

「潘兄，你看孩子是否可愛？」

「太可愛了！雖然才生下五天，但五官輪廓大致已可看出，儀表堂堂，英俊瀟洒。」

「潘兄你看，我是否夠得上『英俊瀟洒』四字？」

「當然……當……然……」

「潘兄，我年輕時和小羅比起來，那個更英俊瀟洒些？」

潘奇心頭一震，爲甚麼忽然扯上了小羅？

「潘兄，你我無話不談，而我也不喜歡口是心非的朋友。」

潘奇吶吶道：「若論儀表，教主不輸小羅，若論瀟灑，似乎……似乎小羅稍勝半籌。」

童翎點點頭，又道：「依你看，孩子是不是有點像小羅？」

潘奇心頭大震，的確有點像小羅，他怎麼敢講？

「潘兄，我說過，我不喜歡口是心非的朋友！」

潘奇心中盤算：不說似乎不成，看來他自己也已看出孩子像小羅，似在向我求証，我如果說不像，分明是口是心非，要是說像又會如何？

童翎負手踱着道：「潘兄，看來你不想與童某深交了！如想深交，這是不必隱瞞的。」

潘奇稍一考慮，吶吶道：「是有點像小羅。」

「潘兄，這才是好朋友。」

「教主抬愛。」

「潘兄，你守在這兒一兩個月，必然看到小羅到此處來過。」

如果說了此事，就等於表示他知道童翎戴過綠帽子。

這話是不能說的。

「潘兄，你這人可眞迂，孩子像小羅敢說，這句話就不敢說？這不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事嗎？」

「教……教主……我看到過一次……只一次……」

「潘兄，千萬別再叫『教主』，這就是疏遠見外了。小羅來過也無妨，說得再白一點吧！就算他們之間有關係也無妨。因爲他們早就認識了。」

潘奇道：「教主，其實潘某發現小五子姑娘及軟軟姑娘和小羅打得火熱，不是在這兒，在這兒我只看到他來過一次，是軟軟引他來的，我看到他們三人睡在一張床上是數月之前，也就是小五子尚未懷孕時……」

童翎的平靜，大出潘奇的預料。

這是不是暴風雨前的平靜呢？

童翎道：「年輕人發生這種事，也算不了甚麼。潘兄看到那次三人同床的事之後，可曾對任何人說過？」

「沒……沒有！」

「潘兄，好朋友就是無阻無礙，不隱藏半句私話，因爲我說過，這都算不了甚麼。」

「潘某只怕教主一怒而小五子會……」

「不會的。有所謂：花不可見其落，月不可見其沉，美人不可見其夭。小五子以前所做的任何錯事，我都能原諒她！」

潘奇吶吶道：「在下只是對……只是對……」

「潘兄似乎很不瞭解在下的爲人。」

「只對『獨角鰲』也就是『飛天鰲』齊大俠說過。」

「噢！只是對他說過，沒有別人？」

「絕對沒有了！」

「潘兄，以你的聰明及細心，一定也知道，或者已猜出我眞正的身份或者本名叫甚麼來對不？」

「這箇……不……不……在下怎麼會……」

「潘兄，看來你是眞的拒絕這份友誼了。」

「教主，我眞……眞的猜不出來！」

「潘兄……」語音中有一種像冰屑的東西。

潘奇打了個冷顫。他知道未離此之前，他的小命一文不值。

但是，他不敢說出來。

他以爲說出此事的嚴重性遠超過知道小五子的孩子像小羅以及那孩子極可能是小羅播的種。

（未完・十二）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

東方玉・文
可飛・圖

東風傳奇

上文提要：谷飛雲以五天時間學會易容之術，學成之後才知乙道長不吝賜教是南山老人家懇請的。醉道人帶谷飛雲到當年曾找過金母的崆峒山區，只從天池後山登上，前山因有守山四老，不敢驚擾，醉道人在山外接應，谷飛雲竄入石窟，先將一白髮老人救出，然後再救出父母，被守山少女發覺報警，陸碧梧聞聲堵截，已被金母知道，只好將谷飛雲和他的父母帶進去……

聖母不敢食言　一家慶幸團圓

谷飛雲瀟洒一笑道：「在下早已請妳們稟告聖母，妳們却不肯去稟告，早去稟告了，就沒有這場誤會了。」

陸碧梧寒着一張臉，冷聲道：「你們隨我進去叩見聖母。」

只聽耳邊響起醉道人的聲音道：「小施主好好應付，就可以沒事了，貧道先下去了。」

話聲剛入耳，就聽金母喝道：「碧梧，後山還有甚麼人？給我拿下！」

谷飛雲聽得大吃一驚。

陸碧梧聞言，急忙縱身掠起，這下當眞疾如鷹隼，飛撲到嶺口，但她終究遲了半步，縱目看去，那裡還有甚麼人影？這就躬身道：「啓稟聖母，後山沒有人影。」

金母哼了一聲，就沒有作聲。

陸碧梧回身走來，冷聲道：「隨我來。」

谷飛雲道：「爹，娘，我們走。」

陸碧梧因師父已經吩咐，不敢多說，只是一路走在前面。

谷清輝眼看自己兒子侃侃而言，不但面折素來出名難惹的陸碧梧，尤其方才一下就扣住陸碧梧脈腕，手法奇突，心中自是十分高興，這孩子的脾氣和自己年輕時一模一樣，唉，行走江湖，鋒芒太露，總是會吃虧的！

一行四人來至小山頂上，一座精緻的白石樓宇前面，門前兩名青衣少女躬身道：「聖母請管事領他們進去。」

陸碧梧只點了下頭，就昂然直入，再由長廊折入小天井，來至三間精舍前面，才脚下一停，躬身道：「弟子陸碧梧，敬遵法諭，已將席素儀、谷清輝、谷飛雲三人帶到。」

裡面傳出金母的聲音說道：「叫他們進來。」

只見一名青衣少女隨即挑起棉帘。

陸碧梧依然走在前面，席素儀夫婦和谷飛雲三人隨着走入。

室中銀釭明亮，金母身穿青緞道裝，踞坐在上首鋪了虎皮的紫檀雕花椅上。

席素儀見到師父，慌忙跪到地上，連連叩頭道：「弟子叩見師父。」

谷清輝跟着走上，作了個長揖道：「晚輩谷清輝拜見聖母。」

谷飛雲跟在父親身後，也只作個長揖。

金母目光炯炯，看着跪在地上、蓬頭垢面的席素儀，心中不無惻然，再看站在席素儀身後那衣衫襤褸、鬚髮散亂，但精神飽滿的谷清輝，和他身後少年俊逸、眉宇間紫氣氤氳的谷飛雲，這娃兒上次上山來，相距不到一年，他的內功似乎又精進了許多。

陸碧梧站到邊上，躬身道：「啓稟師父，弟子趕去後山，谷飛雲已把二師妹和谷清輝從禁窟中救出，還削斷了青雯等三人的長劍，他自己說是從後山上來的，弟子懷疑他是有人指使

的……」

金母沒待她說完，截着問道：「我叫妳查看有沒有人潛伏後山，妳仔細查看了嗎？」

陸碧梧應了聲「是」。

金母哼道：「人家早已走了。」

陸碧梧聽得一怔，躬身道：「弟子認為此人可能是谷飛雲的同黨。」

谷飛雲道：「在下上山是來救我父母的，何用幫手，管事毫無証據，不可在聖母面前胡說。」

陸碧梧氣怒的道：「你……」

金母一擺手，道：「妳站到邊上去。」

陸碧梧只好應了聲「是」，退到一旁。

金母目有憐惜之色，看着席素儀，緩緩說道：「妳先起來。」

席素儀應着「是」，站起身來。

金母續道：「二十年前，妳犯我門規，為師才把妳囚禁的，至於谷清輝，你在山前跪了三天三晚，老身看在石頭和尚份上，已不再處罰，任你下山，你是自願囚禁在石窟裡的。」

谷清輝躬身應了聲「是」。

金母目光一抬，朝谷飛雲道：「小娃兒，你聽清楚了，老身門下觸犯門規，老身是不是有權把她囚禁？你父是自願在石窟囚禁的，他們沒有師長同意，私自結為夫婦，致犯我禁條，自是不能說老身把他夫婦擒來，禁閉在石窟之中，此理甚明，老身所以要特別說明這一點，免得外人說我不通情理。」

谷飛雲不知她說這話的用意何在，自然不好開口。

金母又道：「上次你奉葛前輩之命前來，還記得下山之時，老身說過一句甚麼話嗎？」

谷飛雲心中暗暗「哦」了一聲，忖道：「原來當日她要四個青衣少女用劍試了我一招，雖說是要看看自己在品酒會遇上的四個青衣少女使的是不是『崆峒劍法』，但她也看出自己使的是『劍遁身法』出之師祖(石頭和尚)，所以才說從此不得再上崆峒天池一步，就是為了防自己來救爹娘了。」

心中想着，一面答道：「聖母當日曾說在下從此不得再上崆峒天池一步。」

金母哼道：「你記得就好，那麼今晚潛上後山，擅闖禁窟，還削斷我崆峒門下再傳弟子的三支長劍，你自己說該當如何？」

她說到後來，已是聲色俱厲。

席素儀嚇得心頭一顫，急忙噗的跪了下去，顫聲道：「求求師父，念他年幼無知，饒恕了他……」

谷飛雲沒待金母開口，一手扶着娘道：「娘快起來，聖母是講理的人，孩兒如果有罪，娘求她也沒用，孩兒如果無罪，娘又何用求她老人家？」

隨着話聲，居然把娘扶了起來。

金母聽得暗暗點頭，忖道：「這娃兒果然膽色過人！」一面點頭道：「妳起來，為師倒要聽聽妳兒子如何說法。」

席素儀低頭道：「多謝師父。」一面朝谷飛雲叮囑道：「在聖母面前，你不可亂說。」

谷飛雲含笑道：「娘只管放心，孩兒自有分寸。」接着朝金母拱拱手道：「聖母要在下親口說該當如何？在下認為完全遵照聖母指示行事，並沒有甚麼不對之處，還請聖母垂察。」

金母看他強辯得可笑，臉上不覺微有笑意，話聲也緩和下來，說道：「你說今晚潛上後山，擅闖禁窟，削斷我三個再傳弟子的長劍，都是老身指示你這樣做的？」

「也可以這樣說。」谷飛雲接着解釋道：「聖母上次曾告訴在下，從此不得再上崆峒天池一步，在下就是有天大膽子，也不敢再來，但在下身為人子，一旦得知生身父母被囚禁在崆峒天池，縱是龍潭虎穴，粉身碎骨，也非要把爹娘救出來不可，這是人之常情，就算聖母有不准再上天池之言，在下自然也要冒險一試。」

金母看他侃侃而言，老實說心裡也不禁有些喜歡，問道：「那怎麼能說是老身指示的呢？」

谷飛雲道：「二十年前，在下初生之時，聖母曾經說過，等此子長大成人，練成武功，只要上得天池，救出他父母，自可任他們離去，在下就是相信聖母言出如山，所以才敢偷偷的從山後上來，削斷鐵鎖，救出家父家母，此一行動，完全是遵照聖母二十年前的指示行事。」

金母點着頭，「唔」了一聲，似乎已同意了。

陸碧梧在旁道：「但你削斷崆峒門下的長劍，那又如何說法？本派規定，任何人削斷本派弟子的長劍，即是藐視本派，除非此人能勝得過被削斷長劍之人的師長，否則就當自斷一臂，以表示向本派謝罪之意，由你自己選擇。」

谷飛雲看她有意挑撥，心頭怒極，目中精芒直射，凜然喝道：「陸碧梧，妳因昔年傷在醉道長一掌之下，心懷仇恨，把這筆賬記到家母頭上，二十年前家父跪了三天三晚，祈求聖母恕罪，聖母本來已有允意，就是妳進了讒言，才害得家父家母被囚禁石窟達二十年之久。

「今晚在下遵奉聖母昔年指示，上山救出家父家母，走出石窟之際，就遇上妳門下青雯等三人，在下請她們稟報聖母，她們不但不肯稟告，同時三支長劍分向三面攻來，我總不能平白無故的挨她們三劍，尤其妳門下出手毒辣，我如果不還手，豈不白白送了性命？

「但在下為了尊重聖母，並未拔劍，只是用劍鞘擋了她們每人一劍，因她們爭功心切，用力過猛，才被震斷的，在下幾時削斷崆峒派門人的劍了！

「陸碧梧，妳在聖母面前挑撥是沒有用的，若要論罪，妳門下今晚欺瞞事實，不肯稟報，都是妳平日教導無方，欺上蒙下所致，後來妳見到在下，又一再刁難，在下要妳向聖母請示，妳却狂妄的說不用請示，妳充其量不過是一個管事而已，竟敢妄自尊大，以為獨攬大權，妳眼裡還有聖母嗎？崆峒派如果有門規的話，像妳這樣目無尊長、欺師蒙上，該當甚麼罪？在下是外人，並不清楚，妳自己說吧！」

陸碧梧被他在師父面前戟指着數說自己的罪狀，幾乎被氣炸了肺，但又無可反駁，眼看金母的臉色漸漸沉了下來，心頭更是機伶伶的一顫，急忙躬身道：「師父……」

金母冷然道：「不用說了，為師二十年前答應過他們，讓他們下山去吧。」一面朝谷飛雲道：「小娃兒，老身念你一片孝心，震斷崆峒門下長劍之事，不和你計較了，今後再遇上崆峒門下，不可如此魯莽出手了，好了，你們去罷。」

席素儀聽得如蒙皇恩大赦，噗的跪倒地上，一連磕了幾個頭，說道：「多謝師父恩准，弟子叩別了。」

谷清輝一直站在妻子身旁，這時也拱手作了個長揖，說道：「聖母大恩，在下告辭。」

谷飛雲也跟着拱手道：「多蒙聖母諒察，在下感激不盡。」

只見一名青衣少女從外走入，在陸碧梧耳邊低低說了兩句。

金母抬目道：「為師已經知道了。」

話聲未落，突聽一陣清脆的噹噹之聲，傳了進來。

這是擊撞雲板之聲，連續響了九聲。

金母白晰的臉上，刹那之間變得十分憤怒，沉喝道：「碧梧，妳去迅速查明，是甚麼人闖上山來了！」

話剛說完，陸碧梧還沒說話，只聽一個蒼老聲音從遠處傳來。「金鳳，妳守山四老也不過如此，快出來見我。」

金母沉哼一聲，站起身道：「你們隨我出去。」

她既然這麼說了，就是想走，也走不成了。

金母是由四名青衣侍女前後伺候着走出的，前面兩人手持宮燈前導，後面兩人一持古玉如意、一持古式長劍隨行。陸碧梧緊跟着她們身後而行，谷清輝、席素儀、谷飛雲三人也只好跟了出去。

出了白石樓宇，走下寬闊的白石階級，只見二十來名青衣少女一手高挑白紗燈籠，一手仗劍，雁翅般排列在登山石級前面，中間站立着金母門下瘦高的三弟子丁令儀，和身材窈窕的四弟子聞玉音，兩人同樣手持長劍，嚴陣戒備。

小山對面，一共只有七個人，前面一個是一頭銀髮、臉色紅潤的老婦人，身穿銀白道裝、手持烏木拂塵，無論臉型、身材，和金母生得一般無二，只是滿臉怒容，雙目金光烱烱，森寒不可逼視！

她身後站着三個門人，兩個是身穿青布道袍的中年道姑，背負長劍，手持拂塵，另一個則是一身青色勁裝的少女，生得眉目如畫，嬌婉可人，她就是宇文蘭，另外還有四名青色勁裝少女，手持紗燈，其中一個，手上還抱着一個人，不知是誰。

金母走下石級，丁令儀，聞玉音慌忙躬身施禮，叫了聲：「師父。」

金母目光掃動，問道：「本山弟子可有人負傷？」

丁令儀還沒開口，對面的銀髮老道姑已經開口了。「我還不屑以大欺小，傷妳門下徒弟。」

金母目光一抬，沉聲道：「金鸞，妳來得正好，妳不來，老身也正要去找妳，八九個月以前，妳假冒老身名義，擄了一個姓許的女娃兒，以致南山老人懷疑到老身頭上，要谷飛雲專程找上天池，跟老身要人，老身派門下弟子下山調查，又遭妳凌辱，這筆帳，咱們正該好好的算一算。」

「算帳？嘿嘿……咱們要算的賬可多着呢？」銀髮老道姑金鸞冷聲道：「當年先師把咱們扶養長大，本來以為妳我是孿生姐妹，可以同心協力，發揚崆峒派，那知妳從小心胸狹窄，處處與我為難，勢如冰炭，以致先師臨終之時，為了顧慮你我二人終難共處，才有意要妳我分領東西崆峒門戶，怎知妳矯傳先師遺囑，自領崆峒掌門，逼我離開崆峒山，欺師滅祖，不顧同胞之義，殘害同門，我隱忍了幾十年，這筆帳要不要算？」

谷飛雲心中暗暗哦了一聲，忖道：「原來她們是同胞孿生姐妹，一個叫金鳳，一個叫金鸞，無怪面貌如此之像！」

金母怒聲喝道：「住口，當年先師原本想令妳我二人分領東西崆峒門戶，後來是妳自己不識廉耻，假借老身之名，勾引聞野鶴，觸犯門規，我只要妳離開崆峒，已經寬恕了妳……」

「哈哈！」金鸞忽然仰天大笑，說道：「金鳳，妳眞是蛇蝎居心，當年是妳，只下了一次山，就把聞野鶴勾引上了，人家對妳一片痴情，妳却愛在心裡，為的是怕觸犯門規，當不了崆峒掌門，才不敢拿出眞心來，害得人家一直在山下苦等，幾次把我錯當了妳，我是一番好意，才勸他離去，死了這條心，恰巧被妳看到，吃了飛醋，因妒成恨，在師父面前進讒，師父面前我已經解釋清楚，不料師父死後，妳就以此為藉口，逼我離開崆峒，我自知武功不如妳，只好忍辱下山，

沒想到事隔六七十年，妳還懷恨在心，誣衊於我，妳才寡廉鮮恥，滅絕人性！」

兩人已經是六七十歲的人了，居然把五六十年前的桃色糾紛，在雙方徒弟、徒孫面前互相指責不休。

谷飛雲突然想起今晚在石窟中放出來的長髮老人，不知是不是她們口中的聞野鶴？

金母冷冷一哼道：「老身知道，妳今晚是來找聞野鶴的，不錯，他就被老身囚禁在後山。」

現在谷飛雲証實了，石窟中放出來的白髮白鬚老人，果然是聞野鶴！

金鸞冷笑道：「妳囚禁聞野鶴是妳的事，與我何關？今晚我是爲我徒兒找妳公道來的。」

金母冷然道：「妳徒弟關我甚麼事？」

金鸞怒聲道：「我徒弟許蘭芬，當選西鳳狀元，妳自號西鳳，自然犯了妳的忌諱，八個月前，妳派兩個徒弟下山，到處追查許蘭芬，要把她帶回天池，我因她已列入我門牆，自是不容有人欺侮，教訓了妳兩個徒弟，是因爲她們目無尊長，沒想到妳居然把這筆帳記到許蘭芬的頭上，趁許蘭芬每三個月回家探親一次，竟向她暗下毒手，妳還算是一派掌門嗎？」

谷飛雲聽得心頭猛然一跳，許蘭芬遭了毒手，不知她有沒有性命危險，一念及此，忍不住朝金鸞身後一名青衣女子手中抱着的人望去，心想：「不知會不會是她？」

金母愕然道：「老身幾時對妳徒弟暗下毒手？」

金鸞厲聲道：「不是妳，就是妳門下徒弟幹的了。」

金母道：「何以見得？」

金鸞冷笑道：「崆峒武學中，有一種是先師認爲太過陰毒，告誡門人不可練習，妳却偷偷練成的那是甚麼功夫？」

金母道：「妳說的是透骨陰指？」

谷飛雲心中暗道：「自己曾聽南山老人說過，當年師父曾傷在金母的透骨陰指之下，金母也被師父一記天星掌擊成重傷，師父也說過，當年他老人家還沒練成紫炁神功，連太清眞氣也抵擋不住，是極厲害的旁門陰功，透骨陰指唯有紫炁神功可以把它化解於無形。」

金鸞怒聲道：「妳終於承認了。」

金母道：「透骨陰指是崆峒武學，老身身爲崆峒掌門，練成本派武功，何足爲奇，但許蘭芬決不是老身或者崆峒門下所傷。」

金鸞道：「妳這話有誰會相信？」

金母道：「老身說不是，就是不是，用不着妳相信不相信。」

金鸞道：「好，那麼妳倒說說看，除了妳們，普天之下，還有甚麼人會使透骨陰指的？」

「應該沒有了。」金母抬目道：「妳叫她們把姓許的女娃兒抱過來讓我瞧瞧。」

金鸞道：「妳能救她？」

金母道：「透骨陰指擊中人身，陰寒入骨，無葯可救，所以先師告誡門人不可練習，但老身要看看她是不是眞的中了透骨陰指。」

金鸞哼了一聲，回頭吩咐道：「妳們把小師妹抱過去，讓她瞧瞧。」

那抱着許蘭芬的青衣少女依言一直走到金母面前，才把裹在許蘭芬身外的一條棉被打了開來。

谷飛雲站立較遠，他不好走上前去，但凝足目力看去，只見許蘭芬雙目緊闔，臉色蒼白之中，好像隱隱籠罩了一層黑氣，氣息已經十分微弱，心中不禁爲之惻然！

金母伸出手去，拿起許蘭芬的手腕，按了一回脈，臉色凝重，緩緩的道：「她果然是被透骨陰指所傷。」

金鸞問道：「是不是沒有救了？」

金母道：「普天之下，只有練成九陽神功的人替她打通十二經絡，奇經八脈，才能有救，但九陽神功失傳已有百年之久了。」

金鸞朝那青衣少女喝道：「妳把小師妹抱回來。」

她等青衣少女退下之後，目光一抬，厲聲道：「很好，金鳳，那妳就交出用透骨陰指擊傷我徒兒的人來。」

金母嘿然道：「我已經說過，這女娃兒不是我門下的人擊傷的，何況我門下三個弟子，沒有人練過透骨陰指。」

金鸞道：「那就是妳出手的了！」

金母哼了一聲，道：「如果是我擊傷的，這女娃兒三天前就沒有命了，擊傷她的人，不過只有兩三成火候，難道妳會看不出來？」

金鸞怒聲道：「我不管這些，透骨陰指是妳獨門武功，妳狡賴也沒有用。」說到這裡，回頭問道：「徒兒，爲師來的時候，說過甚麼？」

侍立她背後左首的一個中年道姑道：「師父說過，如果金母不交出兇手來，就要她門下兩個徒弟抵命。」

金母盛怒道：「好狂的口氣，金鸞，我徒弟都在這裡，妳來試試看！」

金鸞道：「今晚我本來就是找妳算帳來的，金鳳，妳給我下來。」

金母目射金芒，厲笑道：「很好，咱們幾十年的舊帳，自該作個了斷。」

谷飛雲眼看兩人漸漸說僵，這一情形，自然是立時就要動手，但這一動上手，那裡還會再顧許蘭芬的生死？心頭一急，不覺舌綻春雷，大喝一聲道：「兩位只顧意氣用事，就這樣不顧許姑娘的死活了嗎？」

金母沉喝道：「你給我閉嘴！」

金鸞目光一注，敢情她方才並沒有發現谷飛雲，這時不覺輕咦一聲道：「你是谷飛雲？甚麼時候投到崆峒門下來了？」

谷飛雲拱拱手道：「在下是救我爹

娘來的，並不是崆峒門下。」

金母沉喝道：「谷飛雲，你們三個馬上給我滾！」

谷飛雲拱拱手道：「聖母請歇怒，這位許姑娘身中透骨陰指，無葯可救，妳老方才說過只有練九陽神功的人才能救她，但九陽神功失傳已有百年，這是說許姑娘已經沒有救了？」

「不錯。」金母道：「陰寒入骨，沒有人能救得了她。」

谷飛雲又轉身朝金鸞拱拱手道：「不知聖母可否讓在下試試？」

金鸞看着他，不信的問道：「你練過九陽神功？」

谷飛雲躬身道：「在下練的不是九陽神功，只是想試試而已！」

他是想起師父說過：透骨陰指專破各種氣功，連崑崙派的太清眞氣都擋不住，只有紫炁神功可以把它化解於無形。因而忽發奇想，紫炁神功既能把透骨陰指化解於無形，那麼中了透骨陰指的人，陰寒入骨，施展紫炁神功，也應該可以化解的了。

金母當然不信谷飛雲小小年紀，能夠把入骨陰寒從骨內消散。(陰寒侵入人體，還可以把它驅出體外，但透入人骨，除了在骨內使它消散，是無法再驅出骨外來的)

谷清輝、席素儀夫婦更感意外，試想連金母姐妹二人有七八十年修爲的人，都無法施救，谷飛雲竟然說出想試試的話來，他當着金母姐妹二人，當然不會一點把握都沒有就信口開河，不知他跟他師父練了甚麼神奇的功夫。

金鸞點頭道：「你試試也好！」一面朝那青衣少女道：「妳把她抱過來。」

青衣少女依言，抱着許蘭芬朝谷飛雲走來。

宇文蘭也跟了過來，低聲叫道：「谷大哥，你眞的能救許師妹嗎？」

谷飛雲道：「我也不知道能不能救她，但沒有人能救她，試試總比沒人試好。」

宇文蘭問道：「我能幫得上忙嗎？」

谷飛雲走到池邊，席地坐下，說道：「妳和這位姑娘把她扶着背向我坐好就可以了。」

青衣少女已把抱着的人放下，用棉被鋪在地上，然後和宇文蘭一左一右扶着許蘭芬，在谷飛雲面前盤膝坐好。

谷飛雲趕緊緩緩閉上眼睛，伸出右手，按到許蘭芬「百會穴」上，運起紫炁神功，緩緩朝她的「百會穴」輸入。

這時金鸞也早已走了過來，她門下弟子自然也全都跟了過來。

金母依然站在第一級石階之上，但她一雙金光烱烱的目光緊盯着谷飛雲，心中暗道：「我還當你跟石頭和尚練了什麼佛門神功，原來也只是普通運氣而已，這樣如何能治得好透骨陰指的傷？」

谷飛雲一心運氣，把紫炁神功源源輸入，他這一着，倒眞給他使對了！

要知紫炁神功，載之紫府，乃是玄門至高無上的乾天眞氣，當年道教祖師老子騎青牛，入函谷關，才有東來紫氣滿函關之說，比之九陽神功不知要高出多少。

許蘭芬經谷飛雲輸入紫炁，本來蒼白中隱隱透着黑氣的臉上，現在黑氣已經漸漸消失！

金鸞一霎不霎的盯着兩人，自然看出來了，不禁暗暗點頭，忖道：「這小娃兒看來果然有些門道，自己練了幾十年功，却一點迹象也看不出來，不知他練的究竟是何種神異功夫？」

不過盞茶功夫，許蘭芬口中嚶嚀一聲，忽然睜開眼來，也就在此時，耳邊響起一個極熟的聲音說道：「許姑娘，妳坐着不可動，我還須繼續運功。」她驀然想起來了，這聲音豈不是自己朝思暮想、爲他憔悴的谷大哥？

一想到這裡，忍不住叫道：「谷大哥，我好好的沒有事呀！」

她這一嚷，聽得金鸞大喜過望，急忙叫道：「蘭芬，快別說話了，妳是中了透骨陰指，谷小兄弟正在替妳療傷，妳多運一回氣才好。」

「咦，師父也在這裡，徒兒眞的好了呀！」許蘭芬目光溜動，說道：「這是什麼地方呢？」

谷飛雲收回抵在她頭頂「百會穴」上的手掌，說道：「妳說好了，大概眞的沒事了。」

金鸞問道：「你不知道她好了沒有？」

谷飛雲沒有站起來，仰臉道：「在下只會運功，不知道時間夠不夠。許姑娘，我看還是再運一回氣的好。」

許蘭芬臉上綻起一片歡愉之色，站起身道：「谷大哥，我眞的好了，身上感到流動着一股暖氣，好像輕飄飄的，很舒服，不用再運氣啦。」

谷飛雲聽她這麼說，也就站了起來，點點頭道：「如此就好。」

宇文蘭喜孜孜的道：「谷大哥，你眞的替許師妹治好了？」

金鸞也流露出一臉笑容，說道：「谷小兄弟，眞是虧你的，眞把透骨陰指給治好了。」

谷飛雲道：「在下功力有限，方才金母說過，擊傷許姑娘的指力，不過二三成火候，所以才治得好。」

金母眼看谷飛雲果然把許蘭芬治好了，心頭自是十分驚異，心想：「這小娃兒使的既非九陽神功，如何治得好透骨陰指呢？哦，他既能運功化去已經深入骨髓的陰寒，那麼一定也是剋制透骨陰指的功夫了，他這是什麼功夫？從那裡學來的呢？還好他娘是自己徒兒，諒他也不敢和自己作對。」

一面藹然笑道：「谷飛雲，你小小年紀

，能夠把入骨陰寒化去，當眞難得，很好。」一面又朝席素儀道：「素儀，妳有這樣一個好兒子，爲師也替妳高興，你們定居之後，可時常上山來看看爲師。」

席素儀因師父對自己的態度完全轉變了，心頭也暗暗高興，連忙躬身道：「弟子會的。」

金母目光一抬，問道：「許蘭芬，妳在什麼地方被人偷襲的？」

許蘭芬道：「我不知道，那天的情移，我一點也想不起來。」

金母又道：「那一天也想不起來嗎？」

許蘭芬搖搖頭，宇文蘭接口道：「大概有五天了，許師妹五天前回家去的，三天前在鳳縣附近昏倒，不省人事……」

金鸞不待她說下去，沉聲道：「怎麼？妳要調查使透骨陰指的人？這個不勞費心，他敢對我徒兒下手，我不會放過他的。」一面回頭道：「徒兒，咱們走。」

金母嘿然道：「金鸞，妳率領徒衆上山來大鬧了一陣，說走就走嗎？」

金鸞道：「妳待怎的？」

金母微哂道：「妳有膽量上天池尋釁，自然有備而來，妳總知道該如何的了？」

金鸞盛氣的道：「天池我不能來嗎？好，妳只管劃下道來，我無不奉陪。」

「這還差不多！」金母徐徐的道：「妳不是帶着門人來的？這樣吧，咱們先要門下弟子上場，看看是妳調教的徒弟行，還是我調教的徒弟行，她們如果分不出高下來，再由咱們出手，妳看如何？」

她這番話當然是另有心機的，她和金鸞不但是孿生姐妹，而且還是同門學藝的師姐妹，本來她會的對方也會，沒有什麼了不起，但雙方已有數十年不見，金鸞敢在數十年後的今天，找上天池，顯而可見，她若無驚人之藝，決不會自己送上門來，先由雙方徒弟出手，正可看看她的武功底細。

另外還有一點，本派透骨陰指，先師禁止門下弟子練習，是因爲中人無救，太過陰毒。幾十年來自己並沒有傳給門下弟子，倒並不是因指功陰毒，而是因爲這種指功，是本派武功中最厲害的一種武學，傳給了門人，師父會的，徒兒全會了，一旦有了貳心，師父豈不對他束手無策？

方才聽了宇文蘭的話，許蘭芬是三天前在鳳縣被人用透骨陰指偷襲負的傷。三天前，不是陸碧梧正好下山去辦事嗎？打從金鸞說出她徒弟遭人用透骨陰指擊傷，自己就懷疑陸碧梧了。

因她爲人好強，也最工心計，她可能早知道本派有透骨陰指這項功夫，但她從沒問過自己，而且透骨陰指口訣心法就放在自己房中，她身爲天池管事，經常在自己房中進出，自然也早就看到了，有心偷學，可說極爲方便，從種種迹象推想，她瞞着自己偷學透骨陰指的成數極大，只是她何以要向許蘭芬下手呢？

要她和對方徒弟先出手，也正好看看她近年功力精進得如何了。

金鸞聽她說出先由雙方門下弟子出手，自然聽得出金鳳的用意，是想先看看自己武功路數，她想的沒有金母多，聞言點頭道：「好，我完全同意。」

金母稍微別過頭去，朝站在自己左首的陸碧梧吩咐道：「碧梧，妳出去接她門下幾招。」

陸碧梧躬身領命，舉步走出，冷冷的道：「妳們那一個下場？」

金鸞連頭也沒回，手中烏木拂塵朝前一指，說道：「乘鳳，妳下去會會她。」

原來她自稱西崆峒聖母，門下共有八個弟子，都是山下孤兒，大弟子叫乘鳳，二弟子叫控鳳，年紀較大，其餘六個是近幾年收的，都很年輕。

宇文蘭是鳳縣人，她祖父是當地一方財主，樂善好施，當年金鸞離開天池，來至鳳縣，全仗宇文蘭祖父接濟，等金鸞成爲一派宗主，開派收徒，才收了他孫女爲徒。

今年初，許蘭芬當選西鳳狀元，她因金母自號西鳳，爲了要氣氣金鳳，所以把許蘭芬收到門下，是她的第十個弟子。

乘鳳、控鳳都是四十出頭的人了，所以和師父一樣，改穿了道裝。

閑言表過，却說乘鳳躬身應了聲「是」，左手中指掛着一支烏木爲柄的拂塵，緩步走出，目光冷峻，望着陸碧梧道：「妳要如何比試？」

陸碧梧揚手掣出長劍，冷冷的道：「妳不是帶着劍嗎？咱們自然是在劍上分高下。」

乘鳳抬手抽出長劍，左手拂塵朝前一揮，說了聲：「請！」但却並沒有出手，只是凝立不動。

陸碧梧因人家說了「請」，她也不得不說「請」字，但「請」字出口，身隨聲發，飄然欺上，長劍快若流星，疾刺而出。

她出手果然不凡，探手點出，不見她振腕抖劍，却一下就幻起一排五支劍影，挾着五道森森寒鋒，一齊刺到。

崆峒劍法一記「五絃齊揮」，使得既凌厲，又漂亮！

乘鳳却也深得劍術要領，對方不動，她也不動，對方一動，她就動得更快，只見她身形輕輕一旋，避開正面，從她身邊飛起一蓬白烟，迎着陸碧梧五支劍影撒來，這蓬白烟，竟是她左手揮出的拂塵，千百根繞指柔絲，一齊朝劍上纏去，同時白練乍吐，一道劍光也激射而出，隨着她旋身之

際，朝陸碧梧左太陽穴點去，這一招「寒梅點春」，同樣使得出人意外，漂亮已極！

陸碧梧的長劍當然不會被對方纏住，輕身飛起，劍使「物換星移」，五支劍影一閃而沒，化作一點寒星，襲向乘鳳後腦。

乘鳳身形再次輕旋，長劍斜挑，使了一招「星月交輝」，劍光像一彎眉月，迎着對方刺來的長劍挑起，左手一蓬絲突然掙得筆直，抬手送出，這是一記拂法中的「黃蜂返巢」，千百縷勁絲，反襲陸碧梧胸口。

她方才是以拂塵迎纏對方長劍，以長劍攻敵，倏忽之間，却以長劍封架對方長劍，却以拂塵攻敵，變換之快，當眞令人莫測虛實。

陸碧梧上手之初，只道對方拂塵是用來封架的，沒想到她這招居然用拂塵攻來，一時之間，竟被逼得後退了一步。

這下可把陸碧梧激怒了，口中冷嘿一聲，一退即上，手腕連振，劍光飛洒，一口氣攻出五劍。

乘鳳也毫不含糊，左手向外揚起，中指掛着拂塵不使，右手長劍一緊，以攻還攻，同樣刺出五劍。

雙方都是練劍數十年的高手，雖然各自搶着進攻，但人影閃動，劍光紛披，却聽不到一點劍劍交擊之聲！

金母目光烱烱，看着兩人動手情形，心中暗自忖道：「金鸞這幾十年果然一直用心要對付我，光看她徒弟這手劍法，雖然還是脫不出崆峒招數，却處處以崆峒劍法作爲敵人，尋求破解之法，這兩人功力悉敵，看來陸碧梧在劍法上很難勝得了她，不過這樣也好，陸碧梧是個心高氣傲的人，她自知劍法上不易求勝，就要以掌指爲輔，只要使出指法來，不論她如何掩飾，如果偷練過透骨陰指，即使不使，也一樣瞞不過我的眼睛。」

金鸞對兩人這一戰，當然也看得很仔細，眼看陸碧梧一手劍法，縱然造詣極深，但還是崆峒劍法，並無新奇變化，自思乘鳳已足可應付，心中不禁暗暗冷笑，忖道：「金鳳妄自尊大，號稱西鳳，原來也不過如此，妳這套劍法，在江湖上雖可稱雄，要用來對付我西崆峒聖母，就並不見得管用。」想到這裡，臉上不禁微有笑意！

就在此時，但聽三聲急驟的金鐵狂鳴，兩支長劍猛力撞擊，飛起一串火花，原來兩人久戰不下，心頭冒火，才會硬碰硬砸起來。

陸碧梧放手攻出三劍，左手抬處，相繼劈出一掌。這一掌去勢悠然，帶起一片輕風，朝乘鳳迎面拂來。

唐人有一句詩：「吹面不寒楊柳風」，用來形容這片輕風，實在是最恰當不過了，掌風有如此輕柔，那就是崆峒派的「天池水面風」了。

乘鳳看她舉掌拍來，也毫不怠慢，左手拂塵陡然朝前拂出。她是西崆峒聖母金鸞的首徒，金鸞數十年來，耿耿於懷的就是如何對付金鳳，「天池水面風」雖是金鳳獨創的神功，實則是從崆峒無形神掌中變出來的。

「無形神掌」必須要有十二成內功火候，方可練習，但一個人的內功要練到十二成火候，非有五十年以上的勤修苦練不可，因此，能練成「無形神掌」的人，可說少之又少。

金母把無形神掌簡化了許多，使門下弟子只要有五成內功火候的都可練習，名之爲「天池水面風」，當然威力也比無形神掌弱了許多。（無形神掌，無聲無形，自然也不聞絲毫風聲，天池水面風却有一片輕風）

金鸞爲了破解「天池水面風」，創出了破風三式，以拂塵使出，專破掌風，所以她門下弟子，年紀稍長的，左手都執着拂塵。

這時，陸碧梧使出「天池水面風」，乘鳳也及時施展「破風三式」，但見她拂塵揚起，千百縷拂絲忽然間宛如春雲乍展，如幕如幔，一下擋住了迎面吹來的輕風。

這眞是說時遲，那時快，乘鳳在一片拂絲把對方劈來的輕風堪堪擋住之際，左手拂塵突然迅疾無倫的朝外一圈，（朝外一圈者，那是引字訣，把擋住的輕風朝外引出也）左手一沉倏揚，本來散成一片的拂絲，忽然根根直豎，宛如千百支尖椎，閃電朝陸碧梧激射過去。

（未完・廿七）

血劍屠龍

新派武俠長篇／歐陽雲飛·文　可　飛·圖

墓園開棺取寶　血劍得而復失

上文提要：徐不凡雖然探聽到巴爾勒法王和鍾玉郎、褚鵬舉勾結，但無確實証據，只好離開白馬寺，到雙塔寺和褚鵬舉作擂台戰，雙方人馬形成混戰，鍾玉郎想破壞血轎，突來一個斷腸人嬌聲應戰，褚鵬舉不敵先溜，留下法王、鍾玉郎善後，古月蟬協助徐不凡退敵，他只好離開太原府，去保定爲師叔掘墳開棺，離開娘子關，擺脫太原追兵，再回到五柳莊……



何二禿先不答話，拉着他來到倉房，指着滿屋子的米穀糧食，說道：「這麼多東西，都是田……裡收的，撐死我……也吃……吃不了，還有很多很多銀子，等一下我全部交給你。」

徐不凡這才想起，師父五柳先生黃天德，田多地多，在保定府還有不少買賣，是此間的富戶，當下略一沉吟，斷然說道：「二禿子，你忠心爲主，善心可感，黃家已無後人，這一大片家業，從現在起，全是你一個人的了。」

二禿子做夢也沒有想過，自己會成爲富豪，聞言一個勁的搖頭，不肯接受。

徐不凡鄭重其事的道：「二禿子，不要客氣，你受之無愧，如果有心報答黃家，就趕快娶一房媳婦，生幾個胖兒子，也好承繼黃家的香烟。」

禁不起徐不凡的再勸說，何二禿終於勉强答應下來，徐不凡又命二禿子備好香燭錫箔，帶着掘墳工具，一同到達後山的墳場。

墳場建在一個坐北朝南的山坡上，何二禿還刻意的在四週種了不少花草樹木，墓塋寬廣，碑石齊全，何二禿人雖不甚精明，做起事來却中規中矩。

黃天德、黃明德、黃宏德三兄弟的墳塋一字排開，其後是黃綿綿兄弟姐妹的，再後面便是家下人等的墓園。

徐不凡本已帶來了不少金銀香箔，再加上何二禿準備的，在墳前堆了一大堆，一面焚燒香紙，一面跪地叩拜，誠敬恭謹的說道：「兩位師叔，不凡現在就要掘墳開棺，希望兩位老人家的腹痛痼疾，能不藥而癒，也希望能夠找到孩兒想像中的東西，以免淪落敵手，爲禍武林。」

何二禿聽徐不凡說要掘墳開棺，起先大表反對，經過徐不凡一番解釋，這才表示同意。

大家一齊動手，不一時，黃宏德的墳丘業已刨平，再往下挖片刻，已看到棗紅色的壽材。二禿子正經八百的道：「徐公子，挖墳是缺……缺德的事，眞的是三先生叫你……挖的？」

「二禿子，我已經告訴過你了，是爲了替兩位師叔治病，綿綿此刻如果在望鄉台上，她一定可以看見我們。」

「我還是想不通，死人肚子裡有……有東西，鬼怎麼會鬧肚子痛？」

「二禿子，這些事，三言二語，說也說不清，拜託你少說話，快點動手吧。」

棺材已浮出土面五六寸，王石娘的風火劍往棺蓋下一插一撬，「軋……」鉚釘已開始鬆動，發出刺耳的音響。

「軋……」

「軋……」

將所有的鉚釘鬆動後，天地二叟一齊動手，將棺蓋掀到一邊去，棺內

馬上露出一副完整的骨骸架。

徐不凡先跪地磕了三個響頭，然後在腹腔的部位，赫然發現一個如書本大小的東西。取出來，打開包在外面的薄羊皮，裡面果然是一本書。

「血書！」

「血書！」

兩個血紅的楷書映入眼簾，大家皆不由自主的喊出聲來，神采飛揚，爲之雀躍不已。

血書乃天下奇書，武林瑰寶，相傳裡面記載着一套「血劍」劍法，詭異玄奧，博大精深，不論何人，只要能學得十之五六，便可無敵天下，武林稱尊，故又名「聖書」。

既然聖書在黃宏德的腹內，那麼，大家有理由相信，當年在最危急的最後關頭，黃天德很可能將血劍插進了黃明德的體內。

於是，大伙兒情緒高漲，挖掘的速度陡然加快了，僅僅用了一半的時間，便將黃明德的棺木挖出來了。

打開棺蓋，與脊椎骨平行的地方，果然有一支古色斑爛的寶劍。

「血劍！」

「血劍！」

又是一陣鼓噪欣喜，歡呼雀躍。

以最快的速度，將墳塋還原，高天木疑雲滿面的道：「主人，有一件事奴才百思不解，血劍血書，既可無敵天下，稱尊武林，五柳莊何至於落得個毀宗滅派的慘境？」

徐不凡將血書納入懷中，手持血劍，心事重重的說道：「此事我也不十分瞭解，據我從側面得知，一則是劍法艱深不易學，再則是劍法霸道不願學，是以，五柳莊空有血劍血書，却並未學得血劍劍法。」

八駿中老么忽然說道：「少主，血劍一向被人視爲是武林第一神器，千百年來，不知道有多少英雄豪傑，爲它犧牲性命，可否拔出來讓大家開開眼界？」

大夥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皆引頸企翹，徐不凡却臉色一沉，道：「不是我不願意給大家看，而是不能看，因爲『血劍一出，無血不歸』，一旦拔出來，未殺人見血，就無法還入鞘中。」

忽聞有一個熟悉的聲音接口說道：「爲了一睹神劍風采，殺一二個又有何妨？」

發話之初，尚在十丈以外，話一落地，人已到了面前，原來是千斤莊新莊主陳寶山，緊跟在他身後的是他父親、祖父、曾祖父、以及門下高手數十人。

接着，三才會的地堂堂主詹明秋、人堂堂主包玉剛、無敵莊主馬千里，也率衆趕到，將徐不凡主僕團團圍起來。

四下裡樹搖草動，鬼影幢幢，天曉得還有多少魔頭潛伏在暗中。

徐不凡環目橫掃全場一眼，不由氣衝斗牛，怒沖沖的道：「各位一再苦苦追趕，不知究竟想幹什麼？」

千斤莊主陳寶山粗聲大氣的道：「以前僅僅是想報仇雪恨，現在看來又多了一個理由。」

「什麼理由？」

「取出血書，拔出血劍來，先讓大家飽飽眼福。」

徐不凡一抖手中血劍，高高舉起，大聲說道：「血劍在此，各位盡可看個够，如欲一睹劍刃，恕我歉難從命，血劍一出，無血不歸，我不能拿任何人的性命當兒戲。」

詹明秋嘿嘿冷笑道：「嘿嘿，這可由不得你，今天三派高手齊集在此，爲的就是你這一條命，奪下血劍，斬掉你吃飯的腦袋，正是大夥一致的目標，從此也就再也不會有人，爲五柳莊的這一羣孤魂野鬼索仇討債了。」

劍拔弩張，山雨欲來，爲了血書血劍，看來一場血雨腥風已是無可避免。

徐不凡一抖手中血劍，高高舉起，大聲說道：「血劍在此，各位盡可看個夠，如欲一睹劍刃，恕我歉難從命，血劍一出，無血不歸，我不能拿任何人的性命當兒戲。」

三才會地堂堂主詹明秋嘿嘿冷笑道：「嘿嘿，這可由不得你，今天三派高手齊集在此，爲的就是你這一條命，奪下血劍，斬掉你吃飯的腦袋，正是大夥兒一致的目標，從此就再也不會有人爲五柳莊的這一羣孤魂野鬼索仇討債了。」

劍拔弩張，山雨欲來，爲了血書、血劍，看來一場血雨腥風已是無可避免。

場外忽然起了一陣騷動，有一個豹頭鷹眼，身材矮胖的老頭，帶領着一羣人，從外面越衆而入，聲洪氣壯的說道：「對，詹堂主之言對極了，奪下血劍，割下這小子吃飯的傢伙，就可一了百了，天下太平。」

詹明秋、包玉剛、馬千里、乃至陳寶山父子祖孫，一見來人，齊皆抱拳爲禮，異口同聲的叫了一聲：「西門堡主。」

來人環施一禮，作爲回報，兩道冷電似的眸光凝注在血劍上，繼續說道：「當然，你如肯痛痛快快的，將血書血劍交出來，毀掉血轎，即刻金盆洗手，退出江湖，不再提復仇二字，本堡主或可與天下英雄情商，網開一面，饒你一條狗命。」

「對！交出血書、血劍，從此隱姓埋名，退出江湖。」

「不！毀掉血旗、血帖、血轎，毀掉徐不凡，叫他永世不得超生。」

「交出血劍、血書來。」

「交出血劍、血書來。」

「殺了他。」

「殺了他。」

大家一陣鼓噪，一下子就將情緒炒熱了，十目所視，十手所指，齊將

目標集中在血劍上。有那性急之人，脚步已在移動，包圍的圈子越來越小。

二老八駿見此情狀，皆怒形於色，彼此各佔一個方位，硬將羣豪擋在三丈以外，不准任何人越雷池一步。

徐不凡橫掃全場一眼，雙目直瞪瞪的凝注在豹頭老者的臉上，沉聲說道：「閣下想必就是大名鼎鼎的西門堡主西門豹？」

豹頭老者乾咳了兩聲，皮笑肉不笑的道：「不錯，老夫正是西門豹。」

「好極了，你來的正是時候，下一站我本來打算去西門堡找你，你來了也免得徐某再多跑腿。」

「徐不凡，你找老夫做甚麼？」

「西門豹，何必裝傻，眼前有一百多座墳墓，徐某的血轎上僅僅才有十五顆骷髏頭，還有很多血債沒有收回來。」

西門豹望着眼前無盡的墳丘，嘿嘿冷笑道：「當年你能死裡逃生，已屬萬幸，如不想血染黃沙，再添新墳，最好接受老夫的逆耳忠言。」

「我沒工夫和你扯淡，咱們算帳要緊，你不會否認這百十座墳墓中，也有閣下的恩賜吧？」

「這是事實，老夫無意否認。」

「先師與西門堡有宿怨？」

「沒有。」

「曾得罪過貴堡的人？」

「也沒有。」

「既無宿怨，又無仇隙，爲何要下此泯滅人性的毒手？」

「說來說去，還不是爲了血劍、血書，怪只怪五柳先生黃天德鬼迷心竅，至死不悟，要是趁早交出來，何至於毀宗滅派，一敗至此。」

「血劍、血書乃武林瑰寶，是黃家祖先遺留下來的東西，你們憑甚麼要先師交出來？」

西門豹再度將目光凝注在劍身上，道：「你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可知這血劍的來歷？」

「家師雖保有血劍，並不想恃劍驕人，故而不曾提及。」

「讓老夫告訴你，長長見識，三百年前，武林中出現一位『血魔王』，手中劍吹毛斷髮，削鐵如泥，由於殺人太多，劍刃血氣太重，最後，寶劍一旦拔出，不殺人便無法還入鞘中，故有『血劍』之名，『血劍一出，無血不歸』，就是由此而來。」

人羣中有一個年輕人大聲說道：「那爲何又有人稱血劍爲聖劍？」

西門豹振振有詞的道：「血劍雖然霸道，却無疑是天下第一神器，一度曾爲前輩賢者所得，撥亂反正，斬魔驅惡，爲天下武林締造一段清明佳話，故又有『聖劍』之譽。可惱黃家私心自用，密而不宣，致使聖劍蒙塵，幾達百年之久。」

徐不凡理直氣壯的道：「你爲何不說是先師用心良苦，爲免武林掀起一場腥風血雨，才密而不宣？」

「可是，事到如今，這個密是無論如何也保不住了。」

「也許是道消魔長，惡揚善隱，合該聖劍復出，驅魔斬惡，開創另一回合的清明景象。」

西門豹臉一沉，道：「徐不凡，你這話是甚麼意思？」

徐不凡的臉上掠過一抹殺機，道：「好說，徐某要開始討帳了，當我數到三的時候，就是你人頭落地的時間，換句話說，你準備的時間並不多，有甚麼遺言後事，最好從速交代。」

再度將劍舉起，朗聲說道：「各位，機緣湊巧，看來大家是可以飽一飽眼福了。」

「一！」

接着，馬上喊出第一個數字。

大家的心情，關心西門豹的生死，遠不如想一睹血劍的鋒芒來得强烈，這就是人性，君不見，看到別人成功，得到的可能只是羡慕與妬嫉的混合體，看到別人失敗，則會給許多人帶來快慰。

場中登時靜下來了，大家皆瞪大了眼，等着看血劍。

「二！」

空氣凍結了，靜得可聞銀針落地之聲。

緊張！緊張！緊張得大家皆透不過氣來。

血劍仍高舉在徐不凡的手中。

西門豹也握住他自己的劍柄。

惡戰一觸即發。

生死就在眼前！

「三！」

這是死亡的訊息。

大家均停止呼吸。

西門豹首先拔劍在手，虎撲而上。

嗆！隨着徐不凡拔劍的動作，響起一陣龍吟似的鳴聲，但見銀虹一閃，霞彩漫天，大家翹首以待的血劍，終於出了鞘。

這劍的確曠古絕今，世無其匹，通體明亮如銀，但劍氣却血紅如殘陽晚霞，隱約中並有神嚎鬼哭之聲，使人聞之膽寒，毛骨爲之悚然。

徐不凡將劍鞘交給丁威，立即投入西門豹的劍影之中。

西門豹先發制人，又係率衆而上，他本人更是一等一的好手，原以爲定可穩操勝算，那知，血劍一出，情勢大變，西門豹一口氣攻上去十三劍，他的劍却斷成了十四截，當眞是摧金碎玉，削鐵如泥。

其他的人更不用說，全被血紅似火的劍氣，神嚎鬼哭的鳴聲懾住，不是臨陣畏縮，便是被二老八駿擋住。

甫一照面，勝負之局已分，西門豹心頭大駭，三十六計走爲上策，上半身後滾翻，連打三個觔斗，彈飛而起，企圖凌空虛遁。

「納命來。」

血劍紅光陡熾，徐不凡跟着卯上去。

劍氣似晚霞燒天！

血雨如天河倒瀉！

西門豹的一顆人頭已經到了徐不凡的鐵耙上。

按理，殺一可以儆百，偏偏，血劍的價值似乎遠在生命之上，徐不凡人尚在半空中，陳寶山祖孫、馬千里、包玉剛、詹明秋，同聲一喝，已從四面八方攻上來，打算以多爲勝，搶奪血劍。

徐不凡從來不作無謂之爭，更不願濫傷無仇之人，應付的方法妙極了，趁大夥兒人、招未到，猛打「千斤墜」，飄然落地。

這一手的確高明，羣豪去勢極猛，志在必得，想不到竟告撲空，有好幾個人差點凌空相撞，不僅狼狽，而且有一種受人愚弄的感覺。

相繼落地後，詹明秋怒不可當的道：「徐不凡，就算你是一條滑不溜丢的泥鰍，也休想逃出天下英雄的手掌心。」

徐不凡寒着臉，道：「各位此來的目的究竟何在，不妨擺明了說，這樣大家都方便。」

無敵莊主馬千里道：「想要你的命，也想見識見識血書、血劍。」

徐不凡將血劍斜直舉起，道：「血劍在此，如果各位純粹是想看一看，現在就可以看一個夠，至於說要徐某的命嘛，那就要憑你們自己的本事。」

靜止的血劍更好看，劍刃閃閃發光，在金光的外圍，另有一圈血影圍繞，如影隨形，凝聚不散。

陳寶山的父親陳滄海，忽然大步衝進來，乾笑了兩聲，道：「隔靴抓癢，光看有甚麼用，你小子如果有誠意，就交給老夫使一使，試一試。」

徐不凡先將西門豹的腦袋交給毛奇處理好，雙眉一挑，當即痛快的答應下來，道：「可是可以，但是有幾句話我想先說清楚。」

任何人都沒有想到，徐不凡會答應將血劍交給陳滄海，大家皆精神振奮，一陣騷動，包圍的圈子立又縮小許多。

徐不凡一字一句的道：「老莊主，首先我要提醒你，血劍一旦交在你手上，可能有性命的危險。」

陳滄海雙肩一聳，聲洪氣壯道：「這無須小友操心，千斤莊人多勢衆，還沒有人能殺得了我。」

「明槍易躲，暗箭難防，暗中也許另有厲害的角色躲藏着。」

「小友何必長他人之志氣，老夫不信有人能在你徐不凡的面前，將血劍搶走。」

「第二！老莊主，爲了滿足你的好奇心，血劍只是借你一觀，看完之後，即刻物歸原主，如想打甚麼歪主意，想據爲己有，小心你吃飯的傢伙。」

「當然，當然。」

徐不凡望了王石娘、高天木一眼，不再言語，抖手將血劍擲給陳滄海。

陳滄海接劍在手，左瞧瞧、右看看，摸摸劍身，彈彈劍刃，還試着比劃了幾個招式，可謂得心應手，愛不忍釋。

羣豪中一陣喧嘩，包玉剛粗聲大氣的道：「徐不凡，你這樣未免太厚此薄彼，我們三才會難道就不可以一睹血劍、血書？」

徐不凡道：「可以，只要大家規規矩矩，無人包藏禍心，我保証大家都可以輪得到。」

陳滄海走了幾招劍法，意猶未盡，道：「血書呢，何不取出來一併開開眼界？」

徐不凡磊落大方，可也不是有求必應，道：「你最好不要貪心不足，先還血劍，再借血書。」

「應該，應該。」

口中應着，劍已遞出，不是還劍，而是攻擊，而且來勢極猛，快如電光石火，迫得徐不凡不得不仰身後退。

這事並未出徐不凡的意料之外，神兵利刃，人人必欲佔爲已有而後快，王石娘、高天木早有萬全的準備，陳滄海一發動，二人便從左右兩側夾攻上來。

詎料，陳滄海老謀深算，用的是佯攻之計，虛晃一劍，王石娘、高天木攻到時，他已提足飛上了天。

「追！」

徐不凡、高天木、石娘娘，二話不說，彈身猛追。包玉剛、詹明秋、馬千里，見獵心喜，也從各個不同的方向衝上去。

千斤莊的老少數十人，動作更快，早已佈下了一道道天網，準備攔截。

喊殺震天，血雨噴洒，千斤莊的第一道防線，抵擋不住羣豪的强攻，首先潰不成軍，橫屍當場。

第二道防線同樣擋不住馬千里、詹明秋、包玉剛的聯手合擊，被中央突破。

另一個方向，徐不凡主僕後發而先到，眨眼已近在咫尺。

「你找死！」

徐不凡的左鐵臂猛一探，短刀電掣而出，卡察一聲！陳滄海吃飯的傢伙已應聲滾落塵埃。

同一時間，徐不凡右手疾伸，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向血劍抓過去。

不料，陳滄海人頭已失，向前衝飛之勢未竭，尤其在生死一髮的當口，已將血劍脫手擲出，是以徐不凡抓到的只是一隻空手，反被陳滄海的屍體帶落到地面來。

血劍已到了陳滄海的祖父手裡。

高天木怒沖沖的說道：「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貪念一生，如鬼魅附身，我看你們祖孫四代，今天註定

要埋骨異鄉，淪爲野鬼。」

發話同時，早已咬着尾巴追上去，乾坤圈往他頭上一套，卡察一聲！一顆血淋淋的腦袋，立刻搬了家。

然而，高天木並未搶到血劍。早在他臨死之前，又將血劍擲給他的兒子，也就是陳寶山的祖父。

剎那之間，千斤莊已接連丟了兩條命，却毫無懊悔之心，陳寶山的祖父勢竭而落，脚尖一點地，又告騰空而起，意欲突出重圍，獨佔血劍。

石娘娘凌空猛追而上，道：「奇珍異寶，惟有德者居之，妄圖非份，必然在劫難逃，我看你們千斤莊，從今以後可以除名了。」

眼看王石娘已近在眼前，他急將血劍扔給陳寶山，惡狠狠的道：「老夫與妳拚了。」

王石娘志在血劍，本欲繞過他，直撲陳寶山，對方却強行攔阻，不肯退讓，不禁惹惱了石娘娘，道：「你想死就死吧！」

風火劍出手無情，立將陳寶山的祖父腰斬。

經過這一瞬間的阻攔，陳寶山已在十丈外，將詹明秋、包玉剛、馬千里等人，遠遠拋在後頭。

却拋不開徐不凡，和他奔了個齊肩併步。

「陳莊主，爲了血劍，千斤莊已丟了三條命，懸崖勒馬現在還來得及。」

「正因爲已經丟了三條命，我陳寶山谿出去了。」

「錢財珍寶，乃身外之物，生命才最可貴。」

「知道生命可貴，就退下去，別再爲身外之物操心。」

「血劍乃先師遺物，徐某有責任追回來。」

「現在是千斤莊的，陳某有責任保護它。」

「陳寶山，我說過，誰要是敢打血劍的歪主意，我就要他吃飯的傢伙。」

「此一時，彼一時，有血劍在手，誰也奈何不了我。」

「陳寶山，你不要忘記，血劍是徐某借給你們看的。」

「徐不凡，你給我聽清楚，血劍根本就沒有主人。」

「你不還？」

「不還。」

「好，你想尋死我就成全你。」

陳寶山立以行動代替了答覆，徐不凡還沒有來得及出手，他已搶先攻出一劍，徐不凡習慣性的舉臂格架，金鐵交鳴，火星迸裂，血劍劍無虛發，鐵臂居然被削去了一大塊。

這一來，不禁激起了徐不凡的萬丈怒火，左臂袖箭短刀齊出，右手提足一掌眞力，猛劈他心胸要害，陳寶山空有血劍在手，竟然用武無地，第二招才遞出一半，手臂已被袖箭打穿，半途而廢，緊接着，頭上清風過，腹內滾油澆，人頭落地後，胸部又吃了一掌，蓬！徐不凡盛怒之下，用力極重，無頭的屍體，震飛起一二丈高。

徐不凡顧此失彼，眼睜睜的看着血劍飛上了天。

颼！颼！王石娘，高天木掠頂而過，飛身追上去。

* * *

奇怪，一震之力，雖然其大無匹，於理應是直上直下才對，此刻，血劍却似是長了翅膀，以驚人的速度，飛向山腰，飛向密林，高天木、王石娘施盡全力，依舊追它不到。

徐不凡馬上明白是怎麼回事，心念動轉，法力陡生，血劍之上落下無數冰雪，很快便堆積如山，將血劍冰凍在冰山裡，再也動彈不得。

林大甚密，冰山之內還冰凍了三棵樹，蔚爲奇觀。

徐不凡冷冷一笑，道：「鍾玉郎，不必藏頭露尾，你可以出來了。」

正前方一棵大樹之上，枝葉一陣顫動，鍾玉郎飄然而現，咧嘴笑道：「徐兄好眼力，鍾某單刀赴會，依然逃不過你的法眼。」

這話挑明了只有他一個人在此，徐不凡偏不吃這一套，手指另兩棵大樹，沉聲說道：「還有兩位朋友可是布魯圖，烏蘭格兄？徐不凡在此候駕。」

行藏已露，布魯圖、烏蘭格自知無法再躲藏下去，大笑聲中，相繼現身，落在鍾玉郎身側。

石娘娘駢指如戟，口中唸唸有詞，道：「山石後面的朋友也出來吧，亂石加身，頭破血流的味道可不好受。」

見山石後動靜全無，難以數計的飛蝗石，便如冰雹似的落下，兩名銀衣使者、四名銅衣使者，一羣黑衣大漢，雙手抱頭，急如星火，張惶失措的從一方巨石之後竄出來。

有那動作遲緩的，被亂石砸中，疱大如拳，呼疼喊痛不已。

鍾玉郎氣得直跺脚，怒聲說道：「徐不凡，你這是甚麼意思，光天化日之下竟敢公然作法。」

王石娘不待徐不凡開口，便破口大罵道：「放你的狗臭屁，是你們先作法施術，企圖截奪血劍，少玩惡人先告狀的無聊把戲。」

鍾玉郎更怒更氣，方待惡語相加，徐不凡目注布魯圖、烏蘭格，沉聲說道：「令師巴爾勒怎未同行？」

布魯圖沒好氣的道：「家師的行踪，無須閣下動問。」

「此乃中原，徐某當然有權過問，如膽敢與我朝奸賊勾勾搭搭，被徐某抓到了証據，輕則驅逐出境，重則就地正法，絕不寬貸！」

這話口氣太大，簡直沒將巴爾勒看在眼內，布魯圖的鼻子都氣歪了，氣忿忿的道：「徐不凡，天下人走天下路，你管不着我們到那裡去，也管不着我們與甚麼人接觸。」

「抱歉，天下人管天下事，徐某偏

要過問，我現在就想知道，你們師徒與姓鍾的父子究竟是何關係？」

「朋友。」

「就這麼單純？」

「你可以自己去調查。」

「希望你們自已招認。」

「哼，你這是作白日夢。」

「我現在想知道你們此來的目的！」

鍾玉郎搶先說道：「可大可小，可武可文。」

徐不凡道：「何謂小的文的？」

「丟下血劍、血書拍拍屁股走路，鍾某保証不傷你們一根毫髮。」

「大的武的又如何？」

「血染黃沙，命歸九幽。」

徐不凡一指小冰丘，寒着臉說道：「血劍在此，有本事你就自己去拿吧。」

鍾玉郎挑眉瞪眼，一臉傲氣，道：「拿就拿，難道你以爲鍾某眞的拿不到。」

單手一指，邪術隨念而生，他自知火攻不易，改爲力震，但聞霹靂當頭，冰花四濺，力道猛銳絕倫，冰丘立被震出一個大洞。

布魯圖、烏蘭格也沒閑着，相繼出手助陣，暗力激射，震聲如雷，冰丘四分五裂，隨時都有瓦解的可能，徐不凡暗吃一驚，心想：「這三人神通廣大，法力深不可測，是我小看他們了。」

心念中，忙運起「玄冰大法」，先將冰丘修整彌補好，然後掉轉頭來，截住鍾玉郎，怒聲喝道：「鍾玉郎，咱們之間，遲早免不了會有一場生死之搏，今日機會難得，有甚麼壓箱底的本事，儘管施出來好了。」

鍾玉郎虎吼一聲：「好極了，老子早有此意，咱們不死不散。」

二人積怨已深，心意相同，立即纏鬥在一起。

王石娘、高天木與布魯圖、烏蘭格亦各不相讓，早已捉對廝殺，難解難分。

六人三對，各顯神通，時而騰空撲擊，時而滾地扭打，時而掌劍交揮，時而術法對抗，打得天昏地暗，打得日月無光，稱得上是百年來難得一見的一場大決戰。

就在六人熱戰方酣的檔口，兩名銀衣使者，四名銅衣使者，以及一大羣黑衣大漢，在侯方的領導指揮下，一聲不響的撲向冰丘。

他們皆不會法術，掌劈！劍斬！刀砍！方法雖笨，效果却極爲顯明，轉眼工夫，冰山頭已被削平，距冰劍之處尚不足五尺。

徐不凡睹狀大爲焦急，却被鍾玉郎纏死，無暇分身施展法力。

王石娘擺不脫布魯圖。

高天木也甩不掉烏蘭格。

這是鍾玉郎計劃好了的陷阱，由他們三人纏住徐不凡主僕，由侯方率衆搶奪血劍，徐不凡急如滾油澆心，暴喝一聲：「住手。」

虛攻一招，身形拔空而起，還沒有來得及施展「玄冰大法」，已被鍾玉郎在空中截住，難越雷池。

石娘娘、高天木左衝右突，同樣無法脫出布魯圖、烏蘭格的糾纏，徐不凡主僕如龍困淺灘，只有乾着急的份兒。

冰丘漸漸消減，血劍眼看就要淪入敵手，二老四駿適時趕到現場，奮力爭戰，總算使惡劣的情勢暫時穩定下來。

可是，好景不常，不旋踵間，馬千里、詹明秋、包玉剛也率衆趕到，冰丘附近龍爭虎鬥，又展開一場大混戰。

所幸，彼此各懷鬼胎，互爲掣肘，抵消了不少力量，血劍仍冰凍在冰下三尺，安然無恙。

侯方有鑑及此，大聲說道：「馬莊主、詹堂主、包堂主，鷸蚌相爭，撿便宜的是徐不凡，咱們何不先全力除掉二老四駿，取得血劍，然後再談歸屬？」

彼此目標相同，利害一致，自然一拍即合，齊將矛頭指向二老四駿，一時喊殺震天，人如潮湧，二老四駿壓力沉重，馬上進入最緊急的危險關頭。

狠奔犬走，虎躍鷹揚，對方人手太多，二老四駿守不住小冰丘，被迫節節敗退，處境危如燃眉。

驀在此刻，場中湧進一大堆身穿道裝的人，爲首之人正是古月蟬，以命令的口吻說道：「把這座小冰丘給我圍起來，誰要是敢動一動，就給我殺。」

言畢，彈身跳上了冰丘頂。

衆道士齊聲應諾，趁羣豪拚鬥，無暇兼顧的空檔，立將冰丘圍了個水洩不通。

道士裝束有別，有的頭紮白色絲巾，有的是紫色，紫色者少，白色者多，總數約在五六十名，每一個人的胸前，皆綉着一個血紅似火的火焰標誌。

螳螂捕蟬，黃雀在後，侯方原打算只要制住二老四駿就可穩得血劍，沒料到半路上殺出一個古月蟬，血劍得失要緊，那還有閑情逸緻對付丁威等人，當下身形倒轉，立又返身撲回。

無敵莊主馬千里疑雲滿面的道：「妳是誰？」

古月蟬冷聲答道：「古月蟬，你也可以叫我胡纏。」

「何門何派？」

「火焰教。」

「沒聽說過。」

「現在你已經聽說了。」

「此來何事？」

「一來爲了血劍，二來想揚名立萬。」

「想揚名立萬?如何揚名立萬?」

「簡單，殺幾個有頭有臉的人，就可揚名天下，一夜成名。」

「古月蟬，妳大言不慚，目中無人，難道不怕天下英雄羣起而攻?」

「羣起而攻，成名更快，心所願也。馬莊主不服氣，不妨上來試一試。」

口氣太大，目空一切，語氣充滿挑戰的意味，頓使馬千里下不了台，武林中人一向視名如命，在這種情形下，馬千里若不出手應戰，從今以後，他就休想再在江湖上走動了。

是泥人還有三分火氣，馬千里大喝一聲:「我活劈了妳。」劍走中宮，掌劈偏鋒，彈身虎撲，有如搏兔蒼鷹。

噹!古月蟬好厲害的功夫，拔劍出招，一氣呵成，兩劍甫一接觸，馬千里虎口發麻，劍已脫手，古月蟬挺劍再進，馬千里的腦袋已搬了家。

「滾。」

古月蟬再飛起一脚，馬千里的屍體從羣豪頭頂掠過，摔落在三丈以外。

一招!一招就要了馬千里的命，乾淨俐落，一鳴驚人，看身手，瞧架式，一點也不輸於徐不凡，火眼眞人的高足，的確不同凡俗。

古月蟬揚目四顧，傲然卓立，聲音嬌而冷道:「那一位還不服氣，歡迎上來賜敎。」

一句話激怒了所有的人，詹明秋、包玉剛、兩名銀衣使者、四名銅衣使者，以及更多的黑衣大漢，各派高手，像潮水似的攻上去。

古月蟬厲害，她手下的白巾道士，尤其是紫巾道士也不含糊，所有的人僅僅攻出一半，便被衆道士攔截下來，無法接近冰丘。

這一戰，火焰敎眞的成名了，任何人皆不得不刮目相看。鍾玉郎、徐不凡等人也不例外，已停止爭鬥，圍攏過來。

鍾玉郎怒冲冲的道:「胡纏，休得耀武揚威，有本事滾下來見個眞章。」

古月蟬格格笑道:「會的，當姑奶奶取到血劍，第一個要殺的就是你。」

你字出口，猛地朝冰丘劈出一掌，蓬!好大的威力，如削似切，冰屑飛濺，冰丘馬上出現一個大窟窿，血劍豁然而現。

「不許動!」

「不許動!」

血劍太重要了，徐不凡主僕奮不顧身，鍾玉郎、布魯圖、烏蘭格、包玉剛、詹明秋等人捨命以爭，刹那之間，小小的冰丘上至少竄上來二十個人。

每一個人皆必欲得之而後快，每一個人皆盡全力阻止對方，可惜血劍只有一把，絕大多數的人註定要失望。

說時遲，那時快，大家已登上冰丘，無數道暗力撞擊在一起，轟然巨震聲中，冰丘立告瓦解，血劍也被激盪的漩渦推上了天。

一衝之勢，快速絕倫，眨眼已穿過樹梢，當大夥兒彈身而起爭奪時，怪哉!突然間却再也找不到血劍的踪影。

雖說此時天色已暗，視線欠佳，但憑羣豪的功力修爲，絕對不會連一柄劍都看不見，大家衆目睽睽，虎視眈眈，自然更不可能從眼皮子前面掉下去。

上不了天，入不了地，血劍會跑到那裡去?

大家皆一片茫然，立作鳥獸散，漫無目標的追下去。

徐不凡也領着王石娘、高天木、二老四駿，朝黃家的墓園走去。

天叟丁威仍狐疑滿腹，道:「少主，當時你飛得最高，速度最快，應該看出一點端倪吧?」

「嗯，血劍自然不可能無緣無故的消失不見，我是看到一個黑色的影子。」

「是甚麼人?」這句話是二老四駿齊聲追問的。

「林木太密，來人速度又快，一晃而逝，連是男是女都看不清。」

「可知此人的去向?」

「很難確定。」

「莫非來去無聲?」

「聲音當然會有，但在那種情形下，誰也聽不見。」

「那我們現在該如何追尋?」

「先回血轎去，待大家聚齊後再作計較。」

返回墓園，另四駿早將陳寶山祖孫父子的四顆人頭處理好，正在朝這邊張望，何二呆則仍在利用時間，修整花草樹木。

血劍得而復失，徐不凡心頭甚覺懊惱，默默向血轎走近，高天木上前說道:「主人，要不要奴才與石娘，施展法力，到處搜搜看，說不定可以查到這個神秘人物的行踪。」

徐不凡方欲張口答言，忽又臉色一沉，道:「甚麼人?」

血轎內伸出一隻葱管兒似的玉手，打開轎簾，走出一位肥瘦適中，腿長腰細的姑娘來，正是斷腸人。

斷腸人今天雖未將整個上半身套在黑色布袋內，頭上却戴了一個黑色頭罩，除了一雙會說話的大眼睛外，還是看不到她的本來面目。

她是甚麼時候鑽進血轎的?四駿事先毫無所覺，單憑這一手功夫，就夠駭人聽聞，四個人面面相覷，連呼慚愧不迭。

徐不凡從容不迫的說道:「在雙塔寺，承蒙姑娘鼎助，使血轎得以保全，在下銘感在心，特此致謝。」

(未完・十一)

中國科技大貢獻　拓展醫學新里程

中國一大醫學發明近年來受到世界各地的讚譽：

- 美國人讚譽：“是一個好心腸的發明”。
- 瑞士畢列駒先生讚譽：“開世界醫藥先河”。
- 《人民日報》讚譽：“具有青春常駐的神奇作用”
- 北京中央電視台新聞發佈中讚譽和肯定其功能和價值。

這是什麼呢？就是——**天安851超級營養液**。

天安851超級營養液是中國管理科學院集中多位著名專家教授，採用生物工程技術研製而成的一種營養液，故其功效神奇，廣受稱讚。本品由天安高效益技術研究所批量生產，並榮獲中國協和醫科大學、中國醫學科學院、中國軍事醫科學院、中國科學院等通過臨床應用及成份試驗，證實具有最高水平。

天安851 超級營養液

為了保護消費者利益，請認清“天安851”防止仿冒與倒賣。

- 提高血清蛋白合成，改善蛋白營養。
- 具有認別不正常細胞的能力，可緩解疼痛。而對正常細胞則是一種營養品。
- 常服可青春常駐，延年益壽，自動調節人體機能，增强免疫能力，增强體質。

每瓶500毫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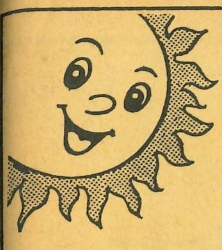
天安851超級營養液鄭重聲明

本品自銷售以來，因療效顯著，享譽中外。但是市面不斷發現仿假冒品拋售。我司除採取法律行動起訴外，為了保護消費者利益及鑒別眞假，由1989年1月20日起，每瓶盒蓋內蓋上印章及附加通知信一份，希鑒別上列印章，以免受騙。

備有詳細資料，歡迎索取。

中國管理科學研究院
北京天安高效益技術研究所出品

總經銷：
德利貿易公司　電話：5-435508　香港永樂街135號三樓
華聲醫藥（香港）有限公司　電話：5-483811　電掛：3516 H. K.
FAX：5-597762　TELEX：74483 STLKC HX
香港皇后大道西77號荷里活中心十九樓A座



中國保膚適專治一切痕癢、標本兼治、療效高、功效快。

如有痕癢請服用 **中國保膚適**





功能補氣血，理臟腑，清血毒、潔腸胃、去濕熱、解痕癢、消敏感

立止痕癢



請認明佛山出品，帆船牌商標

總經銷：永康醫藥公司
電話：0-6056216
圖文傳眞：0-69121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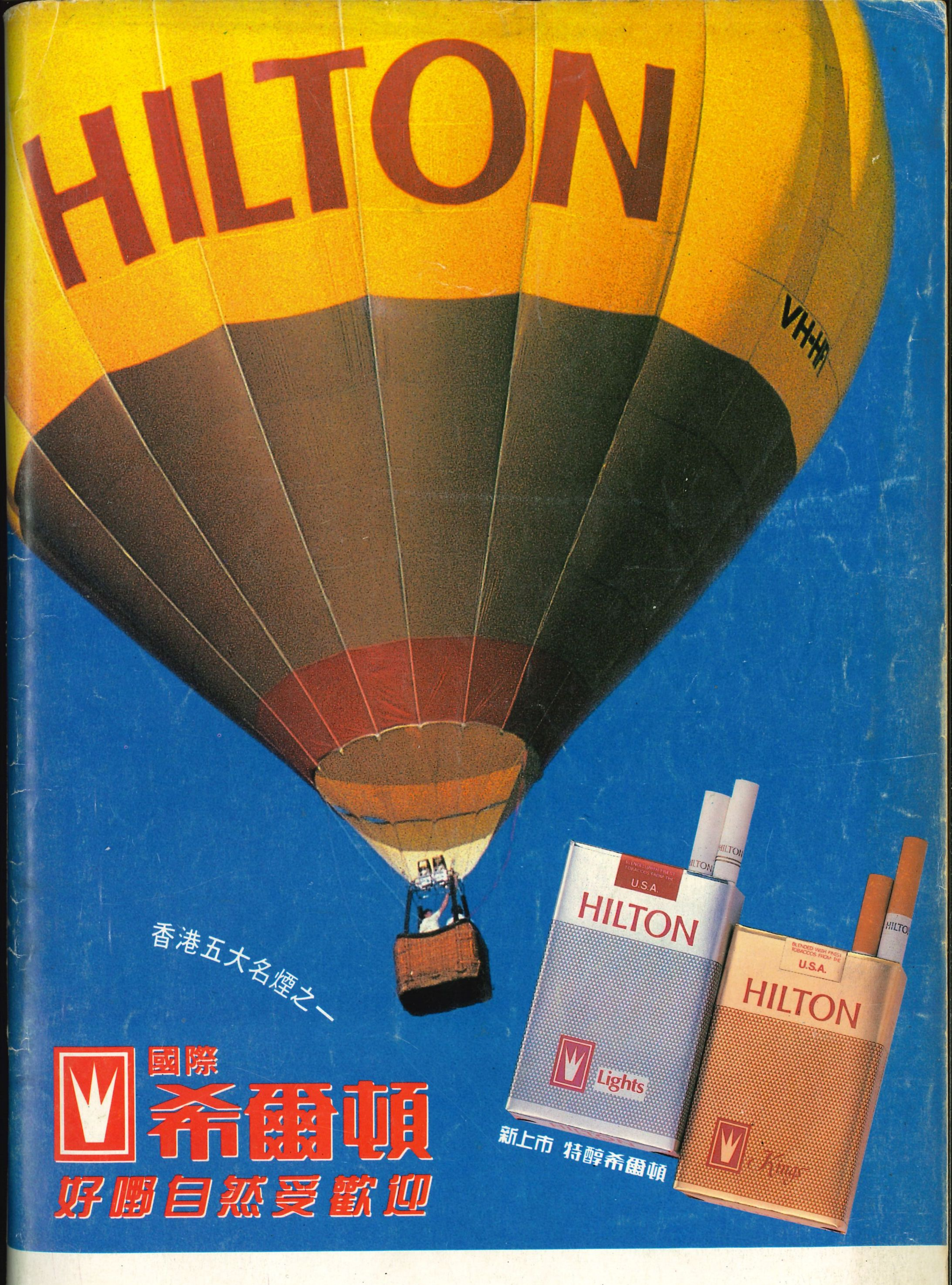




功能：滋陰補腎・固齒壯腰・消除牙炎

主治：

- 牙齒發炎
- 嘴嚼無力
- 牙根鬆動
- 牙肉酸軟
- 牙根出血膿腫
- 牙週袋深
- 牙齒鬆脫


HILTON
香港五大名煙之一
國際
希爾頓
好嘢自然受歡迎
U.S.A.
HILTON
Lights
U.S.A.
HILTON
Kings
新上市 特醇希爾頓